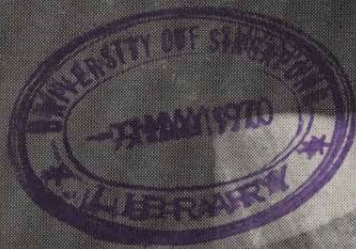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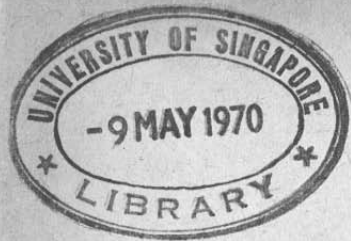


蕉風 | 戲劇特大號

207

DRAMA DRAMA DRAMA DRAMA DRAMA DRAMA
SPECIAL NUMBER 207 JANUARY-FEBRUARY 1970
CHAO FOON MONTHLY





5201.53
3600

143409

編輯人 姚 拓
 牧 矜 奴
 李 蒼
 白 姪

207 期

蕉風月刊 一九七〇年一月號及二月號合刊
CHAO FOON MONTHLY. JAN./FEB. 1970.

戲劇特大號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4714

定價一元

二〇七期目錄

封面設計 〇 溫以敬

憇園 〇五 姚拓

憇園編後 62 姚拓

劇藝研究會公演憇園劇照 65 編輯室

愛，閃在淚珠中 67 婁北燕

漢麗寶 71 劉戈

漢麗寶史料附錄 132 馬來紀年

關於漢麗寶 135 劉戈

畢卡索造像 138 牧羚奴

畢卡索的怪劇 139 吳雨眠

戲中有戲 142 黎驤譯

不要葉子 148 南子

艾略特的喜劇：鷄尾酒會 152 葉葉節譯

葬禮 160 郝小菲譯

劇作家蕭伯納 165 弧鳴

夜 172 黎驤譯

關於賓特

黎騷輯

滿紙荒唐言

完顏藉

結局

牧鈴奴譯
安敦禮

沙姆爾·畢克像

編輯室

沙姆爾·畢克手稿

編輯室

沙姆爾·畢克與瑪蒂蓮合照像

編輯室

畢克與浪人的語言

張庫譯

風訊

編輯室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我們能給作者們做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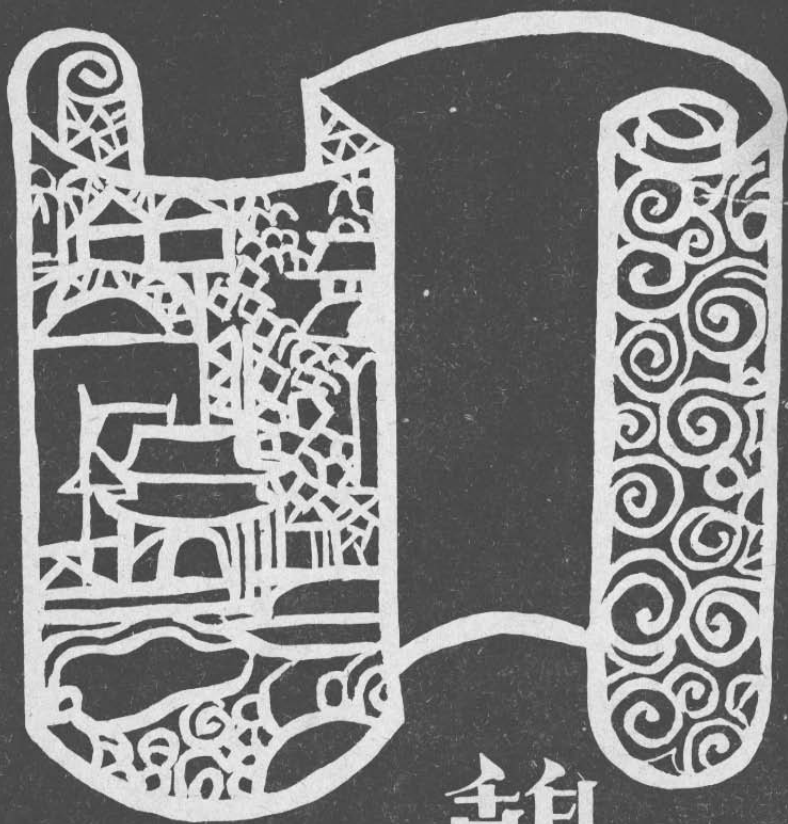
的是，作品刊出後一個月內發出

稿費。目前的稿費不算高；如果

蕉風的銷數增加，我們願意給作

者們較佳的稿費，同時希望作者

們給我們最好的創作。



劇幕四

憩園

著原金巴
劇編拓姚

慈園人物表 (以出場先後爲序)

楊夢痴：「慈園」的舊主人。又稱「楊老三」，他的老僕人稱他爲「三老爺」。應該是四十歲左右的人。他年輕的時候，可能還相當瀟灑英俊。

他是修建「慈園」舊主人楊老太爺的第三個兒子。楊老太爺已于一九三一年去世。大兒子楊老大去世在一九四〇年。楊老大一死，除了楊老三（夢痴）之外，楊老二和楊老四，楊老大的兒子，還有楊老三的大兒子，都贊成把「慈園」賣掉。

楊老三年輕時風流自賞，讀了一些古書，家庭方面有父蔭可靠，於是，什麼事也沒有做過。他的那份家產，全被他一個人花光了，因爲他偷偷地在外面還養了一個「下江」（泛指長江下流各省）籍的姨太太，這個姨太太也挖了他不少的金錢。在做入方面，楊老三的確沒有盡過「丈夫」「父親」的責任，花光了他父親留給他的錢，還逼着花光了他太太的私房錢。在私生活方面，年輕時可說相當荒唐，尤其是那個「下江」的姨太太更拖得他無法自拔。人，走錯了第一步，就很難走回到正路上來。他最後是把家產「花得精光」，一家人沒有一個看得起他。所以，在他反對賣掉「慈園」的時候，楊老二和楊老四都說他「不配說這種話」。楊老三却發誓說他不要使用賣掉「慈園」的一分錢。

楊夢痴的私生活雖然腐爛不堪，但他的「性情」却很有骨氣。分家之後，又因爲他的大兒子對他的仇恨太深，使他無法住在家中。他從此隱名埋姓，情願做乞丐，也不願再回到他的楊家。他爲了要逃避他的小兒子（寒兒）的找尋，他在省城中各處流浪，靠乞食及偷竊爲生，最後被下到牢獄。他說他要忍受一切的苦難，好贖他過去的罪過。在牢獄內出外做苦工，又被作家黎先生無意中看到了。他就裝病不去做工，挨毒打而死。（小說原著中，係挨打後被傳染上霍亂病而死。）

楊老三的衣服，第一幕及第三幕大不相同。第一幕着長衫，還相當乾淨；第三幕雖然着長衫，但已破舊污穢不堪。

楊寒兒：十三歲，楊夢痴的第二個兒子，樣子長得很像他的父親，是個十分早熟的孩子。他還有一個哥哥和一位母親（楊夢痴的髮妻）。在楊家一家中，只有他一個人深愛他的父親。楊夢痴在分家後，又受不了大兒子的氣（事實上，他的大兒子根本沒有把他當做父親看待），便流浪在外，也只有楊寒兒和他的舊僕

人李老漢關心他。楊寒兒多處打聽找尋他的父親，最後在大仙祠中找到了他，他年紀雖小，却十分有心，經常接濟、探望他的父親。他屢次偷跑到「鵝園」去折取茶花，便是爲了父親。爲了折取山茶花，不知和姚家的僕人吵了多少架，受了多少委曲。他很想把父親接回家中，可是，他的哥哥恨透了爸爸，連在人前提一個「爸」字都不許。最後，楊夢痴帶着病軀偷偷離開了大仙祠，從此後，楊寒兒再也沒有見過他的父親。等到楊夢痴死于牢獄，那位好心的黎先生也不忍心把這個消息告訴這個早熟的孩子。他很聰明，十三歲已讀初中二年級，每次考試都中頭二三名，很懂事情，口才也好。着學生裝。

楊三太太：楊夢痴的髮妻，四十歲左右。她對楊夢痴並不是沒有夫妻情份，只是楊夢痴太不爭氣，令她十分傷心。爲了以後的生活，她竭力勸說楊老三同意賣掉「鵝園」。在吵架時，她的口氣倒是咄咄逼人。一張端正而沒有特點的橢圓型臉，並不很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女人，頭髮相當多，在後面梳了一個髻，身穿咖啡色短袖旗袍。

楊清兒：是楊夢痴的長子，寒兒的同胞哥哥。二十歲左右的人。他非常痛恨他的父親。他的父親在賣屋時不肯簽字，他出頭簽字賣屋。他的心腸真够狠够硬，全沒有半點父子情份，與他的弟弟寒兒恰成對比。着中山裝。

李老漢：原是楊家的老僕，大概已經有六十多七十歲了。楊家在光緒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剛修建好「鵝園」，他就進楊家做僕人，先是當大班抬轎子。民國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和人打架，跌壞了腳，楊家老太爺給他醫好，從此在楊家看門。楊家賣「鵝園」是一九四〇年，因爲他年老無依，楊老二把他推荐到姚家繼續看門。李老漢雖然目不識丁，却很有中國古老一代下層階級的淳樸及忠心的美德。他從內心深處對楊家忠心不二，沒有一個人看得起楊老三，他老人家還是想辦法去幫助他，救濟他。楊寒兒經常跑進「鵝園」折花，也是他偷偷放進來的。白髮，戴瓜皮帽。鬍子一寸多長。僕人裝束，上身短衣，下身長褲，腰束「腰圍巾」，褲脚有「綁腿帶」，粗布鞋，手執長烟管，走起路來，左脚有點拐。

楊老二：楊夢痴的二哥，五十多歲，是本城內一間商行的經理，力主賣掉「鵝園」。着長衫。

楊老四：三十六七歲，楊老二和楊老三的弟弟。一間商行的副經理，也是力主賣掉「鵝園」的人。着長衫。

楊鴻基：楊老大的兒子，二十三歲。第一房的長子，代表第一房在契約上簽字。着西裝。

姚國棟：別號誦詩，應該是三十六七歲的人，是作家黎先生的老同學，老朋友。某一個大學文科的畢業生，留過洋。回國後，做過三年教授，又做了兩年官，後來就回到家裏，買了「龍園」。靠他父親留下的將近一千畝的田地過安閑日子。他是個高個子、寬肩膀、濃眉、寬額、鷹鼻、嘴唇上薄下厚、臉大而長的人。就他的性情來說，也是相當豪放、爽直，與他的外型十分配合。他早年結婚，太太在三年前死了，留下了一個兒子小虎。不過，他很愛他的這個第二個太太萬昭華，也很愛他的兒子小虎。因為家中生活優裕，處處顯得十分大方，雖然常常愛發一些對各種事物的牢騷，但對他目前的生活却十分滿意，也覺得他比別人幸福。這是那時候一般知識份子的通病：愛發高論，却從不付諸實際；口頭常說要寫驚天動地的巨著，可是却從未動筆，讀了四年大學文科，等于白讀。不過他為人豁達，甚至有點圓通，而且豐衣足食，用不着仰息別人，大概在社會上的人緣不算壞。很自負，有點固執的過于自信，所以他對他的兒子小虎，失于管教，過份寵愛，養成了小虎說謊逃學、欺善怕惡、賭錢等等的壞毛病。結果小虎因無人管束，到外婆家去游泳時被水沖走，連屍首也沒有找到。他後悔地說：「我自己也應該負責。」可是，後悔已經來不及了。至于他對於他的太太，雖然愛護備至，但在根本上他一點也不瞭解他太太的心情。他的太太雖然錦衣肉食，但在心靈上是空虛無憑的。嚴格地說，他讀過大學，做過教授，但胸中並無甚麼學問，是知識份子中的一個「粗人」而已。平日無所事事，却又顯得十分忙碌，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天天忙些甚麼。他不能算是無動于衷只知道「錢」的人，也肯幫朋友的忙，偶然也會起了同情之心（例如去找楊老三下落），但那算是他無聊生活中的插曲，而且也是受了黎先生及他太太的同情心的感染，並非發自內心深處，所以，他周圍的一切其他悲哀事物，他看過了就忘記，甚至根本不存在于他的心裏。他活着只是活着，沒有理想，沒有信仰，只是他尚未失去寬厚及豁達的人類本色而已。他的名字與別號，對他都是一種諷刺，他既不是「國家的棟樑」，又從沒有「誦」過甚麼「詩」。他的生活是那麼美滿，好像除了目前的幸福生活，他便一無所求似地。也可以說，姚國棟也是那個時代中的悲劇人物。第一幕着西裝。第二幕着西裝。第四幕着白衣白褲。

黎先生：作家。姚國棟的老同學、老朋友。三十六七歲，穿不入時而略帶破舊的西裝，不結領帶。體質並不算好，瘦瘦的身體。很有中國讀書人的淡泊氣質，且又有濃厚的同情與憐憫的心腸，這可以在他極力挽救

楊家父子的事情上看得出來。他離開家鄉已有十五個年頭，此次回到家鄉，被姚國棟在街上遇見，硬把他拉回姚家去居住。他在「憩園」大概住了六個月的時間。

老文：姚家的老僕，六十歲左右，缺門牙。在姚家已有三十多年。姚國棟也是他看着長大的。對姚家還算忠誠，只是愛說話，對他的小主人姚小虎十分不滿。著舊長衫。

趙青雲：姚家年青的僕人，二十來歲。脾氣暴躁，敢和姚小虎粗口對罵。有一次，小虎裝模作樣地要打他，他竟站起來，把膀子晃了兩晃，一面回罵道：「格老子，你敢動一下，老子不把你打成肉醬不姓趙。」著僕人短裝。

萬昭華：是姚國棟的第二任太太，小虎的後母，現年二十三、四歲。有一張不算怎麼長的瓜子臉，兩只黑黑的眼睛，鼻子不低，嘴唇有點薄，肩膀瘦削，腰身細，身材高高，臉上常常帶笑意，是一個可以親近的、相當漂亮的女人。她說話斯斯文文，對任何人好像從沒有大聲地說過一句粗言粗語，對待下人特別寬厚。讀過幾年洋書，喜歡文學，差不多所有的新派小說及翻譯小說她都讀過。在出身方面，好像是新派的女性，其實，她在行動上却幾乎包含了中國舊時代婦女所有的美德。她性格溫柔，體貼丈夫，可謂「知書達理」，又能「相夫教子」。雖然小虎從不把她看在眼里裏，她仍然是十分愛小虎的，沒有半點「後母」的習氣。在生活方面，表面上看來她是幸福的：姚國棟既然那麼地愛她，飯來到口，衣來到手，自從出嫁後連走路都沒有走過，因為家中有現成的包車及車夫，又是偌大「憩園」中的唯一女主人，外有忠心的男僕，內有貼身的女僕，天底下還有那一個比她幸福？事實上，她的生活却十分空虛與寂寞。丈夫雖然愛她，但她的丈夫根本就不瞭解她的內心生活，也沒有照顧到她的內心深處的靈魂，所以她的生活仍是貧乏、枯燥，變成了永遠沒法飛起來的小鳥。

她的心地，純潔得有如一張白紙；她的性情，柔和得有如一頭綿羊；她的同情與憐憫，却有如奔流不息的長江。她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無不令人折服傾倒，她在溫柔中顯出大方，嚴毅中顯出真摯。不過，嚴格地說，她雖抱有這麼純真、崇高的理想，又這麼具有悲憫的心腸，但她像一隻被關在籠中的小鳥，永遠無法飛出她的樊籠，無法獨自去覓她自己的生活，實現自己的意志。連她心中小小的志願——去做一個護士也好——都無法實現。她被關得太久了，翅膀早已失去遠飛的力量，她空空具有這麼多的美德，這些美德却無法表達；她像是一塊未被雕琢過的白玉，無瑕無疵，却被埋在土中而沒有發

掘出來。

她極力想去愛人，其他的人却不能愛她；趙家（姚國棟第一任太太的娘家，有錢有勢）對她有極深的仇視，小虎對她是那麼的輕蔑，丈夫對她沒有瞭解。後來，小虎溺斃，她自己又懷了孕，應該將來有個好日子吧！可是也不見得，她活的日子是「等待」，但又「等待」什麼呢？等待着丈夫和她的老年嗎？就那樣地無聲無息地活一輩子嗎？她有的只是「空虛」，仍然擺脫不了好像是命運註定了的給她的悲劇收場。萬雖處富貴之家，衣着並不豪華時髦，旗袍，披肩，大方清雅。

姚小虎：姚國棟前妻留下來的兒子，十四歲了，還在讀高小第四冊，不用說，留級留了好幾年，樣子很像姚國棟，長得可能不錯。可是，在脾氣上完全不像他的父親。偏偏父親因為他是獨子，又死去了母親，十分寵愛他，養成了他的各種壞毛病：不讀書，愛花錢，經常和他的外婆家幾個表兄弟賭博，鬧事。仗着有外婆及父親撐腰，動不動就發脾氣，一口粗話地大罵僕人。偏偏那個年青僕人趙青雲，性子又激烈，你罵一句，他罵二句，甚至有一次幾乎要打起來。這孩子欺軟怕硬，是個標準的「二世祖」。他的後母萬昭華，不敢多惹他，雖想管教他也管教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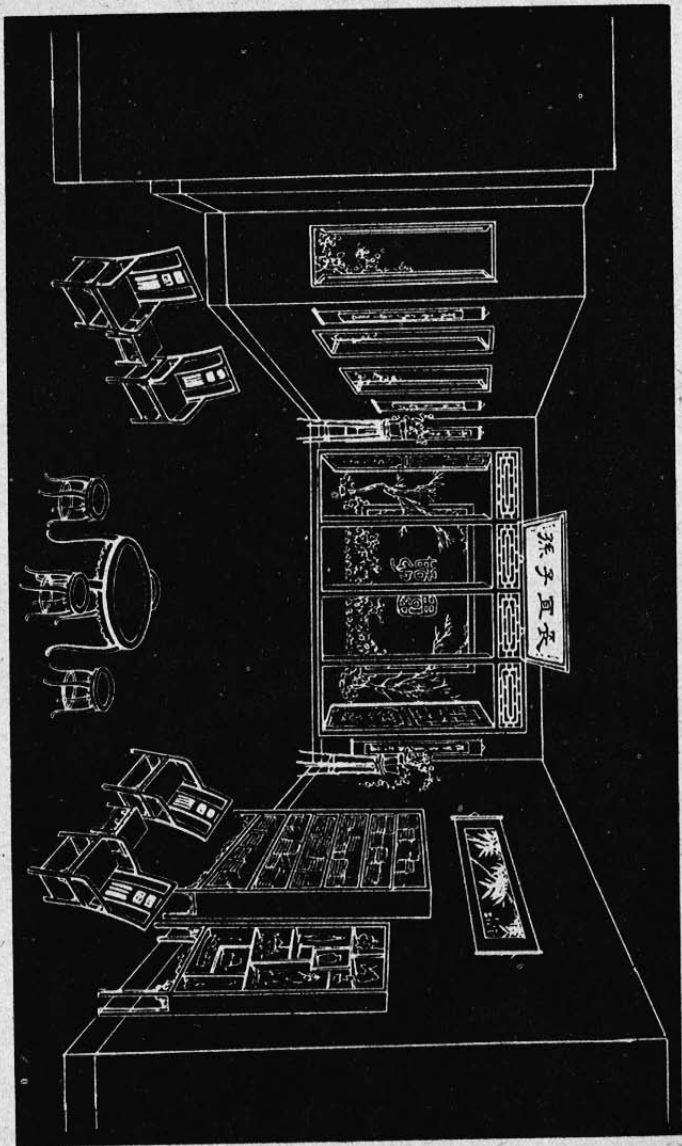
在這樣有錢人的家庭，又有更有錢有勢的外婆家的支持與寵愛，他經常到外婆家去住，一住就是許多天。最後，他和幾個表兄弟到河中去游泳，因不知水漲，又不會游泳，竟給大水沖走，連屍首也沒有給找回來。就這樣胡裡胡塗死了。第二幕着西裝。第四幕着翻領白衫，短褲。衣飾鮮美，頭髮光鑑。

周嫂：四十歲左右，腦後梳一個大髻，臉相當長，顏色黃，顴骨高，嘴唇厚，眉毛多，身體結實，做事手脚快。着女僕短裝。

老五：三十歲左右，打扮入時，燙髮，着旗袍，有短外套，花布鞋。本是楊老三的姨太太，後來席捲一切逃走。現在已是王家的二姨太太。心地並不壞，她到大仙祠去，便是特地給楊老三送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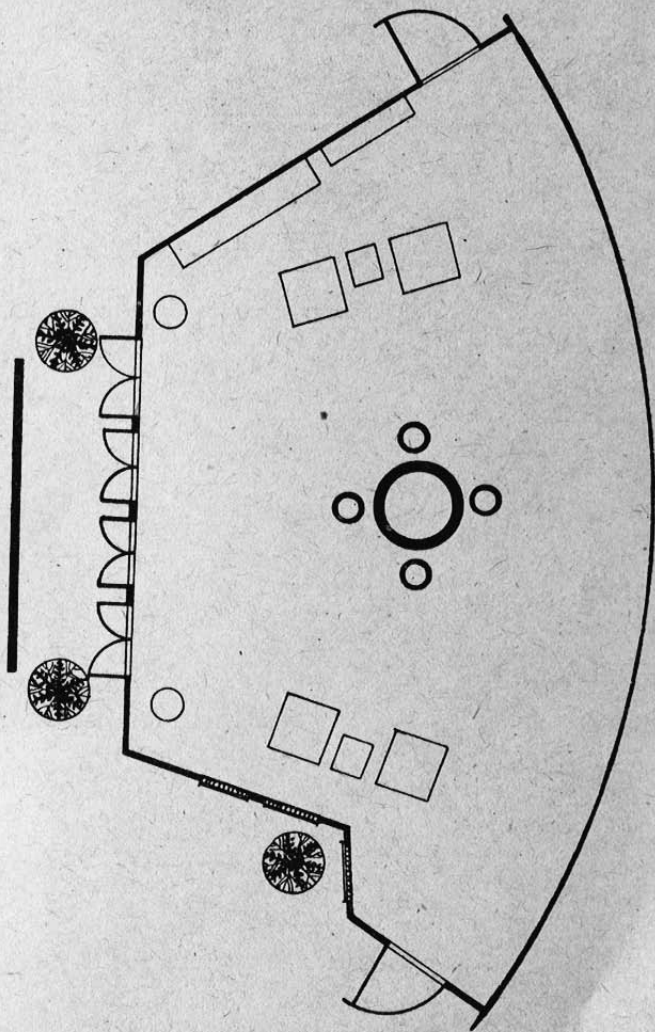
麵包師父：四十多歲。着麵包師父裝，圍白圍布，戴白帽。

麵包徒弟：二十歲。着麵包工人裝，圍白圍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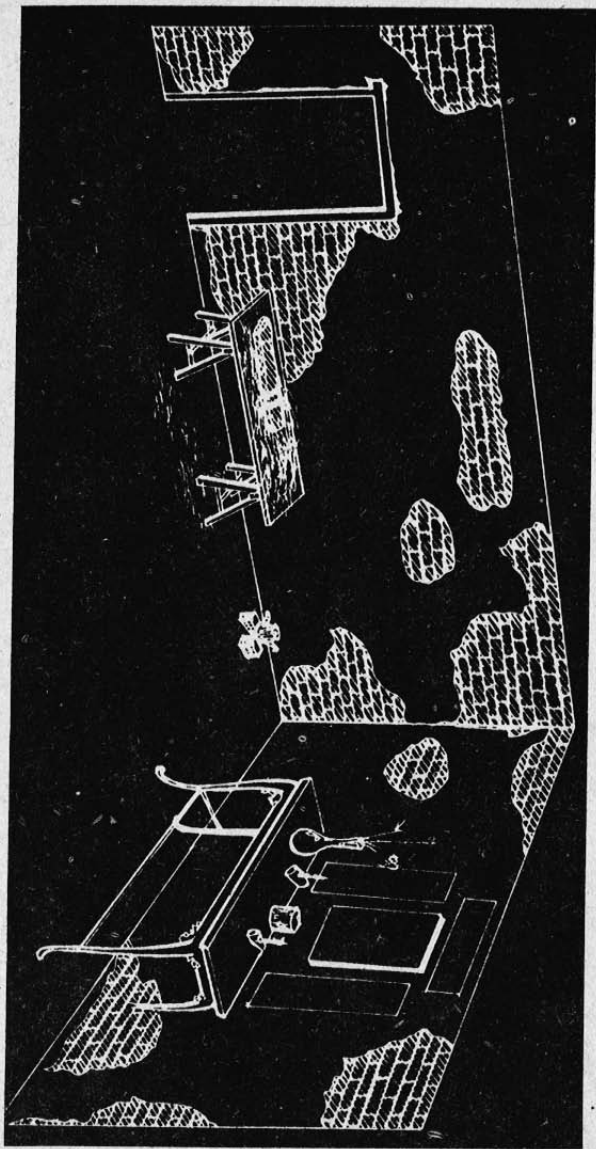


第一幕佈景 德國客廳透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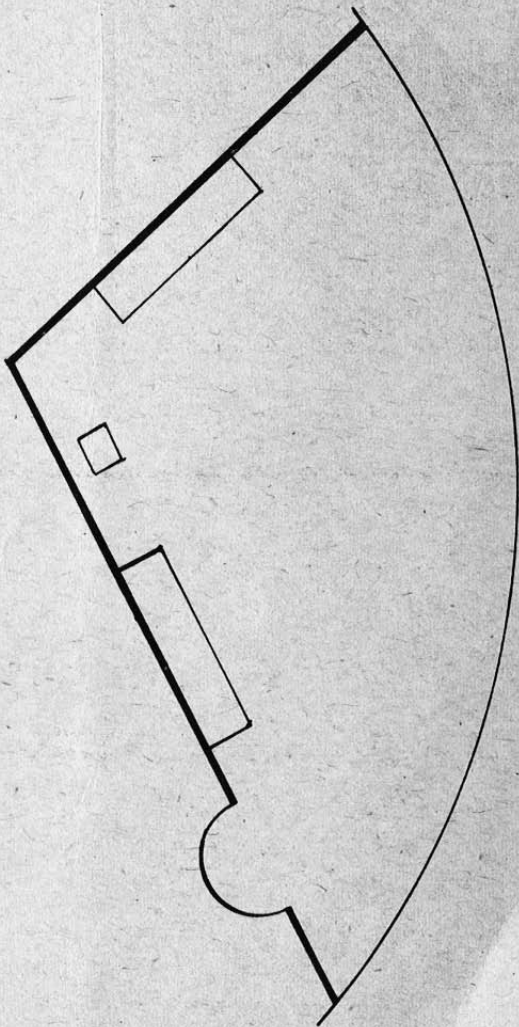
第一幕佈景總園客廳平面圖



第三幕佈景 大仙祠遠視圖



第三幕佈景 大仙祠平面圖



第一幕

時間：一九四〇年的春天。上午。

地點：憩園的客廳。佈景方面，可參攷圖樣。客廳佈置華麗。由客廳中可看到窗外的花園；花園中有各種花樹，最重要的是紅茶花樹必須由客廳內可以向外看得見。客廳的一排四扇大門，精工雕刻，古雅、豪華、高大。其他通往各處的房門，則低于一排的四扇大門，但亦十分精緻。客廳中有大書櫥一面，裝的都是「線裝書」。

人物：楊老三，原名楊夢痴。（劇中稱老三）

楊寡兒（劇中稱寡兒）

楊三太太（劇中稱三太太）

楊清兒（劇中稱清兒）

李老漢（劇中稱李）

楊老二（劇中稱老二）

姚國棟（劇中稱姚）

楊老四（劇中稱老四）

楊鴻基（劇中稱鴻基）

（幕啓，襯以輕微而帶有悲悽氣氛的音樂。）

（楊老三在客廳內撫摸門窗及書櫥等物，因為他已經知道這所園圃不久就要賣給別人，觸景生情，悔恨交集，只是默默無言地摸來摸去，顯示出無限留戀的心情。楊老三的最小的兒子——楊寒兒，跟在父親背後，頗顯出迷惑及不解的心情。父親摸門窗，他也跟着去摸。）

寒兒：爸爸，爸爸！

（楊老三只是回過頭來，對寒兒長嘆了一口氣，沒有回答。）

寒兒：爸爸！二伯伯、四叔、還有我媽媽，他們一定要賣這座房子嗎？

（楊老三點頭，輕微嘆氣。）

寒兒：爸爸！你不能反對他們嗎？

老三：寒兒！（輕微咳嗽搖頭）你爸爸不中用！你想想看，寒兒！你二伯伯、你四叔，他們會把我在眼中嗎？他們會聽我的話嗎？

寒兒：爸爸，假如你不贊成賣，這房子賣不掉，我們就不必搬出去啦！

老三：傻孩子！天底下哪裡有賣不出去的東西！寒兒，你過來摸一摸這些門窗（摸門窗），這些花紋，都是你爺爺親眼看着工人們用手雕刻的。（嘆氣）再過些日子，這些東西（指客廳），那些花木（指花園）都是別人的了

寒兒：爸爸！這座園圃是爺爺親自修的吗？

老三：（點頭）是你爺爺親手畫圖，親手修造的！（指窗外）那棵桂花，也是你爺爺親手栽種的；那兩棵茶花，是我小時候種的。我最愛的，就是那兩棵茶花樹。寒兒！你去給我摘幾朵茶花來！

（寒兒應聲，推開廳門，出外摘花。楊老三又無限留戀地去撫摸書櫥。寒兒回來。）

寒兒：爸爸！（手中除有兩枝茶花外，還捧了一大把桂花。）剛才麻雀在樹上打架，弄得滿地都是桂花！爸爸，你聞聞看，多香！

老三：（接過茶花，又聞寒兒手中的桂花）唉！真香！可是，以後我們再也看不到這些茶花，再也聞不到這些桂花的香味了！

寒兒：爸爸，我們住得好好地，為什麼二伯伯他們一定要賣掉公館？為什麼大家都反對你，不聽你的話？

老三：（輕微嘆氣）都是爲了錢啊！唉！都是爲了錢啊！（此時、楊三太太已與楊清兒來到客廳，只是楊老三及寒兒並未發覺他們已經進來。）

三太：錢啊！錢啊！當然都是爲了錢啊！

寒兒：媽！大哥！

（清兒對寒兒冷看了一眼，不作回答。對父親的態度既冷淡又仇視，坐在一旁，不言不語。）

（楊老三看了他們一眼，無助似地坐在椅子上低頭看花。）

三太：寒兒！我正要找你們！來，你過來！

（寒兒走到三太跟前，三太手拉寒兒。）

三太：夢痴，你摸摸你的良心想一想，自從我嫁到你們楊家，哪一天你給我過過好的日子？你只知道種花、養魚、賭錢、玩女人，你在外邊有小公館，你偷偷地養着你的下江妓女姨太太，你以為我和你的孩子們都不知道……

老三：（抓頭髮、搖頭、無地自容）我求求你，你不要再說下去好不好？

三太：你求我讓我不要再說下去？你沒有思想，你有沒有盡到你做丈夫做父親的責任？爸爸留給我們份下的田地，你都賣光啦！我的私房錢，你騙的騙、拿的拿，也都給你花啦！現在，二伯他們要賣這座公館，你偏偏不贊成，難道你讓我們母子們以後吃風喝風過日子！

老三：（歎氣）唉！我不配做爸爸的兒子，也不配做你的丈夫，更不配做他們兩個孩子的父親！可是這公館，我絕對不賣！爸爸在遺囑上寫得明明白白，誰也不准賣公館，將來要把

這公館改為祠堂……

三太：你只會說不賣不賣！可是，你有沒有想到我們母子以後的生活！（哭）夢痴，你算是行行好，可憐可憐我們母子吧！（對清兒寒兒）清兒、寒兒，你們都過來，過來！都給你們爹跪下，給你們爹磕個頭，求求情，求你們的爹以後好好做人，不要再去找那個下江女人！

（三太拉清兒，清兒恨恨地轉身，不肯去。）

三太：（對寒兒）寒兒，你聽話，去，去給你爹磕頭！去！（拉寒兒去老三跟前）跪下呀！跪下呀！

（寒兒哭啼着跪下。）

老三：你，你，你……

三太：你今天怎麼不講話啦？你也會不好意思嗎？他們都是你的兒子，你拿出做父親的架子，你教訓他們呀！你跟他們說，你花的是你自己掙的錢，不是他們爺爺留給他們的錢！

老三：你，你看把寒兒都嚇哭了，你還吵着幹什麼？給別人看見多丟臉！

三太：往天你吵得，怎麼今天也害怕吵了？你做得我就說不得！你怕哪個不曉得你在外邊嫖啦，賭啦，哪個不笑我在家裡活守寡……

老三：（掩起耳朵）你，你不要再說了，我給你下跪好不好？

三太：（搶着說）給我下跪？我給你跪！我給你跪！（撲通一聲跪在楊老三面前，拉住老三衣服哭哭啼啼）你這樣，還不如爽爽快快殺死我們好……

老三：（站了起來，頻頻頓腳）你，你，你這是幹甚麼！我知道我已經錯了，你爲什麼還要這樣來折磨我……

清兒：（忽然由椅上站起身來，憤怒、仇恨的目光直逼近楊老三。）是媽媽折磨你？還是你折磨了媽媽？

老三：（氣得全身發抖，雙手發顫）你，你，清兒，你，你眼中還有沒有父親……

清兒：（咬牙切齒）父親？你問你自己；你有沒有盡過一點點做父親的責任？我心中根本就沒有你，我的父親早已死啦！

老三：你的父親早已死啦？（懊恨，悲憤）是的，你的父親早已死啦！

寒兒：爸爸，你沒有死！你沒有死！

老三：寒兒，（柔聲）以後你要好好讀書，孝敬你的母親，你的父親是早已死啦！（擺脫三太及寒兒的手，想離開。）

寒兒：（哭啼）爸爸，你不能走呀！你不要走呀！爸爸！

清兒：（厲聲）寒兒，媽媽，你們讓他走，鬆開手！讓他走！

老三：（下決心）好，我走！我走！（擺脫三太及

寒兒的手，掩面抽泣，急急由右門走出。）

清兒：（扶三太）媽媽，你起來！我給你報仇，（頓腳）我給你報仇！（扶三太起身，坐在椅上）媽媽，你不用再哭啦！我們家，就當沒有他那麼一個人！

寒兒：大哥，他總是我們的爸爸呀！

清兒：（斥責寒兒）他配做我們的爸爸！（對三太）媽媽，你不必再傷心，等這公館脫了手，我們搬到另外的地方去，我已在一家銀行找到了工作，我會好好地孝敬媽媽……

（在他們說話的時候，李老漢已經由大廳門進來。寒兒先看見李老漢，以肘示意大哥不要再說下去。清兒轉過頭來，看見李老漢站在那邊，立即扳起臉孔。）

清兒：李老漢！

李：大少爺！

清兒：你站在那裡幹什麼？

李：大少爺！二老爺和那一位買房子的姚老爺就要進來了。

清兒：（思索）嗯！我知道啦！（揮手示意李老漢出去。）

李：是！大少爺！（由廳門退下。）

清兒：媽媽，不用再哭啦！什麼事由我來做主好啦！寒兒，來，我們來搵媽媽回到房內再說吧！

（三太太尙自掩面抽泣，由清兒及寒兒挾扶着由右門走出。）

（楊老二：「請，請，請！不要客氣！不要客氣！」。聲音先由幕後發出。然後楊老二及姚國棟由廳門走進客廳。）

老二：請坐！請坐！隨便坐！隨便坐！

姚：謝謝！謝謝！（坐下）

老二：（向外呼喊）李老漢！李老漢！

李：（由廳門上）二老爺！

老二：你先去倒兩杯茶來！

李：是！二老爺！（進左角門下）

老二：姚先生，剛才你已經看過了花園、上花廳和下花廳，你對這座公館還算滿意吧？

姚：楊先生，我是爽直人，很滿意，很滿意！這座頤園內外外，修建的真是美輪美奐！就是價錢貴了一些！

老二：這價錢絕對說不上貴，姚先生，先父修建這座公館，可以說是花盡了他老人家的宦囊。現在，假如不是我們弟兄分了家，每一房都急需用錢，我們說什麼也不會這麼廉價脫手！

姚：（從袋中取出買賣契約）楊先生，就這樣我們算是成交啦！這是契約，請楊先生和府上的令弟和世兄們，每一房在契約上簽一個字就可以了！

老二：（接契約）自然，自然！今天我就和舍下各房辦理簽字的手續。

李：（由左角門上，端茶）姚老爺，喝茶！（另一杯送楊老二。）

姚：（對老二）楊先生，你前些時對我所說的那個看門人李老漢，就是（指李）這個人吧？

老二：是呀！我差一點給忘記了！（對李）李老漢！

李：二老爺！

老二：李老漢，這座頤園是你親眼看着修建起來的，你在我們楊家也有幾十年了！

李：是！二老爺！（暗暗揩淚）

老二：你對我們楊家忠心，我們楊家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可是，這座公館已經賣給這位姚老爺了！

李：是，二老爺！我知道！

老二：李老漢，我已經同這位姚老爺講好了，這座公館雖然讓給了他們姚家，不過，姚老爺答應收留你，你仍然可以在這裡看門打更。

（李揩淚不語。）

姚：李老漢，你也不必傷心，反正院子這麼大，房間這麼多，我也要請一位看門的人，我會像你們老爺一樣地厚待你！

李：（木然）老爺說得是，謝謝你們二位老爺！

（說着，就要跪下來給姚磕頭。）

姚：（連忙阻止）不用啦！不用啦！（扶李老漢起身）你這麼一把年紀啦，我怎麼能受得了！

老二：李老漢，你下去把你三老爺、四老爺，還有頭房的大老爺都請進來！

李：是！二老爺！（從右門下。）

姚：楊先生，我想先告辭了！（起身告別。）

老二：那麼，我也不強留你姚先生啦！就這樣吧，等這張契約一簽好字，我就馬上送到姚先生的府上。

姚：楊先生，請留步！

老二：不，不，我應該送姚先生到門口。

（二人謙虛地互說「請！請！」姚國棟在前，楊老二在後，走出廳門。）

（在姚與老二走出門口以後，楊老四與楊鴻基，好像綁架似地，一邊一個人，挾持着楊老三，由右門進來。）

老四：（對老三）哪有這樣便宜的事情，你想溜走！

鴻基：（對老四）四叔，（拍胸口）我說得對吧，哼，要不是我在後門口截住了他，早給他溜走啦！（老四與鴻基挾扶着老三，坐在椅子上，二人尚小心地站在兩旁監視。）

（楊老二此時已送走姚國棟，從大廳門口進來。）

老二：（環視四周）嗯，各房都已到齊了！剛才，

姚家已經來看過房子。價錢呢，我已經向你們各房都說過了！今天，就請各房在這契約上簽個字，房子就可以成交！（對楊鴻基）鴻基，大伯已經去世，你是頭房的長子，你就先來簽字吧！（將契約放在一邊的大桌子上。）

鴻基：（走近桌子）二叔，就寫在這裡是不是？（指契約。）

老二：（略看一眼，點頭）嗯，嗯！

（楊鴻基簽字，面帶喜色，退回原位。）

老二：我是二房，現在由我來簽！（簽字）老三，輪到你了！

老三：二哥，我說過不簽！（搖頭）你們把我拉來也沒有用！

老二：（怒）你這個時候不簽字，你存的什麼居心？你想敲詐我們？

老三：二哥，我沒有臉簽那個字，我們太對不起我們死去的父親……

老四：（不等老三說完，即怒容滿面）哼，貓哭老鼠，假慈悲！（指老三）現在賣公館要你簽字，你說對不起死去的父親！那麼你平日的所作所爲，又有哪一點對得起父親！你不簽就算！（對老二）二哥，由我來簽！（忿忿地走到桌前，簽字，擲筆，對老三）爲了要你簽字，我才叫你一聲三哥，三哥，你到底

簽不簽？

（老三搖了搖頭）

老二老四：（同聲對老三）你說，你不簽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老三：（站起身來，慢慢地說）我不簽字，什麼意思也沒有！爸爸在遺囑上寫得明明白白，誰也不能賣掉祖園，將來要把這座公館改爲我們楊家的祠堂！

老二：（大拍桌子，吐口水）呸！你配講這句話！

老四：（對老三）三哥，我們都知道你窮，你老實說出來吧，你想要多分多少錢？

老三：二哥，老四，我可以向你們賭咒，我不要花一個賣公館的錢！你們就是殺死我，我也不簽字，我再沒有臉出賣爹的東西。我對不起爹的事情做得太多了。我是個不肖子弟。我賣光了爹留給我的田，可是我決不願意賣掉這個公館，我決不想用一個賣公館的錢！

老二：（對鴻基）鴻基，你去把你三孀和清兒都請來！

（阿基應聲，由右門外出。）

老四：（對老三）哈，你這個時候倒會說漂亮話啦！啊！你覺得你對不起爹，噯，我問你，你那一樣事情對起過爹？（厲聲）你是不是想死賴着，想霸佔着這座公館？你不想搬出去是不是？你說？你說呀！

老三：二哥，老四，我已經沒有家了，我也不再要

家了，我馬上就要搬到外邊去住。你們來殺死我吧，說甚麼我也不能簽字！

（鴻基已帶了楊三太太及楊清兒由右門走出。）

老四：（看見他們，如看見了救兵似地，高興萬狀）三嫂，清兒！你們來得正好！（搓雙手）來得正好！

（三太太及清兒走進來，三太太尙自啼淚未乾。清兒走過來，甚麼話也不說，拿起筆來就在契約上簽字，扔下筆。老三憤怒地瞪着清兒，清兒却睬也不睬。）

清兒：（故意大聲地說）字是我簽的，房子是我贊成賣的。三房的事情該由我來作主，我不怕哪個反對！

老二：（笑嘻嘻，趕快收好契約，生怕別人後悔似地。）對，你應該作主！你應該！

老四：（笑嘻嘻）二哥，你怎麼現在才想出這麼一個絕妙的計策，要是……

鴻基：（打斷老四說話）是呀！要是老早清兒能這麼簽一個字，我不是早到外國去讀書了嗎！

老三：（早已氣得混身發抖，這時才咬着牙，用力地擠出了一句話，指着清兒）他，他，他不是我的兒子！

清兒：（對三太）媽，我們走！（不理老三，與三太太由右門下。）

老二：好啦！事情完啦，我們也該走啦！

老四：二哥，你不到我家去坐一坐嗎？

老二：唉！生意太忙，以後再去吧！（對鴻基）鴻基！這麼說來，你下個月就可以坐飛機去外國留學了？

鴻基：二叔，我的手續都早已辦好了，一拿到錢，我馬上就走！

老四：錢嗎，沒問題，沒問題！（對老二）二哥，你說是不是？（大家一邊說着，一邊向大門走去！）

老二：我馬上就把這張契約送去姚家，錢嗎！沒問題，沒問題！

（老二，老四，鴻基，說笑着走出大門，根本就沒把楊老三看在眼里。楊老三尚自在那裏混身發抖。等大家都走了以後，他才恨恨地抓頭髮，自己打自己的胸口，躁腳。）

老三：（恨恨地說）他不是我的兒子！他不是我的兒子！（寒兒偷偷地由門外走進來。）

寒兒：爸爸，我是你的兒子！

老三：（撫摸寒兒的頭流淚，歎氣，熱視寒兒）唉，我知道，也只有你，是我的兒子！

寒兒：爸爸，你太累了，回屋裏去歇歇吧！

老三：我不累，不累！寒兒，（又像自言自語）四十年來，我真像做了一場大夢。你爺爺臨死

前對我說的話，現在我才明白過來！寒兒：爺爺對爸爸說了些甚麼話呢？

老三：寒兒，你爺爺臨死前不久，有一天我在花園碰到他，他跟我講了好些話。（略停）他忽然說：我看我也活不久了。我死了，不曉得這個花園、這些東西還保得住多久？（略停，對寒兒）寒兒，你爺爺那時候就不放心我們。（略停）你爺爺又說：我到現在才明白，不留德行，單留財產給子孫，是靠不住的。寒兒，你爺爺的確說過這樣的話，我今天才懂得了他的意思。可是，已經太遲了，（歎氣）唉！太遲了！

寒兒：爸爸，我們回去休息休息吧！

老三：（搖頭）寒兒，你自己回去吧！從今以後，你就把你的爸爸當做死了一樣！

寒兒：（哭，搖老三）爸爸，你沒有死呀！沒有死呀！

老三：（又像自言自語）我沒有死，也和死了一樣！寒兒，你放開我！（但又不忍丟開寒兒，撫摸寒兒）寒兒，你以後要好好讀書，孝順你的母親，尊敬你的哥哥，長大了要好好做人，在社會上好做好一點事情，不要像你的爸爸一樣，走錯了一步，就永遠無法挽救了！

寒兒：（哭，拉老三）爸爸，我們回去吧！我和哥哥都是你的兒子呀！

老三：寒兒，你還小，有好多事情你還不懂得！你看你哥哥的眼中還有我嗎？我還有臉和你們住在一起嗎？

寒兒：爸爸，你難道連媽媽也不要了嗎？

老三：傻孩子！你媽媽和我一樣，都是不中用的人！我做了太多對不起你媽媽的事情，我也再沒有臉見她！

寒兒：那麼，爸爸，你一定是去和那個阿姨住在一起啦！

老三：（苦笑）你那個下江阿姨！（笑中帶淚）寒兒，你那個阿姨早跟人家跑啦！

寒兒：跑啦？爸爸，阿姨不是那種人呀！

老三：（又像自言自語）她走了好！走了好！我有甚麼權利還要連累她！這些苦果，都是我自已種的！我現在只有去吃我種下的苦果，才能減輕一點我所欠下的罪過！寒兒，你自己回去吧！

寒兒：爸爸，你自己要到甚麼地方去呢？

老三：（茫然視天）我也不知道我要去甚麼地方！（狠起心，轉身，示意寒兒離開）。寒兒，你去吧，你就當你的爸爸已經死了！

寒兒：（哭着拉着老三手）爸爸！爸爸！你沒有死！你沒有死！

（此時清兒已經從右門進來，看見寒兒的樣子，心中十分憤怒，立即去拉開寒兒。）

清兒：寒兒，媽媽正在各處找你，走，跟我回去！
寒兒：哥哥，爸爸要走啦，怎麼辦呀！哥哥！
清兒：哼，讓他走！（大聲）走了好！

（清兒強拉寒兒，向右門走去。寒兒猶自喊着：「爸爸！爸爸！」）

（老三茫茫然，像做夢似地內心愧疚萬狀，又像有着去上十字架的心情，向大廳門外走去。）

（幕落。）

第二幕

時間：第一幕的半年以後。上午。

地點：頤園的客廳。（但比楊家住時要整潔豪華得多）

人物：黎先生（劇中稱黎）

姚國棟

老文

趙青雲（劇中稱青雲）

楊寒兒

萬昭華：第一次出場時，穿淡青色旗袍，灰絨綫衫，燙頭髮。第二次出場仍是那身旗袍，只是脫去線衫即可，不必換衣，以表示她的淡泊氣質。（劇中稱萬）

姚小虎：穿咖啡色西裝上衣，黃卡嘰短褲，襯衫雪白，領帶栗紅，頭髮光鑑而整齊。（劇中稱小虎）

周嫂

楊老三

李老漢

（幕啓。姚國棟手提着黎的皮箱，黎緊隨着姚，同時從廳門進來。）

姚：（手提皮箱）喂，老黎，你看我這個家，住在這裡，嘿，不比你住在那間又小又臭的旅館要好得多？讓你搬來住，你還擺你的架子！

黎：你又開玩笑啦！我那敢擺什麼架子，只是怕太麻煩你們！

姚：嚇！我們是小學、中學、大學的老同學啦！你回來了，不住到我家，簡直是不給我面子！（自言自語）噯，奇怪啦，怎麼一個人也沒有！（大聲）老文！老文！（沒有回答，姚又走近窗口處大喊）趙青雲！趙青雲！（仍沒有回答。）

黎：（見姚仍提着皮箱，過意不去。）箱子給我吧！

姚：（害怕皮箱被黎搶去似地）不要緊，不要緊！（大喊）趙青雲！老文！

（忽然由窗外傳來吵鬧及脚步奔逃的聲音。趙青雲：「龜兒子，你往那裡跑！」寒兒：「我爲什麼要跑！可惡！」老文：「唉，唉！唉！別吵，別吵！」趙青雲：「拉緊他，拉緊他！」……）

姚：（驚怪）噯，誰在花園內吵架？

（他的話剛說完，老文，趙青雲和寒兒已由

左門進來。趙青雲雙手緊緊地抓着寒兒，看樣子是怕寒兒逃跑似地。）

寒兒：（不斷用力掙扎，大聲嘆叫）我還是要來的！你們把我趕出去，我還是要來的！（忽然抬頭看見姚國棟，氣憤地瞪了姚一眼，却不講話。趙青雲仍抓着寒兒不放手。）

老文：（同聲，恭敬）老爺！

姚：（微笑對寒兒）怎麼，你又跑進來了？

寒兒：（個個）這是我自己的房子，我怎麼進來不得？

姚：（對趙青雲）趙青雲，把黎先生的箱子拿進下花廳去，告訴周嫂把下花廳打掃一下，黎先生要住在這兒。

青雲：是，老爺！（又看了寒兒一眼，只好放開雙手，接過箱子，由右門下。）

姚：（對老文）老文，你去對太太說，我請了一位好朋友來住，要她檢兩床乾淨的鋪蓋出來，喊人在下花廳鋪一張床。臉盆、茶壺同別的東西都預備好。

老文：是，老爺！（由右門退下。）

姚：（寒兒不講話，也不走，只是嘟着嘴瞪視着姚。）

姚：（對黎）你是作家，（指寒兒）這正好是你的寫作材料。來，來，我給你們介紹一下。

（笑着，提高聲音，指寒兒）這位是楊少爺，就是這個公館的舊主人。（指黎）這位是黎先生，小說家！

寒兒：（用疑惑、仇恨的眼光，向黎掃視一下，不理黎，然後雙手插進褲袋，大人口氣對姚）怎麼今天你不趕走我？你在玩甚麼把戲？

姚：（不生氣，笑嘻嘻）今天碰巧黎先生在這兒，我介紹他跟你認識。其實，你也太不講理了，房子既然賣給了別人，就是別人的東西，爲什麼還要常常進來惹麻煩呢？

寒兒：（生氣，滿臉通紅）房子是他們賣的。我又沒有賣過，我當然來得。我來，又不弄壞你的東西，我不過折幾枝花。（指窗外）這些花，反正你們也不看，我折一枝，也算不了什麼。就這樣小器！

姚：那麼，你爲甚麼老是跟我的聽差吵架？

寒兒：（生氣，說話更快），他們不講理。我進來給他們看見，他們就拖我出去。他們說我來偷東西。真混賬！我房子都讓他們賣了，還稀罕你家裡這點東西？

姚：你讓他們賣掉房子？話倒說得漂亮！啊！其實，你就不讓他們賣，他們還是要賣的！（不禁自笑起來）有趣得很！有趣得很！嘿！你今年幾歲了？

寒兒：（頂嘴）我多少歲跟你有什麼相干？（氣惱，掉頭。）

（趙青雲在他們講話時已上，此時才擡嘴。）

青雲：（對姚）老爺，周嫂正在打掃下花廳，老爺要不要進去看看？

姚：（對趙青雲）嗯，你去吧！

青雲：（指寒兒）這個小娃兒……

姚：（打斷趙青雲話）讓他在這裡跟黎先生談談也好！（欲走，對黎）老爺，你可以跟他談談，可不要放過這個寫作的好材料啊！（笑着由右門下。）

（趙青雲隨姚下。）

（黎望着寒兒，寒兒已消去敵意，但仍用着懷疑的眼光，看着黎。）

黎：你請坐吧！

（寒兒不動，亦不答話。）

黎：（和氣）你今年幾歲了？

寒兒：（低聲自語似地）十三歲。（忽然走到黎的面前，閃着眼睛，伸手拉黎的膀子，央求地說）請你給我折枝茶花好不好？（指窗外。）

黎：（順着寒兒手指的方向，向窗外望去，指茶花）就是那個？

寒兒：（着急）求求你，請你折一枝給我，快一點

！等一會兒他們又來了！

（黎微笑，探身窗口處，折了一枝茶花，上有四朵紅花，交給寒兒。）

寒兒：（慌忙接過茶花，高興地笑着）謝謝你！

（慌慌忙忙鞠了一個躬，轉身向門外跑去。）

黎：噯，等一下！等一下！（追前幾步，見寒兒已去遠，只好停止。自言自語）真古怪！（搖頭）這孩子真古怪！

（姚在前，萬昭華在後，從右角門進來，但黎並未發現，只是在搖頭，思索。）

姚：喂，老黎，怎麼只你一個人？那個小孩什麼時候走的？你跟他談了些什麼話？

黎：（掉過頭來）你們都走了，當然只有我一人……（話未說完，忽見萬昭華，只好把未完的話嚥下去。）

姚：（緊接着說）來來來，我給你們介紹。（指萬）這是我太太，她叫萬昭華。（萬微笑，點頭）你以後就喊她昭華好了！（指黎）這就是老黎，我常常向你講起的老黎！

（黎低首，倒有點像是鞠躬了。）

萬：我常常聽到他講起過你黎先生。黎先生住在這兒，我們不會招待，恐怕有怠慢的地方；

姚：（打斷萬話，指黎）這個人最怕受招待，我們讓他自由，安頓他在下花廳內，不去管他

就可以了！

萬：雖說是你的老同學，黎先生究竟是客人啊！你看（對姚），黎先生來了老半天了，連杯茶也沒有倒！（倒茶。）

黎：謝謝你，姚太太！我自己來！我自己來！（黎接茶。）

姚：（大笑）喂，老黎，從我在街上看到你，一直到现在，今天你頭一次講出了一個「姚」字。你沒有喊過我的名字，也沒有喊過我的姓，我還怕你連我叫甚麼都忘記了！

黎：（笑）你那個偉大的名字，姚國棟，我怎麼會忘記？你是國家的棟樑啊！

姚：（笑）名字是我父親起的，我自己負不了責，你也不必挖苦我。其實，我父親也不見得就有甚麼用意。（笑）譬如說，日本人就給他的兒子起名龜太郎，難道要他兒子做烏龜嗎？

黎：（笑）當然啊！他希望他兒子像烏龜那樣長壽！（姚黎均笑）噯，還有你的大號誦詩，不知是不是要你讀一輩子的詩？

姚：（攤雙手）讀詩？唉，老黎，我讀了四年大學文科，算是白唸啦，自從離開了大學，不要說是讀詩，老實說，我連甚麼書都沒有翻過！

黎：（指書架）那麼，你擺這麼多的線裝書做甚麼？

幕
姚

：噯，擺樣子看看罷啦！這些，都是楊家的藏書，是連這座公館，一齊向楊家買過來的。
（忽然憶起）喂！你剛才和那個楊家小孩子談了些甚麼？

黎：楊家那個小孩子真有點古怪，他只是問我要了一枝茶花，回頭就跑了，甚麼話也沒有問出來。

萬：黎先生，楊家那個孩子，我倒見過了好多次，每次來都是要幾枝茶花，人長得很清秀，很聰明，我個滿喜歡這個孩子。（對姚）國棟，（微笑）我曾經想過，假如可能，我真想把這座花園送還給他們楊家！

姚：（笑）你的想法老是那麼天真！（對黎）噯，老黎，昭華這個人呀，就是心腸太軟，不瞞你說，她看了你從前寫的小說，曾經哭了好幾次哩！

萬：（不好意思，但仍大方，微笑）和黎先生是初次見面，你就說起我來啦！

黎：我的東西寫得那麼糟，不知道姚太太也居然會看它！

姚：哈，你還說糟，凡是你寫的東西，她差不多都看過。（忽然想起小虎）噯！（對萬）昭華，小虎怎麼還沒有回來？

萬：我打發老李接他去了，已經去了好久，應該回來了。

黎：小虎？是不是你們家的小少爺？

姚：（笑）噯，犬子！犬子！

黎：他不在家，上哪兒去了？

姚：到他外婆家去了，他外婆嘛，特別喜歡這個外孫。

（「爸爸！爸爸！」小虎尚未出場，在門口就大聲喊着，緊接着由大門跑着、跳着進來。）

姚：正在說你（愛憐地，撫摸小虎的頭），你就回來了。你在外婆家玩得好嗎？

小虎：好極啦！爸爸！我跟表哥他們又下棋，又打撲克。明天是星期天，不是老李拚命催，我還不想回來。外婆叫我明天還要去，說下回不必老李去接，他們家的車子會送我回來。

姚：好，好！下回你去，就不打發車子接你，讓你玩個痛快。噯，你回來啦，連媽也不喊一聲！

小虎：（抬頭看了萬一眼，低聲地）媽！（又把臉掉開了。）

萬：（雖看出小虎的不愉快事情，仍然微笑着，柔聲地說）小虎，你還沒有招呼客人哩，這是你黎叔叔！

姚：（推小虎肩膀）去，去，你去給黎叔叔行個禮。

小虎：（慢吞吞地走近兩步，向黎鞠躬，聲音含糊）黎叔叔！

黎：（微笑）哇！長得這麼高了！

姚：老黎，你看，他像不像我？這是我的第二個寶貝。

黎：（笑）第二個寶貝？（抬頭看萬，問姚）那麼，第一個寶貝當然是——

（萬臉微紅，低首。）

姚：（打斷黎話）噯，那還用說！（推小虎）你再走過去一點，讓黎叔叔看清楚一點！

小虎：（向前又走了兩步，露出毫不在乎的神氣動了動頭，要笑不笑地，抄着手站在黎面前）看吧！（還帶着傲慢，輕蔑的眼光打量黎。）

姚：（追問黎）像不像？

黎：真像！（猶疑着，沉默二秒鐘）……真像！不過，我覺得——

姚：（打斷黎話，滿臉笑容）誰見了小虎，都說百分之百地像我！（對小虎）噯，你肚子餓不餓？要不要你媽再給你弄點東西吃？

小虎：我不餓。（忽然跑過去拉着姚手，撒嬌要求）爸爸！今天我和表哥打撲克，輸了一百五十塊錢，你還我。

姚：好，好！等一會你在你媽那兒拿兩百塊錢去。今天……

小虎：（不等姚說完，立即側過頭，親熱地喊萬）媽，你等一會要給我啊！

萬：我回去就拿給你！你看，好多天你都沒有溫

習功課了。來，我給你回去換件衣服，先去溫習溫習你的功課。

小虎：（嘴一撇，眼睛一眨，抱怨）又是溫習功課，早知道我在外婆家就不回來了！

黎：（微笑，忍聲）來，來，我們快去換衣服。你聽，黎叔叔要笑你哪！

（萬半哄半催地，拉着小虎由右門下。）

姚：（看着萬及小虎下，意氣自得）喂，老黎，你看我這個家够幸福吧！

黎：（微笑）這麼豪華寬敞的房子，那麼賢慧美麗的太太，還有，你爸爸留給你的一千多畝稻田，當然是幸福哪！

姚：（並未聽出黎的話中含意）噯，老黎，這次你回來，我勸你快結婚吧。有個家，心也要安定些。

（黎微笑不語。）

姚：你不要老是做戀愛的夢，那全是你們小說家的空想。你看我跟昭華也沒有談過戀愛，還不是別人介紹才認識的。可是，結了婚，我們過得很好。

黎：我聽說你們原是親戚。

姚：雖說是親戚，可是隔得很遠。我們素來就少見面。（走近兩步，輕聲）說真心話，老黎，我對她比頭一個太太滿意得多！

黎：你如今生活既然這麼滿意，噯，國棟，五年

姚

前，我們在上海分別時，你不是對我說過：你要寫一本驚天動地的悲劇，要寫出英雄烈士的偉蹟嗎？你現在寫了多少字了？

：（哈哈大笑）你記性真好。我們在上海分別後，我做了三年教授、兩年官，老實說，做教授、做官呀，全是無聊的玩意。做教授嗎，受校長的氣；做官嗎，受上司的氣。所以嘛，我乾脆回來吃我爸爸留給我的稻田。本來嘛，我回家以後，想寫一部偉大的小說，垂名後世。噯，老弟，不瞞你說，我在家中整整寫了兩年，足足寫壞了幾千張稿紙，還沒有整整齊齊地寫上兩萬個字——我沒有這個本領。我後來又想拿起筆翻譯一點法國文學作品，也不成。我譯雨果的小說，雨果那麼漂亮的文章，我一譯出來，連話也不像。丟開原書唸譯文，連自己也唸不成句，一本「九十三年」，我譯了兩章就丟開了。從此死了心，向你老弟認輸，以後再也不吹牛了。

黎 姚

：那麼，你現在在家不是很清閒嗎？

：唉，我生來是勞苦的命，不知道的人都羨慕我的福氣，其實呢，我一天到晚，忙得馬不停蹄……

黎 姚

：（笑）你忙些甚麼呢？

：喏，（數指頭）今天這個請客，明天那個宴會，忽然間又要去參加甚麼慶祝會啦，娛樂會啦，還有，小虎的外婆又喜歡和我打小

黎 姚

牌，我簡直覺得我分身乏術。

：啊！你這些忙呀，叫做「無事忙」！

：（笑）是呀，無事忙，才是真忙！（忽然想起）噯，我得向昭華說一聲，今天晚上多添幾樣菜，給你接風。對喝兩杯！

：噯，我又不會喝酒！你這樣舖張，反而叫我住不下去啦！

黎 姚

：噯，家常便飯嘛，還客氣甚麼！（不等黎回答，拉長脖子喊叫）老文，老文！（老文在內應：「是！老爺！」）你去把周嫂也叫來！（老文在內應：「是，老爺！」）我把他們叫來，給你認識認識，你以後有甚麼事情，只管吩咐他們好了！

（老文及周嫂由右門上，同聲喊：「老爺！」）

黎 姚

：（指黎）這位是黎先生，以後黎先生有甚麼事，你們照他的話去辦就可以了！

（老文及周嫂應：「是，老爺！」）

黎 姚

（對黎）這位是老文，在我家已經三十幾年了；這位是周嫂。有話盡管吩咐他們。噯，你先坐一坐，我去同昭華說一聲！

（在姚說話時，老文由右門下。）

黎 姚

：你不要太客氣啦，我在外邊跑慣的人，你招待我，我還不舒服哩！

姚：噯，這那裏是招待！你坐，你坐，我回頭就來！回頭就來！（由右門下。）

黎：周嫂，麻煩你把我的行李隨便整一整。箱子內的幾本書，放在桌子上就可以了！

周嫂：是，黎老爺。還有，黎老爺，你早上吃甚麼早點！

黎：噯，隨便！隨便！假如我起身晚，和午飯一齊吃也沒有關係。（忽然小虎在內大叫：「

周嫂！周嫂！」）

周嫂：（大聲回答）噯，來啦！來啦！（抱怨，不屑，生氣）噯，他一回到家，就弄得雞犬不

寧！

黎：你是說小虎？

周嫂：不是他還是誰？他是我們家的小老虎！小皇帝！

小虎：（在右門口處出現，大叫）周嫂！你死啦，還不快來！

周嫂：來啦！來啦！（慌忙與小虎下。）

（黎頗感意外，微笑，搖頭。）

老文：（端洗臉水由右門上）黎老爺，沒辦法！小虎這孩子越長大越不像話。他媽是後娘，管不了他，也沒法管他；老爺呢，一天太忙。

黎老爺，你先洗洗臉吧！

黎：（笑）噯，老文，以後你叫我黎先生好了！老文：黎老爺，我們是底下人，那敢這麼稱呼你！

黎：噯，你和別人不同，你是老人家啦！

老文：是！以後就依老爺的話，哦，黎先生！

黎：（用手巾揩臉，邊說）聽姚先生說，你在姚家幫了三十多年啦！

老文：（喜形于色）是呀，我是看着我們老爺長大的。（黎揩面，聽老文講話）我們老爺爲人再好也沒有了，心地好，做事待人厚道，就跟老太爺一模一樣！

黎：（揩手）你們太太呢？

老文：是說現在這位太太嗎？

（黎點頭。）

老文：太太過門三年啦，從來沒有罵過我們半句。

她沒有過門的時候，人人都說她是新派人物，怕她花樣多。她過來了，大家都誇獎她好。她心地跟她的相貌一樣，臉上一天總是掛着笑容。她特別看得起我們，說我們是姚家老人家，她有些事情還要問我們哩。我們侍候這樣的老爺太太，是我們底下人的福氣。

黎：（洗完臉）啊！你們頭一位太太呢？

老文：（輕聲）黎老爺——啊，黎先生，不是我們底下人胡言亂語，前頭太太比這位差得太多，真趕不上，前頭太太留下了一位少爺，就是剛才那位虎少爺。

黎：你們的少爺，相貌跟你們老爺一模一樣。

老文：不過，脾氣却跟老爺完全兩樣——（忽然發覺此話不對，連忙看門外，不再說下去。）

黎：不要緊，你有話盡管跟我說，我不會告訴人

。你坐吧！你說得不錯，我也看得出來，你們少爺對你們太太不大好。你坐吧！

老文：黎——黎先生，你太客氣了，我們哪兒敢坐。虎少爺生來脾氣就大，不用說對他後娘，就是對他親生娘也不好。他外婆太寵他，老爺也太寵他，我們太太拿他簡直沒有辦法。（輕聲）我聽周嫂說，太太為他的事還哭過好幾回哩；可是我們老爺一點也不曉得！

黎：啊！他外婆家一定很有錢，是不是？

老文：虎少爺外婆家姓趙，是這裡有名的大財主！不過，不過——

黎：（笑）不過沒有什麼家教是不是？

老文：（笑）嘿嘿，我們底下人不敢隨便說老爺的親戚，不過，虎少爺一到趙家，成天和表哥表弟賭博玩錢，總不是好的事情。

黎：你老爺不知道嗎？

老文：黎先生，我們老爺什麼事都好，就是對虎少爺的事有點糊塗。老爺總說他小，玩一玩沒有關係！其實，現在十四歲啦，留了好幾級年，還在讀小學四年級哩！

黎：啊，看樣子才不過十一歲罷！

老文：心思多的人不肯長！有什麼辦法！

黎：昨天那個楊家少爺也不過這個年紀……

老文：（搶着接口）楊家少爺？我們曉得就是剛才你給他花的哪一個孩子。他家裡從前很闊，聽說比我們老爺還有錢，現在敗了，不過飯還吃得起。我聽見看門的李老漢說，人家楊

少爺還不滿十三歲，已經上了兩年中學，每次考試都中頭二三名呢！

黎：既然楊家少爺書讀得那麼好，家裡也不是太窮，為什麼常常要來折花，在外邊也可以買得到呀！

老文：唉！黎先生，這個道理我們也實在不明白；問起李老漢，他也不肯說。多說兩句，他就流眼淚。

黎：你說的李老漢，（指門外）就是那位看門的老先生？

老文：是呀，就是他。李老漢原先是楊家的老人家，後來楊家賣掉公館，就把他推荐給我們老爺。人倒是很忠實可靠。昨天他還跟我講過情，說是只要老爺不曉得，又沒有給趙青雲看見，就讓楊少爺來折幾枝花吧。我們倒有點不好意思。我們太太也說過，折幾枝花算什麼，反正我們家有的是花，人家喜歡，就送他幾枝。

黎：（笑）為什麼剛才你們又不讓他折花？

老文：（苦笑）黎先生，現在是趙青雲打掃花園，他頂討厭別人跑進花園。老爺也吩咐過不要放楊少爺進來，說是怕把我們少爺教壞了。所以，趙青雲一碰到楊少爺，總要吵嘴。一個要趕，一個不肯走。偏偏楊少爺人雖小，力氣倒不小，嘴又會講話。有時候趙青雲拿他沒辦法，我們碰到，只好去幫忙！

黎：你們老爺怕虎少爺會跟着楊少爺學壞，是不

是他們常在一塊兒玩？

老文：我們虎少爺怎麼肯跟楊少爺一塊兒玩？他頂勢利了，從來沒有正眼看過我們，從來不肯好好地跟我們講一句話。他只知道和他的表兄表弟玩，因為他們比老爺更有錢！

黎：啊！這樣說來，你們太太也沒法管你們虎少爺啦！

老文：黎先生，我們太太是做後娘的，那裡能管得了他？趙家的外太太和兩位舅太太，不但在外頭講閒話，還教唆虎少爺跟太太為難。老爺却一點也不管。

黎：你們太太的處境的確也太苦了，真想不到！

老文：（嘆氣）唉！我們只希望老太爺的陰靈保佑，讓太太添兩位小少爺，將來大起來，做大事情，給她出一口氣！

黎：（站起來，在屋子走動）唉！我得想法勸勸你們老爺！

老文：（端了洗臉水，欲走出，走了兩步，又停止，央求）黎先生，這些話請你千萬不要告訴旁人啊！

黎：（安慰）你放心，我絕不會告訴人的。

老文：謝謝你啦，我今天總算把心裡的話全講出來啦。黎先生，我們雖是沒有讀過書的底下人，我們也曉得好歹，明白是非。我們心裡頭也很難過。我們也是人啊！（用袖子揩眼淚，傷感地由左門下。）

（姚萬由右門同上。萬在前，姚在後。）

黎：姚太太，國棟，請坐！（萬坐下。）

姚：（邊說邊坐）噯，老黎，爲了給你接風，這頓晚飯可真費了我不少的腦筋：炒牛肉，怕辣椒太多；羹獅子頭，也怕你嫌太淡；紅燒蹄膀，又怕太膩……

黎：（阻止）噯！噯，什麼都不用準備，稀飯，麵包，一碟青菜，就可以了！

姚：（笑）那怎麼可以？今天是頭一頓飯，周嫂已經在準備了！以後，你要吃什麼就隨你的意思！

黎：好，好，好，以後千萬可不要這樣！

姚：老黎，今天遇見了你，我才發覺我自己不過是現時代知識份子中的一個粗人！（搖頭）

黎：唉，這不是我的錯，是這個時代的錯誤！

姚：（笑）不是時代的錯誤，是你的環境太好啦！

黎：（立定新志願似的）對，你說得對！所以嘛，從今天起，我要決心爲社會上貢獻一份力量，爲地方上謀一些福利，我要——（不知下句如何說起。）

姚：（笑）他的志願太多，一件也沒有做出來！

黎：（嘆氣）天生我材必有用！喂，老黎，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才能發揮我的滿腹經綸（拍肚子）！

（趙青雲由廳門上。）

青雲：老爺！

是他們常在一塊兒玩？

老文：我們虎少爺怎麼肯跟楊少爺一塊兒玩？他頂勢利了，從來沒有正眼看過我們，從來不肯好好地跟我們講一句話。他只知道和他的表兄弟玩，因為他們比老爺更有錢！

黎：啊！這樣說來，你們太太也沒法管你們虎少爺啦！

老文：黎先生，我們太太是做後娘的，那裡能管得了他？趙家的外老太太和兩位舅太太，不但在外頭講閒話，還教唆虎少爺跟太太為難。老爺却一點也不管。

黎：你們太太的處境的確也太苦了，真想不到！

老文：（嘆氣）唉！我們只希望老太爺的陰靈保佑，讓太太添兩位小少爺，將來大起來，做大事情，給她出一口氣！

黎：（站起來，在屋子走動）唉！我得想法勸勸你們老爺！

老文：（端了洗臉水，欲走出，走了兩步，又停止，央求）黎先生，這些話請你千萬不要告訴旁人啊！

黎：（安慰）你放心，我絕不會告訴人的。

老文：謝謝你啦，我今天總算把心裡的話全講出來啦。黎先生，我們雖是沒有讀過書的底下人，我們也曉得好歹，明白是非。我們心裡頭也很難過。我們也是人啊！（用袖子揩眼淚，傷感地由左門下。）

（姚萬由右門同上。萬在前，姚在後。）

黎：姚太太，國棟，請坐！（萬坐下。）

姚：（邊說邊坐）噯，老黎，爲了給你接風，這頓晚飯可真費了我不少的腦筋：炒牛肉，怕辣椒太多；煮獅子頭，也怕你嫌太淡；紅燒蹄膀，又怕太膩……

黎：（阻止）噯！噯，什麼都不用準備，稀飯，麵包，一碟青菜，就可以了！

萬：（笑）那怎麼可以？今天是頭一頓飯，周嫂已經在準備了！以後，你要吃什麼就隨你的意思！

黎：好，好，好，以後千萬可不要這樣！

姚：老黎，今天遇見了你，我才發覺我自己不過是現時代知識份子中的一個粗人！（搖頭）唉，這不是我的錯，是這個時代的錯誤！

黎：（笑）不是時代的錯誤，是你的環境太好啦！

姚：（立定新志願似的）對，你說得對！所以嘛，從今天起，我要決心爲社會上貢獻一份力量，爲地方上謀一些福利，我要——（不知下句如何說起。）

萬：（笑）他的志願太多，一件也沒有做出來！

姚：（嘆氣）天生我材必有用！喂，老黎，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才能發揮我的滿腹經綸（拍肚子）！

（趙青雲由廳門上。）

青雲：老爺！

姚：「嗯，有什麼事嗎？」

青雲：「趙外老太太打發人來接老爺和虎少爺過去吃飯，還說有要緊的事同老爺商量。」

姚：「知道啦！知道啦！（趙青雲下）你們看，我怎麼會不忙？有朋自遠方來，剛要爲你接風；趙家又要找我去商量什麼要緊的事，（搖頭）我剛才說我分身乏術，你們現在看是不是？」

黎：「國棟，我們是老朋友，你們有事你們去辦吧！反正我們在一起吃飯的日子多得！」

姚：「就這樣吧！（對萬）昭華，今天的晚飯，你陪着老黎吃吧！（對黎）老朋友，多多包涵！唉，你不知道趙家老太太的脾氣有多麼古怪，我要是不去呀，下一次我就不想用進他們趙家的門！」

黎：「（頗奇怪）怎麼，你太太不去！」

姚：「（頗爲尷尬）昭華最怕應酬！其次，那位外老太太說是一見昭華，就想起她死去的女兒，所以嗎，每次都是我同小虎兩個人去。」

黎：「啊！你要去，現在就去吧！」

姚：「好，好，就這樣，就這樣！（走近右門對內喊）小虎！小虎！」

小虎：「（幾乎是跳躍着進來）爸爸！」

姚：「這一回，你可該高興了！你外婆又派人來接你和我去啦！」

小虎：「（驚喜）真的？爸爸！」

姚：「當然是真的，你爸爸什麼時候對你說過假話。」

萬：「國棟，小虎要不要換一換衣裳？」

小虎：「（看衣，身穿另一套西裝）不要換啦！不要換啦！（拉姚衣）爸爸，現在就去！現在就去！」

姚：「好，好，好！現在就去！現在就去！噢，你還沒有向媽媽和黎叔叔說聲再見呢！」

小虎：「（着急地想走，所以馬馬虎虎地只是轉了半個身，擺手）媽，再見！黎叔叔，再見！」

萬：「（對姚）晚上回來，你記得把小虎帶回來呀！」

姚：「明天反正是星期天，你讓他多玩一天吧！」

小虎：「爸爸！你真好！（輕聲）爸爸，媽剛才只給了我兩百塊錢，還了表哥一百五，就只剩五十塊了！」

姚：「（拍袋子）曄，有爸爸在，你還怕沒有錢嗎？（拉小虎欲下，回頭對萬）我要是回來得太晚，你就先睡啦！（對黎）喂，再見！老黎！」

（黎隨便地舉手，輕聲說：「再見！」姚及小虎，歡歡喜喜地由廳門下。）

萬：「（嘆氣）唉！國棟天天說忙，也不知他忙些什麼事情！」

黎：「（搖頭，微笑）他有那麼多的應酬，怎麼又

會不忙？姚太太，恕我說句笑話，還是像我這樣的人好，沒有錢，也沒有應酬！

萬：我最怕的就是應酬，國棟一天到晚都是應酬。

黎：那麼姚太太在家裡很忙吧？

萬：不忙。閒得很。我們家裡就只有三個人。用的底下人都很好，有什麼事情，不用吩咐，他們會辦得井井有條。我沒有事，就看書消遣。黎先生的大作，我也讀過幾本。

黎：姚太太，我說的是真心話。我的書寫得太壞了，值不得姚太太讀。我倒很希望姚太太多加批評！

萬：（誠懇，聲調不高，吐字清楚，聲音甜潤）

黎先生，你太客氣了。你是國棟的好朋友，就不應該對我這樣客氣。國棟常常對我講起你，他勸我多讀你的書。我不配批評你的大作。不過，我讀了你的書，我相信你是個好人。我覺得國棟有你這樣的朋友是他的福氣。他認識人雖多，可是知己朋友實在太少。（態度不自然，心中不平靜，但又沒法直接表達他的意思，只好唯唯應着）姚太太說得是，知己朋友也實在不容易找得到……

萬：黎先生，我總是這樣想：寫小說的人都懷有一種悲天憫人的菩薩心腸，不然一個人的肚裏怎能容得下許多人的悲哀？一個人筆下怎麼能宣洩許多人的悲哀。所以，我想黎先生

有一天一定可以給國棟幫忙，要是我們這樣求你時，你一定不會拒絕……

黎：姚太太，你這又是客氣話了，我能够給他幫甚麼忙呢？他不是過得很好嗎？他的生活不知比我好多少倍！

萬：黎先生，你一定懂得我的話，至少有一天你會懂的。我相信你們小說家看事情比平常人深得多。平常人只會看表面，你們還要發掘人心。

黎：（歎氣）姚太太說得是，假如看得太深了，看到的還是痛苦多，歡樂少。

萬：黎先生，我在你的小說中，看到了那麼多痛苦與不幸。人世間的事情縱然苦多樂少，不見得事事如意。可是，你們寫小說的人却可以給人間多添一點溫暖，揩乾每隻流淚的眼睛，讓每個人歡笑。黎先生，我不知道我所說的對或不對？

黎：姚太太，你這一番話，說得我心中十分慚愧。

我有時候想，我的半生，我的著作，我的計劃，全是浪費。我為甚麼只是嘮嘮叨叨地對人述說那些悲慘的故事呢？我叫善良的人受苦，熱誠的人滅亡，給不幸的人增添不幸。（頗有些自言自語了）是的，我為甚麼不能發散一點點熱力減少人世的饑寒？為甚麼不去揩乾每一隻流淚的眼睛？為甚麼不讓每個人歡笑呢？（對萬）姚太太！（歡喜！高

興)你這一句話，真是不知給了我多麼大的力量！我不知道該怎樣謝謝你好！

萬：黎先生，你說得太過份了！

：(誠懇)不，不，一點也不過份！從今以後，我要重新改變我的看法，我要好好的利用我的時間去多寫一些東西。(又自言自語)對的，讓每個人歡笑，揩乾每一隻流淚的眼睛！

(忽然，幕後又有了吵鬧的聲音。趙青雲：「你跑，我看你往那裏跑？」然後是腳步奔跑聲。先是楊老三驚鴻一瞥似地，從半開的廳門處匆匆奔過，衣衫襤褸。黎及萬均已看到。)

黎：是誰？(沒人回答。)

(楊寒兒緊接着由大門跑進客廳，看見黎與萬，才鬆了一口氣，拍拍胸口。黎及萬起初都頗為吃驚。)

黎：(高興)寒兒！是你？

寒兒：(鞠躬)黎先生！姚太太！

(趙青雲氣呼呼追了進來，一看見寒兒，馬上雙手抓緊了他。)

青雲：哼！我看你還跑到那兒去？

寒兒：(生氣)鬆手！鬆手！

萬：(仍然心平氣和，語調斯文)趙青雲，你出去吧！

青雲：(楞了一楞，只好放開雙手)太太！(言語吞吐)不是我要抓他，這小娃兒老來和我搗亂！

萬：嗯，我知道！我們花園中有那麼多的花，他折幾枝又有甚麼關係呢！

青雲：不，不，太太，剛才我還看見好像有一個乞丐也跑了進來！

黎：(好奇)乞丐？

青雲：不是乞丐，也差不多，一身髒兮兮地，却穿着一件長衫子。不知李老漢是怎麼看門的，怎麼都讓他們混進來了。我正在花園拔草，一看見了，怕有人偷東西，就叫喊着過來追，好像那乞丐是在這客廳前邊跑過去的，誰知一進來，又是這個小娃子！

黎：啊！(點頭)我知道了！姚太太，(微笑)我想不會有甚麼事情！

萬：(微笑)我也想不會有甚麼事情！趙青雲，你還是去拔草吧！

青雲：(指寒兒)這小娃兒！

萬：我正要找他。(對趙)你去吧！

(趙青雲應聲：「是，太太！」懷着敵意的眼光看寒兒，無奈何由廳門退下。)

萬：（慈愛地）楊少爺，你過來坐吧！

寒兒：姚太太，剛才我看見姚先生出去啦，我才敢偷偷進來向你和這位黎先生道謝！

萬：你要花，有空時盡管來折去好了，不要怕底下人爲難你！

寒兒：（又鞠躬）謝謝姚太太！

黎：寒兒，我心中有許多不明白的地方正要問你。我問你：你要那些花做甚麼？

寒兒：（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回答）黎先生，黎先

——生——

黎：寒兒，你們家中的事，我也知道了一點點，好像你有許多心事似地，對我們說說也沒有關係！

寒兒：（眼紅，揩淚）我不能說！我沒法說！

黎：那麼，剛才從這邊（指大門）跑過去的那個人是誰？

（寒兒搖頭不答。）

萬：（誠懇）楊少爺，我真想把這座花園和公館還給你們！

寒兒：他們把公館賣給了你們，我也不敢再要這座公館。這位黎先生，我相信也是好人。我只是求求你：能時常讓我進來折幾枝花，還有——

黎：還有，（指門外）也讓那個人時常進來看看花園是不是？

寒兒：（無言回答）黎先生，姚太太，我要走了！

萬：你不要吃點東西才走，我去叫周嫂給你拿點東西吃，好不好？

寒兒：謝謝你！姚太太！假如天底下的人都像你這樣好就好啦。（鞠躬，回身就跑。）

黎：噯，噯，別走！別走！（起身欲追，看見寒兒已走，只好頹然坐下。）這孩子一定有許多難言的苦衷，我看把李老漢叫來，也許能問出一點底細。

萬：那我現在就去叫他！

黎：你坐，你坐！我去，我去！（走近門口向外喊）老文，老文！（老文在內應：「來啦！來啦！」）你去把李老漢請來好不好？（老文內應道：「是，黎先生！」）（自言自語）

楊家敗啦！又不是沒有飯吃，爲甚麼這孩子要來折花？折給誰？（指大門）剛才那個人又是誰？乞丐？（搖頭。）

萬：黎先生，是不是又可以寫小說了？（微笑。）

黎：國棟對我說過，這是一個很好的寫作材料。不過，我現在倒不是要寫小說！（忽然發現另一件事情似地）姚太太，你不是說過「讓每一個人歡笑」的話嗎？（自言自語）這句話，也就是：（慢慢地說）同情，愛心，與互助！姚太太，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萬：假如在你的小說中，充滿了同情、愛心與互助，也許每一個人都可以得到歡笑！

黎：小說只是小說，也許現在就用得着人類的同

情、愛心與互助了。

李：（李老漢由廳門上，恭敬）黎老爺，姚太太！是黎老爺叫我嗎？

黎：以後叫我黎先生好了，他們都是這樣叫我的！

李：是，黎先生！

黎：李老漢，你坐，你坐！（搬椅子請李坐。）

李：黎先生，我們底下人是站慣了的！

萬：李老漢，你的年紀比我們都大，你坐下吧！

李：（坐下）那我就謝謝姚太太和黎先生了。

黎：李老漢，老文已向我說過，你是楊家的老人家了！

李：是呀，黎先生，太太！楊老太爺剛剛修好這座公館，我就進來了。那是光緒三十四年，

離現在三十多年了。我起先當大班抬轎子，

後來跟人家打架，跌壞了腿，老太爺出錢給我醫好，就喊我看門。

李：李老漢，楊家的人都好嗎？

萬：太太！老太爺十多年前就過世了。大老爺也

死了快四年了。二老爺和四老爺，都在省城

做生意，家境也過得好。就是三老爺家產全

光啦，連口飯吃都很艱難。（搖頭，歎氣，

摸鬚鬚。）

黎：剛才來的那個小少爺，就是楊家的人吧？

李：是的，這是三老爺的小少爺。跟他父親一樣

，很清秀，又很聰明，人又好強。三老爺小時候，老太爺頂喜歡他。可是不曉得怎樣，

三老爺給朋友帶壞了，把家產敗個精光。

黎：啊！（裝做若無其事）那麼，楊三老爺後來呢？

李：後來，（揩淚）後來三太太、大老爺都和他吵

嘴，他一賭氣就出去不見了。這座公館賣給

了姚老爺，三老爺倒是半文錢也不肯要，他

說：（揩眼淚）他太對不起他們的祖先……

：（抽泣着，說不下去。）

黎：這麼說來，楊三老爺現在沒有和三太太在一起住啦？

李：這個……我也不太清楚！

黎：楊小少爺每次來折花，是不是送給他的父親

？

李：這個……黎先生，我也不太清楚！

萬：李老漢，你是老實人！我們也不多問你，我

們只是想，如何才能幫一幫楊家的小少爺和

他的父親！

李：太太你說得是；可是——

黎：可是，你楊家三老爺不願意見人是不是？

李：不，不，（搖頭）我也不太清楚！

黎：李老漢，你跟我們說出來吧，姚太太是一片

好心！

李：（環顧左右，生怕別人聽見似地，站起來，

輕聲）姚太太，李老漢先給你磕一個頭吧！

（爬在地上欲磕頭。）

萬：（連忙阻止李老漢磕頭）你有話講出來好了

李

，千萬別這樣！

：（揩淚，站起，歎氣）三老爺現在埋名換姓，不願意別人知道他是楊家的子孫，他說什麼：苦果是他自己種的，他要去吃他種的苦果。這句話，我也不十分聽得懂。可是，他如今沒職業，沒飯吃，沒有家（抽泣），沒有親人，倒是真的，只有楊小少爺還認他是父親——

李 黎

：三老爺如今就住在附近是不是？

：（點頭）黎先生，你千萬不要向趙青雲他們說呀！

：這個我自然知道！

：住在什麼地方呢？

萬 黎

：（又環顧左右，怕人聽見）就在——就在——

：在什麼地方？你說出來吧，沒有關係！

：就在街那頭的大仙祠！

李 黎

：啊！大仙祠！（明白）就是住在大仙祠內的那一個乞——（住口，不忍說下去）啊！就是那一個個人，臉色青青的，頭髮亂亂的，好像

像是生了病的人呀！

：是呀！太太！病了好久啦！

：（下決心）姚太太，你先坐一坐，我馬上就去找他——

：（阻止）黎先生，求求你，你不要去找他吧

！我對三老爺說過，我……我誰也不告訴的

李 黎

呀……

：李老漢，你放心，我是去救他的呀！（對萬

）姚太太，我去一去就回來！

萬

：黎先生，要不要我也和你一塊兒去？

黎

：假如我勸他，他不聽，再回頭找你吧！

李

：黎先生，求求你，你不要去吧！（恐慌。）

黎

：（對李）你放心，我會去害他嗎？（李老漢

李

阻止不住，黎從大門下。）

萬

：（抽泣，捶胸）我害了他！我害了他！

李

：李老漢，黎先生是好人呀，他是去救你的三

李

老爺呀！

李

：太太！（哭）你不知道三老爺的為人！太太

李

！我害了他！我害了他！（哭。）

李

（在李抱首痛哭中，閉幕。）

第三幕

時間：第二幕的當天傍晚。

地點：大仙祠。四壁剝落破舊，大門已經損壞不堪，勉強可以上門。「大仙爺之神位」寫在一塊舊破的神龕內。歪歪斜斜地放在破舊的木供桌上。桌子的脚只有三隻，另一隻斷了半截，下邊用幾塊破磚支墊着。桌上有個木香爐，爐內燃着一枝香。沒有燭台，代替燭台的是兩大塊半截的蘿蔔，蘿蔔上插了兩根燃過的蠟燭棍。一個矮胖的玻璃瓶內，裡面却插着一枝紅茶花，放在供桌的正中。

靠牆壁處，有一張破床，床上有堆乾草。草上舖了一條破蓆子。蓆上一張舊被。床邊一個臉盆。盆內有一些零碎東西。另一角，用破磚頭搭了一個灶，灶上放着一個瓦罐，正在冒熱氣。靠門口處，有一堆破磚頭。磚頭上放着幾本線裝書。有一本是「唐詩三百首」。

人物：楊老三：長頭髮散亂不堪，一臉灰塵，好像三天沒洗過臉。一身油垢的灰布長袍。相貌已比第一幕衰老得多，但面容還算清秀。

黎先生

麵包師父（劇中稱師父）

麵包徒弟（劇中稱徒弟）

老五

楊寒兒

萬昭華：仍穿得是第二幕的旗袍，但多了一件灰絨線衫。

（幕啓。黎先生推開大仙祠的破門，進大仙祠。廟內空無一人，空氣濁污，似乎忍受不住這裡骯髒的空氣，不斷在捏鼻子。查看四週，思索，以為走錯了地方。但忽然看見供桌上的插花。取去細看，點頭，才知楊老三確是住在這裡。將花插回原處。又隨便查看，見書，拿書翻閱。）

（楊老三這時拿着兩個麵包，慌慌張張，奔跑似地由門外衝了進來。一見廟內居然有人，怔了一怔，回頭欲走，却被黎阻住了去路。）

黎：（陪笑）對不起，我並沒有什麼惡意。

（楊老三狐疑地上下打量黎。）

黎：你先生就住在這裡嗎？

（楊老三沒有表情地點一點頭。又望一望門外，怕是有人追他。）

黎：（指瓦罐）罐子裡的東西煮開了！

（楊老三又是無表情地點了點頭。）

黎：（指插花）這枝花是你的？

（楊老三又點一下頭，木然站着。）

黎：這枝花——

（黎的話尚未說完，麵包師父及麵包徒弟拿着一條棍子追了進來。）

徒弟：（對師父）師父，（指楊老三）就是他！就是他！

師父：（惡狠狠地一把搶去楊老三手中的麵包）混賬東西，死叫化子！你想在老子跟前撒野，偷東西！混賬！

（楊老三面現驚慌之色。）

徒弟：（對楊老三）哈，你丟了一角錢，就想拿走兩個麵包，害得我師父說我偷錢！（說着就舉起棍子向楊老三身上打去）混蛋，我打死你！打死你這個臭要飯的！

（楊老三挨打，不還手，亦不避開。）

黎：大師父！（拉架）他就是拿你們兩個麵包，也犯不着這麼打人呀！

師父：（見黎，頗恭敬）先生，你是這個叫化子的朋友嗎？

黎：（支吾）噯，是的！是的！

師父：（笑）你別給我開玩笑呀，我看你大概是外來的人！你不用管我們的閒事！（對楊老三）喂，我問你：你下次還敢不敢惹你老子！

（楊老三不答話。）

徒弟：（又打楊老三）你是啞吧？你爲什麼不講話！

黎：（阻止徒弟打楊，掏出一塊錢給師父）好啦！好啦！我來賠你們！（接過麵包）大師父

，不要生氣了！

師父：（對徒弟）好啦！我們走吧！（對楊）不管

你是不是啞吧！下次再偷我的麵包，小心我打斷你的狗腿！

（黎扶楊老三坐于床上，見他頭上流着血，掏出手帕，揩血。楊老三阻止黎爲他止血。）

黎：我姓黎，就住在這條街上。你餓不餓？先吃了麵包吧！（撕麵包給楊。）

（楊老三不接，扭轉身，揩淚。）

黎：你先生貴姓？

（楊老三不答，指門口，示意黎出去。）

黎：（指花）這枝花，是我折下來給楊少爺的！你是不是寒兒的——（不好意思再問下去，因爲楊老三咳嗽了二聲，指門口示意黎出去。黎只好沒趣地站起來，搖頭，歎氣，正要出去。）

（寒兒手提水壺及一包食物、藥瓶等，推門而入。）

寒兒：（見黎頗爲一怔）黎先生，你來這裡做甚麼

？你是在做偵探？

黎：（十分尷尬，紅着臉）寒兒，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李老漢已經把你們的情形大略地告訴了我和姚太太。我十分同情你們，想來看看我能不能給你幫忙。我沒有什麼壞心思。

寒兒：對不起，黎先生，剛才我誤會了你！（一眼看見楊老三頭上流血，吃驚，馬上跑過去）

爸爸！你怎麼啦？（爲楊老三揩血）你怎麼

啦？

黎：剛才賣麵包的人來了——

寒兒：爸爸！是不是他們把你打成這樣子的！

（楊老三點頭。）

寒兒：（咬牙）這些人真可惡！打人也不能打成這樣子呀！爸爸！（爲楊老三貼膠布，洗臉，）

爸爸，你跟我回去吧！

（楊老三只是搖頭，流淚。）

寒兒：爸爸，你又有病，又被人打成這樣子，爲什麼不跟我回去呢？爸爸！（哭）

老三：（用手撫摸寒兒頭。慢慢地，吃力地說）這是我自作自受，我是心甘情願！

黎：楊先生，你不是啞吧？

老三：（問寒兒）這位——

寒兒：這位是黎先生，爸爸，他是一個好人！

老三：（吃力地）黎先生！（指寒兒）他是個好孩子，請你多多照顧他！

黎：是的，是的，楊先生，你還痛嗎？

老三：（吃力地）謝謝你！

寒兒：（哭着說）爸爸，你看你成了這樣子，我和媽媽、哥哥過得都很好。

老三：這樣我也就安心了！

寒兒：可是你……你爲甚麼一定要躲起來？爲甚麼一定要叫你自己受罪？（哭得傷心，把頭埋在楊老三的膀子上。）

老三：（摸寒兒的頭）你不要難過，我這點苦算不了什麼，我覺得太輕了。我應該受更重的懲罰！

寒兒：不，不，我們要送你到醫院去！

黎：楊先生，寒兒說得很對，我們馬上送你到醫院去。（摸袋子）錢嗎？（遲疑，思索，袋子空空）我給你想法！去醫院要緊！

老三：（搖頭）去醫院也沒有用，醫院就是醫好了我的病，也醫不好我的心！

寒兒：爸爸，你跟我回家去吧，在家裡總比住在這兒好！

老三：我哪兒還有家？我有甚麼權利去打擾你們？

那是你們的家，我沒有臉進去！

寒兒：爸爸，難道我們的家不是你的家？難道我不是你的兒子？

老三：（嘆氣）寒兒，我知道你心腸好。不過，你

哥哥、你媽媽是不會原諒我的。即使他們肯原諒我，也沒有用。我把你們害得夠了，我不忍心再害你們！

黎：寒兒，我看還是請你媽媽和你哥哥來接你爸爸，他或者會回去的！

寒兒：黎先生，你不知道我哥哥的脾氣，他們是決不會來的。要是他肯進醫院就好了！不過，我不知道進醫院要花多少錢？

黎：那麼，明天就送他進醫院吧！多少錢，沒有關係。我現在就回去爲你們準備。

寒兒：（揩淚）黎先生，那真是謝謝你啦！

黎：不用說謝謝的話，你長大後，記着「帮助别人就是快樂」這句話就可以了！好吧！你讓爸爸多休息一會，不要多和他說話，不要再傷他的心，不要再讓他難過！就這樣吧！我先回去，等會就來！

寒兒：謝謝你啦！黎先生，再見！

（黎微笑擺手，下。）

老三：寒兒，你也該回去了！免得你媽媽擔心！

寒兒：爸爸，你不同去，我也不回去！

老三：（苦笑）傻孩子，你怎麼又說起孩子話來了！你能好好讀書，孝順你的母親，尊敬你的哥哥，（咳嗽）我就是最快樂的人了！（咳嗽）

寒兒：爸爸，你不要多說話了，你躺下來休息一會

兒吧！（扶楊老三躺下。寒兒倒開水，視看瓦罐的中藥。這時，李老漢推門而入，手中提了一小包衣服。）

李：少爺，你也在這兒！這是我給三老爺帶來的幾件衣服！

寒兒：謝謝你啦，李老漢！

李：（笑）少爺，你也學會給我客氣啦！我李老頭子雖沒有讀過什麼書，可是也知道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呀！

寒兒：可是，你爲什麼要把我爸爸的事都告訴黎先生和姚太太呢？

李：少爺，這個世上有壞人，也有好人呀，黎先生和姚太太都是好人呀！

老三：（掙扎起身）李老漢，你也來啦！

李：三老爺，我給你帶來了幾件衣服，秋天來啦！你也應該多穿件衣服！（見楊老三傷口，吃驚）怎麼啦？頭上怎麼會有血？

寒兒：黎先生說，有兩個賣麵包的人——

李：唉！真造孽！要是我李老漢年輕三十歲，我非和他們拼命不可！三老爺，天慢慢涼啦！來！我給你加件衣服！（打開小包，取衣服爲楊老三加衣。）

（李爲楊老三加衣服時，寒兒累得坐在一邊打瞌睡，睡着了。）

李：三老爺，你這樣虧待自己，也不是辦法呀！

老三：李老漢，我覺得應該要受更大的苦，才對得起死去的老太爺，也才能對得起我的良心！

（嘆氣）唉，我唯一對這個世界上還有點留戀的，就是寒兒——

（李回頭見寒兒已經睡着。）

李：（走過來推寒兒）小少爺！你醒一醒！坐在这兒睡覺，會着涼生病的呀！

（寒兒揉眼，驚醒。）

老三：寒兒，你過來！

（寒兒揉眼，起身，走近楊老三。）

老三：寒兒，（咳嗽）我知道你是個好孩子，聽爸爸的話，時候不早了，你回去吧！明天再來！

寒兒：（高興）爸爸，你答應進醫院了？

老三：明天你來的時候再說吧！你媽在家一定等你等得心焦了！你再不回去，爸爸心裡就不高興了！

寒兒：（張口，打呵欠，強振精神）爸爸，那麼，

我就先回去，吃過晚飯再來，（忽然想起）爸爸，我給你帶來的幾個餛飩也忘了！（忙去取紙包中的餛飩給楊老三）爸爸！可惜有點涼了！

老三：（接飽，吃了一口）還不太涼！寒兒，你回去吧！

寒兒：（對李）李老漢，請你多照顧照顧他！

李：你回去吃飯吧！我會照顧三老爺的！

寒兒：爸爸！再見！

（楊老三勉強揮手示意，寒兒下。）

李：三老爺，小少爺真是一個好孩子！

楊：（吃飽子）李老漢，唉！就是因爲他太好，

所以，我才下定決心不再回家！我實在不配做他的爸爸！

李：你躺下來多休息休息！（指瓦罐）我看這藥也早煮好了。我來給你倒在碗內涼一涼再喝。（蹣跚着過來倒藥。）

（老五這時推門進來。楊老三一看見老五進來，即刻背轉身去不看她。）

李：（見老五進來，頗爲吃驚）小姐，你找哪位

老五：（輕聲）老先生，楊三老爺住在這裡嗎？

李：（回頭見楊老三轉身而臥）小姐，你找三老爺做什麼？他……他……（不知應該不應該

說出楊老三的下落。）

老五：我在門外等了很久啦！剛才看見人多，不好意思進來！老先生，你是楊三老爺的什麼人？

李：我，我，我是李老漢，我是——

老五：啊！我知道了！以前三老爺也提起過你，知道你是楊家的老人家！

李：是，是，是呀！小姐！

老五：我是三老爺以前的朋友，我想和三老爺說幾句話，說完就走，你不用害怕，我不是壞人！

李：三，三，三老爺，他——他——

老五：你不用瞞我啦！我託人各處打聽，才打聽出三老爺的下落！老先生，你行行好！（順手拿起水壺）你去街上再倒些開水來好不好？

李：（無奈何）好，好，小姐！（只好拿起水壺，懷着滿腹狐疑，下。）

老五：（走近楊老三）夢痴，請你原諒我，我是來給你陪罪的，夢痴！

（楊老三不理。）

老五：（扶楊老三起身，摸額）有點發燒！你有病？夢痴！

（楊搖頭不語。）

老五：夢痴，是我以前害了你，我真對不起你，弄得你家破人散！

老三：（咳嗽）過去的都已過去，你並沒有對不起我！

老五：我以前是爲了你好，才偷偷地離開了你。現在，我已經嫁到王家，好容易才存了這一筆錢（打開皮包，取支票出來），這是一張五

千塊錢的支票，我特地送給你的，算是我對你的賠償！（交支票給楊老三。）

老三：（不接支票）我不要！我死也不要！

老五：（揩眼淚）我以前花的錢太多了，這筆錢你拿去做個小生意也好，總比——

老三：不，不，老五——不，王太太！我說什麼也不能接受你的錢。

老五：（哭）求求你，你收下來吧！你不收，我的心就越難過！（硬塞支票在楊老三手中。）

老三：好吧！王太太，算是我接受了這筆錢！（咳嗽）我很感謝你的情意，可是——（抖着雙手，將支票撒碎。）

老五：（吃驚）夢痴，你，你瘋啦！

老三：王太太，我沒有瘋！我不能接受任何人的錢，我以前造的孽太重了，我要自己來負擔我的罪過！

老五：（哭）夢痴，你這是何苦呢！夢痴，都是我害了你！

（李老漢提水壺上。）

老三：誰也沒有害我？（咳嗽）是我自己害了自己！

（老五掩面抽泣。）

李：小姐，開水倒來了！

老三：李老漢，你送這位王太太出去吧！

李：小姐，啊！王太太——

老五：（收淚起立，整理衣衫，回頭，依依不捨）夢痴，你要保重你自己，有空我會再來看你的！

老三：（低首，搖首，擺手）你，你回去吧！你好保重你自己吧！

（老五依依不捨地，下。）

李：（明白）三老爺，這位小姐就是——

老三：（點頭）就是那個下江女人。李老漢，我過去像是做了一場大夢！（咳嗽）唉！我對誰也沒有埋怨。李老漢，（咳嗽）我看我再也不能在這裡住下去了！

李：三老爺，你打算——

老三：我打算搬到誰也找不到我的地方。

李：大家都是爲你好，你爲什麼要躲起來呢？

老三：唉！李老漢，你不懂我的心！我什麼都看穿了！我種的是苦果，我就得去吃我的苦果！那麼，小老爺找不到你，你不是更要傷他的心嗎？

老三：（咳嗽）李老漢，你過些時就會懂了，長痛不如短痛！假如我回到他們的家，以後就更會令寒兒傷心。李老漢，請你對寒兒說一聲，要他慢慢地忘記了我這個人，好像太太和大小爺忘記我一樣，把我當作死了的人，我不配做他的爸爸！

李：三老爺，你有病，你不要再說瘋話啦！

老三：不，我不是說瘋話，李老漢，請你揀我起來

，我要寫一張字條留給寒兒。（掙扎起身，李老漢只好扶持。楊老三伏在供桌上，點燈，取紙寫字。）

李：三老爺，你要搬到什麼地方去呢？

老三：（一邊寫字，一邊搖頭）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方！（寫好字，把字紙壓在蘿蔔下面。蹣跚着去胡亂收拾衣物。）

李：三老爺，你還有病呀！

老三：我這時候不走，（咳嗽）我就走不成啦！

胡亂收拾好衣物，蹣跚着向門外走去。但回頭一看，看見供桌上矮瓶子內的茶花。于是，又走回來，慢慢取出那枝即將枯萎了的茶花，然後蹣跚着向門口走去。）

李：（無助，無奈何）三老爺，你，你，你真的要走了嗎？

老三：（回頭對李苦笑）李老漢，你也得保重你自己！（下。）

李：三老爺！你！你……（長嘆，無力地坐在磚堆上，搖頭）唉！我真想不通！（忽然見到地上的破碎了的支票，彎身拾支票，仔細看，嘆氣）唉！我真想不通！

（黎及萬昭華這時推門進來。）

黎：（奇怪）噯，李老漢，你在這兒？

李：（站起來）太太！黎先生！

黎：楊先生呢？

李：（嘆氣）他走了！

萬：（驚訝）走了？

黎：他上哪兒去了？

李：（搖頭）太太，黎先生！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兒去了！（走近供桌，取字條）我不認識字，你唸一唸給我聽吧！黎先生！

黎：（接字條，唸）寒兒；忘記我，把我看作已死的人吧。你們永遠找不到我。讓我安靜地吃我自己摘的果子，再沒有話可說了。父字。

萬：（吃驚）黎先生，他會不會去自殺？

黎：（環視四週，自言自語）衣服和被子都不見啦！看樣子大概不會去自殺。（抬頭見供桌上的空瓶）花也不見了。可是，他到哪兒去了呢？

萬：李老漢，你也不必再瞞我們了！剛才黎先生回到家，把你們楊三老爺的事情都向我說了，我特地拿了一些錢來，準備先送他進醫院——

黎：等他病好了之後，我們託姚先生給他找份事情，李老漢，你真的不知道他去到那裡了嗎？

李：（流淚，搖頭）太太，黎先生，我李老漢一輩子也沒有說過一句謊話，我真的不知道楊老爺去了那裡。

黎：剛才誰來過嗎？

李：有一位小姐，啊，不，不，是一位什麼王太太，聽口音好像是下江來的人。

黎：啊！我明白啦！姚太太，一定是他從前那位姨太太來找過他。

李：（拿破支票給黎）黎先生，你看，這支票也給撕了！

（黎接支票，搔頭思索。）

萬：黎先生，是不是楊先生不接受這張支票呢？你猜得可能對。剛才他對寒兒講的話，就已經表明他要吃苦贖罪的決心！（對李）李老漢，你也不必難過。（對萬）姚太太，我們回去吧！明天我們設法到城內各處去找一找，我想或許還能找到他！

萬：（歎氣）唉！一個人走錯了一步，要想回頭是多麼困難！黎先生，我想國棟在省城內認識的人多，說不定他會替我們想辦法！對，對！國棟的人緣熟，他或者可能會找到他！（對李）李老漢，我們都回去吧！

（三人正要走出門口，寒兒却又提了一包食物，慌慌張張由外邊跑進來。）

寒兒：（向黎及萬鞠躬）姚太太，黎先生！（剛說完就向木牀走去，黎阻止不及。寒兒一見牀上空無一物，立時大驚）噯！我爸爸呢？（回轉身來，滿臉眼淚，央求地哭着說）姚太太，黎先生，我爸爸呢？

李：（柔聲）寒兒，你先不要哭，你聽我說——這張字條，是你爸爸寫給你的，你看一看就明白了！

（寒兒接字條，流眼淚，看字條，忽然轉過身，一把拉住李老漢，用手搖李老漢。）

寒兒：李老漢，你說，你說，我爸爸呢？我爸爸呢？

李：（流淚）小少爺！我，我真的不知道三老爺去了哪兒了呀！

寒兒：（哭着，拉着李老漢）李老漢，他們都說你有良心，你不會騙我一個小孩子吧！你說，你說，他上哪兒去了？

李：（爲難）小少爺！我……我……
寒兒：（哭着，叫着，拉住李老漢，跳叫）不行！你要還我的爸爸！還我的爸爸！還我的爸爸！

（萬昭華也被感動得淚流滿面。在寒兒哭聲中，閉幕。）

第四幕

時間：第三幕的五個月以後。上午。

地點：頤園的客廳。

人物：

姚小虎

趙青雲

黎先生

姚國棟

萬昭華

周嫂

(幕啓。老文正在打掃客廳。)

小虎：(着翻領白襯衫、短褲、怒氣沖沖地由門外走進來，一邊走着，一邊口中不住地咒罵着)死混蛋！臭王八羔子！王八蛋！

(趙青雲，鐵青面臉，拿着小皮箱，跟在小虎後面進來。)

小虎：(回過頭來又罵)老子玩得好好的，誰讓你這個混蛋去接我？

(老文雖然看見他們回來，當作沒有看見似地，反而坐在廳角的小橈子上，抽他的葉子烟。烟是手捲的。)

青雲：(已經到了無可忍耐的程度，聽見小虎回頭來罵他，氣得扔掉小皮箱，也回罵了起來)你罵我混蛋？你才是混蛋！你輸了錢，活該！你以為我高興去接你！呸！

小虎：怎麼？你敢罵我？

青雲：(雙手叉腰)我罵你，你敢怎麼樣？(在小虎找東西時，大擺大搖地坐在另一角的小橈子，捲葉子烟。)

小虎：(故意捲袖子，又向廳內找東西，忽然看見老文身邊的鷄毛帚，順手拿了起來)王八羔子！免子養的雜種！(奔向趙青雲處)看我

今天打死你這個混蛋！(作勢欲打，但尚未打下去。)

青雲：(扔掉捲烟，忽地站了起來)格老子，你這個龜兒子！(捲袖子到肩頭，露出結實的雙臂)你敢動我一下，老子不把你打成肉醬不姓趙！(真的要去打小虎。)

小虎：(欺軟怕硬，一見趙青雲比他還兇，害怕的趕緊跳到老文的身邊)老文！老文！你看趙青雲要造反哪！他這個混蛋，竟敢來欺負我！

老文：(抽烟，微笑，諷刺)你拿着鷄毛帚幹什麼？去打他嘛！

小虎：(虛張聲勢，咬牙切齒)哈，你看我今天敢不敢打死你！(作勢欲奔過去打趙青雲。)

青雲：(擺架子迎戰)格龜兒子，你過來！

小虎：(眼看趙青雲真的要打人，却又不敢真的過去)你有種，你過來！

青雲：(冷眼)欺軟怕硬！呸！(吐口水)我看你橫行到幾時！(坐在小橈子捲葉子烟。)

(門外有包車的鈴聲及車夫的吆喝聲。)

小虎：(高興，得意地笑道)好！你打吧！老爺回來了，看你敢不敢打！

(趙青雲「哼」了一聲，不睬小虎。)

小虎：(向着門口跑去，大叫)爸爸！爸爸！

（進來的不是姚國棟，而是黎先生。）

小虎：（呆住了，忽又跑到廳上，大罵趙青雲）你們這些王八蛋，趁着老爺不在家，就欺負我！

老文：（站起來）黎先生，您回來啦！

黎：甚麼事？（問老文，指小虎。）

老文：他在趙家輸了錢，回來發脾氣，怪趙青雲去接他。是太太打發趙青雲去接他的。太太說他還要溫習功課。其實，他哪兒是讀書，不過是混混壽緣罷了。（搖頭歎息）一個月裡頭總有十天請假，半個月遲到。上了七年學，認字不過一籊篋。真是造孽！

（黎回頭看小虎，小虎氣得「哼」了一聲，悻悻地由右門走進內院。）

黎：老爺沒回來嗎？

老文：老爺到什麼茶廳聽竹琴去了。老爺不在家，太太在大後院，他發脾氣，也沒有人理他。趙青雲又是硬性子，不會讓他，是他自討沒趣。

（趙青雲見小虎下，也提了小皮箱由左角門下。）

黎：等老爺回來，我一定要勸勸他！

老文：你能勸老爺管教小虎就好了，小虎連他媽媽

也欺負哩！

黎：老文，對不起，請你給我泡一壺茶來！

老文：是！黎先生！（老文由左門下。）

（姚穿白衣衫，白褲，怡然自得，手拿司提克，一邊舞弄司提克，吸着紙烟，由大門上。）

黎：噯，國棟，你回來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剛才小虎——

姚：（打斷黎話）小虎這麼早就回來了！（對黎自

詡）怎麼，你還說我的家教不好？

黎：還說你的家教？（本欲說出剛才的一幕，但話到口邊，只好轉變語氣）噯，國棟，我們是老朋友，我才願意當面勸告你：小虎這孩子聰明也還聰明，只是——

姚：（笑）只是太好玩了一點是不是？（笑）老黎，你沒有結婚，所以不知道孩子們的心理，孩子們就是要玩，做父母的也應該讓孩子們多玩，嘿，嘿，這是自由教育，自由發展！

黎：（氣）難道賭錢也是自由教育？也是自由發展？你這樣縱容小虎，你簡直是讓趙家毀掉了他，小虎是你的兒子呀！

姚：噯，老黎，你說得太厲害了。和表哥表弟們玩一玩，又哪能算是賭錢，反正輸贏也不多，我又不是沒有錢！其實，趙家外老太太愛

小虎比我愛他還厲害！（扔掉紙烟頭，用腳踏滅火。）

黎：（生氣）你還說不是毀掉他？你想想看，小虎在趙家受的是什麼教育？賭錢、看戲、擺闊、逃學，你以為趙家現在有錢，那麼，他們就永遠有錢，永遠看着別人連飯都吃不飽，他們自己年年買田，他們的兒子、孫子、外孫、曾孫、重孫也永遠有錢，都永遠賭錢，看戲、吃飯、睡覺嗎？你以為我們人就吃的是錢，睡的是錢，把錢當作爸爸，一輩子抱着錢啃嗎？

姚：（打斷黎話）不要說了，不要說了！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從來沒有想到錢上面。

黎：（氣仍未消）我並沒有誤會你的意思。你明明白白地跟我說過，你又不是沒有錢，用不着害怕小虎愛玩不讀書。其實，講起賭錢，一個王國也可以輸掉，何況你一個公館，千多畝田？我們是老朋友，我應當提醒你，楊家從前也是這裡的一家大富，現在楊老三怎樣了？……

姚：好啦，好啦！不要說啦！不要說啦！……

黎：不要說啦？我還沒有說完哩！你也應當想到你太太。你這樣，叫她做後娘的怎麼辦？你早就應當想到趙家，那麼，你就不該續絃。續了絃，你就不該光想到趙家。我怕你爲了趙家，毀掉了小虎，毀掉了你還不够，還會毀掉了你太太的幸福！

（黎一口氣說到這裡，看見姚坐在椅子上，雙手蒙着眼睛，內心痛苦，才停住了嘴。）

黎：（老文端着茶壺由門外上，爲黎送茶。黎接杯，尙輕聲說：「謝謝！」）

老文：（送茶給姚）老爺！（欲言又止。）

姚：嗯！什麼事？

老文：老爺，趙外老太太又派趙貴來接虎少爺……

姚：虎少爺不是剛回來的嗎？

老文：趙外老太太帶口信說，馬上非去不行，說是

老早就約好了的，虎少爺要同表少爺們去游水！

姚：（思索，放慮了一下子，爲難地說）好吧，你去叫虎少爺去吧！

老文：是，老爺！（老文由右門下。）

黎：你看看你！我剛才勸了你一大場，算是白勸了！

姚：（爲難地）唉，老黎，你沒有結婚，你沒有老岳母，所以不知道做女婿的困難！反正今天是星期天，讓他再去玩一次，下不爲例。
黎：（生氣）下不爲例！（又嘆口氣）唉！下不爲例！你的例子太多啦！

（小虎蹦蹦跳跳着由右門來，萬昭華今天穿着天藍色麻布旗袍，跟在小虎後面，面現憂慮之色。）

小虎：爸爸！天底下只有你一個人好！媽要我溫習功課。功課，功課！真討厭死人了！

（黎氣得白瞪眼，坐在一邊乾生氣。）

萬：國棟！小虎昨天在外婆家玩了一整天了，還不够嗎？（她雖然生氣，仍是脾氣溫和，言語有禮。）

姚：我昨天也答應了外老太太，今天就讓他再去一次吧！（對小虎）明天起，你可要好好讀書了！

小虎：（高興，快樂得大叫）嗚呀！（跳着向大門口飛奔而去。）

姚：（愛憐）你看這孩子，聽說去游水，連再見也忘記說了。

萬：（對黎）黎先生，你早！

黎：姚太太，你早！請坐，請坐！

萬：（坐下）黎先生，前幾天楊家老爺還到我們家來過，不知道他的父親有了下落沒有！

黎：有下落了——

萬：（高興）真的？

姚：噯，我回來就是要告訴你們楊老三的消息的，誰知剛才爲了小虎的事，和老姚辯了一大場，倒給忘了——

萬：（恢復樂觀的一貫態度，打斷黎話）老黎，你真有辦法！我各處託人打聽，連楊老三的影子都沒有見到。

黎

：你們聽我說，今天早上我坐着洋車，打算到武侯祠去閒逛，走到城門口遇見了一批犯人擋了路。他們兩個人一組，抬着大石塊從城外回來。這些犯人全剃光了頭，只在頭頂上留了一撮黑髮。每個人的衣服都是破爛不堪，脚下連草鞋也沒有。一雙。

姚：你說這些犯人幹什麼？

黎：噯，你聽我說，我覺得這些犯人全是一樣的年紀，一樣的臉孔，眼睛陷入，兩頰凹進，臉色灰白，頭埋着，背駝着，額上冒着大粒的汗珠。無意間我忽然看見了其中的一張臉孔，就是他……

萬：楊老三？

黎：（點頭）就是楊老三，不過更瘦，更髒，更帶病容。我不由得叫了一聲，「楊先生！」他看見了我，嘴角動了動，似乎想和我說話，却又沒有講出來，只把右手稍微舉了一下。那隻乾枯的手指縫開，長滿了疥瘡，有的已經潰爛了。

萬：後來呢？

黎：我正要再叫他一聲，忽然間，那個押犯人做工的警察，看見楊老三停了一停，就大叫着說：「走！你想做啥子？」接着就一鞭子打在了他的臉上，他「哎呀」叫了一聲，臉上立刻出現了一條紅印，從耳根一直到嘴邊，血都要淌出來了。他連忙用手遮住他的傷痕，流着眼淚，低着頭，和另一個犯人抬着石

塊走了。我叫車夫轉回頭，武侯祠也沒有去，就回來了。

萬：（揩淚，望姚）國棟，你能不行行好，做點善事？

姚：（微笑）你瞧你又流淚了，像小孩子一樣！

我姚國棟哪一天不行好，不做善事！

萬：那麼，國棟，你能不能到監獄去打聽打聽，設法把楊老三救出來？

姚：昭華，老黎，這件事包在我身上好了！不是

我姚國棟吹牛，本城的大小衙門，我沒有一個不認識，也沒有一個不買我的交情。只要

老黎沒看錯，我馬上就可以把他保出來！

黎：絕對沒看錯。他那張與寒兒一樣的臉孔，我記得最清楚。

姚：好！（起身）我馬上就去監獄，（遲疑）只是把他保出來以後……

：就送他進醫院，先治好他的病……

黎：等他的病好了以後，國棟你一定可以為他找個工作。是不是？

：工作，沒問題！沒問題！

姚：等他有了工作，改掉了以前的壞習氣，那麼，他們一家人就可以團聚了！

：對，你們說得很對！那麼，你們先坐在這兒談一談，我現在就去，（拍胸口）包有好消息告訴你們！再見！

（黎微舉手，萬點頭，姚由大門下。）

萬：黎先生，（嘆氣）唉！我真不明白白人對人爲甚麼要那麼殘酷？爲甚麼要設那麼多的監獄？

黎：姚太太，不過，人世間也有不少的溫暖！你看剛才國棟和你對楊老三都那麼熱心——

萬：不過，我覺得自己生活得太舒服了。不要說我幫助人，就是給國棟管家，也沒有一點成績。（歎氣）連小虎我都沒法把他管好！

黎：小虎的事情我也知道，剛才我還勸過國棟。爲這件事姚太太你也太苦了。不過我想國棟以後會明白的。你也該寬心一點。

萬：（輕輕嘆氣）我也不明白趙家爲甚麼要這樣恨我？爲甚麼爲了我的緣故，就把好好的小虎教成這個樣子？我願意好好地做趙家的女兒，做小虎的母親，他們却不給我一個機會，甚至不讓我去一去他們趙家！趙家這樣恨我，我想來想去都不明白。或者……

黎：（勉強笑）也許是因爲國棟對你太好！

萬：是的，國棟待我很好，不過這又不是我的錯。我從來沒有在國棟面前說過別人一句壞話。我從前在家是隨便慣了的，我母親就害怕我不會管家，不會管孩子。現在，我在這麼大的一個公館裡，學着做主婦，做妻子，做母親。我自己甚麼也不懂，也沒有人教我。我願意把前頭太太的母親當作自己的母親，前頭太太的兒子當作自己的兒子。可是，我

做不好，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國棟也不給我幫忙。我現在越來越胆小了。（低下頭，取出手帕揩淚。）

黎 姚太太，你倒不必灰心，連我這樣的人也不看輕自己，何況你呢？

萬 我？黎先生，你在跟我開玩笑吧？（微笑，拾頭）我哪兒比得上你？

黎 不是這樣看法。你也許不知道，前些時，你對我說的幾句話，對我有多麼大的力量，使我明白了多少事情！「給人間添一點溫暖，揩乾每一隻流淚的眼睛，讓每一個人歡笑！」

萬 姚太太，你還記得你那些話嗎？

黎 我雖有那樣的心，可是像我這樣的一個女人，又能够做甚麼呢？我對甚麼事都是空有一番心腸。我想，黎先生，你一定會看不起我。

萬 （吃驚）爲甚麼呢？姚太太，我爲甚麼看不起你？

黎 （搖頭嘆氣）有時候想起，我簡直是個廢人。國棟却只是寵我，他很相信我。可是，他想不到我有這麼多的苦衷，我又不好對他講

萬 姚太太，你不應該苛責自己。要說你是個廢人，我不也是廢人嗎？我對一切事不也是空有一番心腸？

黎 黎先生，你不比我，你寫了那麼多書，怎能說是廢人！（聲音略高，拾頭微笑。）

黎 那些書又有甚麼用？還不是些空話！

萬 這不能說是空話。我記得有位小說家說過，你們是醫治人類心靈的醫生。至少我服過你們的藥。我覺得你們把人們的心拉攏了，讓人們互相了解。你們就像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眼睛又明亮了起來，似乎看見了甚麼遠景。）

黎 我們不過在白字上寫黑字，浪費我們的青春，浪費一些人的時間，惹起另一些人的憎恨。我們靠一支筆還不能養活自己。（自嘲地微笑）像我，現在只好在你們家裡做食客。

萬 （嚴肅，責備）黎先生，你不該在我面前說這種話。你怎麼能說是食客呢？你和國棟是老朋友，並且，我們能够在家裡招待你這樣的客人，也是我們的榮幸！

黎 （掉嘴）姚太太，你說我客氣，那麼，講你也不要說「榮幸」兩個字。

萬 （微笑）我在說我心裡的話。（笑容消失）我並不是在誇獎你。好些年來，我把你們寫的書，當作我的先生，我的朋友。國棟很少在家，我一個人無聊就只有看書。我看了不少的小說，譯的，著的，別人的，我的，我都看過。這些書給我打開了一個世界。

黎 （微笑，點頭）書中另有天地！你說得不錯！黎先生，我從前的天地却只有這麼一點大：兩個家，一個學堂，十幾條街。我現在才知

道我四周有一個這麼大的人間。我現在才接觸到真正的人心。我現在才認識了那許多的不幸而痛苦。我也知道活着是怎麼一回事了。有時候我高興得流起眼淚來，有時候我難過得只會發傻笑。不論哭和笑，過後我總覺得心裡暢快多了。同情，愛心，互助，這些不再是空話。黎先生，你說是不是？

黎：（咀嚼，思索）啊！（點頭）同情，愛心，互助！

萬：自從讀了你們的書，我覺得我的心跟別人的心挨在一起。別人笑，我也快樂。別人哭，我心裡也難過。我在這個人間看見那麼多的痛苦同不幸，可是我又看見更多的愛。我彷彿在書裡面聽到了感激的、滿足的笑聲。我的心常常暖得像在春天一樣。活着究竟是一件美麗的事，我記得你也說過這樣的話。

黎：我是說：爲着自己的理想工作是一件美麗的事。

萬：（點一下頭）這是差不多的意思。要活得暢快點，活得有意義點，誰能沒有理想呢？很早我聽過一次福音堂講道，一個英國女醫生講中國話，她引了一句聖經裡的話：犧牲是最大的幸福。我從前不懂這句話的意思，現在我才明白了。幫助人，把自己的東西拿給人家，讓哭的發笑，餓的飽足，冷的溫暖。那些笑聲同喜色，不就是最好的酬勞嗎？我有時想，就是出去做一個護士也好多。

黎：（吃驚）你想到你去當護士？

萬：（點頭）假如我能去做一個護士，我就可以幫助那些不幸的病人；攬這個一把，給那個拿點東西，拿藥來減輕第三個人的痛苦，用安慰的話驅散第四個人的寂寞。

黎：（感動）可是你也不該專想旁人，就忘了自己啊！

萬：我哪兒是忘了我自己，這其實是擴大我自己。這還是一部外國小說裡面的說法。我會在旁人的笑裡、哭裡，看見我自己。旁人的幸福裡有我，旁人的日常生活裡有我，旁人的思想裡、記憶裡也有我。要是能够做到這樣，多麼好！（沉默了一陣，剛才的希望似已破滅，嘆了一口氣）唉！可是我甚麼也做不到。我好像一隻在籠子裡長大的馬，要飛也飛不起來。現在更不敢想飛。（無意地看了一下肚皮，臉馬上紅了。）

黎：（嘆氣）唉！一個人的環境，最容易限制一個人的生活。譬如國棟（微笑），本來可以作爲國家的棟樑，可是，你們的生活這麼美滿，他也不想「飛」出去了！

（這時姚國棟忽然匆匆跑了進來，一邊揩汗，一邊大聲說話。）

姚：曄！我不在家，你們就說起我來了！

黎：（萬起來爲姚倒茶。姚接茶一飲而盡。）
曄，把楊老三保出來了吧？

姚：他已經出來了！

萬：（高興）這麼快？他已經出來了？

黎：在甚麼地方？讓我去看看他！

（黎說着就要向外走出去，被姚阻止。）

姚：告訴你：他死了！

（萬聽見了幾乎要驚叫出聲，頓時跌坐在椅子上。黎呆呆地站在那裡不動。姚扶黎坐下。）

黎：（搖頭）我不信！我不信！他不會死得這麼快！

萬：（流淚）國棟！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姚：唉！我出去跑了大半天，你們竟說我開玩笑！

萬：那麼是真的？

（姚點頭。）

黎：（搖頭不信）怎麼會死得這麼快？

：你們心中先別難過。聽我說。我到監獄去打聽，先是沒有楊夢癡這一個人名。我後來一想，他也許改了名字。真的，有一個人姓孟叫暹。孟子的孟，遲早的遲。

黎：孟暹——楊夢癡。對，一定是他！他犯了甚麼罪呢？

姚：他的罪名是竊盜未遂，關了才一個多月。今天早上，他拾石頭回到監獄，第二次押他的

人要他再出來拾石頭時，他死也不肯。你們知道，管理監獄的人，都是沒有心肝的傢伙。楊老三不肯出去，那幾個傢伙就輪流着打他。

姚：打他？

黎：（嘆氣）唉！本來他已經有了病，上氣就接不了下氣，幾下拳頭和棍子，當時一口氣上不來，就死了。我去的時候，他們剛把楊老三的屍首抬走。不過，我也算行了一件好事，給監獄裡的人一點錢，交待他們爲楊老三買一付棺材。

萬：（揩淚）想不到修建積園的第二代，會落得這樣下場！

黎：（後悔，自責）我真該死！真該死！要是我馬上跟着他去到監獄，他也不會這麼快就死去！

姚：不是我說風涼話，死，對楊老三來說，倒是一種解脫！

黎：（嘆氣）唉！也許這樣的死，對楊老三是一種解脫！

萬：（揩淚）不知道楊家老爺聽到這個消息該怎麼辦？

（老文上。）

老文：老爺，太太！（指門口）楊家那個孩子又來找黎先生——

黎：（急不及待）快，快，請他進來！

老文：是，黎先生！（下。）
姚：告訴這孩子也好，讓他死了那份心，他也就
不會再難過了！

（寒兒上，仍着學生裝。）

寒兒：姚先生，姚太太，黎先生！（鞠躬。）

黎：寒兒，你好久沒有來了！

姚：老黎——你——

黎：（用眼光阻止姚說下去）寒兒，你媽媽你哥
哥近來好嗎？

寒兒：我就是來告訴你們，我哥哥明天就要和我
的表姐結婚了！

（姚只好坐在一旁抽煙。萬則強作鎮靜，一
口一口地喝茶。）

黎：你高興嗎？

寒兒：（高興，微笑）高興，當然高興！（見萬的
臉色有異平常）姚太太，你不高興嗎？

萬：（微笑勉強）高興！我聽了也十分高興！

寒兒：（自言自語）明天一定很熱鬧，就少了一
個人。要是爸爸在家，（乞求的眼光看黎）
黎先生，你還沒有得到我爸爸的消息嗎？

黎：（楞了一下，毅然答道）沒有！（遲疑）好
像不在省城事了！

寒兒：我也這樣想。我怎麼找都沒有找到他。李老
漢那兒也沒有他的消息。他要是還在這裏，
一定會有人看見他。他一定到別處做事去了

，說不定有一天他還會回家來！黎先生，你
說是不是？

黎：（苦笑，機械地）他會回家來的！

寒兒：那麼，我會陪他到這裡來，讓他再看一看這
座公館，讓他再看一看那個花園。

萬：啊！楊少爺，你不是很喜歡花嗎？來，我帶
你再去摘幾枝——

寒兒：（搖頭）謝謝你，姚太太！以前來折花，是
爲了送給我的爸爸，現在——（搖頭）不要
了！既然沒有我爸爸的消息，我怕家裡的人
等我，那麼，我要走了！

萬：楊少爺，只要你有空，歡迎你隨時來我們家
玩！

寒兒：謝謝你！姚太太！（遲疑）不過我哥哥在銀
行內做事，最近有調到外地當主任的可能。
假如我們家都搬走了，那麼，我爸爸回來，
也找不到我們了！

黎：不，不，李老漢總會告訴你們的！

寒兒：我也希望這樣！姚先生，黎先生，姚太太！
再見！（鞠躬，由大門下。）

姚：（看寒兒出去，抱怨黎）老黎，你真是婆婆
媽媽的，告訴他說楊老三已經死了，不就是
一了百了！

黎：（搖頭）唉！我爲甚麼要打破他的希望呢？

萬：國棟，我實在不忍心傷了這個孩子的心！
國棟，有希望總比沒有希望的好！有希望才
有勇氣，你說是不是？

姚：（笑）是，是！近朱者赤！你也學會了老黎的人生哲學！

黎：不是她學會了我的哲學，是我向她學習了她的哲學！

姚：好了！好了！我們不談甚麼哲學不哲學，噯！

黎：老黎，聽昭華說，你的小說已經寫好了，來，我們對飲幾杯，慶祝！慶祝！（高喊）

老文！老文！

老文：（由左門上）老爺！

姚：你去拿幾瓶上好的五加皮來！

老文：是，老爺！（由左門下。）

黎：國棟，姚太太，我正要告訴你們，我的小說已經完稿，所以我打算今天就要向你們辭行了？

姚：嘩！你想走？難道你嫌我們家住着不舒服？

黎：不，不，不是這個意思，這六個月來，是我平生最快樂最舒服的生活。前天，我已收到上海朋友們的來信，約我去合作辦一個出版社。本來，我想多待幾天，打聽楊老三的下落；現在，楊老三已經死了。我留在這裡也沒有用處！所以——

黎：黎先生，你能不能住到秋涼以後再走！

姚：姚太太，我答應你們，明年秋初，我一定回來，再來看你們！

黎：（對萬）昭華，老黎是自由慣了的人，我知道他這個老脾氣，不能在一個地方住得太久。（對黎）就這樣吧，你可不能說話不算數

黎：明年你一定要回來來看我們！

姚：那麼，我現在就去收拾行李！

黎：不，不，不，明天一早我送你到車站，今天晚上，我給你餞行。

萬：黎先生，你就多住一天吧！

黎：（笑）你們這樣子對待我，我真不知如何感激你們！

姚：喲！你也來這一套了！

老文：（上，手提五加皮酒三瓶及酒杯）老爺，三瓶不够！

姚：（接酒）五加皮，五加皮！（打開酒蓋，開酒）好香呀！（倒酒給黎，又對萬）昭華，你不要不要一杯！

萬：（微笑，搖頭）黎先生也不會喝酒，你是空肚子，也要少喝幾杯！

姚：（姚黎各持酒杯。）

姚：（對黎）慶祝你成爲名聞世界的大作家！

黎：（姚黎正要飲酒入口，趙青雲慌慌忙忙地跑了進來，滿頭大汗。）

姚：（聲音戰抖）老爺，不好了！趙：趙：趙：甚麼事，甚麼事？

青雲：老爺，趙外老太太打發人請老爺快……快過去，虎少爺……虎少爺給水沖走了！

姚：（大驚，酒杯落地）甚麼？

青雲：虎少爺，跟……跟趙家幾位少爺出城去游水，他們昨天也游過。今天水漲了，虎少爺不當心，出了事情。水……水……水流得急，不曉得人沖……沖到那兒去了！

（萬及姚，在聽趙青雲說話時，已驚得呆若木鷄。尤其是萬昭華，驚嚇過度，竟暈倒在椅子上。姚及黎，還有老文，連忙圍住了萬。）

姚：（急得滿頭是汗）昭華，昭華！你，你怎麼啦！

（萬悠悠醒轉，一把拉住姚。）

萬：（哭泣）國棟！小虎！

姚：（對黎）老黎，你先照顧照顧昭華！

黎：是，我知道。你快去看看小虎吧！或者小虎不至于一——

姚：（嘆氣）唉！我自己也應該負責！那麼，我走了！（慌慌忙忙與趙青雲由大門下。）

黎：（對老文）老文，請你去叫周嫂端一盆冷水來！

（老文急忙由右門下。）

黎：姚太太！姚太太！你好些了嗎？

黎：（摸頭，揩淚）謝謝你，黎先生！國棟去了吧？

黎：他已經去了。姚太太你寬寬心，也許小虎會

給別人救上了岸！

萬：我希望不會被水沖走。（揩淚）

（老文端洗臉水同周嫂上。老文扭巾，周嫂冰萬額。）

周嫂：太太，你得看開一些！你不能過于傷心，你得小心你自己的身體呀，何況你已經有了身孕。

萬：（揩淚，搖頭）我沒有信教，我也不知道有沒有真神，可是，爲甚麼天上的神靈，老給我們人世間添造這麼多的痛苦！

（黎坐在一旁，雙手抱頭，沉思不語。周嫂則在服侍萬昭華。）

老文：黎先生，（指天）天老爺看得明白，做事公道！

（黎冷冷地向老文看了一眼。）

老文：不是我老年人囉嗦，你看趙家天天想害我們太太，結果倒害了他自家外孫，這又怪得了那個？要是老爺肯聽太太的話，也不會有這回事情。太太受了幾年罪，現在也該出頭了！

黎：（冷冷地看老文）不過你們老爺就只有這一個少爺啊！

老文：（慚愧）黎先生你說得是。（唉氣）唉！天老爺，求你保佑，求你讓虎少爺平安歸來。（雙手合掌，面對上天，虔誠。）

黎：我向來不信神，不過，這時候我也只好求天

老爺保佑虎少爺平安無事！老文，（輕聲）你去汽車站替我買一張明天去下江的車票！

（掏錢交老文。）

老文：黎先生，你真的——（黎點頭。老文接錢下）。

萬：黎先生，我越來越覺得自己沒用，（揩淚）

我爲甚麼不能管教好小虎呢！

姚太太，你並不是沒有盡到你的力量，唉！

可惜國棟太過自信，不肯聽你的話！

萬：萬一小虎真的有了三長兩短，我真不知道我自己該怎麼做人？（揩淚）黎先生，你真的

要走了嗎？你明年會不會真的回來？

黎：（點頭）我一定回來看看你們，不過（搖頭）

，天這麼大，地這麼濶，人誰也不知道下一步路走在甚麼地方！

萬：（嘆氣）可惜我是一隻失去了翅膀的鳥！要想飛也飛不出我的籠子。黎先生，我真羨慕

你那種自由自在的生活！

黎：（搖頭）姚太太，誰又能自由自在在地生活呢！姚太太，你今天說的話太多了，我看還是

請周嫂陪着你回去休息休息吧！

（周嫂揹扶着萬，正要起身回去。姚已從門口進來，趙青雲跟在身後。）

萬：你這麼快就回來了，小虎他——

（姚神氣頹喪，搖頭，走過去拿酒瓶。）

黎：趙青雲，是怎麼回事？

青雲：剛出門沒有多遠，就又遇到趙家的人，他們

說，河內的水那麼大，虎少爺一沉下去就沒

有再上來。

（姚拿起酒瓶就向口中灌。）

黎：國棟，你瘋啦！（想拿去姚手中的酒瓶。）

（周嫂又扶持着萬坐下。萬則掩面抽泣不休）。

黎：國棟，你怎麼啦！

（已經喝得有點醉酒了，突然扔掉酒瓶，雙手緊緊抓住散亂的頭髮，痛苦地用哭聲大喊

着說）我沒有做過壞事呀，我沒有害過人呀！（大聲哭泣，一把抓住黎）老黎，你說！

你說！爲甚麼小虎會有這麼的下場！

黎：國棟，你不要哭，你不要哭！

（趙青雲及周嫂都圍了過來。大家七嘴八舌地說着。）

黎：國棟，你不要哭，你不要哭！

（趙青雲及周嫂同時喊：「老爺，老爺！」

姚則在醉中，半瘋癲地大哭大叫：「啊！小虎！我應該負責！啊！小虎，我的小虎，我對不起你……小虎……我的小虎。」

（在衆人混亂聲中，閉幕。）

憩園編後

姚拓

把別人的小說改編爲電影，已經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所有由小說改成的電影，不但很少能忠于原著，甚至無法表達出原著的精華所在。不過，拿電影和舞台劇比起來，電影又比舞台劇的條件要有利得多。電影可以利用分場，利用特寫鏡頭；舞台劇，都只能限定在某一個場地，某一段時間，甚至連出場的人數也有限制。把一部洋洋大觀的小說，如何在某一個場地及某一段時間全部表達出來，不要說是舞台劇，就是把電影分爲上下集也沒法做得到。所以，不論電影也好，舞台劇也好，凡是由小說改編，都只能取其精髓，甚至有許多地方，不得不割愛。

我這次改編「憩園」爲舞台劇，主要是受了吉隆坡劇藝研究會諸位友好的鼓勵及催促，才敢大胆執筆。其實，未動筆之先，謝金福兄，劉戈兄，梁志成兄，都給我提供了不少的寶貴意見。諸如「憩園」劇本爲四幕二景，以及每一幕的安排，劇中人物的加插等等，可以說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概念，我只是拿起筆桿把這些概念記錄下來而已！

因爲「憩園」是一九六八及六九年的劍橋考試書之一，而劇本與小說原著又有一些出入，我在這裡，順便提一提，免得觀衆們有所誤會。

第一個改動的地方，是時間。小說原著，完成于一九四四年。按理說，「憩園」的故事——尤其是姚家的故事，也應該是一九四三到四四年之間。第一幕的楊家賣公館，應爲一九四零年。第二幕作家黎先生搬到「憩園」新主人姚家去住，應爲一九四四年初。但爲配合舞台劇上楊寒兒的年紀，第二幕我把它也改在一九四零年之內。第一幕楊寒兒如不出場，便顯不出楊老三父子二人的真誠之愛，而且也與以下各幕連接不起來。如按小說原著把第二幕寫成一九四四年，寒兒在第一幕豈不是只有九歲。四年光陰，對一個孩子來說，變動就非常大大，單單體形方面，在舞台劇上就沒法變通。

第二個不同原著之處，是舞台上的「大客廳」，在小說原著中並不是這個樣子。楊寒兒叙述家庭的變故，是在作家黎先生所住的「下花廳」之內。假如第一幕、第二幕及第四幕，都在「下花廳」，便無法表現出黎先生初進姚家時的情景，寒兒折花，趙青雲抓寒兒，也都不在「下花廳」之內。所以說，劇本中的客廳，勉強可

以說是「上花廳」與天井內「客廳」的混合產物。爲了舞台上的方便，我不得不把它混在一起。

第三，巴金的小說「憩園」，用的是直叙加倒叙的筆法。姚家的故事是直叙；楊家的故事則是倒叙，裏兒叙述家庭變動，是在原著三分之二以後。舞台上，不可能又是直叙，又是倒叙。所以，我把楊家賣憩園，以及父子交惡、夫妻反目，都放在了第一幕。甚至讓姚國棟也在第一幕中出現了一次，爲的是交待「憩園」易手，令沒有讀過原著的觀眾們易于接受。

第四，楊老三的離家出走，我在第一幕閉幕時就交待了出來。小說原著中楊老三出走，尙有許多細節，賣掉「憩園」後，他本來先是和三太太、大兒子、寒兒住在一起的，後來因爲實在受不了大兒子的虐待，才離開家庭。但在舞台上受了場地的限制，單單四幕二景，後台工作人員便十分吃力；如爲四幕四景，或三幕五景，根本便不可能演出了。

第五，犯人們在城門口抬石頭，黎先生無意中發現楊老三，本是很有戲劇效果的一幕，但在舞台上不可能添太多的景，我也只好割愛。

第六，在原著中，楊老三拾石頭遇見黎先生之後，第二天裝病不去工作，先是被獄卒毒打，後被送進病房，染了霍亂而死。我在劇本中，改爲楊老三是病弱多病，因不肯工作被獄卒毒打，當天就被獄卒打死了。因爲第三幕是大仙祠，叙述楊老三的落魄；第四幕是最後一幕，楊老三之死，必須在這一幕交待。同一幕內，時間上不可能相隔幾天。改爲當天被毒打而死，情理上也可以說得過去。

第七，姚小虎之死，同樣發生在第四幕。第四幕演出的時間，約在四十分鐘左右。如果用實在的時間去對証舞台上的時間，小虎離開姚家走到外婆家，也得三四十分鐘，由離家到溺斃，在同一幕中發生，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不過，舞台着重在表現，小虎在第四幕中被溺死，而且姚國棟也是在同一幕中就証實了小虎之死，才能把握戲劇的氣氛及效果。如果單單在「時間」上去對証現實，幾乎所有的舞台劇都沒法演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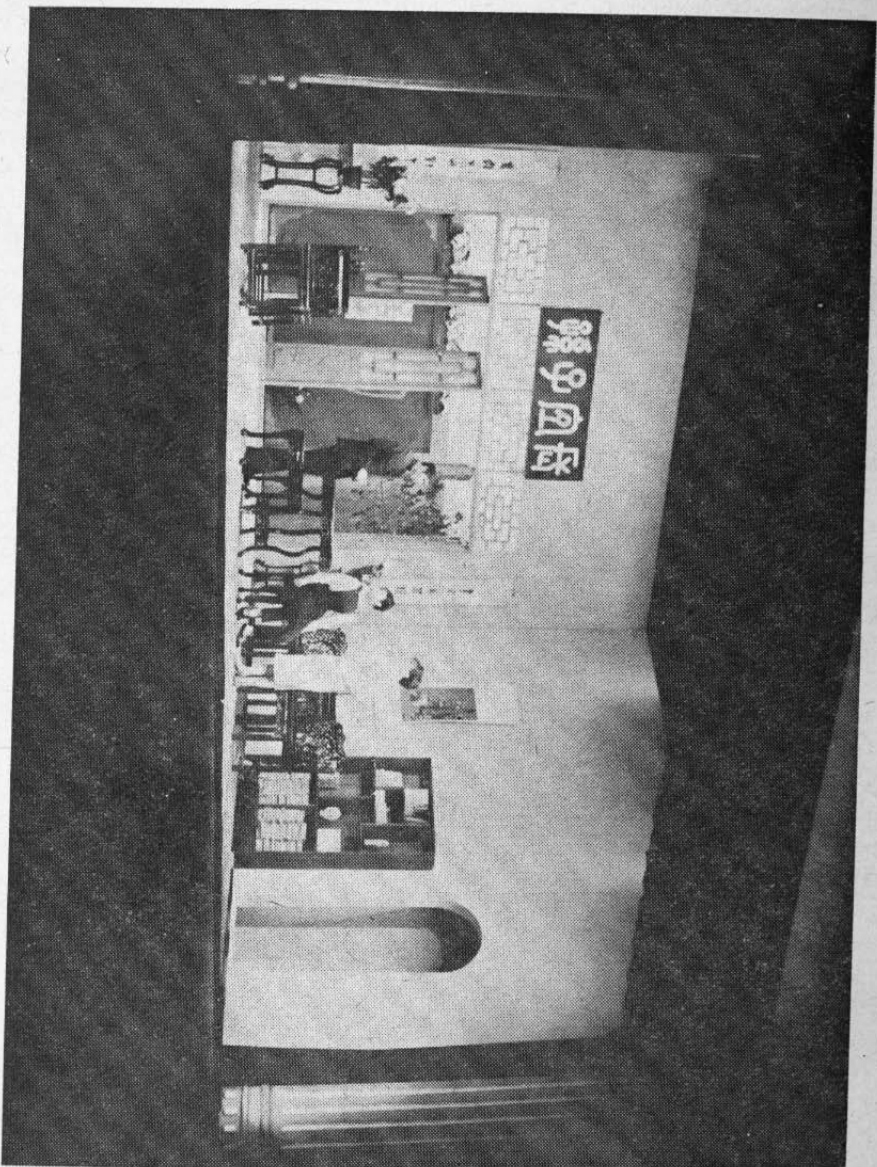
第八，楊老三的姨太太老五，在原著中，只是說這位姨太太嫁到王家後，曾經派人送錢給楊家，楊老三的大兒子拒絕收錢。我把它改爲：老五直接送錢給楊老三，而且是在大仙祠內，這當然也是爲了戲劇效果。原著中也沒有提到楊老三撕支票的事。不過，楊老三並不希望得到這筆錢，厚著中却有交待。其次，在一九四〇年的中國內地，「支票」並不通用；通用的倒是「本票」（由本地銀行發行而只能在本地通用的大額票券）。我如果把「支票」改爲「本票」，星馬的觀眾則很難接受「本票」的含意。「支票」二字，星馬任何人一聽就

明白。所以，我把它寫成老五送支票。還有，小說原著中，老五送楊老三的錢，數目是十萬元。如在劇本中原數字寫出，星馬觀眾說不定會誤會一個姨太太那能一下子湊集這麼一大筆的款項。劇本中，我把數目字改爲五千元，方便星馬觀眾的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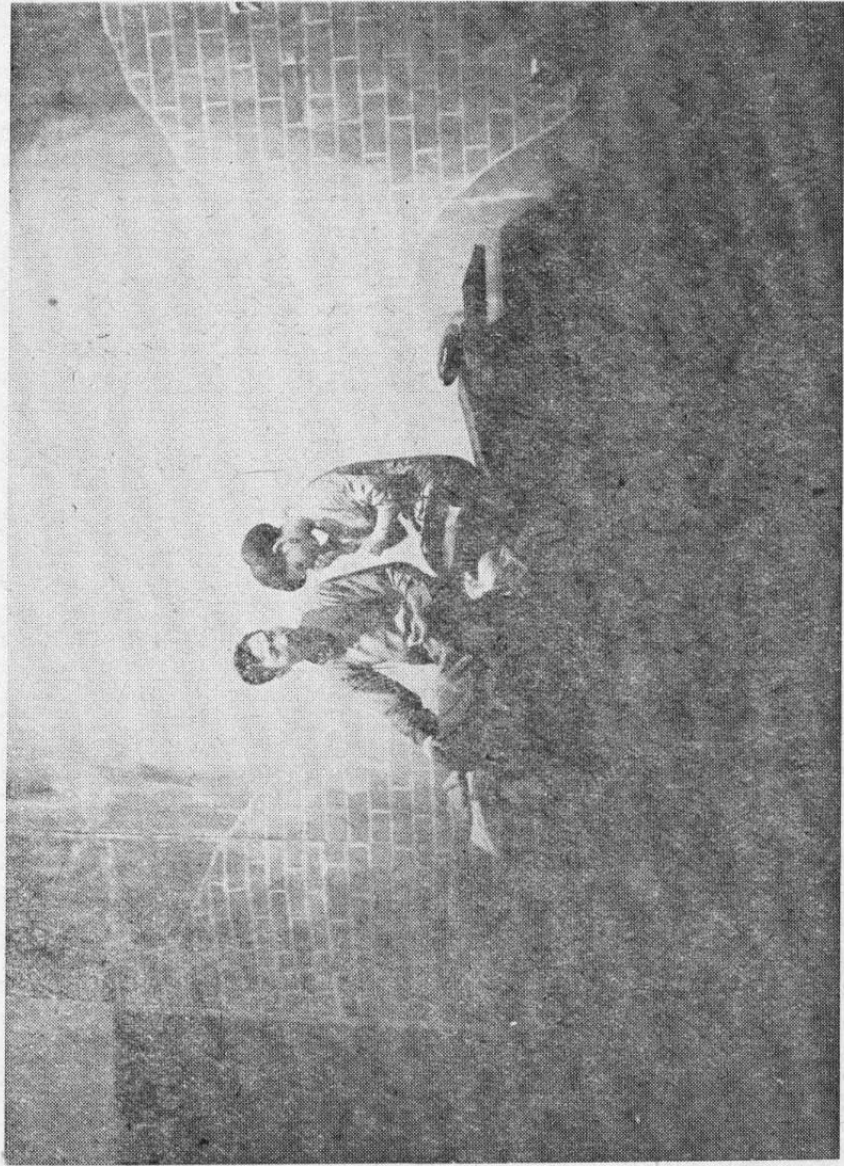
第九，劇中人物，我一概遵照小說原著中的名姓。不過，楊老三的大兒子，以及楊老大的兒子，原著中都沒有名字。楊老三的小兒子名叫寒兒，我就給他的大兒子起名清兒。楊老大的兒子，我給他起名楊鴻基。這些都是不關重要的事情，爲了對話的方便才這樣寫的。

以上所舉，只是幾件比較顯著的改動。其他小的地方，如對話的次序，我也是按着劇本上的需要，而有所顛倒，並不是照着小說原著一頁一頁寫下來的。不過，在整個劇本的表现過程中，我認爲與小說原著並沒有什麼衝突，也沒有竄改原作者的寫作本意。

至于，這個劇本公演後能否達到原著的水準，我就很難逆料。我在前面說過，改編小說爲舞台劇，本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以我的淺薄學識與經驗，說不定糟塌了原著的精髓。這一點，尤希望觀眾及讀者們多多指正！



劇藝研究會演出「懋園」劇照之一



劇藝研究會演出「憇園」劇照之二

婁北燕

愛，閃在淚珠中

巴金的小說「憩園」與姚拓改編的劇本

本文轉載自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出版之南洋商報「戲劇春秋」版

世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其中最重要的是愛。聖經

一、巴金的小說「憩園」

「憩園」，是巴金四十一歲時的作品。巴金，這位四十年代裡中國重要的作家，在寫「憩園」以前，即已以「愛情三部曲」（霧、雨、電三書的合稱，一九三二年完成），和「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三書的合稱，一九四〇年完成）享有盛名。今日談中國新小說的，差不多也以上述兩部巨著作爲巴金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且被別的作家改編爲劇本，其中以曹禺改編的「家」最爲人所周知，上演的次數也最多。也許因爲這兩部巨著太觸目了，反而使巴金最用心寫的、也最重要的這本小書——「憩園」給忽視了。直至前年和今年，這本小說在星馬兩地被定爲劍橋考試的華文課本，再加上今年吉隆坡劇藝研究會把改編的劇本上演，才惹起人們的注意。

「憩園」在巴金的文學創作生命是最重要的。第一，巴金不再以愛情作爲創作題材；

第二，巴金改變了他過去的理想和寫作態度；第三，巴金重估了傳統道德的價值。這三點轉變，都是積極的、廣大的、正確的轉變。

巴金寫「憩園」，是在一九四四年。他的兩部著名的「三部曲」都是在這年之前寫的。在意義上，這兩部巨著寫的是大家庭的沒落，是大時代的悲劇，但本質上，愛情仍是主線，佔的份量相當重。到寫「憩園」，巴金完全放棄了愛情，進入一個嶄新的境界，寫同情、寫理想、寫無私的人與人之間的愛。同樣是愛，但不再是沉迷、自憐、衝動、盲目的犧牲，而是清醒、無私、互助、同情，由「私」到「博」，這轉變是多麼擴大呵！

「憩園」，是巴金寫作態度轉變的一個表白，在書中，巴金這樣寫着：

「『給人開添一點溫暖，揩乾每隻流淚的眼睛，讓每個人歡笑。』這些話不停地反覆在我耳邊响着。後來我的心給它抓住了。在我面前突然出現了一個新的眼界。我第一次看見我自己的無能與失敗。我的半生，我的著作，我的計劃全是浪費。我給人開增加苦惱，我讓一些純潔的眼睛充滿淚水。在這個充滿苦難的世界，我沒有帶來一聲歡笑。我把自己關在我所選定的小世界裡，我自私地活着，把年青的生命消耗在白紙上，整天嘮嘮叨叨地對人講說那些悲慘的故事。我叫善良的人受苦，熱誠的人死亡，給不幸的人增添不幸……爲甚麼我不能伸手去揩乾旁人的眼淚？爲甚麼我不能發散一點點熱力減少這人世的饑寒？她的話照亮了我的內心，使我第一次看到那裏的空虛。全是空虛，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作品。」

這一段話，是巴金自己否定了自己過去的理想和寫作態度——給人開增添不幸；爲自己的文學創作找到新的原則——揩乾旁人的眼淚。由「恨」轉「愛」，這是多麼重要的一次蛻變呵！

巴金，一個曾經努力抨擊傳統道德的作家，在「憩園」裏，重新估計了傳統道德的價值，在書中，他借一位老人的口說：

「不留德行，單留財產給子孫，是靠不住的。」

英國的培根說：「青年人常是激進派，老年人常是保守派。」這種以年齡來區分人生態度的方法，雖然值得商榷，但一個人由幼稚衝動到成熟穩健，多少與人生閱歷有關，人生閱歷又與年齡增長有關。巴金在一九〇四年出生，寫「憩園」時是一九四四年，當時的年齡是

四十一歲了，四十而不惑，也許巴金衝刺了那麼些年，體驗了新智識和傳統德行可並行不悖，這種由「否定」到「重估」的轉變，是多麼積極呵！

巴金在「憩園」裏表明的三種自覺是重要的。我們不能不重視作家這種自覺，尤其是像巴金這樣重要的作家，負有盛名而又有大量著作，對社會的影響是如此巨大，一個人的自覺，可影響千萬人的自覺。如果，一些讀者，一些作者，一些文學批評者，尤其是一些較接近社會教育的藝術工作者，能理悟和實行巴金在「憩園」裡所抒發的新理想，相信人人皆能發散一點熱力，給社會增添一點溫暖，給人間多加一點愛心，那麼，同情、互助、愛心就不是空話；那麼，德行就不再是約束人性的腐朽靈牌，而是導人積極向善的靈光。那麼，對人生，我們會在悲天憫人的淚珠中，閃爍着愛的光芒了。

現在，「憩園」被定為劍橋考試華文課本，有人把它編為劇本上演，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同時注意了「憩園」的價值，這真是一件可喜的事。下面，再根據巴金的原著，討論吉隆坡劇藝研究會出版的，姚拓改編的劇本「憩園」。

二、姚拓改編的劇本

巴金的小說，大部份都適合編作劇本上演，大家庭的沒落，不自由的婚姻，大時代的轉變，再加上自由戀愛的嚮往，這些都是構成戲劇的良好因素。

只有「憩園」，是那麼薄薄的一本小書，只能算是一個中篇小說，沒有曲折的情節，看不見時代的衝擊，那麼平凡，那麼樸素。但是，「憩園」的可貴處，正是巴金的這種由絢爛重歸平淡，由偉大再入平凡的表现。以平靜清明的筆觸，寫平凡不朽的人生——理想、德行、愛。以理想抒發為主，以情節安排為輔，用的又是時間空間前後倒錯交纏的創作手法。

要把「憩園」改成劇本，想避免沉悶，只能強調情節，放棄了作家和萬昭華的說白，才可突出戲劇效果。但是，這樣一來，便大失巴金寫「憩園」的原意。香港影片「故園春夢」

就是犯了這個毛病，徒有形式，以情節感人，喪失了原著的精神內容，不管改編者是迎合觀眾或是另有用心，捨棄了「頑園」一書內的閃在淚珠中的愛的精神，有淚無愛，這種改編，無疑是全個落空的。

那麼，現在吉隆坡劇藝研究會演出的姚拓改編原著的劇本「頑園」（下稱姚編），在這方面的表現是怎樣的呢？不妨將劇本本身和巴金的原著（下稱原著）比較，從表現手法，情節安排，精神內容方面探討。

姚編的聰明處，是將楊家和姚家的事，分兩條線索推行。原著的安排，楊家和姚家的事，原是在時間空間兩方面倒錯交纏進行，這是原著的特出處，小說可以這樣寫，電影也可以利用攝影鏡頭的轉移，同時作同樣的表現和交代，但是，舞台劇限於三面場的空間（間接也影響了時間的交錯），只能作直線發展。姚編從原著的倒錯交纏的表現手法裡，整理出兩條清晰的發展直線，然後又將這兩條直線交錯進行，將第一幕和第三幕分配給楊家，將第二幕和第四幕分配給姚家。一方面向觀眾將故事作較清楚的交代，一方面照顧到一些交錯的時間空間概念，交代了原著的創作技巧。

在內容方面，姚編維持了原著的情節和精神。巴金的原著，對楊家的事，是通過楊寒兒和李老漢向作家說出，將讀者放在感受的第三線，對讀者來說，有點間接聽故事的感覺了。姚編在第一幕即直接表述楊家的分散，將觀眾放在感受的第二線，尤其是第一幕楊夢痴對楊寒兒說「不留德行，單留財產給子孫，是靠不住的」一段，有現身說法之意，親切了一點。到第三幕，描述楊夢痴落魄大仙祠，亦有同樣效果，這將原著更拉近觀眾一步，不過，突出了楊家這兩幕，必然地將原著以姚家作直接面的份量減輕了。同樣地，在原著中，楊夢痴當囚犯抬石頭被打一場，原是作家親眼看見，直接向讀者描述的，在姚編中轉由作家在第四幕向姚國棟和萬昭華說出，將觀眾處在感受第二線的位置拉遠至感受的第三線，減低了不少的沉重感受。不過舞台劇為場景限制，不可能有太多的空間變換，在楊夢痴之死和落魄大仙祠之間的選擇，捨前者取後者作直接表現，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以戲劇表現原則說，伏線的明白安排，應該較終結的交代重要。其次，楊夢痴的落魄大仙祠自承苦果，較能引起大眾的同情，唏噓和悟解，能發散一種前車可鑒的人世悲情，而楊夢痴的慘死，只能一下子給觀眾

慘痛的震撼，以原著的意境和精神來說，這項選擇是適當的。

原著中一開始是作家到姚家作客，姚編則以此作為第二幕的開端，然後再根據原著，安排楊寒兒偷進趙園（現在已是姚家的了）折花被捉一段。因為姚編在第一幕交代了楊寒兒原是趙園舊主的小主人，是多麼伶俐、懂事、乖巧，值得憐愛。這一幕的舊主人的愛子被新主人的僕役責罵一場，在心理上，比原著更能觸發觀眾對楊寒兒的同情。在原著中，楊寒兒的最初出現，讀者對他毫無印象，他是誰？他的身世怎樣？他為甚麼偷花？楊寒兒過去的身世未明，讀者的感受就不會那麼多，那麼深，一種滄桑感的人世悲情也不會那麼強烈了。這一點，姚編將原著的精神加強渲染了。

原著對姚家的安排，把重點放在姚太太萬昭華身上，一切抒發作者理想，對人生看法的話，都通過萬昭華和作家自己的說白中道出，着墨最多，下的功夫最深。對姚家其他的事，除了姚國棟對姚小虎的教育問題旁及趙家的事外，遠不如對楊夢痴父子的刻劃多。姚編也能了解配合原著這一點原意，在第二幕及第四幕，不惜用冗長的說白，冒犯戲劇表演的大忌，全力將主位放在萬昭華和作家的對話上，但是，聰明地利用姚國棟的豪放性格，給他安排一些爽朗而又幽默的說白，補救了第二幕和第四幕的過重「文」戲，維持了原著的精神。劇情發展至楊夢痴的死訊，原著用慈善對照的手法，加重讀者對寒兒的同情憐憫，姚編也緊緊地抓住了這點，差不多原封不動地表露了原著的風貌，讓台上台下的人，全知道楊夢痴的死訊，單單瞞住了興高彩烈來報告大哥婚訊的楊寒兒，同時還讓楊寒兒盼望得到父親消息的話，使到作家和萬昭華不得不忍住眼淚強裝笑臉瞞住他。誰忍心再讓這個善良懂事的孩子傷心呢？誰願意讓這個善良懂事的孩子在難得高興的時候立刻再受沉痛的打擊呢？於是，孩子不知道父親已受苦死了，還在盼望父親回家分享自己的歡樂，這個孩子的遭遇，再度引起了觀眾的悲憫，久久低迴不散了。這種將原著精神滲入觀眾的內心，比較明白將主題說出更有感染力。

姚編把姚小虎的死安排在楊夢痴的死訊後，兩個高潮接踵而至，一方面顯得突然，使觀眾難以接受兩次衝擊，與原著那種給讀者留下淡淡的哀愁感有相當不同的安排，另一方面，削弱了觀眾對姚小虎之死的震撼，因為觀眾對楊夢痴之死的震撼（與對楊寒兒的憐愛有關）

，仍未平靜，姚小虎之死與楊痴之死一比，就淡薄很多了。相信這是舞台劇的限制，如果在第四幕同時安排楊夢痴和姚小虎的死，則勢必將楊夢痴的死安排在第三幕，但是，如果楊夢痴在第三幕死了，怕整個第四幕會鬆弛下來，現在第四幕楊夢痴死後，即已稍呈弛態了，雖然說姚楊兩家分佔兩幕，甚至在演出時間上，姚家兩幕比楊家兩幕多出一倍，但觀眾的感情是圍繞在楊夢痴和楊寒兒身上，勢不能在第三幕就讓楊夢痴死了。因此，只好把兩項死訊都安排在第四幕，不然，只好另加一個尾聲，專寫楊夢痴的死，這樣，一方面怕會使全劇鬆下來，一方面怕會在演出時間上增長到四個小時以上，姚編現在的演出時間為三小時十五分。已是一個相當的極限了。

姚編在人物性格塑造上，大部份忠於原著的刻劃，較原著特有的楊夢痴、楊寒兒、姚國棟和李老漢，較原著遜色的有楊三太太、老文。

姚編下了相當大的功夫提煉原著的情節、人物、內容和精神，雖不能說盡去其蕪，但已能概全其精。能將巴金這本以平淡見勝的著作，改成這樣一個有演出效果的劇本，已是頗見功力了，難得的是抒發理想而不流於說教，寫來不易，讓演員說出這些話來更難，這點，由於姚編的小心營造，才不致糟塌巴金在這方面的成就。

姚編改動或增減原著的地方有九處，在編後話中，姚編有清楚的交代，除了一些道具的變動是不必要的外（如鍋塊改麵包，本票改支票），大部份的改動是遷就劇本的演出條件，對原著的內容精神沒有嚴重的影響。



漢
疆
寶

劉
戈

人物：

漢麗寶①

中國明朝憲宗皇帝的御妹，一個在作夢的年齡中，却要承受國家外交任務的十八歲少女，花般色彩，水樣純淨；在生命的成長中，由無知變成勇敢，由純潔變成堅貞，是一尾投進熊熊煉火中的鳳凰，在本劇中簡稱寶公主。

微波

寶公主的宮女，年齡和寶公主相近，聰慧伶俐，伴着她的女主人，一同投進一個未知生命的網羅。

雙鈴

寶公主的宮女，與微波自幼侍候寶公主；兩人情同姐妹，俏皮樂觀。微波是靜的，她是動的。年齡比微波稍小。

蘇丹芒速沙②

馬六甲王朝第六代的王，三十歲的英明君主，行王道，尚文治，馬六甲王朝在他的統治下，進入全盛時期。他的寬和可親的性格，給他的國家和子民，帶來了一種生長的希望，在本劇中簡稱蘇丹。

狄普③

明朝的使臣，護送寶公主和親馬六甲，順使南洋④各國，海上的風霜，使原來的中年，看來接近老年了，穩重持定，相信「和為貴」的外交政策。

李雷

明軍的武將，隨狄普護送寶公主至馬六甲，是寶公主的護將，機警而敏於行，年約四十。

沙默刺⑤

孟加錫島上波流陸國的王子，有時是牛一般的莽撞，有時是鼠一般的胆量，有時是狐一般的狡猾；在他得意的時候，是強者，在他失敗的時候，是一個人生舞台上的小丑。

閩延納

波流陸國派使馬六甲的使臣，也是沙默刺的參謀，是一個拳頭不大，而相信拳頭可以解決一切的人。

阿末 蘇丹芒連沙的侍衛，樂觀，不善說話，常用手勢強調說話內容。

宮女

八人至十數人。

馬六甲大臣

六人至十人。

馬六甲官婦

六人至十人。

明軍

四人。

軍士

六人至十數人。

馬六甲侍衛

六人至十數人。

波流陸軍士

四人。

時間和地點：

第一幕 公元一四六七年，即中國明憲宗成化三年。南中國海上，一艘駛往馬六甲的明代宮舫裡；一個雨後的清夜。

第二幕 第一幕後的第三天。馬六甲城中的王樓；一個星明月朗的初夜。

第三幕 第二幕後半年。馬六甲中國山上的花園一角；一個日落的黃昏。

第四幕 第三幕的翌晨。馬六甲中國山山坡上的林木中；一個日未昇、月已落的朦朧時分。

第一幕

時間和地點：

公元一四六七年，即中國明憲宗成化三年。南中國海上，一艘駛往馬六甲的明代宮舫裡；一個雨後的清夜。

人物：

漢麗寶（劇中稱寶公主）

微波

雙鈴

宮女八人至十人

南方的海夜，雨收了，雲散了。舞台是宮舫的一角，四根朱紅色的龍柱各據一方，龍柱之間繫有青紗帳。正面是雕花鏤金的紅色船欄，欄外海天一色，藍得使人傷心發愁。在欄杆前的左側，是一個高身的三脚案架，架上置銅香爐一，可見爐香的白色薰煙嬾嬾上昇，散入藍藍的夜空如微波。舞台的右前方，斜置一條案，有一個圓形的紅紗宮燈在案側的右角，案上有琴，另有披肩一幅摺好置案左。案後有坐椅，椅後有一六摺的嵌玉鏤花屏風，屏風後可通寶公主寢室。舞台的左方，斜置雙鳳架一座，琴囊劍鞘各一掛其上，琴已放在條案上。雙鳳架的左前方置花架及書畫缸各一，架上置盆栽一，缸中置書畫數卷，架缸之間可通宮女寢室。

幕未開，一明裝宮女，緩步自幕側出，立於幕前，以優美而幽怨的柔和聲音，和着台下樂隊奏出的第一幕序曲，朗誦地訴說着寶公主的感受⑥：「去國吟」。

去國吟（朗誦詩，女聲獨誦）

星披旗影，風過帆梢，
檣聲中，

搖幌着鏡裡紅顏，
搖曳着几邊燭影。

遠了，遠了，

京塵十丈，酒旗招招，

遠了，遠了，

江南四百八十寺的樓台煙雨，

遠了，遠了，

鶯啼水外的葉翠花紅。

船樓千里，

連着的不是凌霄宮殿的飛簷，

連着的不是御苑花池上的九曲欄杆，

唉！是那無邊的寂寞，是那無邊的寂寞。

「皇兒此去三千里，

西下海荒無故人呵！

珍重，珍重。」

母后的叮嚀還在，

此去煙水茫茫，

母后，父皇，漢家宮闕，

只有夢魂能見了。

是葬花的年齡，
是焚香的年齡，
是作夢的年齡，
是鞦韆的年齡，
誰料到鳳凰會西飛，
投荒萬里，
飛向傳說中的煙水茫茫。

是不是那裡也有一片藍藍的天海？
是不是那裡也有無數閃爍的星辰？
是不是那裡也有上國衣冠？
是不是那裡也有中原文物？
一切，一切，
一切是如此迷惘，
一切是如此徬徨。

十八歲的少女如何能想像？
想像那個未知的神秘國土，
那個包圍自己一生的網羅；
還有，還有那五百個跟隨的宮女，
這些純真的生命，
是不是也有同樣的、
如秋深夜雨的淒迷呢？

序曲完了，朗誦也完了。宮女垂首，隨徐徐拉開的幕翼，倒行退隱入幕側。

舞台由全暗而半暗，隱約地現出台上人影。有一燈光，由暗而明，罩照出寶公主在船欄前，面對爐案，垂首靜立。寶公主衣玄色，素粧。

十數名宮女，不規則地分佈在舞台各處，或仰首看天，或俯視流水，或半倚几前，或斜靠柱下，或吹簫撥琴，或弄巾縫線，或沉思默想，或神情惘然。

另有八名宮女，衣白色，髮髻鬢，披玄肩，繫彩帶，在朦朧的燈光中，像幽靈一般，自台左飄蕩而出。淒迷地舞⑦，淒迷地唱：「煙波黯」，台上全體宮女在旁和聲。

煙波黯（女聲合唱）

海上煙波黯，

流不去心中幾許愁。

隱隱山，悠悠水，

訴說的不是情和愛，

訴說的不是恨和憂。

此去三千里，

甚麼山啊甚麼河？

甚麼春啊甚麼秋？

蒼茫處，

多少異國風流？

呀！眼前一片，

煙波蕩蕩，

雲影悠悠。

歌聲和舞影在淒迷中飄散，空餘天邊一片使人傷心的藍，海上月明中櫓聲仍緊，搖不散的還是那

黯黯的輕愁。

全體宮女像幽靈般在舞台上消散後，只餘寶公主一人在欄杆前垂首靜立，單照燈全暗。

有輕微的風聲，浪濤拍舷聲，和搖櫓欸乃聲。

在舞台半暗的燈光中，只顯出寶公主的身形，隨她的慢慢仰首而漸明漸亮，有一陣子冷淒淒的靜。

是嗚咽的流水？是東去的渦漩？再也，再也不會回轉，在飄零無據中，和着裙下的濤聲如唱，寶公主唱：「海怨」。

海 怨（女高音獨唱曲）

夜深深，人悄悄，

浪聲殘，月冷星寥，

夢難成，愁悶中宵，

中宵低迴，

低迴無限，

無限淒涼。

渦漩東去，

刻骨霜寒知多少？

是甜蜜也罷？

是悲淒也罷？

抓不住那斑斑夢影，

雲散煙消。

寂寞的歌聲隨着東流水，難抑止的是內心的低迴。協和萬邦的責任竟交給一個少女，小心靈無法

想像這人類偉大的愛。寶公主如何能了解這一行的內在意義，如何承擔得了這遙遠的路程和艱鉅的責任？心中昇起的，只是一個十八歲少女的無聊和愁緒。

當她捨棄了一個輕靈無跡的夢，當她如夢地唱出了心中的朦朧，俯視裙邊欄外的流水，仰視空際幾點輕雲，一切、一切又如此的輕飄無據。

在寶公主的太息中，在弦音飄散中，微波和雙鈴，這兩個把生命和未來都交給了女主人的宮女，從舞台左邊的寢室中步出，向寶公主跪下請安。

微波衣暗綠，雙鈴衣明黃，俱髮雙髻，素粧。

微波（關切）婢子參見公主，敬請公主安好，海上中宵露重，還請公主珍重，早點安歇。

寶公主（你們起來吧，（微波雙鈴起，寶公主若有所思，稍停）記得上個月在蘇州劉家港⑧上船的時候，月正圓，今夜，月又快圓了。

雙鈴（不知顧忌的坦率）是呀，我們在船上快一個月了，據船伙們說，船正在過龍牙門⑨，只有三天就可以到滿刺加⑩了（有點到新地方的喜悅）。

寶公主（有點故國神傷）可是，離開順天府⑪也越來越遠了。（稍停，望海）唉！此去海荒萬里，真是前路茫茫啊。

微波（半安慰、半提醒）公主，此行責任重大啊。

寶公主（有所感慨）責任？唉！還不是一個大明朝的王昭君。

微波（聞言有點意外，稍作沉思，隨即率直而慰勉地，但仍謹慎地自顧身份）請恕婢子直言，公主此言差矣，昭君出塞，親和漢匈兩族，名垂青史。公主此行，具有同樣意義，再說，大明子民

，在滿刺加也數在萬千，聽說海邦求治，不分夷夏，說不定是塵世中的一個新地方呢。（還有點感慨，苦笑）說是如此，但是，遠離家國，難免神傷。

寶公主

公主和微波默然，有一陣子冷場的靜。

雙鈴

（看不是味道，打破沉默，粗中有細）公主，我說呀，反正已經來了，還談這些幹甚麼？越談越傷心，划不來，倒不如我們唱一闕新的詞，跳一個新的舞，給公主散散心，解解悶。

寶公主（有點詫異）你還有心填新的詞？編新的舞？

雙鈴

（自作聰明，很有辦法自遣的樣子）在船上那麼悶，不想點新鮮事兒，才會悶死人呢！（親切、體貼）公主要是也有興趣，那麼（看一看案上的琴）請公主操琴，由微波姐姐唱詞，我來舞蹈，好嗎？

寶公主（稍有興趣）你的新詞是用甚麼譜子的？

微波（用「逍遙遊」的譜子）。

寶公主

（不忍拂二人好意，稍爲含笑）好吧，解解悶也好。（過條案，坐下調整琴弦）雙鈴，只是你一個人舞蹈嗎？

雙鈴

獨樂樂不如衆樂樂，反正她們（指室內宮女們）也悶得很，我找她們一起來，熱鬧一點。

雙鈴與高彩烈地入左側寢室，微波趨寶公主左側身旁靜立，寶公主繼續調試琴弦，調好後，再配微波試唱。雙鈴偕六宮女出，六宮女衣紅裙，著翠衣，髮高髻，佩鳴璫，袖與腰間懸彩帶，執拂塵，先趨前向寶公主請安，傍立候舞。

雙鈴 公主，好了，請你開始吧。

寶公主操琴，微波旁立左側領唱，雙鈴領六宮女，且舞且唱：「逍遙遊」。

逍遙遊（女聲合唱曲）

海外有仙山兮在彼西方，
雲霧繞四方兮在水中央；
四季如春兮花團錦簇，
姹紫嫣紅兮滿目春光。

漫步凌波兮作逍遙遊，
翠袖迎風兮彩帶微飄；
流波轉盼兮一笑傾城，
珠落玉盤兮喉轉音清。

舞步逍遙兮歌聲悠揚，
歌聲悠揚兮舞步逍遙；
赴彼海疆兮在水中央，
作逍遙遊兮旣舞且唱。

十八歲的寶公主，在操琴中，已被微波的唱詞吸引，是不是真的有那樣的一個地方呢？是不是那個新的地方，能够帶給自己一種新的希望和新的生活呢？神態有點嚮往，稍爲舒展。
雙鈴與六宮女舞罷，再向寶公主請安，六宮女退，雙鈴仍手執拂塵，起立，趨公主右側。

雙鈴（得意，邀寵）公主，我的舞編得不錯吧！

寶公主（衷心）很好。（忽若有所思）

微波（棒起案左披肩，抖一抖，披在寶公主身上，關切地）公主，海上夜寒襲人，還請珍重加衣。

寶公主（披上披肩，態度稍明朗，有興趣地）剛才你們唱的詞，是誰填的？

微波（謙遜，但有點自負）舞是雙鈴妹妹編的，詞是婢子填的。

寶公主（詞中所說，事事有據嗎？）

微波（謹慎而流暢）這是前朝一位老宮娥告訴婢子的，她說：鄭公公曾經七次下西洋，爲成祖先帝爵封過滿刺加開國的王^①，也帶回了不少西洋見聞。

雙鈴（揶揄，表示她也知道）她說：那裡四季如春，花開不謝，遍山金玉，真是好玩得很啦。

寶公主（還是有點不放心）可不知道這些傳聞是真的？還是假的？

微波（再謹慎地要加強公主的信心）而且，成祖先皇帝會御賜滿刺加一塊鎮國石碑，碑上還題着一

首御詩，聽說滿刺加這個國號，也是成祖先皇帝封賜給他們的⑬。

寶公主

（興趣漸濃）那個御碑上的御詩是怎麼說的？

微波

（稍作默想）整首詩我記不起來了，不過其中有一段描寫風土人情的文字，前朝的宮女們曾經編爲唱詞，我還記得；哪，好不好，我唱給公主聽聽？

雙鈴

是不是有「雨崖露石花木濃，金花寶鑷生青紅」那一段？

微波

是的，你也會唱？

雙鈴

（表示自己也了不起）當然，我當然會唱。

微波

那麼，我們兩個人合起來唱，給公主聽聽。

雙鈴

好，我們合起來唱。

微波、雙鈴二人合唱：「滿刺加讚歌」⑭。

滿刺加讚歌（女聲二重唱曲）

西南巨海中國通，
輪天灌地億載同，
洗日浴月光景融，
雨崖露石花木濃，
金花寶鑷生青紅，
有國於此民俗雍，
王好善意思朝宗，
願比內郡依華風。

寶公主（自慰自解）如此說來，那個真是海外桃源了，可不知他們的——（說到這裡，有點猶豫羞怯，故意拖長不說。）

微波（伶俐地，了解寶公主心意，但故意說別的接上）他們的民風純樸，賦性平和，樂天無訟……

……
雙鈴（不知好歹，插嘴）而且喜歡唱歌和舞蹈，每當月明之夜，男的就跟女的舞蹈對唱，快活得很
啦！

微波（白了雙鈴一眼，繼續說自己的，雙鈴沒看見）有如此子民，（引出正題）想他們的王……

雙鈴（再打岔，表示自己懂得更多）他們不叫王，叫蘇丹。

微波（故意叫王，加重王字發聲）想他們的王也必是一位明君。

寶公主（略露矜持，故作不悅）誰問起這個啦？

微波（故意不理會）不過……

寶公主（不自覺地又緊張，急欲知道）不過甚麼？

雙鈴（湊熱鬧）他呀，不過（故意拖長）年紀就是……（再拖）就是……

寶公主（不自覺地再急）就是甚麼？

（湊熱鬧湊到有點忘了身份）急甚麼呀？公主不是說，沒有問起「這個」（故意將「這個」兩個字說得又重又長）嗎？我是說，（一字一字，俏皮地）他呀，不過年紀就是輕一點。

寶公主（再不自覺地鬆一口氣，近乎自語）輕一點又有甚麼關係。

雙鈴（簡直忘了形）唉呀！誰說過有關係呀！

微波（看見公主有點窘，責備地）雙鈴，你又瘋了，對公主這樣沒規沒矩的。

雙鈴（仍不知輕重，不服氣）是公主急着問的嘛。

寶公主（恢復常態）好了，好了，別鬧了。

雙鈴（發覺自己胡來）請公主恕罪。

寶公主（不以爲意）沒甚麼，不過（有所憂慮地）聽欽差狄普狄大人說，這次滿刺加的貢使敦普泰⑮會當面向皇上陳情，說西洋有一個盤居在孟加錫島上的波流陸國，對滿刺加不懷好意，常藉故滋生事端，萬一有什麼戰事發生，我們此行凶吉，也怪使人心煩的。

雙鈴（故作老成，如有所悟）哦！怪不得我們這次有五百宮女隨行外，還有五百軍士護送哩！

微波（不過，現在滿刺加已經和大明朝結為姻親，料想波流陸人不願與兩國為敵吧？）

雙鈴（幫腔）是呀，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呀！

寶公主（但願吉人天相；狄大人此次也出使波流陸國，想亦為此事，但願一切以和為貴，逢凶化吉。）

雙鈴（又有點不知好歹，自負地）怕甚麼，假如他們不識相，讓他們領教領教我雙鈴姑娘的一雙寶劍吧。（以手上拂塵作拔劍狀）

微波（有點嘲笑地）你的一雙寶劍？哼！舞蹈還可以，殺人嘛，我怕你手都軟了。

雙鈴（不服氣）你不相信，來比一比，試試看。（以拂塵當劍，指向微波咽喉。）

微波（淡淡然）這是拂塵，不是劍。

雙鈴（有點優氣）我拿劍去。

微波（可笑可氣）算了吧，我又不曾使劍，你留着吧。

雙鈴（正要發作，又找不出理由。）

寶公主（半責備，半關懷）看你們兩個人，要好的時候，就好得分不開，不要好的時候，也吵得分不開。

微波 請公主恕罪。

雙鈴（也覺得可笑）請微波姐姐恕罪。

寶公主（對兩人微笑，不再責備，有作大姐姐的態度）以後別吵了。（稍停，看一看船外，有點感觸）對着海天明月，我倒想焚香許願。

微波（伶俐地）好，我給公主添香去。

雙鈴（獻慇懃地）我也給公主添香去。

微波和雙鈴兩人，先後趨爐案前添香，舞台後開始隱約地播出大合唱曲：「海荒行」，二人添香後，退後伴寶公主在爐案前靜立；燈光開始減弱，公主整衣後在爐案前盈盈下跪，先仰首望天，稍後，微波與雙鈴亦跪下，合唱漸強，在合唱聲中，三人由仰首望天而低頭默禱，在默禱中，燈

漸暗而至舞台全黑。船外的天幕，月華滿天，襯出舞台上三人和香爐的剪影，隱約可見爐煙嬾嬾上昇，歌聲再由強而弱。

海荒行（合唱曲）

呵………

風如劍，浪如山，

不怕風如劍呀衝破浪如山，

駛過了千重水呀千重水，

划過了萬重山呀萬重山。

千山萬水阻不住船兒走呀！

千山萬水呀海荒行，海荒行。

海荒的山水怎麼樣呀？

海荒的山水青又青，青又青。

船連船呀船百艘，

槳連槳呀槳千條，

不怕風如劍呀衝破浪如山，

呵！海荒行呀海荒行。

呵………

歌聲在幕後越唱越低越遠，天幕亦慢慢轉暗，幕在歌聲中徐徐而閉。

（第一幕完）

第一幕附註

①

漢麗寶 在中國的史籍或傳說中，有滿刺加朝貢中國的史實，却没有兩國和親的記載，漢麗寶這個公主的故事更無法查考。在馬來亞的唯一史籍「馬來紀年」(巫語羅馬字拼音爲 *Selarang Malayu*，英譯爲 *Malay Annals*) 中，對中國公主漢麗寶嫁給蘇丹芒速沙的史事，則有相當明確的描寫。漢麗寶一名，是本劇作者根據巫語羅馬字拼音的音譯華文名字。馬來紀年有許多不同的版本，對這個名字有不同的拼音法。

根據英國人萊佛士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一八一二年的手抄本 (原爲爪夷 *Jawi* 文的手抄本，現藏英國倫敦皇家亞洲學會圖書館，後經溫士德 R. O. Winstedt 於一九三八年譯爲巫語羅馬字拼音本，於一九五二年再經白朗 C. C. Brown 譯爲英文本) 所載，爲 *Hong Lio*。根據英國人李敦 (John Leyden) 版本 (英譯本，一八一二年出版，根據那一個原本翻譯則不詳，華人許雲樵氏即據之譯註爲華文本，於一九五四年初版，一九六六年增訂再版) 所載，則爲 *Tong Lio*。根據英國人薛勒辟 (W. G. Shellabear) 版本 (巫語羅馬字拼音本，初版於一八九八年，後於一九〇九年校正再版，分上下兩冊，再於一九四八年改爲合訂本印行，爲目前最流行的一種版本) 所載，則爲 *Hong Liao*。有關華文譯名，現在坊間可見的華文馬來亞史、馬來紀年華文譯本及歷史教科書等亦有不同華文譯名，想亦根據上述不同版本音譯，或作漢柳、杭柳、鳳麗寶、漢李寶、皇麗寶等。本劇作者根據最流行之薛本之巫語羅馬字拼音 *Hong Liao*，音譯爲漢麗寶。漢 (*Hong*)，在馬來人稱呼中是一種尊稱，本劇作者以此音譯，一方面有以此尊稱麗寶之意，一方面可附會 (當然，這不是歷史要求，只是文學觀點) 爲漢人之漢，以包涵來自中國的麗寶之義。

②

蘇丹芒速沙 馬來紀年的所有版本皆併爲 *Sultan Mansur Shah*，蘇丹 (*Sultan*) 爲回教國家對王之尊稱，至今仍沿用，沙 (*Shah*) 則爲波斯語對王之尊稱，至於爲甚麼稱「蘇丹」之王而又稱「沙」之王，則另有考據，不在此贅述。作王子時的名字是羅蘭阿都拉 *Raja Abdullah* (有的版本作 *Raja Abdul*，羅蘭 *Raja* 是王或王子之義。根據李本馬來紀年第十三章 (華

文譯寫據許雲樵氏之一九六六年印行本）稱：「王子嗣位時年二十七歲……新蘇丹俊美出家，舉世無匹，他的公正和仁慈也為人稱道。」他的名字亦見諸明史外國傳卷三二五滿刺加條：「天順三年，王子蘇丹芒速沙遣使入貢，命給事中陳嘉猷等往封之。」本劇作者將之譯為蘇丹芒速沙，即據明史。（附圖①為芒速沙之墓碑，現存馬六甲博物館。）

⑧ 狄普 此名不見於任何中國載籍，只見之於馬來紀年，說中國皇帝派 Dipo 護送公主赴滿刺加和親云。馬來紀年的不同版本中，對之亦有不同拼音法。萊本作 Lingho，李本及薛本皆作 Dipo，現據 Dipo 音譯為狄普，求其像一個中國人的名字。

④ 南洋 明初，將今日所稱南洋的東南亞一帶稱為西洋，蓋自元以來，以今之汶萊（？）為界，以東為東洋，以西為西洋，明史「婆羅傳」云：「婆羅又名文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描寫者皆稱西方或西洋，凡是本劇作者以今日觀念說明者，皆用南方或南洋。」

⑤ 沙默刺 見李本馬來紀年下卷第一章「孟加錫傳」云：「在孟加錫 (Macassar) 有一國，名波流陸 (Balulac) ……國王有子名沙默刺 (Samaloco)，勇猛非常，孟加錫人無以倫比。」本劇作者據之刪去最後一音節，音譯為沙默刺，便於行文，其參謀闍延納，可還原為羅馬字拼音為 Jayanak，為當時孟加錫人一個姓氏。

⑥ 「去國吟」一詩 在演出時的朗誦中，如能用幻燈或皮影戲（皮影戲為馬來民族傳統藝術）隨詩句內容映出，可加強效果。

⑦ 「煙波黯」一曲 在演出時如安排舞蹈困難，可改以數名宮女，惘然地傳遞蠟燭而上，點燃船上宮燈，在嬾嬾燭煙中，歌聲起，燈光稍亮即可，有「日暮宮中傳蠟燭」之意。

⑧ 劉家港 一作婁家港，一作劉河口，即太倉劉家河，據明史卷三〇〇鄭和傳，記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時稱：「自劉家港泛海至福建……」。本劇作者以之作麗寶公主赴滿速加和親之起

程處，只是文學上的構想。

⑨ 龍牙門 卽今新加坡老峽 (Keppel Harbour)，據鄭和於第四次下南洋之馬歡所著瀛涯勝覽一書稱：「滿刺加國，自占城向正南，好風船行八日到龍牙門，入門往西南行二日可到。」又據明人茅瑤徵所著皇明象胥錄所載：「滿刺加舊名五嶼，直占城極南，自舊港順風八晝夜至，或云自東莞放洋，至峴沌放龍牙門二日程。」（見附圖②，附圖上半爲刊於明人茅元儀所著武備志之末卷，題爲鄭和航海圖，下爲今人所繪之比照圖。）

⑩ 滿刺加 卽馬六甲，此名來源有兩種說法，一說其開國君主至此地，見一樹名馬六甲 Malaka，故名。一說滿刺加 Manlakat 一字原爲波斯語，意卽市集，明代載籍中皆音譯爲滿刺加，想當時亦呼 Manlakat 而不呼 Malaka。本劇滿刺加與馬六甲互用，原則同註④。

⑪ 順天府 卽北京，舊稱北京爲順天府，南京爲應天府。

⑫ 有關滿刺加開國君主，受明封誥事，據明人鄭曉所撰吾學編皇明四夷考，上卷滿刺加條記載：「滿刺加，永樂三年，王西利入兒速刺（按與馬來紀年中滿刺加開國君主 Sri Paraneswara 拼音符合，其中 P. 譯作入，想是「八」字筆誤）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言願內附爲郡，効職責。七年，太監鄭和充冊封使，賜印誥錦綺，封爲滿刺加王。」

⑬ 有關滿刺加開國，明賜國號事，馬歡著瀛涯勝覽中稱：「……此處舊不稱國，因海有五嶼之名，遂名曰五嶼，國無王，止有頭目掌管諸事……永樂七年，己丑，上命正使太監鄭和等，賚詔敕，賜頭目雙合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域，遂名滿刺加國。」（見附圖③，是該書影印照片）明史外國傳亦有類似記載。

⑭ 「滿刺加讚歌」 題目爲本劇作者附加，原詩內文見諸明史外國傳，卷三二五滿刺加條記載：「其使者言，王慕義，願同中國列郡，歲効職責，請封其山爲一國之鎮。帝從之，製碑文勒山上，末綴以詩曰：「西南巨海中國通，輸天灌地億載同，洗日浴月光景融，雨崖露石花

木濃，金花寶劍生青紅。有國於此民俗雍，王好善意思朝宗，願比內郡依華風。出入導從張蓋重，儀文揚製禮虔恭，大書貞石表爾忠，爾國西山永鎮封，山居海伯翁扈從，皇考陟降在彼穹，後天監視久彌隆，爾衆子孫萬福崇。」本劇只錄其詩之前半段。關於當時描寫滿刺加風土人情的詩作，有隨鄭和於第三次及第七次下西洋之費信所著星槎勝覽一書，書中有詩云：「滿刺村寥落，山孤草木幽，青禾田少種，白錫地多收。朝致熱如暑，暮來涼似秋。羸形漆膚體，椎髻布纏頭，鹽羹海中水，身居柵上樓。夷區風景別，賦咏採其由。」

⑮ 敦普泰 巫語羅馬字拼音字 Tun Puteh (或作 Tun Puth) 之音譯，馬來紀年中說他貢使中國，並帶回中國公主漢麗寶云。他是當時滿刺加首相敦霹靂 (Tun Perak) 的弟弟，敦霹靂是馬來亞歷史上一位治世能臣。敦 (Tun) 是封號，至今仍沿用。

第二幕

時間和地點：

第一幕後的第三天。馬六甲城中的王樓；一個星明月朗的初夜。

人物：

蘇丹芒速沙（劇中稱蘇丹）

狄普

李雷

沙默刺

閻延納

寶公主

徽波

雙鈴

馬六甲大臣六人至十人

馬六甲官婦六人至十人

明軍士四人

波流陸軍士四人

明宮女四人

南方的花夜，花夜的南方，馬六甲城中的王樓，在園林鋪繡中的水殿一角，馬六甲河的淨淙流水，繞過水殿，流入潮聲如唱、波濤萬頃的海洋。

舞台上，夜暮已合，銀色的波光中猶可見移動的帆影。舞台左面是一角花池，正湧出蘭芷的芬芳；花池左前方，是一條綠茵的草徑，可通花園。花池右後側是一排花架，架傍斜對着舞台口的是

一度攀滿紫藤花的拱門，拱門外是紅色欄杆。舞台右面是一度迴廊，通過去是盛宴待開的殮樓，迴廊中燈飾已亮，在夜風中如流火輾輾。

舞台正中的後半，有一短潤平台，平台上設王座，加以玲瓏的王蓋，王座左右各有一矮長茶案，王座後是弧形嵌窗，窗後有一噴泉，襯着藍藍的夜空，水珠噴出復墜落，如天心洒下的花雨，在花雨的迷濛中，猶可見天幕上的明月及銀波如練。

幕啓，台上歡樂滿堂，蘇丹芒速沙衣金黃，冠同色頭巾，佩短劍，與各部大臣、官婦及來賓們正高歌歡唱：「邦國頌」，歌聲驚長空雲夢，醒滿天星斗。

邦國頌（合唱曲，男高音領唱）

呵！滿刺加海的波浪，

閃耀着銀色的月明，

呵！這生我育我的土地，

我怎能說出對你的戀情。

今天，今天，我歡樂高歌，

歌你的光榮，歌你的強盛，

爲你，爲你，我爲你而生，

生爲你子民，生而何光榮。

來，來，慷慨高歌，

歌出熱愛，歌出激情，

熱愛着你呵，以我們的生命，

我們要使你永遠富強、興盛。

歌畢，蘇丹泐衆人俱願盼自豪，神彩飛揚。外呼大明使臣到賀，明欽使狄普及李雷從左邊拱門上，軍士四人及宮女四人，各捧金銀寶盒隨上，狄普及李雷俱趨蘇丹座前，拱手半跪爲禮，明軍士及宮女皆頂禮而跪。

狄普 大明皇帝欽使狄普，謹代明主以金銀玉帛爲殿下壽。

蘇丹 明使遠道辛勞，請免大禮，今日爲我三十壽宴，禮節從簡。

狄普 謝殿下，（起立，廻顧）敢問殿下，爲何不見漢都亞將軍⑩在，上次臣使貴國，蒙將軍厚待，

迄未言謝。

蘇丹 漢都亞將軍已新授水軍都督⑪，封邑在雙溪洛渚⑫，現在海邊督防。

狄普 臣聞敦普泰言，孟加錫島之波流陸人，常擾貴國，滋生事端，臣謹代明主致關懷之意。

蘇丹 年來波流陸王，時以追擊武傑人爲名，犯我海疆，談談戰戰，迄未了結。

狄普 此次臣使奉明主御命，除護公主西來和親外，亦出使西洋諸國，可有臣使効命之處？

蘇丹 不懼戰，然戰事傷民，貴使美意，至爲銘感，然不必遠行，波流陸和使與王子亦在此處，

日內當可聚談。

外呼波流陸國使者闍延納及王子沙默刺到，二人上，四隨從手捧銀盒，從拱門隨上。

沙默刺 波流陸王子及使者闍延納謹代敝國臣民爲蘇丹壽。

蘇丹 謝王子及貴使，請免大禮，今日宴會，巧蒙王子與明使等到賀，盛會難逢，請進內庭用膳。

狄普 （拱手廻向衆人）請衆歌爲蘇丹壽。

狄普領唱：「祝壽歌」，台上除蘇丹外，衆皆和唱。

祝壽歌（合唱曲，男中音領唱）

比南山兮齊北斗，
康且健兮壽無疆，
治西洋兮以仁義，
如星月兮比朝陽。

歌畢，蘇丹率衆經迴廊入內庭，一明宮女遺手帕下，沙默刺及闍延納重入私語，明宮女隨覓手帕上，見兩人鬼祟私語，急躲迴廊柱後。

沙默刺 爲甚麼麗寶公主還不露面？你會不會弄錯了？

闍延納 這，這……我我不清楚。

默刺沙 （主子險孔）你這個老混蛋，你是怎麼打聽的？你剛才不是還說，麗寶公主今晚一定要覓見蘇

丹芒速沙的嗎？怎麼現在說不清楚？（瞪目，稍頓）那麼，今晚的計劃豈不是壞了。

闍延納 （心生一計）王子，這件事是急不來的，我……我……

沙默刺 （不耐煩）你怎麼啦？

闍延納 （吞吞吐吐）我，我聽說中原禮儀，婦女不赴筵席，說不定麗寶公主宴後才來，我們還有機會呀。

沙默刺 （懷疑，權且相信）要是宴後也不來，我就找你算賬，你再囑咐武士們，如果麗寶公主來到，

緊記我抹頸（作勢）爲號，哼！（胸有成竹，近乎自語）麗寶公主不在我手，則明軍不退，明軍不退，則佔滿刺加難矣。

闍延納 （討好）王子說的是。

沙默刺 （如有所悟）唔，傳聞中原多佳釐，唔，（稍作沉思）你叫他們千萬不要傷害麗寶公主，要活的，不要死的，也不能傷。

闍延納 難道王子你……（領悟）……哈……哈……哈……

沙默刺 （拍闍延納肩膀，縱情得意大笑）哈……哈……哈……

沙默刺在狂笑中唱：「蛤蟆歌」。

蛤蟆歌（男低音獨唱曲）

哈！哈！哈！

我這個沙默刺，

天不怕地不怕，

相貌也不差，

一旦父親死去了，

我就是頂呱呱。

聽說那個美人兒，

沉魚又落雁，

閉月又羞花，

她配我，我配她，

我是公時她是婆，

相配起來也不差。

哈！哈！哈！

沙默刺與閻延納二人，在笑聲中從迴廊入內庭，稍爲冷場，宮女已從內庭找李雷出，邊說邊上。

宮女 李將軍，這怎麼辦？

李雷（鎮定）你立刻通知狄大人，請他在此觀變，我即往謁公主。

宮女入內庭，李雷從拱門下，台上有一陣子的冷場，旋即傳來寶公主的歌聲，公主與微波、雙鈴從花池旁的綠茵草徑上，寶公主由內唱：「團圓月」，邊唱邊上。

團圓月（女高音獨唱曲）

潮湧城樓，
濤聲明滅。
看風入平涯，
浪花如雪。
對此江山，
勝絕愁應絕。
安得蟾光一度，
團圓未缺。
收將羈愁旅恨，
盡付清風明月。

寶公主唱畢，神態開朗，已不如第一幕抑鬱。

雙鈴（沒話找話）公主呀，這個地方真不錯，銅瓦，錫磚，玻璃牆^⑨，真有意思，我就猜呀，白天

一定熱得很。

微波（半抬槓）不用猜，現在也够熱了。

雙鈴（不屑）誰問你呀！問你，你甚麼都不知道。

微波（你就是包打聽，甚麼都知道。

雙鈴（自得其樂）好說，今天我倒問了軍士們，他們說呀，城中有一條河，河上有一度橋，橋旁有

些中原舖子，賣什麼都有；他們又說，沉香和片腦便宜得很哩，你喜歡香料②，這一下可樂了。留着你自己去買吧。

雙鈴 他們還說，鄭公公在第四次西來時，還在這裡掘了一口大水井，井水清冽得很，他們叫這口井

作三寶井③。

微波（取笑地）包打聽呀包打聽，打聽出這裡的男人怎麼樣沒有呀？

雙鈴 你怎麼嘴裡那樣骯髒！

寶公主 算了，別吵嘴了。（稍停）怎麼不見狄大人他們呢？

微波 都是她（指雙鈴），偏要帶着我們亂闖亂轉，就誤了時間。

李雷 急忙由拱門上，見公主，下跪為禮，神態有點慌張。

李雷 公主，臣有要事稟告。

寶公主（詫異，但泰然）李將軍何事慌張？

李雷（起立）臣聞……

李雷正要說明，蘇丹芒速沙已與眾人由內庭出，李雷和寶公主、微波、雙鈴只好迴立一旁。蘇丹由內領唱：「御風歌」。

御風歌（合唱曲，男高音領唱）

今宵花上的露珠，

就是明天杯中的瓊漿，

倘如你化入這水珠如夢，

呵！一切如此逍遙。

莫爲人生問題播弄，
明朝憂慮盡付東風，
莫說今天不如昨日，
明朝的花樹仍葉綠花紅。

與其爭論人生苦樂，
何如今宵凌虛御風，
呵！呵！
凌虛御風，凌虛御風。

蘇丹與衆人唱畢，寶公主與李將軍、微波、雙鈴下跪。

李雷 臣使謹伴大明當今成化皇帝御妹，驪寶公主叩見蘇丹殿下。

寶公主 臣妾麗寶叩見蘇丹殿下。

繼丹 公主遠來，海上辛勞，應事休息。

寶公主 請恕臣妾來遲。

蘇丹 公主請起。

寶公主、李將軍、微波、雙鈴等起。

蘇丹賜寶公主及沙默刺左右坐，自趨王座，餘皆傍立廷官獻飲料。

閻延納 (意猶未盡地對狄普) 剛才聆狄大人雅教，得聞中原上國，文物鼎盛，不知剛才所說王道之治，可否再聞一二？

狄普 (正容，滔滔不絕) 自堯舜以降，歷代帝王，加民以禮儀，教民以仁義，俱蹈大道，萬民熙熙

，此古之聖賢以教化者也。今上英明，秉承大統，率聖人之道，以德服人，德不孤，必有鄰，垂拱而治，四海皆平。

聞延納

（有意詰難）以貴使所言，中原上國，以德服人，不知公主西來，遠適海荒，又作何解呢？

狄普正欲辯言，但寶公主已先說出。

寶公主

（谷大方）通婚構好，協和兩邦，昔者漢代昭君和匈奴，唐代文成適吐蕃，古有明例，尊使何期期以爲不可乎？

聞延納

（出乎意外）然則……然則明軍五百……？

蘇丹

（故意化解）今宵盛會，毋談政事，倒不如賞歌觀舞，以消良夜。

蘇丹正欲示意廷官召歌舞，李雷與狄普低語，狄普即趨蘇丹座前，拱手爲禮。

狄普

恭逢殿下雅興，願請獻中原歌舞爲殿下壽。

蘇丹

（領首同意。）

狄普

李將軍，請授劍雙鈴，一獻劍舞何如？

狄普說畢，繼以目示意，李雷會意，即授劍雙鈴，趁機低語，雙鈴乍驚，繼以目示意已領會，轉鎮定。趨蘇丹前，下跪行禮。

雙玲

大明麗寶公主侍婢，小女子雙鈴，願請與明軍四人，獻劍舞爲殿下壽。

蘇丹領首同意，衆人皆迴避兩側，空下台中待舞，在李雷及明使衆人的雄壯歌聲中，四明軍先後佔一角，如佈陣，如壁壘，雙鈴中舞，李雷領唱：「舞劍曲」。

舞劍曲②（合唱曲，男中音領唱）

一舞劍器動四方，
天地爲之久低昂，
耀如羿射九日落，
矯如羣帝驂龍翔，
來如閃電收震怒，
去如江海凝清光。

雙鈴舞至沙默刺前，乍滾劍花，「舞劍曲」歌聲與音樂乍停，萬聲俱寂，只餘雙鈴劍風呼呼，衆屏息而觀，有水靜河飛之勢。約半晌，突然一聲大鉞，轟然而鳴，劍鋒隨鉞聲掠過沙默刺頸際；沙默刺乍驚，急以手護頸，其身後四隨從誤其意，躍出攔實公主，雙鈴一劍橫出，與明軍四人分別刺殺其中三人，餘一人獲實公主，李將軍欲護實公主，惜劍已授雙鈴，無法迫近。其時，闍延納躍前，手執利刃，直迫實公主，以及鋒抵實公主頸際。

闍延納

（對雙鈴及四明軍）住手，我們不欲傷害公主，但請明軍速退。

衆驚譁，有一陣恐怖의冷場。

實公主

（急中生智，大聲對微波呼叫）公主快逃！公主快逃！

微波

（初錯譁，旋即會意，轉身就跑。）

闍延納

（驚譁）甚麼？誰是公主？

在驚譁間，闍延納見微波驚走，轉撲微波，旁爲雙鈴橫劍所刺殺，餘一隨從，見四人已死，急跪下求饒，沙默刺已爲四明軍脅持住，但仍怙惡不悛，強作鎮定，然雙膝已微抖。

狄普 殿下，他們此來，志在公主，幸吉人天相，陰謀敗露，功敗垂成。

蘇丹 (不怒而威，對沙默刺) 你我兩國雖有爭執，爲何傷及公主，要活着回去，說實話。

沙默刺 (見有生機，態度轉軟，推諉) 是他(指閻延納屍體) 該死，是他該死，他說，我們可趁今宵

宴會，挾公主以退明軍，明軍退，此地乏援，滿刺加即可一舉而下，以上所說，句句是眞話，只怪他(再指閻延納屍體)，他該死。

蘇丹 (威嚴有加) 那麼你呢？

沙默刺 (惶恐) 我，呵，我也該死，請饒命，我也該死(自打嘴吧數下，又叩頭如搗蒜)。

蘇丹 (用手示意拖出。)

沙默刺 (見狀大驚，痛哭流涕，不斷叩頭) 蘇丹，蘇丹，請饒命，你說過，只要我說眞話，便放我回

去的。(又轉身跪向公主) 公主，我該死，冒犯了你，你打我吧，打吧(再叩頭)。

寶公主 (恭謹地對蘇丹) 請恕臣妾進言，古人云，爲人君者，應言而有信。

蘇丹 (對沙默刺，一字一字地) 回去，滿刺加不懼戰；戰，亦可。

狄普 蘇丹非不能戰，然戰事傷民，回去告訴你的王，和爲貴，夫兵兇戰危，人之所患，願息干戈，

以安蒼生，此亦大明皇帝之所盼也。

沙默刺 是，是(在連聲稱是中，抱頭滾地出，隨從一人亦退)。

蘇丹 (用手示意將四屍體搬走後) 公主受驚了。

寶公主 託殿下洪福。

蘇丹 (對各部大臣) 傳令漢都亞將軍加緊海防，(對狄普) 明軍五百，保護公主及五百使女，定居

鳳凰山，鳳凰山今起改名中國山，以誌公主西來。

寶公主 謝殿下(行禮)。

蘇丹 (用手扶起公主，對衆人) 來，讓我們爲公主西來而歡唱。

蘇丹與寶公主領唱：「遠方來到的女郎」，衆和唱。

遠方來到的女郎（合唱曲，男女高音領唱）。

蘇丹：歡迎你，歡迎你，

遠方來到的高貴女郎，

你東方的色彩，

華美了這裡的山色水光。

寶公主：謝謝你，謝謝你，

你們熱烈的盛情，

溫暖了我的心房，

不再生疏，不再徬徨，

也不再留戀舊日的時光。

蘇丹：不再留戀舊日的時光，

這裡有：新的土地，

這裡有：新的希望，

還有我，永遠伴在你身傍。

寶公主：有你伴在我身傍，

我的內心快樂明朗，

我已把生命交給你，

你的希望就是我的希望。

衆人：希望，希望，

我們有共同的希望，

兩族結合，歡處一堂，
我們的生活，
美滿，幸福，輝煌。

幕在歌聲中徐徐而閉

(第二幕完)

第二幕附註

⑭ 漢都亞 巫語羅馬字拼音字 *Jong Tuor* 的音譯，馬來紀年對他有很詳細的描寫，是馬來巫歷史上的民族英雄，也是馬來文學上的傳奇人物。現在，在馬六甲有一座紀念堂紀念他，他的雕像亦刻在吉隆坡國家博物館的一巨幅牆上。

⑮ 水軍都督 巫語羅馬字拼音字 *Laksamana* (或作 *Laksamana*) 的意譯，在官職上是統轄一切水軍，負責國防，故意譯如上。

⑯ 雙溪洛渚 巫語羅馬字拼音字 *Sungei Raya* 的音譯，即今峇株巴轄 (*Batu Pahat*)。

⑰ 蘇丹芒速沙時代是滿刺加王朝的黃金時代，富強興盛，馬來紀年對蘇丹芒速沙所建的王宮，有很詳細的描寫：「王宮幾分廿七落，每落三尋濶，木柱都有兩臂合抱之大。屋頂幾七層，都有嵌窗及伸展的簷，正面有弧形窗子，兩翼雙交，雕工精巧，並鍍上流金，尖頂爲紅玻璃所造成，裝着大不同的飾物。」(附圖④爲今人根據上述描寫所繪的複印圖，作者爲馬來亞工務局繪測師 *Chong Fun Kwai* 先生，原圖現存吉隆坡國家博物館。)王宮於一四六〇年左右建成，後因觸雷電而焚於火，無遺跡可考。

20 據馬歡著瀛海勝覽記載：「……有一大溪，河水下流，從王居前過，東入海。王於橋上建立木橋，上造橋亭二十餘，諸物買賣皆從……土產：黃速香、烏木、打麻兒香、花錫之類……。」

21 三寶井 井仍在今馬六甲中國山下三寶寺前，華人社會中傳說爲鄭和所開掘；馬來紀年則說是漢麗寶定居中國山時所開掘，稱「王井」。

22 錄自杜甫作：「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前數句。

23 中國山 馬來紀年中記載：「……王便指定一座沒有城堡的山給她們居住，因此那山得名爲中國山 (Den Cina)。」此山仍在馬六甲，只是一個小山坡，坡上墳墓累累，已無遺跡可考，山下有三寶寺，寺前有三寶井。

第三幕

時間和地點：

第二幕後半年。馬六甲中國山上的花園一角；一個日落的黃昏。

人物：

微波

雙鈴

蘇丹芒速沙

寶公主

阿末

李雷

馬六甲宮女八人至十數人

馬六甲侍衛六人至十數人

馬六甲軍士六人至十數人

明軍四人

鳳凰山上的黃昏，下望馬六甲海峽的萬頃波光，落日未下，仍浮在水面，映出天邊一片彩色的晚霞。

舞台上是一平坡一片，五株擎天椰樹圍繞在平坡的四周。左側的椰蔭中露半截飛簷，右側的椰蔭中襯涼亭一角。台中有石几石凳，不規則地擺設着，正面是一排翠色竹欄杆，曲折有緻。

幕未開，一滿刺加裝束宮女，輕盈地自幕側步出，立於幕前，以明快流暢的聲音，和着台下樂隊

奏出的中場第三幕序曲，朗誦地抒述着五百鳳凰西飛的傳說：「鳳凰山上的傳說」②

鳳凰山上的傳說（朗誦詩，女聲獨誦）

鳳凰山上鳳凰台，
棲下了五百西飛的鳳凰，
傳說中的故事如此美麗，
點綴了滿刺加的山色共水光。

寂寞的山頭原來只有蟲鳴蛙叫，
如今在椰影下添了多少樓閣輝煌，
下望一片平蕪碧翠，
異國的少女歡笑在靜靜的迴廊。

不是長安居，
忘了渭城曲，
中原的禮樂移植在海荒，
看不完的新國與新知，
紫了的山竹，
紅了的檳榔。

珍惜那份無邪的喜悅，
寺院在晨昏傳來祈神的聲浪，

一聲聲清音，
一回回超脫，
彷彿帶來一份神秘的希望。

不再悔恨，
不再淒傷，
也不再在十二灘頭悵望，
人道是：西方落下太陽，
東方升起月亮，
今日鮮花在風中落下，
明朝的枝頭又長出新苗。

莫爲昨天惆悵，
要爲明日思量，
失落的何會失落，
生長的還在生長。

江流日夜不息，
潮聲永遠如唱，
唱天地的偉大，
唱生命的堅強。

就將那份羈愁旅恨，
焚化在這新的土地與山崗，
傳說中鳳凰在火裡再生，
我們就是那再生的鳳凰。

朗誦畢，宮女入幕側，台下音樂不斷，台上已傳出微波的輕快歌聲，在歌聲中，幕徐徐而啓；在台上的是微波和雙鈴二人，對新國新知的好奇心，已使她們卸下了中原服飾，換上了滿刺加的衣裳，二人俱髮腦後垂髻，髻圍襯以黃花。雙鈴衣天青，手托燭盤，在台上學「弄迎」舞蹈，憨態可笑；微波衣水綠，以輕柔旋律，明快節奏歌：「新調」。

新調（女聲二重唱曲）

風中的樹，
舞中的腰，
溪中的流水，
歌中的新調。

水上的微波，
臉上的輕笑，
山上的鮮花，
心上的多嬌。

新的土地和山崗，
新的心情和歡笑，
學不完的新歌新舞，
淡化了舊情舊調。

雙
鈴

（不耐煩，但興緻仍高）唉！這是甚麼鬼舞，左一步、右一步、前一步、後一步，扭到手都軟了，還是不能順着節拍，將燭盤扭過來。

微波（嘲弄地）算了，算了，我倒唱到沒有聲音了，你還是那麼硬手硬腳的，自己身子不够軟，反說人家的是甚麼鬼舞，（一字一字地）告訴你，這叫「弄迎」。

雙鈴（不知好歹，仍然自得自樂）對了，對了，你這麼一說，我就明白了，（反而埋怨別人）你爲甚麼不早點說呢？嗯，弄迎，弄迎，就是這麼弄一下、迎一下，像這樣。（作勢，還是那麼優裏優氣。）

微波（廢然失笑，氣不過）那有這樣挺前挺後的，你跳的才是鬼舞呢！昨天，我看公主和蘇丹跳的才好着呢！

雙鈴（負氣）公主有蘇丹教嘛。

微波（故意拾槓）那你爲甚麼不找一個人教，我看蘇丹殿下那個侍衛叫阿末的，對你倒挺有意思，（誇張地）不錯呀！他人長得挺好看，又樂觀，一天到晚對你唱歌。

雙鈴（小女兒的矜持和人云亦云）你說阿末長得好看，你去找他吧，（故找理由）我跟他說不通，甚麼嘍哩咕啦的，原來是左邊和右邊，我學話沒有你那麼快，他的歌呀，還是留給你聽吧。

微波（不屑地）別那麼大方了，我看，你的鬼舞還是叫阿末教吧！（回首不理，看見太陽下海）唉呀！我們在這裡唱呀跳呀，太陽也快下海了，（以作姐姐的態度）我們回去吧。

雙鈴（仍然負氣地）你要找阿末，你自己去，我要看看太陽下海的時候，是否真的有聲音。（過欄杆前，看一會，頓忘前嫌，又親熱地）來，微波姐姐，你看，山下那麼多漁民，一籬一籬的魚扛回來。

微波（趨欄杆前，看一會後）奇怪，怎麼以前沒看見過那麼多人打這邊走呢？（苦思，疑惑，但爲雙鈴打斷。）

雙鈴（沒有理會微波說甚麼，一心一意地想着籬中的魚）魚兒一定很多，你看，你們打得多吃力。（這時，幕後傳出蘇丹和公主的歌聲。）

微波（你聽，是蘇丹和公主來了。）

雙鈴（要作壞事地）我們快躲起來，看他們兩個怎樣恩恩愛愛，嘻！嘻！來，微波姐姐。

微波和雙鈴躲入台右樹後，蘇丹和寶公主從台左樹叢中歌唱上。

蘇丹衣銀灰，以同色布帛纏首爲冠，佩短劍。
寶公主已換上滿刺加服飾，髮腦後高髻，貼花鈿，耳髮飾以兩朵大黃花，衣素黃，携同色紗巾。
蘇丹與寶公主輪唱：「陪你看海上波浪」。

陪你看海上波浪（男女高音輪唱曲）

蘇丹：來……………

讓我陪你看海上波浪。

寶公主：我說海風是你呼嘯的歌聲，

飛揚飄蕩，

揚起了我澎湃的激情。

蘇丹：來……………

讓我陪你看天邊彩霞。

寶公主：我說太陽是你輝煌的愛情，

光明燦爛，

映麗了我華彩的心靈。

蘇丹：來……………

讓我陪你看山開鮮花。

寶公主：我說大地是你壯麗的生命，

偉大豐富，

化育了我錦繡的人生。

蘇丹與寶公主唱後，執手不語，柔情萬千，蘇丹在凝視中輕歌：「帶你走進一片歌聲」。

帶你走進一片歌聲（男高音獨唱曲）

當晚風探你影影的鬢髮，
你眼波流盼，秋水盈盈，
當夕陽照你綉綉的臉頰，
你笑渦舒展，春雲英英；
那盈盈的是情潮的新漲，
那英英的是愛意的初生。

寂寞時候請走出深深庭院，
我會帶你走進一片清朗的歌聲，
我的歌聲會拂去你眼前的霧，
有我伴着你，走上幸福的前程。

呵！海風揚起波浪，
太陽映出霞光，
大地育出精英，
請你和着我起伏的歌聲。

蘇丹歌畢，寶公主眉語隨風，回唱：「假如你要我唱一首歌」。

假如你要我唱一首歌（女高音獨唱曲）

(一)

假如你要我唱一首歌，

我唱那青山的沉默，

我唱山中有涓涓溪水，

靜靜淌流，匯成浩蕩的大河。

假如你要我唱一首歌，

我唱那大河的奔波，

我唱河上有浪濤起伏，

洶湧難持，蕩過防範的堤坡。

(二)

假如你要我唱一首歌，

我唱那天上的星河，

我唱兩岸有牽牛織女，

寂寞守望，爲等待七夕渡河。

假如你要我唱一首歌，

我要爲那雙星唱和，

我唱那天上的亘古情意，

年年月月，那許諾永恆不破。

寶公主歌畢，蘇丹和寶公主再輪唱：「歌中之歌」。

歌中之歌（男女高音輪唱曲）

蘇丹：你的歌聲隨着溪澗流水，
如琴瑟鳴在清晨的幽清；
你的歌聲穿過茂林修竹，
如簫笛奏在子夜的空靈。

寶公主：你的歌聲來自奔潮大海，
沉雄鬱壯，如雷鼓同鳴；
你的歌聲來自怒泉飛瀑，
綿延不斷，如萬馬奔騰。

蘇丹：是曠野的晨鐘，
是山中的暮鼓，
你寧靜了我內心的煩囂不平。

寶公主：是陣中的號角，
是節日的鑼聲，
你激動了我中懷的沉鬱感情。

蘇丹與寶公主歌畢，雙鈴從樹後迤迤然上，微波隨後，雙鈴學唱：「激動了我中懷的沉鬱感情」，唱得古哩古怪的。

雙鈴（一派胡鬧）嘻嘻，牽牛星呀，織女星呀，那亘久的情意呀，誰都打不破呀，嘻嘻！

寶公主（要維持尊嚴，但並不生氣）雙鈴，你的禮貌呢？

微波（雙鈴還要唱，但微波用手拉拉雙鈴）婢子等恭請蘇丹殿下及公主聖安。

蘇丹（不以爲意）微波、雙鈴，你們在這裡習慣了嗎？

雙鈴（見有人可說，一股勁地）不是我訴苦，最初真的不習慣，一天到晚吃辣的東西，辣死人了，

臉上都長出了疙瘩兒，難看死了，（過去仰臉，指給蘇丹看）哪，你看；而且，每天大清早，又被你們唸經的聲音吵醒，睡也睡不好，悶死了，也煩死了。

寶公主（有公主的莊嚴，但並不憤怒）雙鈴，你怎麼這樣沒規沒矩的。

蘇丹（和藹地，有愛屋及鳥之意，對寶公主）沒關係，讓她說下去。（微笑地對雙鈴，有聽淘氣小

女兒訴苦之態）雙鈴，你說吧。

雙鈴（有點討好寶公主，對蘇丹）後來移居到這裡，好多了，也習慣了，就是你們的舞，難跳得很，我怎麼學，都扭不過來（作舞蹈動作）。

微波（趁機搗亂）雙鈴把你們的舞，說是甚麼「鬼舞」。

蘇丹（故意）哦！鬼舞？（對雙鈴）那麼我來教你跳鬼舞，好嗎？

雙鈴（一味淘氣，不知輕重）好哇！

寶公主（看看蘇丹，見無憤意，故找理由）與民同樂嘛，是嗎？（見寶公主不理她，轉對蘇丹）蘇丹

殿下？（寶公主正要責備雙鈴，蘇丹已微笑說話。）

（對寶公主）沒關係，我也常常和老百姓一起歌舞的。

蘇丹（有意搗亂）人家雙鈴才不要蘇丹殿下教呢？

微波（有點詫異，看看微波，又看看雙鈴，知道其中有些趣事）哦！那麼她要誰教？

蘇丹（神秘地）她心中有一個人。

微波（得意地）是誰？（微笑，故意）我倒要聽聽。

蘇丹（有點生氣，被冤枉似的）微波，你不要胡說，看我不打死你。

雙鈴（有點生氣，被冤枉似的）微波，你不要胡說，看我不打死你。

（二人圍繞着蘇丹和公主追逐。）

寶公主 微波，怎麼你也放野了？

(二人立停)

微波 婢子不敢，公主。

蘇丹 (對寶公主) 沒關係，她們在這裡也悶得很，(轉對雙鈴，逗她) 那麼，叫阿末來好了，他就
在後面。

雙鈴 (撒賴) 我不要，我才不要。

微波 好，好，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故意拉長)才怪呢，我去叫他。(向內)阿末，阿末！

(阿末進，最初笑嘻嘻的也傻乎乎的問甚麼事，後來一見蘇丹及寶公主，即拉長了臉上前請安。)

阿末 阿末叩見蘇丹殿下及蘇丹后。

蘇丹 (故意認真) 阿末，雙鈴要你教她跳鬼舞？

阿末 鬼舞(莫名其妙，以為蘇丹開玩笑，又見其態度認真，無可奈何)我，我不會。

微波 是弄迎。

阿末 哦！弄迎，我會，我會(要上前教雙鈴，又不好意思)這……………這……………。

蘇丹 (微笑) 去嘛，怕甚麼？

阿末 是。(終於尷尬地上前，向雙鈴靦靦地行禮。)

雙鈴 (最初不理他，阿末仍在那裡傻裏傻氣，最後有點僵住了) 阿末，你要作死啦。

(阿末真的僵住了，不知如何是好，看看這個，看看那個。)

微波 (故作好人，對雙鈴) 好啦，不跳就不跳。(對阿末，大方地) 阿末呀，昨天你教雙鈴唱的那

首歌呢，現在，倒不如你和雙鈴對唱，讓蘇丹殿下和公主聽聽。

阿末 (更不好意思) 這……………。

雙鈴 (負氣) 你要唱，自己去唱。

微波 好，好，你們大概要在晚上沒人的時候對唱，現在，我來唱給你們聽。

微波唱「星斗滿天」第一段，故意唱得古怪。

星斗滿天^⑤（男女聲輪唱曲）

男：星斗滿天，

皓月獨輝，

佳麗萬千，

含卿安窺。

女：若無燈心，

何以燃燈，

若無真心，

何以傳情。

男：鴿子何來，

自沼至田，

情愛何來，

自眼入心。

女：嫩禾莫弄，

弄之易折，

春情莫縱，

縱之則失。

男：花開尺許，

手折入懷，
已待花蕾，
何況花開，

女

：昨夜花開，
等你不來，
來時花謝，
怨誰不該。

男

：吾見旗旄，
山上飄揚，
相思難熬，
病入膏肓。

女

：夜虫唧唧，
屋脊頻鳴，
洪荒未闢，
已定誓盟。

男及女：

既慰相思，
晝夜羈縻，
但求永聚，
生命何期。

微波第一段還沒有唱完，蘇丹見唱得不對勁，搖首。

蘇丹 不，不是這樣唱，你唱走了音，應該是這樣唱。（興緻甚高，哼了幾句）來，你們跟着我一段唱，好嗎？公主，你也來和着唱。

蘇丹領衆人唱「星斗滿天」，引集了不少宮女及侍衛圍觀，漸漸地，衆皆和聲而歌。後來，乾脆男的站在蘇丹一邊，女的站在寶公主一邊，對歌對舞。

在歌舞中，天幕漸暗，即有人燃松枝，插欄杆上，在松火掩映中，舞影婆娑，歌聲悠揚。在歌樂聲中，山下突傳來鼓聲如雷，音樂至此突變，衆詫異，李雷忽忽上，趨蘇丹前。

李雷 啓稟蘇丹殿下，波流陸人喬裝漁民登岸，偷襲中國山，已集結圍攻。

蘇丹 （鎮定）人數多少？

李雷 估計數在千人，依臣使看，以我們山上人數，難以寡敵衆，臣使已派人突圍，向漢都亞將軍告急求援。

蘇丹 阿末，隨侍在山上的人衆有多少？

阿末 二十名。

蘇丹 速爲召集。

阿末 是。

蘇丹 此山無險可守，我們及早集結突圍，李將軍，明軍駐守山上的有多少人？

李雷 水軍四百已隨狄大人回國，只餘步卒百人，已召集候命。

蘇丹 請李將軍和他們護衛公主，隨我突圍，並速鳴鑼鼓，昇烽火，召各部來援。

李雷 是。

（場外呼速鳴鑼鼓昇烽火，在烽火光中，在鑼鼓聲中，滿刺加軍士與明軍陸續出場。）

蘇丹 雙鈴隨身護住公主。公主，我有短劍一把，（在腰間抽出短劍）請公主隨身備用。

公主（會意，領劍，真烈地）臣妾不敢有負蘇丹，萬一有失，只有死公主，沒有降公主。
蘇丹好，我們衝出去。
衆人 我們衝出去。

在火光和戰鼓聲中，蘇丹與衆人高歌：「戰歌」。

戰歌（合唱曲）

烽火高昇，
戰鼓擂鳴，
滿刺加的兒女，
起來，
保衛邦國的城。
寧死不偷生，
不渝愛國情，
捨生取忠義，
萬古留名。
血戰保山河，
天地鬼神驚，
烽火連天起，
戰鼓遍山鳴。
滿刺加的兒女，

起來，
保衛祖宗的基業，
保衛邦國的城。

幕在雄壯的歌聲中急閉

(第三幕完)

第三幕附註

②4 「鳳凰山上的傳說」一詩，在演出時，亦可採用註⑥的辦法。

②5 「星斗滿天」一詩，是本劇作者集數首馬來班頓 (Pantun Melayu) 而成，馬來班頓每首四句或八句，有類於中國文學上的詩經。許雲樵氏曾以「中國詩經與馬來班頓的比較」為題，發文刊於馬來亞大學華文學會於一九六三年出版之「斑苔學報」創刊號。本劇所輯九首，首首皆為獨立之作，爲了劇情需要，輯九爲一，當然，這已有失馬來班頓之原意。詩中第一、二、七、八等四首，皆從上文之華文譯文。第三、四、五、九等四首則據之稍加改動，第六首則爲本劇作者爲了連貫全詩，以一創作插入。

第四幕

時間和地點：

第三幕的翌晨。馬六甲中國山坡上的林木中；一個日未昇、月已落的朦朧時分。

人物：

寶公主

雙鈴

微波

沙默刺

蘇丹芒速沙

李雷

馬六甲宮女八人至十數人

馬六甲軍士六人至十數人

明軍四人

馬六甲中國山坡上的密林中，清晨之前，曙光未露，黑夜却更深沉，舞台上有三顆大樹，枝葉濃密，中間有兀突山石和莽叢交錯。

天邊只有一彎殘月，地上升起很薄很薄的霧氣，給人一種淒涼、孤單、無助的感覺。

有蟲鳴蛙噪，間有野獸的嗥叫。

幕未開，有很惡切無據的歌聲自幕後唱出，幕在歌聲中徐徐而啓。

舞台昏暗，只有一慘淡白色燈光，罩照在舞台右前方，寶公主背倚一山石，半跪着地抱着滿身鮮血的雙鈴，帶淚以拔出琴聲的悽惻高音唱：「飄忽」。

飄忽（女高音獨唱曲）

像淒迷的霧，
像無定的霞，
那麼偶然地，
在山坡上，
在密林下。

留下了滿山蕭索，
多少事，
非霧非花，
誰說的，
誰說的一無牽掛，
又誰說的，
誰說的，
天角飛去無涯。

歌聲緩慢，時斷時續，聲帶悲泣，淚橫頰而下。
寶公主唱後，伏身泣泣，雙鈴躺在寶公主懷中，作生命的最後掙扎，痛苦地抽搐轉動。
台上燈光，稍轉明亮，可見二人慘淡的容顏。

雙鈴（痛苦）公主。

寶公主 雙鈴，雙鈴。

雙鈴 公主，婢子該死，沒有護着公主衝出去。

寶公主 微波，你傷在那裡？

微波 不行了，好痛，公主，你加刺我一劍吧！

寶公主 加刺你一劍？

微波 是的，謝謝你，公主，加刺我一劍吧！讓我痛痛快快的死。

寶公主 （急，有點慌亂）不，你不會死的，我們一向相依爲命，（看看雙鈴，又看看微波）你不能死，你也不會死的。

微波 好痛，（強忍，稍停，已開始不支，斷續地）公主，你自己保重，婢子不能再侍候你了，婢子

要去了，呀！（看見一個人影閃入，即作最後奮力）公主，快躲，快躲，有人來……了。

微波氣絕，公主緊抱之泣泣，在此稍前時，沙默刺隻身狼狽上，右肩受創，左手掩傷口，衣冠不整，氣急敗壞，驚惶不定，像被追逐搜索迫出，出來即急躲入大樹後，再伸首不安地向外張望，一見寶公主哭倒地上，大喜，即整理衣衫，強作鎮定，故示威武，走向寶公主。

寶默刺 公主，原來你躲在這裡，哈！哈！

沙公主 是誰？（驚醒抬頭）吓！是你。

沙默刺 是我！（故示善意）嗯，公主，不要怕（迫近）。

沙公主 （慌亂中仍有主意）你不要走近我，（從懷中拔出蘇丹贈劍）你近我，我就死（用短劍指向自己心窩）。

寶默刺 公主，你怎麼能死呢！（奸詐地）我不會傷害你的，來，不要怕（試探地跨進一步）。

寶公主 （堅定，稍帶驚惶）你再走過來，我自己刺下去（迴顧，起立，欲逃）。

沙默刺 （虛張聲勢地）公主，你是逃不了的，現在山上全是我的人，何必逃呢？（故示善意）跟滿刺加的蘇丹和跟我，不也是一樣，我將來是波流陸的王阿。

寶公主 （堅定）就算全天下都是你的人，我也不會跟你。

沙默刺 （誘騙地）好，好，不跟就不跟，何必拿着短劍要死呢！來，放下你的劍，我會送你回中原去，你是堂堂大明朝的公主，當今中原皇帝的御妹，回到中原去，一樣有榮華富貴，何必留在這

寶公主 雙鈴，別說話，你好一點嗎？

雙鈴 （雙眼如幻）公主，周圍的霧好濃呵，你要小心夜涼呵。

寶公主 （迴顧四周，發覺沒有濃霧，詫異）霧？沒有濃霧呀。

雙鈴 （斷斷續續，但清楚地）霧越來越濃了，濃得我看不見你。呵！濃濃的霧，好白呀，白得好凄涼，怎麼，怎麼，怎麼以前沒見過這樣大的霧？

寶公主 （驚悟）吓！霧！呵！（從心底哭出）雙鈴。

雙鈴 霧好冷呀！

寶公主 冷！（稍爲拉長，有點不祥之感。）

雙鈴 （近乎自語）是的，公主，霧又白又冷，冷進了我的心，這一陣子冷好難受，公主，你……要保重呵！公主，公……。（雙鈴停了最後一口氣，垂首死去。）

寶公主 雙鈴，雙鈴，醒過來，吓！你……你……去了。

寶公主伏身痛哭，微波由台右後方的山石旁出，脚步踉蹌。

微波 公主，公主！

寶公主 （抬手，聽聲音回答）是微波嗎？我在這裡，我在這裡。

微波 （一見公主，即強自穩定脚步）公主，快躲，快躲，有人來了。

微波說完，再也穩定不住，在寶公主身傍不支倒下，寶公主急扶入懷中。在寶公主懷中的是一個已死的雙鈴，一個已傷的微波。

寶公主 微波，你……。

微波 公主，別理我，快躲。

寶公主 微波，（扶微波，發覺手中有血）吓！血！

微波 （忍住痛苦）沒甚麼，公主。（稍停，終忍不住傷痛）唉，好痛呀！

個鬼地方。

寶公主（斬釘截鐵地）我活在這裡，我也要死在這裡，誰也不能送我走，這是我的家。

沙默刺（挑撥，假作關心地）唉呀！何必呢，你死了，芒速沙還有其他的女人，何況，芒速沙現在已經死了。

寶公主（乍驚，萬念俱灰，近乎自語）怎麼，蘇丹已經殉國了？

沙默刺（故作得意狀）是呀，他是被我親手殺死的。

寶公主（萬念俱灰，一願未了，有異常的鎮靜）那，我跟你拼了。

寶公主撲殺沙默刺，撞中其右肩創傷，兩人齊倒下，纏滾入巨石後，台上空場，此時用馬來皮鼓的單調鼓聲作效果，偶而加入一兩聲中原梆子聲。俄傾，全場皆寂，沙默刺從石後先出，手執染血利刃，強走幾步，終於踉蹌翻身背台倒下，露出背上插着蘇丹贈寶公主之短劍，死。公主後出，左手撫腹前創傷，血滲滲下。

寶公主 蘇丹，我總算用你的劍，替你報了仇，我也來了，蘇丹，你等我，等……（走到大樹旁，不支，昏倒莽叢中）。

台上冷場片刻，遠處傳來蘇丹與人衆呼公主聲，由遠而近。蘇丹、李將軍、軍士及宮女等搜索出。

蘇丹 公主，公主。

李將軍在搜索中發現微波、雙鈴及沙默刺的屍體，從沙默刺背上拔出短劍，趨向蘇丹。

李雷 蘇丹殿下，微波和雙鈴已經死了，沙默刺也死在這裡，（遞劍）背上插有殿下贈給公主的短劍。

蘇丹（接劍，撫視，焦急地）快找公主，快找公主，（迴顧搜索，並焦急地）公主，公主。（旋見寶公主倒在草叢中，急趨前半跪着扶起寶公主，緊張地）公主，公主。

寶公主（在蘇丹懷中悠悠醒轉）呵，蘇丹，我終於再見到你了。

蘇丹 你受傷了，別說話，亂事已平了。

寶公主 （安慰地，無力地）看見你平安無事，我心安了，（稍停，竭一口氣）蘇丹，剛才雙鈴臨死的時候說看見一片霧，現在，我好像看見那片霧。

蘇丹 （不明白地）霧？

寶公主 （自語地）霧來得真快，像雙鈴說的，一片、一片的，又濃又白，白得很淒涼。

蘇丹 （開始惶急）公主，你一定神。

寶公主 （仍是自語般）霧好冷呀，冷得我直發抖。

蘇丹 公主。

寶公主 蘇丹，霧太濃了，濃得我看見你，握握我的手，冷呵，冷……（寶公主死）。

蘇丹 公主，我在這裡，（握寶公主手）吓！冷……。

（衆人低泣，跪下，只有蘇丹一人慢慢起身屹立，背台，仰首向天，狂歌當哭，歌：「悲歌」，場面燈光轉暗，天幕慢慢轉亮，台上是一些剪影。）

悲歌（男高音獨唱曲）

爲甚麼？爲甚麼？

青山這樣寂寞？

爲甚麼？爲甚麼？

長夜這樣蕭索？

猶記園中的歡笑，

猶記欄邊的許諾，

許諾啊仍在，
歡笑啊失落。

空了，空了，
空了山上的平坡，
散了，散了，
散了天邊的雲朵。

一聲聲呼喚，
一陣陣難過，
爲甚麼啊爲甚麼？
青山這樣寂寞？
長夜這樣蕭索？
爲甚麼啊爲甚麼？

蘇丹歌畢，仰首屹立不動，無語問天。
衆悲切，低聲合唱讚歌「火鳳凰」，歌聲莊嚴肅穆，由低而高，由慙而壯，歌出新生，歌出希望。

火鳳凰（合唱曲）

（一）

啊！啊！鳳凰，鳳凰，
你生長在古老的東方，

朝戲丹霞池，
夕舞梧桐崗，
嘯清響，飛霓光，
化天虹爲羽彩，
披日月的華光，
采采麗容，
與秋月同樣的皎潔，
有春陽的燦爛輝煌。

(二)

啊！啊！飛翔，飛翔，
你來自古老的東方，
識山河一粟，
慕西都沃壤，
翔萬里，越千山，
嘯天南的日月，
臨西垂的海疆，
嘉嘉女儀，
你的靈表多麼可嘉，
你的芳聲多麼速暢。

(三)

啊！啊！
你投身焚山的烈火，
爲再生的高貴希望，

你灑下殷殷的寶血，
灌明日花朶的芬芳，
啊！鳳凰，鳳凰，
大地是如此淒涼，
涼沙振野，
群山茫茫，
朔風滿天，
海波蕩蕩，
你知否？我們的哭聲是多麼悽慘！
你知否？我們的悲容是多麼驚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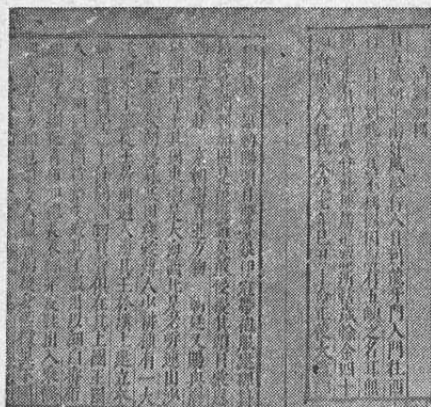
四

呵！呵！鳳凰，鳳凰，
塵土復歸塵土，
生命從不歸還，
呵！呵！願你，願你，
高貴的鳳凰，
高貴的鳳凰，
有靈魂再生，
有再生的不朽輝煌！輝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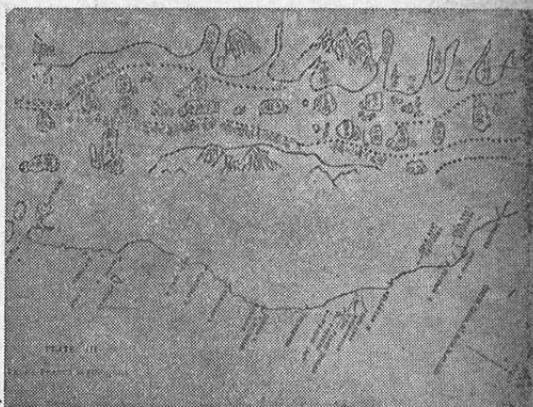
幕在悲壯的歌聲中徐徐而閉

(全劇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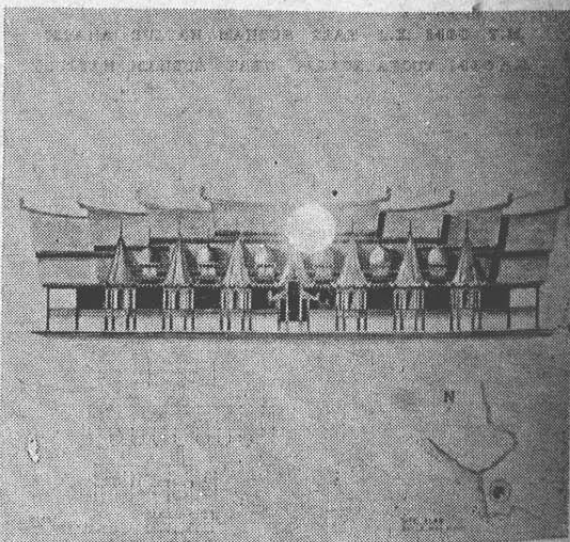
附圖三：見註⑬，馬歡著瀛涯勝覽有關滿刺加條影印，原書存吉隆坡國家圖書館。



附圖二：見註⑨，為武備誌中所載鄭和航海圖，英文部份為今人所繪對比圖，現存吉隆坡國家圖書館。



附圖一：見註②，為滿刺加蘇丹芒速沙墓碑，現存馬六甲博物館。



附圖四：見註⑩，今人據馬來紀年所載蘇丹芒速沙王宮之構想圖，現存吉隆坡國家博物館。

漢麗寶史料附錄

附錄一

中國公主與滿刺加蘇丹和親

據馬來紀年上卷第十五章「中國和滿刺加的親善邦交」的第五段至第八段所載（華文譯文從許雲樵氏據英國人李敦英譯本譯註之華文本「馬來紀年」，一九六六年增訂本）：

「回船的風況已到，敦波羅砵底補底①陸辭。中國的王自從遣使後，便確確實實要和滿刺加王聯絡；他便對敦波羅砵底補底道：『訶希望羅闌來探訪我一下，我打算將我的女兒皇麗寶②（Hong Lipo）公主嫁給他。』敦波羅砵底補底便道：『你的兒子滿刺加王不能隨便離開滿刺加，因為他們的四周都是仇敵，但如果你肯加惠于滿刺加王，那麼就請你准許我把公主護送到滿刺加去。』於是中國的王便吩咐李寶③備一隊船舶護送公主往滿刺加去，一共有一百艘船，由一位高級官員叫第保（Dipa）④的統領。中國的王又挑選了五百名極美麗的官家小姐為公主的侍婢。當公主皇麗寶和文書護送上船，敦波羅砵底補底便揚帆直往滿刺加。

「當他們抵達滿刺加，蘇丹芒速沙得悉敦波羅砵底補底已帶着中國公主回來，不禁便大悅，親自到沙佛島（Pulu Sebou）去迎接她。用了一千隊儀仗來尊重她，護送她到王宮。蘇丹一見中國公主的美麗不禁驚訝，用阿刺伯話說道：『呵！造物中美麗至極了！願造化的神祝福你！』

「蘇丹隨即令公主皇麗寶皈依回教，後來便娶了她，生了一個兒子名叫波兜迦邁末（Puduca Mainut），他又生了波兜迦室利支那（Puduca Sri China），他的兒子是波兜迦阿末（Puduca

Ahmed)，他生的是波兜迦伊索 (Puduca Isip)。全體官家小姐也都皈依了回教，王便指定一座沒有城堡的山給他們居住。因此那山得名定支那 (Dea-China)，暹語的意思是「中國區。」中國人就在那中國山下造了一口井。這些人的子孫，就叫做毗檀陀支那 (Bandunda China)，意思是中國隨員。

「蘇丹賜第保錦衣，並其他護送公主的大員，當回航風汎到來時，敦多羅尼和大臣聞那轉多羅 (Jana Petra) 二人陪送使臣回國。蘇丹又再寄一信給中國的王，因為這次和親而互相聯絡起來了。」

在同書下卷第五章則有中國公主的餘音：

「蘇丹芒速沙的兒子波兜迦彌末，和中國公主皇麗寶都去世了，王子有一個兒子名叫室利支那，分封在冷岳 (Langat) 附近的蘭論 (Jaram)。在那裡有他的堡壘，他的人民，在良好的季節也互相交往。」

附錄二

婆流鹿國王子入侵滿刺加

引錄所本與附錄一同，卷下第一章：

「在望加錫 (Macassar) ⑥ 有一個國家，名字婆流鹿 (Baluc) ⑦ 國王名叫做迦楞摩殊拘 (Kraing Majoco)。國土廣大，望加錫的一切城市，都臣服這國。他娶了迦楞提丹陀郎闍延納 (Kraing Detendrang Jayanak) 的女兒們，一共有七個，最小的一個最美麗；但只有最長的一個生了一個兒子，名叫三摩羅拘 (Samaloco) ⑧。三摩羅拘長大起，勇猛非常。望加錫人無與倫比。有一天，三摩羅拘去探訪他的母親，瞧見了他母親的最小的妹妹，便深陷情網，他竟希望

要他父親的嬪妃。當他的父親聽見這消息，他便問他：「他怎麼鍾情了那位年輕的嬪妃，她豈不是他的母親妹妹，又豈非他自己的庶母，如果你喜歡和一位美麗的少女結婚，你不妨去侵略馬來大陸——烏干礁林毗沙 (Ujung Tana Besa 大地角)——找一位像幼妃那樣漂亮的女子吧！」

「三摩羅拘預備了二百艘挑選好的八檣，打算去征服各地……」後段即描寫他入侵爪哇、暹羅各地，後來到了馬來半島的大地角，蘇丹芒速沙即召水軍都督漢都亞迎擊，並將之擊退云。

附錄註：

- ① 即本劇作者音譯的敦普泰。
- ② 即本劇作者音譯的漢麗寶。
- ③ 原譯註說是「禮部」的轉訛。
- ④ 即本劇作者音譯的狄普，原譯註說亦是「禮部」的轉訛。
- ⑤ 在今雪蘭莪州西南沿海一帶。
- ⑥ 即本劇作者音譯的孟加錫。
- ⑦ 即本劇作者音譯的波流陸。
- ⑧ 即本劇作者音譯的沙默刺。

又按：本附錄引自許雲樵氏之華文譯本，並未經許氏同意，如引錄錯漏，咎在本劇作者。

關於「漢麗寶」

此劇的構想，得之於一九六三年八月，大致結構成之於一九六四年初，執筆爲文始於一九六四年六月，半年後先得一話劇腳本的初稿，其間歷經修改，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得此歌劇腳本。

腳本的初稿，是話劇腳本，成文後，吉隆坡劇藝研究會和歌樂節幾位戲劇界和音樂界的朋友認爲：如果改成歌劇，可能有較佳的演出效果。他們供給了不少意見，愆慮我改寫成爲一個歌劇腳本。

原來的話劇腳本全是對話，如改成歌劇腳本，非得全部改寫不可，有幾點困難必須克服：

一、歌劇的劇情不可能太複雜，歌唱時間比對話時間長了三倍，在演出時間的限制下，不容許發展太複雜的劇情，因此，必得將故事情節和人物縮減。

二、歌詞不同於對白，對白求簡潔、真實、淺白。歌詞除上述要求外，要求美和音樂性，而且不能用瑣碎的斷句，應該是一段對白或心語的描寫，在這方面，我的功力不够，遇到的困難最大，缺點也最多。

三、歌劇對美的要求比話劇更甚，因其有歌也，在場景、燈光、效果方面的感染力，要求較高。在這方面，我憑很淺薄的舞台工作經驗，在劇本上加以描寫。但又怕太瑣碎，只在重要部份勾出。

四、話劇脚本，是劇作者一個人的事，歌劇脚本則必需考慮到製樂者的配合，其間，幾位音樂界的朋友，給我的協助至多。

基於上述原因，我差不多把初稿脚本全部放棄了，只保留部份主要情節，從頭寫起。最後，經過一年半時間的重新改寫，給戲劇界及音樂界的朋友傳閱批評，收集意見，又再三修改，成爲這樣一個脚本。

脚本所要表達的內容，不再在此闡述，脚本本身是一個說明。在考慮演出時間的限制下，我無法製造更多的情節和高潮，這是我創作能力的不够，幸好歌劇主要是歌和樂曲，歌好樂曲好，可補情節的不足。

漢麗寶的歷史和傳說太簡單了，簡單得無法構成一個戲劇故事。幸好戲劇不同於歷史，歷史要求是真，藝術要求是美。史劇只是根據史上，甚至傳說上的幾個人物，或幾段事件，加以想像創造而成。假如說這個歌劇脚本與歷史不符，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漢麗寶也只是一個傳說上的人物，在中國的史籍和傳說中毫無記載，只在馬來亞唯一史籍「馬來紀年」中被提起過，而且，馬來紀年的文學成份多於史學價值，假如我們有更高的史實要求，漢麗寶這個人物的本身就是存疑的。藝術要求不同於歷史要求，考據史實，那是史學家的事，不是劇作者的事。

話是這麼說，可是，很不幸地，我是學歷史的。雖然史學方法論的四個學分，在十多年前大學畢業時，早在過關後交回給老師。但是，那一份學一行像一行的執着感，使我無法完全拋棄史料的考證。在一個固定的範圍下，我仍執着地盡量搜求史料。此地搜集史書實在困難，第一手史料不用說了，甚至三手四手的也難求得。後來總算東奔西跑，參閱了有限的載籍，也浪子回頭般以作學生的手法，抄錄了一些卡片。問題最慘的是那一份學一行像一行的執着感（說迂迴感也可），使我對史料的收集和考證，有無窮無盡之感。有一段時候，我甚至想完全放棄這個脚本的寫作念頭，但是，每當我想起五百年前，在馬六甲中國山上的五百宮女，和她們如何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土渡過她們的一生，（這一生是悲凄？是愉快？）我就不能自己。最後，只好狠下了一個作爲歷史學生的心，只根據馬來紀年的兩段記載（見附錄），再在地名人名上參考一些明代載籍，附會爲文，但總有點對不起歷史祖師爺的感覺。

歌劇有多種，有全劇皆以歌唱出之的，這方面，我的功力不够，難以將全部對白寫成歌詞；其次，我自己並不大喜愛是也唱不是也唱的全唱形式，因此，我把這個脚本處理成一個輕歌劇脚本（這個輕字

，現在用起來，怕會引起誤會，因近來有輕文藝的名詞出現，文藝而加上輕，有不够份量之感，至於這個脚本是不是輕文藝，那不說了。輕歌劇是西方衆多歌劇形式中的一種，譯自 Light Opera，是對白和歌唱夾雜的歌劇形式，普通都是喜劇。

一九六六年，這個脚本完成後，我的朋友陳洛漢先生決定爲之配曲，陳先生是一位嚴肅的音樂工作者，在星馬音樂界，享有崇高的盛譽，這個脚本由他的配曲，我的欣悅是可以想像的。

陳先生最初估計，要用兩年時間配曲，但陳先生嚴肅認真的態度，使這項工作的進行時間，延長了半年，歷時近三載，到一九六九年初，才全部配製完成。

在配曲期間，這個脚本爲了配曲的需要，陳先生和我，在歌詞方面又一字一句地商量，又稍事修改，與一九六六年的原稿又稍有不同。如由一九六三年，從我構想時算起，到一九六九年陳洛漢先生完成配曲工作止，前後經歷了六年時間。

另一方面，我的朋友劉卓義先生，當他在義安學院讀巫文系三年級時，即已着手將這個脚本翻譯成巫語羅馬字拼音的巫文本，到畢業時才完成，劉先生現在培風中學教書，在此一併致謝。

撇開樂曲的製作和巫文譯本不談，先以脚本來說，這種戲劇形式的創作，尙少人嘗試。我認爲，這個脚本並不是一塊美玉，它只是一塊磚頭，一塊未經燒煉的很粗陋的泥磚。不過，我總希望磚頭拋之於前，有美玉出之於後，那麼這個脚本的創作便因之而有意義了。



牧羚奴為畢卡索所作的造像

畢卡索的怪劇

吳雨眠

幕起。

十個演員——五男五女。二個女的着無上裝泳衣。

十個演員坐在舞台上吃香蕉，吃西瓜。

他們把西瓜核吐向觀眾。

他們的名字是「大脚」、「大焦慮」、「小苦」、「圓尾」。和「洋葱」。等。

主角「大脚」把一瓶酒傳給演員們。他們把酒一直傳下去，傳到前排的觀眾。

他們跳進一個大浴缸。

煙從浴缸升起。

這便是藝壇怪傑巴布羅·畢卡索(Pablo Picasso)的戲劇：「被尾

巴抓住的慾望」(Le Désir Attrapé par La Queue)。

畢卡索只寫了這麼一個劇本，寫作年代是一九四一。書成後，沙特和他的同伴西門·德·波華(Simone De Beauvoir)在巴黎正式朗讀，由卡繆指導。從此，好久沒有人敢去「碰」它。

你不把它當作劇本，就把它當作一種突發性的表演。

沒有所謂情節。它是一些荒誕的幻想的大混雜。一種關於食物，金錢和性的狂歡滑稽劇。一種四濺的弗洛伊德式的流動的渾沌。

這個劇本公演過兩次，都是所謂「試驗劇場」幹的，在曼哈丹和維也納。

超現實。

一九六八年八月，J·JACQUES，這位歐洲現身現場劇(European Happenings)的「教皇」，領導那些長髮的徒弟們，以及現身現場劇的聖手們，在法國聖托佩芝郊外海濱支起一個藍色的營幕，公演「被尾巴抓住的慾念」，作為他的「自由表現節」的一部份節目，觀眾六百名。

脫衣舞娘 RITA RENNOIR 也在內。

打樁聲响的搖擺樂。

哥哥女。

畢老頭的畫的幻燈片，投在背景上。

(畢老頭的原意是否如此，鬼知道呢。)

「妓娼」(雷諾亞)開始做生意。

脫衣鏡頭。一直脫到腰部。野性地搖動。餘者跳古古怪的舞。

整個演出，由怪光，雷，警報，哨，噴射機式等音响效果加以「分段」。

聖托佩芝的市長先生禁止該劇在市中演出，原因之一是：小便鏡

頭。「妓娼」蹲在舞台上。尿聲。

最後，「大脚」說：「我們把天使們的米粉末撒在泥污的牀單上，並且把牀墊拖過黑毒叢！出盡所有的力量，鴿子羣急飛入萊福槍的彈雨中！而在所有被炸的房屋裡，鑰匙在鎖頭內轉動了兩次！」

激烈掌聲。
幕下。

革新後的 學生周報

我們推薦你讀

戲中有戲

Gerald Schoenewolf 作

黎騷 譯

人物：青年作家與少女。

1

青年作家，在稿紙上一心一意地寫着。他坐在格林威治村一間路邊茶座的一張桌子旁，另一邊桌子旁坐着一位少女，望着他。

少女：（過了一陣子）我喜歡蓄有山羊鬚的男人。

作家：（抬起頭，摸摸下巴的山羊鬚）是嗎？

少女：是的。

作家：很好（繼續埋頭寫作）。

少女：你在寫甚麼？

作家：短篇小說。

少女：你一向都在茶座上寫作？

作家：是的。

少女：我能過去陪你嗎？

作家：如果你坐到這裡來，我豈不是要把筆停下？

少女：唔。

作家：這麼一來，你豈不比我的寫作更加重要？

少女：不一定非如此不可。也許只是暫時比你的寫作重要。

作家：既然這麼說，你就坐過來吧（他把信紙推開一邊）。

少女：（坐到他桌子旁，向他注視良久）你有一對神奇的眼睛。

作家：你當真覺得神奇？

少女：是的，眼裡有一絲不滿現狀的意味，顯示你有過一些不如意的事，但要是情形許可，

這對眼睛仍會滿含熱情微笑。

作家：你很會說話。

少女：不錯，我的想法正是如此。

作家：你想喝些甚麼。

少女：除非你自己也喝點甚麼。我只想跟你談談。你也想跟我談談吧？

作家：正是。

少女：我想是的。但你太害羞，不好意思主動，也許我應該說你怕主動。男人必須當心女人的，因為具有美國社會所賦予女人的一些權利之後，她們不擇手段，不曉得衝動與真正的毅力之間的差別，誤將男人的拘謹當成弱點。

作家：不錯。

少女：你是個拘謹的人，但我可以打賭，你的拘謹是由於敏感。你是個極端聰明而且敏感的人，而生活却與你為難。但你胸襟開放，對嗎？

作家：對，完全對。

少女：你凡事講誠實、坦白。

作家：你可說中了。

少女：我想是的。我可以看出來。我對看人的有灼見引以為榮。我研究他們的眼睛，眼睛是心靈的電視銀幕，你相信嗎？

作家：相信。

少女：我的你深信不疑？

作家：不然。

少女：我可以打賭你心裡想着甚麼，你以為我會談呀談呀一直談你，儘是談着一些關於你而又可能是你心裡一直相信的事情，加插上一些對美國人情的評語，不斷投出這種使人認為出奇的智慧又成熟又美的印象，使得你的好奇心起，使得你也開始向我問起長短來。於是我只好無可奈何地向你傾訴我的身世，很具戲劇性，到了後來我便設法請你上鉤。之後，高潮來了——你不曉這到底是甚麼，除了斷定我會作弄你，接着作賤你，然後嘲笑地離開。是的，我曉得有上千的人，每天如此苟活。告訴我，你有沒有這種想法？

作家：多多少少有。

少女：對許多人說來，這也許是聰明而且也許是真的，但我並非如此。可是我喜歡你有那種感覺。

作家：謝謝你。

少女：這不算甚麼。（她望着他好一陣子）你住在附近？

作家：不錯。

少女：那好極了。

（台上燈光全熄）

2

作家與少女躺在他的床上，兩人的頭彼此枕在對方的手肘上，兩人面對面。

少女：你喫過女人的虧，對嗎？

作家：這話怎麼講？

少女：我是說你不敢碰她們。

作家：不錯。

少女：你怕她們。

作家：是的。

少女：你怕她們因爲你太愛她們。你不能主動跟她們交談，因爲你曉得這麼一來你會向她們

暴露你的愛，而且會遭拒。

作家：不錯。

少女：你遭拒過很多次麼？

作家：是的。不，不很多次。但不能說沒有過。

少女：你不覺得你比許多人更愛女子？

作家：噢，那當然。

少女：你崇拜她們，對嗎？猶如崇拜藝術，說得貼切一點，你要佔有她們，全部佔有，你願

世上每個女子都愛你，受她們的香吻安慰以便可以安心寫作。出門對你是一件苦差。

噢，當你比較年輕時，你喜歡出門，看盡紐約所有的美貌女子。如今你年紀——我猜

想——已廿七，你很少跑出公寓。如果你出門，看到美貌女子，你感覺沮喪，因爲你

知道你無法佔有她們，現在沒法子，你得等到你出名之後。當她們見你愁眉苦臉地望

着她們時，當然她們會顯得下流。她們是會很下流的。你喜歡少女們的玉體，他們腰

部的曲線，她們臀部的豐滿，她們的軟髮，分外長的軟髮，隨後你看到一個梳短髮的

女子，這也沒關係……你喜歡她們的眼睛，尤其是當她們的眼睛是很敏感的那一型，

但如果是敏感的那一型，那便是一種挑戰……你活在苦惱之中。你要你所聽到的美國

的一切，夢想的一切——不止是電視上的百事可樂與啤酒商業廣告中的那些人物——

實現，你等得不耐煩。依你看，我怎樣？

作家：你不錯。

少女：我同情你，真的。但你從中得了一些東西。

作家：我不知道我得了甚麼。

少女：一對吃過苦頭的眼睛。一對經過心靈痛苦、快樂時會閃亮的眼睛。

作家：你真會說話。

少女：我知道，你已經說過。

作家：是的。

少女：（痴痴望着）你的眼睛現在閃亮着。

作家：我知道。

少女：（痴望着）我們不妨卸衣上床。

作家：我正希望你會這麼說。

（台上燈光全熄）

3

事後。他們坐在廚房桌子旁邊，手與手在桌面上緊握，喝着咖啡。

少女：我瞭解你，對嗎？

作家：不錯。

少女：你需要別人主動，但讓你做主。你需要一位美麗的女子，但却不以此為榮；你需要一

位賢慧的女子，但不受她的美的影響；你需要一位可以像你母親一樣照顧你而又青春

煥發的女子。你需要一個能賞識你的個性才華的女子，了解你的人生觀與宇宙觀。

作家：你往下說好了。

少女：你脾氣好，個性樂觀，這些是你離家以來沒有人發現過的，原因簡單：你不敢表露；

你需要一個溫柔女子，使你開朗，使你可以自己。

作家：你往下說吧。

少女：（緊握住他的手）我要說的便是這些。告訴我，你認為我是不是你所需要的那種女子？

作家：正是。

少女：但你不大信任我，對麼？

作家：不大信任。

少女：爲甚麼不？

作家：我始終等着你給我一個猜不來的結局，把我戲弄一番。

少女：（笑）你很有趣。

作家：我知道。

少女：你把我當甚麼？一場夢？

作家：對了。

少女：我正是一場夢。

作家：這正是夢看真來真是假。

少女突然不見。青年作家拿起稿紙，再度寫作。他並非置身廚房，而仍在原來的路邊茶座上。少女已然不在。

（台上燈光全熄）

不要葉子

南子

舞台設計：

一間標準政府組屋的小房間，牆壁刷上粉紅色，深紅色也可以。牆上掛着照片，一張是男主角和女主角合影，背景是國家劇場或皇家山頂或漳官海濱都可以；另一張是電影明星的相片，是張美瑤或秦萍或蘇菲亞羅蘭都可以。舞台的中央，放一張雙人床。本來，床應該是放置在舞台的一隅，但爲了顧及兩旁觀眾的視線，只好放在中間。啓幕時，男主角躺在床上，女主角坐在床沿。這個劇本假如是在北歐或美國等「野蠻國家」上演，男女主角可以全裸。如果在本地上演，爲了避檢查官的耳目，女主角應加上一件睡袍。

人物：

賀有榮：男，二十三歲

賀若思：女，二十一歲

幕啓：由街上傳來車輛走動的聲響，及小販的叫賣聲。

榮：戀愛是一種玫瑰的名稱。

若：我不要葉子，只要花。

榮：愛情只是止於靈魂，沒有肉體，就好像玫瑰只有葉子。

若：不要葉子。

榮：只要花。

若：我把自已迷失在鹹濕的淚裡，迷失在瘋狂的承受上。

榮：我枕在你臂的港灣裡。

若：我把髮散成一團霧，迷了你的變眼。

榮：我有一種坐在船上瘋癲的快感。

若：啓航後，所有的後悔，都要埋葬，我們需要的是明白自我的存在。

榮：讓你領略我鬚髯扎刺的苦楚。

若：這種純屬官能的感觉，才是存在的真正意義。

榮：我們的做法，是對上一代勇敢的挑戰。

若：不這樣，我們永在蛋中。

榮：當你孵化，你成長，總要衝破這層壳。

若：一定要付出痛苦的代價。

榮：一如不能害怕產前的陣痛不要分娩。

若：爲了要花朶，我願付出一切。

榮：玫瑰花的開放只是屬於我們兩人的時間。

若：媽說，我們同姓，不許結婚。

榮：你媽媽的見解封鎖在六十年前三英吋的射程。

若：她用從前的眼睛看現代的事物。

榮：她活着，爲古人的傳統而活。

若：我們活着，爲了花朵。

榮：不要葉子。

若：哥哥批評你，看你的樣子不像好人，沒出息。

榮：所謂出息，就是爲了別人的價值標準而活。

若：跟你結婚，不會有好日子過。他說。

榮：因爲我沒有汽車沒有洋房沒有地位？

若：我不要這些虛幻的，我只要赤裸的你。

榮：你媽一定說你的幻想太瘋太野了？

若：爲了要花朵，我們只得撕掉葉子。

榮：沒有葉子的花朵活得不長久。

若：從花朵的立場看，它要美，不要長久。

榮：從你媽媽的立場看，她要長久，不要美。

若：看得長遠更痛苦。

榮：嫁了我以後，你會爲孩子的尿布和家務埋葬掉。

若：可以避孕。

榮：花朵屬於我們，葉子屬於傳統。

若：不要葉子。

榮：人家一定笑我們的想法多麼惡魔。

若：爲了花朵？

榮：爲了花朵！

若：生命的意義，應該單純到爲生存和肉體。

榮：所謂婚儀，結婚註冊，只是一張合法的做愛文件。

若：做愛是兩個人的事。

榮：可是長輩並不這麼想。

若：結婚僅是爲了傳宗接代，是一件多麼興味索然的事。

榮：所以，婚前的關係和婚後的關係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人爲的詮釋。
若：就像一朵花，早一天開放和遲一天開放都是一樣的。

(幕下)

後記：

這個獨幕劇，是改編自賀蘭寧的短篇小說「紅」（登於蕉風202期）。舞台設計和人物名稱完全和原作相同。至於人物的對白，大部份是我自己的，假如有甚麼錯誤和缺點，完全由我負責，和賀蘭寧無關。特此聲明。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W. K. WIMSATT 著

葉 蓁 節 譯

艾略特的喜劇：鷄尾酒會

.....be prepared for the coming of the stranger,

Be prepared for him who knows how to ask questions.

至少，在美國，「鷄尾酒會」所獲得的異乎尋常的成就是很顯著的。艾略特在贏取百老匯的觀眾去聆聽一齣批評生活方式的喜劇上展示了不容忽視的技術。艾略特這劇本，普遍獲得一些報章的喝采。對於同時代的一些諷刺劇來說，艾略特的「鷄尾酒會」是「極不規則」的，因而也引起一些雜誌的非難，如「紐約客」(New Yorker)及Partisan Review即是。愛金遜(Brooks Atkinson)曾說他非常了解艾略特這部喜劇，所以也懂得它的缺點，他的讀後感是令他「懷念傑弗斯(Robinson Jeffers)的燃燒的意象」，但也讚揚艾略特「劇本中的詩句是發自他對生活的虛偽的虔誠行徑，而非發自詩人超然的精神活力。」

在這劇本所存有的一些弱點當中，我想，最嚴重的應該是在第三幕的高潮，兩個結果中的一個——殉難。艾略特企圖瞄準那帶有一點「野蠻性」的東西，但對於喜劇來說却射得太高了；同時，在感覺上企圖製造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效果也顯得相當浮泛。像從對礁島回來的文質彬彬的阿歷士(Alex)所報告的絲麗雅(Celia)的命運，阿歷士以這則新聞驚嚇並訓誨他那鷄尾圈內的人物，但太掣拗於她的名字的意義上——一個實際上已「昇天成聖」的女孩。「我們發現那些士人……為絲麗雅豎立一座神龕，並帶來

水菓與鮮花以作爲祭品。」但我對她那種方式的死並不能找到任何可寬恕的理由。「她似乎必會在極靠近蟻堆之處受折磨。」而且也只是在相當精巧但複雜的介紹性的喋喋中說明機智的「無用武」——「猴子，異教徒，基督原住民等等。但在吐露那些庸俗而缺乏教養的原住民的訴苦却是極正確的：「只爲一批被瘟疫折磨而隨時都會死去的土人。」但一些「不英雄」的附帶句子是會令人生厭的，如：

飢渴，潮濕，曝露
疾病的困擾，對獅子的恐懼

使我想到沃爾(E.A. Waugh)的 *Handful of dust* 中阿馬遜森林中的囚禁；想到了康拉德(J. Conrad)的 *Heart of Darkness* 中的死亡：「……某某人——他們告訴我我是酋長的兒子——……以一柄長矛向一個白人作挑衅性的刺戮，當然，在咽喉那兒，那是很簡單的。」第三幕最成功之處是兩個結果中的另一個——平庸之承諾的酬報。極富戲劇性的趣味。

有關決定(Decision)的高潮在第二幕中哈考特·萊利(Harcourt-Reilly)的診室裡就已達到，第三幕便是如何去均衡這些尙待說明的問題。

左派寫實主義者對這劇本提出的反駁是認爲這劇本在情感上是貧瘠與冷酷的，在本質上是脆弱的，且像一具骷髏。這反駁所持有的獨特且闡明得最清楚的形式是針對那位傳道的精神病醫生在懺悔中發現有選擇之餘地這結果上——辭職與神聖的義務——排除了快樂的「自然生命的美滿」，或者，至少這項排除在常伯連(Chamberlaynes)這對「空洞與令人厭倦」的夫婦之被推爲代表「人類愛的終極之可能性」這項事實上是明確的。但我必須指出，在對材料運用的忠實與文字所具有的強大的象徵力這兩點上，我們是應該爲艾略特辯護的。這劇本在表現有關「自然的愛的限度」這問題並不如錯綜複雜。

兩個人，都曉得彼此是不了解對方的
養育他們所不解
也永不會了解他們的孩童

無疑的，那位精神病醫生是在談論着某些東西，而在它天然的具體性中，他認爲那是頂平常的；無疑的，我們也被要求去發現一些更難捉摸的東西，一種根本且普遍的寂寞感——雖然寫實主義者會着於提及此。但這些都無從使愛德華(Edward)與拉薇妮妮(Lavinia)成爲典型。「那是美好的生活，」那位精神病醫生說。劇本以一場時髦的聚餐作爲開始，一堆人，某種氣氛，以及一種不健全的局面在這種氣氛中

自然地成長。那位精神病醫生本身也是一個典型人物。在他導演下的愛德華與拉薇妮雅的重聚並非勞倫斯 (Eric Lawrence) 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我們必須跳出常規，不能冀求在艾略特的劇本中找到一些傳統上在有關「生活方式」的喜劇都有的一種暗諷或一般關係，那便是對上流社會腐敗者的諷刺。從這水平看，劇中的整個「陰謀」是被恰當地處理。愛德華與拉薇妮雅最後的決策，雖然比他們應得稍為好些，仍只是一個決策，並產生一種從最初局面所能預料得到的最大限度的快樂。(絲麗亞對神聖的義務所作的選擇，她那無止境的欲望的昇天，頗像是合理的，而且是在同樣的情況下被決定下來的。若一方面她「真的有眼光」，另一方面她與愛德華之事是「不平的努力」的發現。「我發覺……我們只是彼此互相利用而已。」這不是她的抉擇，只是結果上的一種激情。) 常伯連的滑稽，正如這劇本毫不誇張與直接要說明的，應該置于寬廣的尺度上衡量。若我們要在「生活的美滿」之上找出一些普遍意義，在劇本中也有，而且非常清楚，但也只和婚姻生活的最大可能性發生不經意的關係。那鷄尾圈中所存在着的有關婚姻與奉獻的獨特問題，也是存在於這世界許多其他角落的。這是大宇宙中的小宇宙。我們可以在這圈子之外思索廣泛的自我認識與信仰的謙恭兩者間的區別。

當你發現，常伯連先生

當然，聖人除外……

你會忘掉這句話

而在遺忘中整個情況會改變。

在此，我將某些困難置于一邊，而對這劇本在語言與節奏上作一普遍的讚美。「誇張」與「完美」的對白，這是某些評論家的斷語，「戲劇中新語言的誕生。」

這世界並非羞怯也非浮誇

常用言辭精確而不粗俗

禮節上的言辭考究而不誇張

沒有人比艾略特更好地描述這些。這是「直射」的語言，完全正確，儘可能在句尾加上一些不留痕跡的笑話：

發現你的生活日益安逸

沒有相合的批評與堅忍的爭執者
或是險惡的不足：

彼得·奎布先生

是一位常客。

或是平乏的格言式的總結（普魯佛洛克與荒原遙遠的回聲）：

每處都是寂寞——以及交情

兩者都避免

幽靈般世界的孤寂感

想像力，堆塞的記憶與欲望最終的毀滅

我們是否能說，艾略特在想誠懇地將喜劇置于觀衆所能接受的範圍這意圖上，發出了比他的較重要與嚴密複雜的詩篇中所展示的意象與主題更爲淺白平易的聲音呢？我相信，這麼說並非是種挖苦。所謂戲劇便是讓觀衆跟隨着一句句的對白，並從中理解大意——雖然其中某些重要的「味道」會遺失。甚至這些「味道」會比四個四重奏（Four Quatrains）中的某些冥想所佈滿的色彩來得更淡。在這種喜劇中，很少有像 *Earthly Religion* 的合唱那麼「濃烟密佈」，它有着詩劇的洗練、約束與簡潔、精確等優點。這些都是艾略特的喜劇中的主要長處。

至於詩，艾略特會對某些輕鬆的部分作過解釋：「我的目的，是想無意識的影響聽衆，使到他能從詩人安排節奏去感受或思索，而無須去考慮這些節奏是幹甚麼用的。」但這可能是作者謹慎的陳述，我發現，詩的音步或節奏是相當突出的。不時，正如愛德華與哈考特——萊利的第一次交談，是遠超一個演員能達致的，它包含着一种怒吼與刺耳聲的交流。艾略特在音步上的最大特色是對邏輯的強大依賴性，字眼的重複與交換，句子的平行與對比，充溢在行與行之間的類推——對於此，韻律在音節與強音的意義上常能發出低沉的聲音，「荒原」中某些最富節奏性的章句可以用來形容：「手電筒的紅光亮在多汗的臉之後寒冷的寂靜在花園中之後……」，在「鷄尾酒會」中：

那是個多美好的宴會，我捨不得離開

那是個多美好的宴會，我願它再重複

我不曉得

你不曉得！他叫甚麼名字？

像發自萊麗雅 (Lidia) 的喋喋中的銅鑼聲似的節奏，或者，相對而言——一種策略上的交錯動作。

若有另一個女人

她也許會要求寬恕

並獲得利益。若沒有另一個女人

也沒有另一個男人，因素可能比較複雜

而你却企望她永遠不再回來

若有另一個男人，你便會想再結婚……

愛德華

但我要我太太回來。

那些平行的「花邊」與「變奏」，發展成那位精神病醫生險詐的意圖，像催眠一般，針對着愛得華的怒吼。我想，劇中的每個人物都能用一套獨特的節奏來分析，例如絲麗雅的個性，可以用針對她自身或針對愛德華的那種甜蜜與冷峻的「若這是」高潮來說明。

若這是現實，這很像一場夢

若你是那種人——

那好，你就如是佔有她

若那一切都是無意義的，我希望能治好

我對某些無法找到的東西的渴求

這在某種程度上扼要地說明了絲麗雅在經驗上弔詭辭上的節奏。

啓幕時的那場鷄尾酒會上的一陣喋喋——一個有關老虎但卻沒有老虎的故事，克魯茲夫人 (Lady

Kroetz) 在一個婚禮上但却說「我並沒有出席她的婚禮」——對於我而言，這是給「沉痛的現實」一擊

，一種德萊登 (Dryden) 稱之為「機械式的幽默」的社會面貌。但在台上，它却有很好的效果。那段文

字，在一個喋喋不休的醜老婦領導下的四個客人的企圖努力使事情置于神秘與笨拙的空虛感中是一個很重要的開端——一面是那位太太不在身邊的主人臉上的野紅色表情，另一面是那位身份不明的客人的毫無表情。這是極突出的戲劇性想像力。接着，在同一場中，當所有的客人都離開後，愛德華便須面對那位陌生人，價值便跟着倒轉了。隨着三次有趣的加添混和杜松子酒，我們第一次聽見哈考特——萊利的優美措辭。

「現在請回答幾個問題，結婚多久了？」教一個精神病醫生在一個男人的客廳中不轉移話題是很難的，因他很可能會被踢出來。接着（也是在同一場中），通過彼得（Peter）的歸來以及由絲麗雅所引起的困惑而尋求他人的意見，愛德華自身也成了一個懺悔者，但我們會以為在他和精神病醫生的接觸中他已獲得許多東西。「熱度減低時你會發覺他已是另一個女人。」這是屬於艾略特自身的一種不太客氣的腹語。

另一些含糊之處是必須說明，因它們對整個劇本的結構有影響。何以像絲麗雅那麼「高超」的女人竟會和愛德華這個笨蛋搞上？或者，我們可以提出另一個相對的問題，對絲麗雅「她將遠走」這預言給了我們什麼心理上的準備？再說，愛德華與拉薇妮雅是否會接受哈考特——萊利在其診所所給予的忠告？或者，他們不會因為已動搖在精神衰弱的邊緣上而倉皇？最明顯的，何以像阿歷士與茱麗雅這兩個鷄尾圈內的「木頭」竟會在第一幕與第二幕間被轉化為守護神（Guardian Angels）？我相信這些問題確是存在于劇中的某些弱點。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問題可以用詩劇的「未必然性」（improbabilities）來解釋，然則關於茱麗雅與阿歷士的問題却是我最感興趣的。因它與劇本內在的特有同時也是棘手的一些處理有密切關係，它多多少少隱藏着也暗示着一些道德與神學意義。不過，由於艾略特的名氣，常給予批評者一些困難，因讀者常要在艾略特的作品中找尋一些「奧秘」，而使到他的技巧受到忽略。在某些情況下，技巧對於艾略特的作品却是非常重要的。就如茱麗雅與阿歷士之變為守護神並非只為了劇情上的需要而產生的象徵，而是整個「陰謀」的主要部分。其實，他們一開場就是守護神，他們出席鷄尾酒會，因為愛德華不能阻止他們。他們把兩個針鋒相對的人物——絲麗雅與彼得帶到愛德華家裡來，無疑的，他們和那位精神病醫生是共謀的。在當天傍晚，他們商訂好的一個計劃正在順利地進行，他們輪流到愛德華家中，藉口說找尋雨傘或眼鏡，或甚至要幫忙愛德華煮食。第二天，他們捏造了電報，而將彼得與絲麗雅在拉薇妮雅回來時帶出來。同樣情形在第二幕中仍繼續着。愛德華，拉薇妮雅與絲麗雅的輪流

抵達那位精神病醫生的診所，以及阿歷士與茱麗雅「輔助式」的躊躇行爲便是。

當然，任何人也許可以把茱麗雅與阿歷士的問題這麼看待：如果他們不是真的那麼「木頭」，何以他們的行爲那麼笨拙？難道他們的行爲不爲他們的友人所認爲是正常的嗎？在第一場中，茱麗雅對這種「言行不一」已有隱示。就像亨利第四（Henry IV）中哈爾太子（Prince Hal）與法爾斯大夫（Falstaff）在一次次狂歡中的坦誠。

我知道你認爲我是一個愚蠢的老婦人

但我確是很認真的。

從嚴格的水平來看，它的說服力並不太強。

在象徵之外，或在隔開幻影以及滑稽和心理之外——堅持說替整個劇本描繪一個清晰的輪廓是很困難是相當確切的。愛德華所捏造的一個單調的形象——抱病的姑媽，可視爲一個欠缺的預示，從對白中，帶着意味深長的懸疑性走出來。讓劇本中的情節通過托辭或婉轉的表現手法呈現出來，而使到觀眾深受吸引，這也許是艾略特的一大成功。也許我們已扯得太遠了，或許有人會問，譬如有關阿歷士，茱麗雅與哈考特——萊利三者間的真正關係是甚麼？萊利到底在經營些甚麼——車子在晚上九點鐘開到病人府上去接待；他的旅館及療養院，到底是一些宗教式的避靜所或是甚麼？不過，最成功之處也許是在第二幕的尾聲，在萊利的診所中的那段對白。

哈考特——萊利之作爲「魔鬼」這一形象，也有一些隱示。「我對他非常懼怕，」絲麗雅說：「他有某種力量。」「若這是機器，」拉薇妮雅說：「必有人在操縱它，但是誰呢？常感到有人在騷擾，我覺得不自由。」他像是一種「主宰力」；另一方面，他在劇中也算是一個有趣的人物，在那「機器」中他不是主腦，而是茱麗雅，在第一幕中即有此提及：茱麗雅「總是對的」。但萊利對她的變料勝利感到矜傲却是一個令人驚訝的轉機，他要求茱麗雅再度提出保證，茱麗雅說：「亨利，你就是不了解純潔。」

……當我對她那種人說話時

「以勤勉完成你自己的超渡，」我不明白

我自己在說些甚麼

茱麗雅

你必須接受你的拘限性

我認爲有關這帶着幾分玄妙的主題的最突出形象是在第一幕中當茶麗雅回來找她的眼鏡時，那位身份不明的客人，突然從壁爐轉過身來，帶着單眼鏡，像喝醉似的唱着「獨眼萊利」這首歌。

我是獨眼萊利

正當我喝着滲水的杜松子酒

進來時只有房東的女兒

而她把我的心整個給拿走

劇情發展至此仍未說明他們是認識的，這事的意義是很明顯的：這位陌生人以開玩笑掩飾他和茶麗雅之間的主要目的。其實，這笨拙言行的暗示在前面就已出現，她說：「我認得它們，因它的鏡片只剩下一邊。」

總之，要對「鷄尾酒會」有較深刻的理解，讀者必須對「半寓言」式的句子不太陌生，而且最好也不要從字面去理解。艾略特這部談及道德的喜劇，是文壇上少有的傑作。萊利與他的病人在第二幕中的對白，尤其是對愛德華的那段，可以說是建立一種新的喜劇形式。在這之前，艾略特已成功地以悲劇及「合唱」的形式處理道德問題，像 *Murder in the Cathedral* 即是。有關絲麗雅這個人物形象的選擇，基本上和 *Family Reunion* 中的祖傳的贖罪者 *Harry Lord Monchensey* 相同，諸如該劇中有這麼一段：

我仍未有明確的方向

人在這個瘋狂的世界中將何去何從？

在絕望邊緣的某處

沙漠中的膜拜，飢渴與剝奪

一座石造的聖殿與原始的祭壇……

對卑賤之人在生活上的照應

在愚昧無知與不可治的疾病的教訓中

我必須追隨着幸福的天使

「鷄尾酒會」和前期作品的不同處是對「在世間所作的抉擇」的處理上，在 *Murder in the Cathedral* 中所作的嘗試是付出很大的精神上的努力。在 *Family Reunion* 中却將它推給傻瓜。在鷄尾酒會中，艾略特對這些問題的探索給予一個健康的啓示。總之，對道德與神學的探索，艾略特的鷄尾酒會對當代戲劇界來說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原著

A·雷 (Ajit Ray) 英譯

郝小菲中譯

葬禮

小引：這個獨幕劇是泰戈爾諷刺文學的一個典型例子，最初發表於

一八九六年的一個月刊裡。時代是在十九世紀末葉，正當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衝擊力打破了孟加拉 (Bengal) 的社會傳統。當時一些富人和貴族們極力模倣——常常是可笑的——西洋的方式，為的是要使統治者知道以求取恩寵。這個戲劇是發生在孟加拉的一個市鎮裏。

第一景

（一個富有的老貴族，奎西納奇索，躺在他臨終的床上。房子裡的三個兒子——健特拉、南達和英特拉在場，還有在家中哭泣的女人，以及醫生。兒子們正在談話。）

健：我們該寫信給誰呢？

英：寫給雷諾茲先生，還有……

奎：（聲音微弱）你要寫甚麼，我親愛的兒子？

南：寫我最愛的父親逝世的消息。

奎：可是我還沒有死呀！

英：當然你還沒有死，可是父親，請你明白我們必須把一切事情都準備好；我們甚至必須決定一個大概的時間。

健：最好是能儘快收到重要的英國官員的悼詞，把它們登在報紙上。那會造成一個偉大的印象。

奎：難道你們不可以等到我死了才做嗎？

南：父親，這是不合邏輯的。我們怎麼能等呢？到那時候我們就太遲了。（過了一會兒）現在我們來寫一份名單。（開始寫）總督，奧伯特先生，威爾遜先生，貝爾斯福特先生，貝考——

（第四個兒子斯康達上）

斯：喂，喂，最主要的事情怎麼樣了？還沒有辦呢。

健：甚麼事？

斯：還沒有通知那些參加送殯行列的人。

奎：主要的事不是我應該先死嗎？

健：別爲這個擔心，父親。醫生！

醫：甚麼事？

健：（低聲地）要多久——嗯——我們應該甚麼時候通知人們來？

醫：大概——

（女人們開始哭）

斯：（厭煩的）煩死人了！你們能不能安靜？我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對了，醫生，你想甚麼時候——

醫：這樣子大概——可能在凌晨四點。

健：我的天呀！那就沒有多少時間了。南達，請你趕快去報館。

醫：他能不能先去拿藥？這是藥方。

斯：你的藥方和藥可以等一等，醫生；報館可不能等。你知不知道假如報館關門的話，要刊登訃告是多麼困難？要通知人們會多麼困難？

醫：可是病人也許不能等；他可能不會活這麼久。

健：對了，那就是爲甚麼我們要趕快送消息到報館的原因。

南：那麼好了，我這就去報館了。

斯：好極了，聽着——訃告上寫送殯行列在早上八點起程。

第二景

斯：醫生，都快七點了，可是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你說到四點就會死的。

醫：（困窘的）脈膊好像很有力的——

健：啊！甚麼樣的醫生！看，你把我們弄到這麼爲難！

南：真的，是那種藥的關係。自從父親停止吃醫生的藥以後，他就慢慢好了，並且有了力氣。

奎：你們向來都是很快樂的。爲甚麼你們突然顯得這麼悲傷和憂心？不要擔心，我現在覺得很好。

斯：可是我們並不覺得很好。我們已經把一切葬禮程序安排好了，人們已經開始來了。

奎：太可惜了！我早就應該死了的。

醫：（對兒子們，非常煩惱的）我可以提出一個建議嗎？也許可以幫助你們解決這個困難。

英：甚麼？

斯：甚麼？

健：甚麼？

醫：你們當中一人，是的，你們當中一個人可以及時死掉來代替他。

（氣憤地走出去）

第三景

（房子外面，人們正聚集來參加葬禮）

卡乃：現在都八點半了。爲甚麼還耽擱着呢？

健：請坐，抽支煙吧。

卡乃：我看不到有甚麼送殯隊的佈置。

健：一切都已準備了，全都安排好了，現在只是——

朗大南：親愛的健特拉，不好拖延遲時間呀。

健：是的，我知道，但是——

哈利哈：爲甚麼要延遲呢？葬禮完了之後，我們還必須準時到辦公室的。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英：請你們不要生氣，我希望不久會有事發生。現在請你們看這些弔唁信（他分發給他們）。這是蘭伯特寄來的，這一封是哈利遜寄來的，這封是詹姆士爵

寄來的——

（斯上）

斯：這些是登訃聞的報紙：The Statement, The Englishman。

馬賀：（看着他的錶，向加巴）你看，孟加利人就是不知道遵守時間。
英：對了。他們到最後難免一死，但是就是不會死得準時。

（客人們輪流看着訃聞和弔唁信。）

拉哈：哦！上帝，我們的朋友，我們最愛的朋友。

納耶：啊呀！他生前是多麼好的人呀！

納巴威：（嘆息）這是神的意思。

羅西：「開放在我們心中的蓮」——下一句是甚麼——哦，對了——

「開放在我們心中的蓮

還未到時間就被死亡採摘

我們在悲傷的海中。」

是的，我們在悲傷的海中。

亞地艾：O tempore! O morte!

拿亞巴基：像是在 *Giro* 裡頭所說的——我們拋棄我們的肉身就像丟棄我們的舊衣服。

杜奇南：（含淚）哦！奎西納奇索，我們最愛的朋友，你現在在那裡呀？

（一個微弱的聲音從房裡傳出）：我還在這兒，但是看在上帝份上，你可不可以閉嘴？

劇作家蕭伯納

十九世紀下半世紀初，在愛爾蘭的杜柏林(Dublin)有一個孩子出生。跟其他的孩子一樣，沒有甚麼特別。長大後，一樣的去上學。可是這個孩子非常討厭學校生活，不喜歡學校裡的課本。只喜歡看課外的小說。廿世紀初，這位曾經生活在非常困苦而不喜歡學校生活的孩子，竟只用一支筆而震動了世界文壇，聲譽由外國吹進自己的國家。成爲自莎士比亞以後最偉大的戲劇家。這個人物就是身體高瘦，滿面鬍子，喜歡說幽默而諷刺的笑話的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 - 1950)；

對西洋戲劇有興趣的讀者，有三位戲劇家是不能不認識的。這三位就是莎士比亞、易卜生、以及現在要談的蕭伯納。三人都不同國籍。莎士比亞是英國人；易卜生是挪威人；蕭伯納却是愛爾蘭人，雖然他九十四年的生命有七十多年生活在英國。三人中莎士比亞最早，幾百年來一直被認爲是英國的國寶。其實所謂莎士比亞的作品真偽，作品是否出自一個人的手筆，甚至於是否有莎士比亞這個人存在過，一直還是一個謎。看過梁實秋的「文學因緣」裡有關莎士比亞的文章，就曉得目前要寫有關莎士比亞的文章是相當困難的。大都是以「似是而非」的情況下來談的。蕭伯納自小看過莎士比亞的作品，也看過舞台上演莎士比亞的作品，可是他認爲莎士比亞是一個沒有思想的戲劇家。文學史上罵莎士比亞最厲害的就是蕭伯納。

易卜生是比較屬於現代的。在十九世紀時，西方戲劇近於衰落，作品都屬於沒有思想的一類。易卜

生在這種的時代突起，寫出了有高度思想性的創作，違反了舞台與觀眾感受方面的基本規律，忽略了戲劇上動的方面，成爲閱讀劇。成爲歐洲戲劇界的革命家，是研究近代戲劇史不能不知的一位。蕭伯納崇拜這位革命家，個人的作品也受他影響。

現在談到蕭伯納。這位活了將近一世紀的戲劇家，給英國帶來榮耀，也帶來許多麻煩。暴露英國的恥辱，也證明了英國的民主。有人說，假如英國不民主，蕭伯納絕對不可能活到九十多歲才離開世間。他雖然暴露英國人的虛偽，英皇却想封他，以閉他的嘴和筆，可是他却不接受，還說他自己已經爲自己封了。

蕭伯納不會寫過自傳。據他自己的意見，一切的傳記都是謊話。不但是謊話，而且是深思遠慮的謊話。目前被認爲有權威性的蕭氏傳記是亨特生 (Archibald Henderson) 和赫理斯 (Frank Harris) 各別所著的蕭伯納傳。亨氏所著的是蕭氏特許的。赫氏所著的蕭氏有許多地方不贊同，認爲赫氏對他一生的事實知道得很少。赫氏也是愛爾蘭人，比蕭大六個月，於一九三一年逝世，他與蕭相識四十多年，本身也是文學巨人。

蕭伯納可以說是一個沒有學歷的作家。在學時間不長，十四歲就離開學校。就是在學校也不喜歡學校所給他的所謂「教育」。成名後他曾說：「小時在學校的生活，是一生中耗費而且無味的一段。」所以可以很肯定地說，學校教育沒有給他甚麼。那麼像這樣的人，又如何能在文壇上佔一重要的地位，其原因何在？這是研究蕭氏，以及一些有自學的青年應該知道而很有意義的事。

蕭氏生於一八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據統計自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七〇年間，愛爾蘭一共產生了十幾位人物，把英國智識階級統治了一代。這是愛爾蘭人一直認爲很光榮的事。蕭伯納的父親是個酒鬼，斜眼，只能吹大喇叭。四十歲時才結婚。母親出身於良好的家庭，能唱歌，有美妙的聲音，兼彈鋼琴。母親和父親可以說是不得己和不了解的情況下結婚的。男的歲數比女的大一倍，結果婚姻不美滿收場。小蕭的叔伯很多，都會玩樂器，所以蕭就在濃厚的音樂氣氛中長大。家人又時常帶他去看歌劇，因此不到十三歲，他就能以口哨吹一些著名歌劇的曲子。除音樂外，蕭對繪畫也發生興趣。時常到杜百林畫廊去參觀。十五歲時，就能不必看目錄而認識許多意大利畫家的作品。閒時喜歡看小說，如天方夜談、天路歷程、羅賓遜飄流記、圖解的莎士比亞、狄更斯以及馬克吐溫的作品，甚至達爾文的論文。名著爾彌爾 (John Stuart Mill) 的自傳是影響他很大的一本書。這些事實證明他天生對文學有特別興趣。天生性格

也很重要。他自幼就有反對傳統的特性。十歲時就不上教堂做禮拜。這些先天的條件決定了他將來在文壇上的地位。

十五歲時，因為自己不喜歡學校生活，家裡又非常窮，叔父就介紹他到一間地產公司去工作。工作並不繁重，主要是收租金。老板不在時，他就教同事們唱歌劇。這時母親與父親的意見已經不合了，帶了姐姐到倫敦去住。讓蕭與父親兩個人住在杜百林。母親在倫敦以教音樂為生。

蕭在地產公司工作四年，過着的是枯燥的生活。一八七六年三月他忍不住這種生活了，毫無打算地辭掉了這份工作到倫敦去跟他母親和姐姐同住。可是爲着生活，還是要找個工作。於是不得不暫時在愛迪生電話公司裡工作。除此以外，他還爲人家記賬。他常說他早期的作品是在賬簿裡。在倫敦九年，一無所成。一八七九年，他鼓起勇氣來，寫了一本小說，名叫「未成熟」。可是沒有一家出版商願意爲他出版。他再另寫一本，也是失敗。一共寫了五本，全部遭受同一種的命運。據他說，當時爲着要寄這些小說稿子給出版商的郵費，是需要他費一番功夫的。可見他當時的經濟狀況。這些小說一直等到他成名後才有機會出版。寫了五本小說失敗後，他的寫作生活可以說是暫時結束。他不寫了，有空就去聽演講，到大英博物院去看書，充實他的頭腦。

當時社會主義在英國呈出很熱鬧的氣氛，蕭對社會主義發生了興趣。後來他認識了英國社會主義思想家雪黎·韋伯 (Sidney Webb)，又聽了美國社會主義者亨利·喬治 (Henry George) 的演講，和讀了他的著作，蕭遂成爲一名熱心社會主義的支持者。此種信仰終其一生。開始讀馬克斯的資本論。常誇言他是英國第一位讀這本書的人。這時有一個叫着費邊社 (Fabian Society) 的團體組織。這團體的政治目標是以漸進的方法達到社會主義。蕭於一八八四年，參加這個團體，時年廿八歲。費邊社中大多數都是英國高級智識份子，如韋伯夫婦，以及世界史綱的著者威爾士 (H.G. Wells)。漸漸地蕭在社中成爲一位活躍份子。一些重要的宣言，都是由他執筆。有時也到海德公園去演講。聲名漸漸地大了，一九〇六年還當過費邊社的主席。

蕭雖熱心於社會主義，但還是不忘他的文學嗜好。這時他注意到挪威戲劇作家易卜生 (Ibsen)。易卜生的作品當時在英國並不得到重視。介紹易卜生的作品到英國來的是一位名威廉·亞哲爾 (William Archer) 的。

阿哲爾是世界週報的戲劇主筆。這個人對蕭的一生可以說很重要。雖然我們不敢說假如沒有阿哲爾

就沒有將來的蕭伯納，但是最低限度沒有阿哲爾，蕭是要經過許多障礙才能成功的。阿哲爾看重了蕭，提拔他，介紹工作給他做。一方面解決了他的經濟問題，一方面給他有地方發展他的天才。當時介紹工作的原因以及方式也是很偶然而有有趣味的。蕭開始寫書評是這樣開始的。主編把書交給阿哲爾去寫，恰巧阿哲爾太忙，沒有時間寫，就把書交給蕭去寫看。蕭看了書，寫了一篇很有趣的書評。就這樣他得到主編的信任，寫起書評來了。寫繪畫評論也是如此，繪畫評論記者死了，一時找不到人來寫，又交給蕭。談繪畫對蕭是易如反掌的事，所以毫無困難地他又成功了。後來他寫音樂評論，終於成爲世界著名的音樂評論家。開始他用「巴塞托」(Como di Bassetto)爲筆名，後來就索性用自己名字的簡寫G. B. S了。名氣越來越大了，那時候如有人要他寫東西，是要談條件的。其中一條是有關稿費的。

這時候他的生活是相當寫意了，名利雙收；就和阿哲爾合作鼓吹新劇運動，開始罵莎士比亞，歌頌易卜生。說易卜生有思想，莎士比亞所表現的是「Romantic nonsense」。他覺得寫戲劇有他特到的地方。同時以戲劇來宣傳他的社會主義効力更大。因此就專心在戲劇方面發展，摹倣易卜生，寫社會劇。以現實爲題材。這種戲劇在當時的英國是沒有的。有一位名叫格連(J. T. Grein)的，是一位新進的文學批評家。他覺得當時戲劇界毫無生氣，就創設了一間獨立戲院來演社會劇。先演易卜生的劇本。可是所得到的報紙的攻擊。不過蕭倒很欣賞這種演出。受了格連的鼓勵，蕭寫了第一本劇本，叫「鰥夫之家」，就在獨立戲院公演。初演時，激起人們的討論，有人看他的戲，也有人讀他的劇本，一時大家都談蕭伯納這個人。後來當局認爲此劇本有傷害風化，就把它禁演，蕭伯納就一舉成名，成爲英國新文藝之先鋒。以後他繼續寫劇本。「華倫夫人的職業」一出，即遭禁，結果先在美國的紐約上演，卅年後才在英國上演。因爲蕭之劇本多不適合維多利亞時代，所以英國當局頗不喜歡他，因此他的名望是從外國吹進來的。先是美國，以後德國，英國列第三，法國排第四。

蕭的著名作品有：好逑者(Philanderer)，武器與人(Arms and Man)，千迪達(Candida)，魔鬼的門徒(The Devil's Disciple)，人與超人(Man and Superman)，聖女貞德(Saint Joan)，蘋果車(The Apple Cart)等。除寫劇本外，也發表許多有關社會主義的論文。

一九二五年，他的名著「人與超人」獲得了諾貝爾獎金。可是他拒絕領受，說當一個人跌下水而沒有人去救，等他上岸了才丟下救生圈。成爲歷史上拒絕此獎金的第一人。結果這些獎金獻給一個叫着英瑞文學基金的組織，作爲在英國促進瑞典文學之用途。

個人性生活是研究個人傳記很重要的一部份。寫傳記的人或自傳的人都很少要談到這一點。著名的傳記著作「盧騷懺悔錄」就毫不掩飾地把這些生活都寫出來。蕭在這方面談得很多，也很坦白。對於性在其個人的地位以及性在藝術上的地位，給我們很多寶貴的材料。

蕭自稱他把自己的童貞保持到二十九歲。就是他到倫敦後的十年。蕭自己的解釋是這樣的：他年青時代，把時間生活在德國、奧國著名音樂家，希臘和意大利的雕刻研究裡；因此對美的感覺有真正的修養，所以對性有與普通人不同的看法。所謂性昇華就是這個意思。他認為藝術在性完全被禁止時能够發達起來。他舉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意大利的繪畫、以及希臘的雕刻來證明這一點。這些時代，在宗教與傳統的約束下，禁止性的談論；因此藝術品達到極峯。

蕭對女性是怕羞的，以西方人的標準來說，和他真正發生關係的女性不多，一共不會多過半打。有名的「蕭伯納情書」，不是他和夫人的通信，而是和一位著名女伶愛蘭黛麗來往的信件。雖然寫過這麼多信，可是他們很少見面。人家說這是紙上談兵，他却說：「人類只有在紙上，才會創造光榮、美麗、真理、智識、美德、和永恆的愛。」

在致給赫理斯的一封信日期是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四日由倫敦發出的信中，蕭非常坦白地說出他對性的看法。重要點是這樣：他不是一位性無能者，也不是同性戀者。他是個多情善感的人，不過並不是「不作選擇」的意思。他比較喜歡解事的女人。二十九歲以前過着節慾的生活。廿九歲後，總有慈善的女人供他的需要，而且都不必有代價的，那時他沒有餘錢。他從這些女性中得到一切學得到的東西。以後的情形是他無須去追女人，而是女人追求他了。不過追他的不全是需要發生性關係的，他們需要伴侶與友誼。他不認為性是成爲兩性永久關係的基礎，還有其他的事情比性慾還重要。他不曾因爲要享一夜的風流而不去赴一個社會主義演講的約會。

蕭本無意結婚，他認爲世界有許多自然的獨身者。可是到四十二歲時，他終於結婚。太太是度綠蒂·潘且馨(Charlotte F. Payne - Townshend)，一個富有家族的女兒，比蕭小一歲。蕭年青時工作的地產公司，就是這個家族的。他們的婚姻開始，以及對婚姻的看法都是很特出。新娘與韋伯夫人是很熟悉的。在一次通信中，她對韋伯夫人說，她很願意以她的財富去幫忙一個人以完成事業。韋伯夫人想起了蕭伯納，就跟她說，蕭是一位有天才的人，假如沒有人好好地照顧他，他的天才將會失掉的。婚姻並不是因此就開始，而是有一次蕭病得很厲害，潘去看他，看到蕭生活的地方不太好，提議蕭搬到她的地方來

往，蕭乘機求婚，就這樣他們結婚了。潘識英材，她知道蕭是最有獨立性的藝術家，應該得到絕對的自由、安定的生活。毫無疑問，潘的財富給蕭省了許多經濟負擔，對蕭的創作生活不無影響。這次的婚姻還算美滿，只是兩個人沒有發生肉體關係，原因是太太不喜歡這些事，因此他們沒有子女。太太於一九四三年逝世，享年八十六歲。以後蕭就過着孤獨的生活。

一般人到了七十歲，不是將要死也要退休了。可是蕭却與眾不同，到了這個年紀，才來遊歷。他週遊世界。一九三一年，到過蘇俄、中國、日本以及他最不喜歡的家——美國。

蕭是個社會主義者，到了蘇俄，就盡量地讚美蘇俄。他見過高爾基、列寧太太、史大林等人物。蘇俄人民歡迎他，當他是馬克思再世。他發表演講，竟有這樣的句子：「英國應該覺得慚愧，未能成為共產主義的領導者。」令英國人聽了啼笑皆非。

訪問中國時，他會見了孫中山夫人、蔡元培、魯迅等人物。由交談中顯示他對中國之知識知道的不多。不過他認為當時中國一味模倣歐西的許多已經失去效用，遺害大眾的文化，大加反對。提醒中國人和打破崇拜歐美的信仰。在「告中國人民」中，有這樣的話：「中國人民，不能恃他人之意見以為生；歐洲對於亞洲實不能有何建議，否則必貽反唇之譏，謂『醫人者當先自醫』也。」這些言語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事隔三十餘年的今天，事實證明其言不差。

蕭到了美國，美國是他最看不起的國家。可是美國是最早欣賞他的作品、他的戲劇最初的成就是在美國，版權最多也是美國。他批評美國是非常苛刻的，他說：「百份之百的美國人，是百份之九十九的白癡。」有一個著名女伶跟他開玩笑說：「蕭先生，你的聰明聞名於世，我的美貌，顛倒眾生。假如我們結合，必生一又聰明又美貌的麟兒。」蕭毫不客氣地答她說：「假如不幸生出來的麟兒，相貌像我，頭腦像你，豈不悲慘。」其思想之敏捷，大胆諷刺的程度，由此可見。

要了解蕭的戲劇特質必先了解其思想。蕭對現代社會之一切制度，表示非常的不滿。因此一有機會，他就加以暴露、攻擊、破壞，他認為要建設必先要把舊的破壞。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以筆為工具，以戲劇的形式來進行。他是不認為「為藝術而藝術」而寫作的。他認為寫作目的在有教化人們的任務。戲劇要成功，在取材於大眾所關心的問題，把這問題搬到舞台上來討論。在舞台上討論問題是他的戲劇特色，動作是次要的。至於討論是非是以甚麼來做標準呢？蕭是以他的社會主義思想為中心來做標準的。因此，現存的一些社會組織、政治、經濟、宗教、道德、婚姻等問題，都是有問題的問題。這種寫作

題材是取之不盡的。蕭的戲劇重討論而輕動作，違反慣例。但是他能以他所特有的幽默、諷刺、警句來使觀眾發笑，所以他的戲劇，雖有長篇的討論，看的人還是覺得津津有味。他的劇本特色就是有一篇很長的序文，非常長，有人說他是爲寫序文而寫劇本的。不但如此，有時還有一篇後記來補序文的不足。既然蕭的劇本多數在於討論社會之問題，那麼有一天，這些問題都解決了，那麼這些作品不都是失掉了價值了嗎？關於這一點，他自己有先見之明。他是不想流芳百世的。他曾說他可能在這個世紀末成爲一個被遺忘的小丑。可是從歷史觀點來看，他的作品在某一個時代，曾經促進人類的幸福，單這點的成就也是不能忽略的。

蕭活到很長命。自一八五六年到一九五〇年，一共活了九十四歲。每個世紀各活五十年左右。蕭的長壽，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是個素食主義者，除游泳外，沒有甚麼激烈的運動。他不善社交，無事不出門，頭腦不停地思想、創作。九十多歲時還能寫作。一九五〇年九月，他在花園跌倒，折斷了一隻腿。送進醫院，精神還是很好，有說有笑。他跟醫生開玩笑說：「我死了，你也出名了，因爲你醫死了蕭伯納。」其幽默的精神，由此可見。好像他有預感，他要死了，別給人家一種負擔。送他回家後。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日，早晨差一分鐘五點，一代戲劇巨人就安祥地離開了世界。其中一位最後探訪他的人物，是他的同鄉詩人 Sean O'Casey。

七〇、一、九、完稿

夜

Harold Pinter 原著
黎 巖 譯



賓特（右）正在指導「群矮」的演出。

一婦人與一男子，年紀各四十左右，坐着，喝着咖啡。

男：我說的是河邊的那段日子。

女：甚麼日子？

男：第一次。在橋上。在橋上開始。

（靜默）

女：我記不起來了。

男：在橋上。我們停了下來，往河裡望。那是夜裡。渡頭小道上有燈光。那時只我們兩人。我們朝河水望去。我把手放在妳的小小的腰枝上。妳難道忘了？我還把手放到妳的外衣底下。

（靜默）

女：那時是不是冬天？

男：當然是冬天。那正是我們邂逅的時刻。那是我們兩人的第一次散步。妳必定記得。

女：我記得散步。我記得和你一起散步。

男：第一次？我們的第一次散步？

女：是的，我當然記得。

（靜默）

女：我們由沿路走進一塊園地，經過一些欄干。我們走到園地的一隅，然後在欄干處站住。

男：不對，我們是在橋上停步。

（靜默）

女：那是別人。

男：胡說！

女：那是另外一個女子。

男：那是多年前的事了。妳早忘了。

（靜默）

男：我記得那時水上有燈光。

女：你的手將我的臉捧着，站在欄干旁。你很溫柔，你很體貼，你真的很體貼。我不曉得你到底是誰，不曉得你心裡想着甚麼，不曉得你會對我怎樣。

男：妳該記得我們是在一個宴會中相識。妳說是麼？

女：那是甚麼？

男：甚麼？

女：我想我聽到孩子的哭聲。

男：我沒聽到甚麼。

女：我想那是孩子醒來的哭聲。

男：屋裡一片寂靜。

（靜默）

時候不早了。我們坐在這裡，我們該上床了。我有事情要做。我明兒一早得起身。

（靜默）

男：開宴會的那個人名叫陶迪。妳認識他。我見過他。我認識他的太太。我在他們那兒遇到妳。妳站在窗口處。我對妳點頭微笑，出乎我意料之外，妳以微笑回報。我整個人痴了。妳覺得我瀟灑，那是不久後妳告訴我的。妳喜歡我的眼睛。

女：你也喜歡我的眼睛。

（靜默）

女：你摸我的手。問我是誰，做甚麼的，我知道不知道你在撫摸我的手，你的手指摸我的手指，你的手指在我們的手指間上下移動。

男：不。我們是在橋上停了下來。我站在妳的身後。我把手放到妳的外衣底下，放到妳的腰枝上。妳意識到我的手。

（靜默）

女：我們參加一個宴會，陶迪夫婦的宴會。你認識他的太太。她多情地望着你，彷彿說你是她的情人。她看來鍾情於你。我則不然。我不認識你。他們有一間可愛的屋子

，座落河邊。我跑去拿我的外衣，讓你等着。你說你要送我回去。我覺得你很有風度，彬彬有禮，很殷勤體貼。我披上外衣，望出窗外，曉得你正等着。我望過花園一直望到河邊，看見水上的燈光。然後我跑到你那裡，我們沿路而下，經過欄干，走進了一塊園地，那必定是一間公園。不久後我們找到你的汽車。你駕着我回去。

男：我摸過妳的乳房。

女：在甚麼地方？

男：在橋上。我摸妳的乳房。

女：真的？

男：站在妳的身後。

女：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要不要、會不會。

男：我會。

女：我不曉得你會怎樣進行，你不要進行，充份地。

男：我把手放到妳的內衣底下，我解開妳的乳罩，摸妳的乳房。

女：也許是另一個晚上，另一個女子。

男：妳難道記不起我的手指放在妳的皮膚上？

女：在你的手裡？我的乳房？滿滿地落在你手裡？

男：妳難道記不起來，我的手指摸着你的肌膚？

（靜默）

女：站在我的身後？

男：是的。

女：但我的身子是靠着欄干。我感到的是欄干……我的後面。你面對着我。我望着你的眼睛。我的上衣是扣着的。那時很冷。

男：我解開妳的外衣。

女：那時已是深夜，天氣冰冷。

男：當我們離開那橋，步下渡頭小道，來到一個垃圾堆旁。

女：於是你佔有了我，告訴我你愛上我，會永遠關心我，讚我的眼睛，我的雙腿、我的乳房都是十全十美的，說你會永遠崇拜我。

男：是的，我是那樣。

女：你真的永遠崇拜我？

男：真的。

女：之後，我們生了孩子，我們坐下來，我們談，你想起了橋上、渡頭小道上和垃圾堆邊的那些女子。

男：妳則想起妳身靠欄干，想起男人抓起妳的手，男人望着妳的眼睛。

女：柔聲對我說話。

男：妳的溫柔的聲音，則在夜裡與他們細語。

女：他們說，我會永遠崇拜妳。

男：說着我會永遠崇拜妳。

我們向大家推薦

茶座月刊

關於賓特

有人稱哈諾德·賓特(Harold Pinter)是英國戲劇新潮中的浪頂，這稱謂是否恰當，這裡沒有談論的必要；但賓特的劇本，一般說來，上演之後，以生意眼而論，都頗成功，却是事實。

賓特是猶太種的英國人。他原是個「戲仔」，靠這點關係，他與戲台結不了緣。

到目前為止，賓特的劇作生涯，籠統地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威脅感喜劇」(Comedy of Menace)階段。這階段使他與五十年代流行歐洲的荒謬劇扭成一夥。這一階段的序幕，是以「房間」(The Room)一劇掀開。劇情說的正是一間房間，房間住着一對老夫婦——伯特(男)與露絲。房間所代表的，便是活在一個充滿着威脅感的世界裡的一個老婦——普天下的老婦唯一的避難所，彷彿只有這裡，才有溫暖與安定。但其他人物的介入——可詭性的房東；一對尋找房子的年輕夫婦——使這對老夫婦感到威脅。這些人的舉止神秘、語言隱晦，世界頓成一個岌岌可危的地方。最後是伯特這個老頭子似乎

是憂懼成瘋，將最後一個闖進房間裡的盲眼黑人毆打。這瞎子原來是帶口訊而來，這口訊當然不會是好消息。一個年華已逝、垂垂老矣的人所等的消息，還會是好消息麼？

之後，賓特寫了另一短劇「啞侍者」(The Dumb Waiter)。故事很平常：兩個鎗手賓與古斯，在一間小室裡等候顧主發下殺人的命令。這兩人在小室裡「胡說八道」起來，其間的許多道白與對白，真可與沙姆爾·畢克的「等候哥多」相媲美。二口子對答之間，真是天真可掬、粗中帶雅。他們談談等等地，最後古斯等不耐煩了，只好暫離小室。那曉得他剛一走出小室，最後指令發下：要賓接過指令後，將隨後走進小室的人給斃了，而這個隨後而至的，不是別人，正是剛出去而復返的古斯。這樣的劇情，乍看之下着實荒謬。但當兩個鎗手在台上久等時，人類對身外那股不可捉摸的威力所抱的恐懼感以及企求安定的熱望，却在他們的看似不着邊際的閑扯之間一一道出，這部短劇裡所具有的卡夫卡式氣氛，分外濃郁。這種氣氛，在賓特的第一部長篇劇作「生日宴」(The Birthday Party)裡發揮得更加盡緻。

「生日宴」中所繪的，是一個人受兩個惡漢恐嚇的形狀。這人名叫史丹利，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在一生中，是一個「戰敗者」(不得志於世界)，他因何為兩個惡漢戰戰兢兢？作者沒有明說。這中年男子與一對老夫婦住在一間海濱的公寓中。那晚，屋子裡來了一個口若懸河的猶太人和一個野蠻而一言不發的愛爾蘭人。他們強行為史丹利舉行一個生日宴會。但實際上，這裡是甚麼宴會，整個舞台一瞬間，簡直變成一個串演逼害與逼供的恐怖場所。第二天早上，這兩個壞蛋把被折磨及不成人形的史丹利推上一輛黑車，然後揚長而去？劇中的寓意，作者不加明說，任由觀眾去自己體會。不肯花心思的觀眾與讀者也只好罵賓特荒謬絕頂了。

「生日宴」之後，賓特寫了一些電台與電視廣播劇；其中包括「小痛」(A Slight Ache)，「夜遊」(A Night Out)，「夜校」(Night School)，「群姦」

(The Dwarfs)。

在舞台上演出最成功，且使賓特名利雙收的是他的舞台劇本「門房」(The Caretaker)。到「門房」，賓特已跨進了他劇作生涯中的第二個階段，即「性格悲喜劇」(Tragic-comedies of human character) 階段。「門房」仍未脫去荒謬劇的韻味：劇內的門房，是個老邁可憎的浪子，名叫大維斯。他表面上盡力討好一對正想把一間破屋重建起來的兄弟，暗地裡却費盡心機，在兩兄弟間挑撥離間，意圖霸佔屋子。他出盡詭言狡計，結果「時不他與」，雙眼盲了，心計終付東流，結局是本身被逐出屋子。劇中的人物對白，依然糾纏不清，故意辭不達意。

賓特劇作的第三個階段之所以稱爲「社會喜劇」(Social Comedy) 階段，主因是劇中人物已由下層轉變到中層，由「無產」到「中產」。這個階段的劇作有「集合」(The Collection)、「情人」(The Lover)、「茶會」(The Tea Party) 和「歸來」(The Homecoming)。

「歸來」算是賓特最近的作品。在倫敦與紐約都上演過。整個劇像一個夢幻世界，任何可怕的事故可以發生，而劇中(局中)人却好像不以爲怪。劇中的主角德迪，離開英國到美國，當起哲學教授。之後他偕妻子回鄉。他的一家並非尋常人家，家裡的人全是男的——他的老母已故，家裡成員是他的兩個弟弟，一個叔父和他身老的父親——一個退休的屠夫。除充司機的叔父外，家中各人似乎都勾心鬥角地活着，他們貪婪與殘酷。德迪的妻子露黛，經不起丈夫兩個弟弟的引誘，決心留在家中，拒絕跟隨丈夫回去美國。原來家內各人存心把她留下，好叫她到倫敦陋區去賣淫，要她變成一株搖錢樹。人生的荒謬事莫過於此，但世人偏有許多人身後甚至身前做了許多荒謬事而不自覺其荒謬，反而在看了賓特的戲劇之後，大罵賓特荒謬的，人生的荒謬，其荒謬處在此！

滿紙荒唐言

小談初期的荒謬劇

完顏藉

把世局人生視作荒唐，這念頭並非起於西方的荒謬劇。荒謬劇只是將這種古今中外的人都可能有的念頭，寫成劇本，搬上舞台而已。善感的人，每當午夜夢回之際，回頭前塵往事，大抵都有人生荒誕的感覺。儘管有些作家，開口卡謬與沙特，閉口存在主義，但在芸芸衆生中，渾渾噩噩過一輩子，並且自得其樂的人，比起把人生看作荒誕不經的人，必定佔壓倒性多數，即使是在許多作家中，真正有此種荒誕感的人，恐怕還較把它當作時興口號來喊喊的要多得多。

縱使卡謬借用希臘神話中的科林(Corinth)國王西斯費士(Sisyphus)的無意義勞役(被罰在地界中無休止地塊一塊巨石推上斜丘)，來比喻人生的了無意義，但依我個人的性情，我還是比较喜歡法國名詩人梵樂希的見解。他認為西斯費士的勞役雖然豈有此理，但至少他的肌肉因此額外發達。人生有許多事固然豈有此理，但在許多豈有此理中，往往另有其理在，正如一個離過八次婚的婦人說：「我大半輩的不快樂，來自男人，但要是世上沒有男人，活着又有甚麼意思？」人生如果只是一味，單單甜頭，沒有苦頭，或單單苦頭，沒有甜頭，人生必將出奇

的單調。

荒謬劇的荒謬，依我看來，只是這批劇作家反叛精神的另一形相。羅馬尼亞籍的尤乃斯柯 (Ionesco)，愛爾蘭籍的畢克 (Beckett)，法國籍的紀涅 (Genet)，英國籍的賓特 (Pinter)，都是怒金剛，對「台上台下」(世界與戲台)所發生的事，都怒眼相看，都目為荒唐，於是他們全像中國的曹雪芹一般，寫下荒謬劇。

尤乃斯柯憑他的那部「禿頭的女高音」(The Bald Soprano, 1950)，把西方的戲劇推進「荒謬劇時代」。但遠在一八九六年，法國的劇作家查裡 (Alfred Jarry) 的劇作「國王烏布」(Ubu Roi) 上演，西方的劇壇便開始改觀了。戲一開頭，古怪、臃腫醜陋、心腸惡毒的烏布便不懷好意。他在妻子的慫恿之下，決心殺波蘭國王文西拉斯，然後奪他王位。烏布先前是阿拉貢的國王，如今當文西拉斯的騎兵隊長。就在第二天，烏布屠殺了文西拉斯與整個王室(僅王儲和他的母后逃脫)。烏布將舉國的富翁盡數殺死，並將該國的財富收歸己有。於是台上大批貴族、法官、富豪，個個慘死。當他把國中的財富集於一身之後，便興兵侵犯俄國，因當時的沙皇是文西拉斯的表兄弟，曾誓言要為文西拉斯復仇。結果是烏布敗北，只得偕妻子逃亡法國。

查裡繼「國王烏布」之後，寫了「烏龜烏布」(Ubu Coo)，烏布此時已是平民，但仍然是邪惡的化身，求目的不擇手段。查裡的第三部劇作是「奴隸烏布」(Ubu Enchaîne)，這回烏布異想天開，決定為奴，將奴役與自由的價值顛倒。

上述的劇情概要，實在無法點出查裡三部劇作對當時流行的戲劇傳統和資產階級每種價值觀念所施的攻擊。在「國王烏布」一劇裡，主角烏布簡直是個貪婪和胆怯的無賴小人，這就打破一路來，主角必須是超凡的英雄好漢的成規；演員的動作，笨拙得有如木偶；甚至佈景也故意簡陋到利用小孩的圖畫。

「國王烏布」一上演，整個巴黎的戲劇界馬上分成兩個陣營——烏布派 (Ubuists) 和反烏布派 (anti-Ubuists)；前者為「國王烏布」叫好，後者則對它大喊倒彩，在人數方面，當然是後者佔絕大多數。在劇評界，只有一個人寫文章捧

場，但連這唯一敢在文字上拍掌的劇評家，第二天竟被炒魷魚去了。

查裡的劇作，算得是無理性戲劇的先聲。他雖是荒謬劇運的發軔者，但這一運動仍須詩人阿波林納（Apollinaire）的進一步推動。阿波林納在一九〇三年開始寫他的「狄麗西亞的奶房」（Les Mamelles de Tirésias），直至一九一七年才完成。同年，俄籍的芭蕾舞主持人狄亞基里夫（Diaghilev 1872-1929）在巴黎公演一部名叫「遊行」（Parade）的舞劇。這部舞劇由法國名作家科多（Jean Cocteau 1891-1963）執筆，由法名作曲家沙狄（Erik Satie 1866-1925）作曲。負責服裝佈景設計的不是別人，便是當今舉世聞名的畫家畢加索；舞蹈指導為出生俄國的美國芭蕾舞家馬辛（Leonide Massine 1896—），這些人在藝術界都是响噹噹的人物。這一部舞劇一出，使無理性劇運增加不少聲勢。一九一七年六月，阿波林納的「狄麗西亞的奶房」（歌劇兼芭蕾舞劇）幕啓。阿波林納自稱這個劇作為超現實劇作（un drama Surrealiste）。在開場白中，阿波林納寫道：

我們打算在這裡將一種新精神、一種喜悅、一種狂歡、一種注入劇場中，以代替流行已有一世紀以上的暮氣，這種沉沉暮氣已經十分古老。這部劇本之所以為舊式舞台而作是因為他們不讓我們造一座新劇場——一座有兩個台合成的圓形劇場：一個台在中央，另一個像圓圈，圍繞觀眾，以便讓我們大大地運用我們的綜合了的現代藝術……聲音、手勢、色彩、喊叫、吵音、音樂、舞蹈、什技、詩、畫、合唱、動作及彩色繽紛的佈景……。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狄麗西亞的奶房」的戲肉：幕啓，桑蘭巴的一個市集，台的內方，一位演員着桑蘭巴人打扮，代表桑蘭巴人，四周盡是樂器。狄麗莎在台前，着家庭主婦服裝（身旁有鍋、有盆、有掃帚）。她跟丈夫吵過架；身為婦人家，受盡家累，處處受制於男人，還沒生兒育女，這種生活使她熬不下去。她想當兵，做國會議員或部長，尤其不想再生孩子。正在心有所思之際，她的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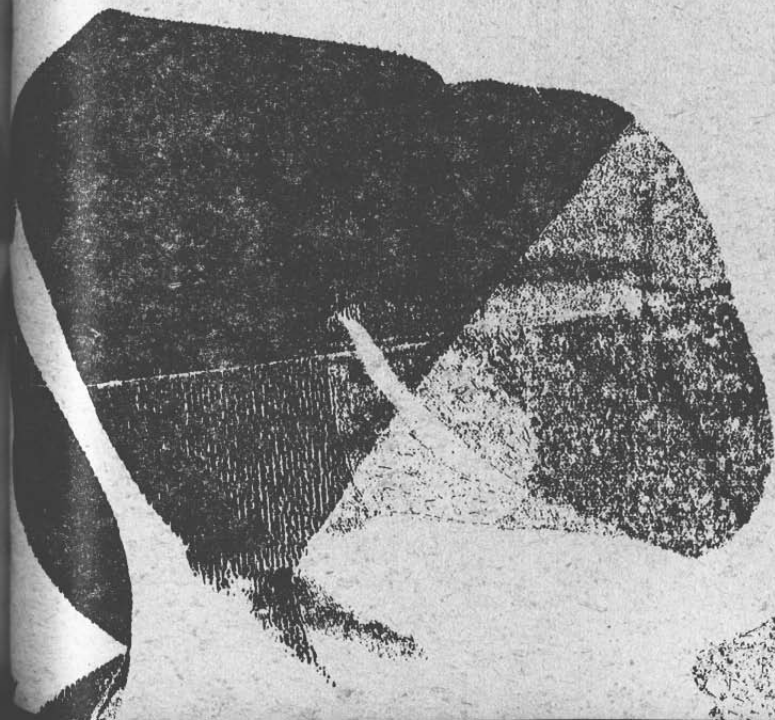
突然長出鬍子，她隆起的胸部突然裂開，出現兩顆大氣球，她把氣球扔給觀眾，聲言她從此變成男子，改名狄麗西亞。她強迫她的丈夫跟她更換衣服，對他所談的生兒育女，是如何如何重要的大道理嗤之以鼻。丈夫最後甘居下風，既然她拒絕再當女人，他只好自己承擔她原有的職務。第二幕幕啓時，只見丈夫置身在市集內，看管小孩。在短短的八天裡，他一連生下四萬零五十一個小孩，害得國家受飢餓的威脅。後來，一個絕了育的警員前來拘捕他，危機才算解除。兩人正爭執間，一個算命先生出場，大力宣傳生殖能力的好處，最後狄麗莎帶着懺悔之心歸來。連那位警察也被說服，揚言他本人也要多生孩子，幕下。

「狄麗西亞的奶房」公演後，一些劇評家頗為賞識，但不少劇評家都嘩嘩大叫：反了！反了！怒叫之聲四起，弄得阿波林納最後不得不加一個鄭重其事的序言，談這個劇作旨在宣揚人口生產，鼓勵藉此使國家富強云云！這可能正是阿波林納故作的雙關式荒謬狀。

另一位荒謬劇運先驅是阿道(Antonin Artaud, 1896-1948)。他在一九二八年，發表了一篇有關劇場的宣言，題目為「劇場及其二重性」(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宣言一開頭，便把瘟疫對社會的影響來與劇場相比，說明戲劇的功能是「使情感不安」，讓受壓制的下意識得到安慰與解脫。他認為真正發揮作用的戲劇，是東方而不是西方戲劇，所以他看來，對白並不重要，手勢動作與佈景才主要，荒謬劇運到了阿道之手，萬事總算齊備，只欠一陣東風了。這陣風終於在一九五〇年，由尤乃斯柯的「禿頭的女高音」吹起。

禮敦 Cédric ANTHONY
牧羊奴
台譯一

結晶
FIN DE
PARTIE
三少姆爾
畢克
SAMUEL
BECKETT
原著一



屋內沒有傢俬。

灰色的光。

在左右牆的後邊，有兩個小窗，開得很高，窗帘關着。

舞台右邊有一個門。在近門的牆上，掛着一張圖像，向對面的牆。

在舞台的左邊，一張舊牀單蓋住兩個擺在一起的垃圾桶。

舞台的中央，哈姆坐在一張帶有小輪的安樂椅上，也被一張舊牀單蓋住。

克洛夫不動地站在安樂椅邊，看着哈姆。克面色紅潤。

他向左邊的窗戶走去。僵硬又不穩的步態。他看左牆上的窗口，頭向後仰。他轉頭向右牆上的窗口。他向右窗走去。他看着右窗口，頭向後仰。他又轉頭看左窗口。他走出舞台，立刻帶着一個扶梯回來。他把扶梯置在窗下，爬上梯，把窗帘打開。他下梯，向右窗走六步，而後走回去拿扶梯，把它放置在右窗下，爬上梯，打開窗帘。他下梯，向左窗走三步，再走回去拿扶梯，把它放置在左窗下，爬上梯，向窗外望。他笑了一下。他下梯，向右窗走一步，又走回去拿扶梯，把它放置在右窗下，上梯，向窗外望。他笑了一下。他下梯，向垃圾桶走去。他走回頭拿扶梯，梯子在他手中，他想了一想，就放下梯子，走向垃圾桶，拿掉桶上的舊牀單，小心地把它搯好，放在他的手臂上。他打開一個垃圾桶的蓋子，俯身向桶內看。他笑了一下。他把桶蓋放回去。他對另一個垃圾桶，作出同樣的動作。他走向哈姆，拿掉那條蓋住他的舊牀單，小心摺起，放在手臂上。

穿着一件寬衫，戴着一頂絲絨小圓帽，臉上蓋着一條沾滿血跡的手巾，頸上掛着一個口笛，膝蓋上有一條旅行用的披肩，腳上穿着厚厚的襪子，哈姆好像已經睡着了。克洛夫看着他，發出一個短笑。他走向門，停下，轉身，審思着場景，然後轉向觀眾。

克：（凝視出神，聲音平淡）完，完了，就快完了，也許就要完了。（稍停）微粒加上微粒，一粒又一粒，忽然，有一天，它是一堆，小小的一堆，這不可能的一堆。（稍停）我再也不會被懲罰了。（稍停）我走進我的廚房，長三咪濶也三咪，等他向我吹哨。（稍停）那是巧妙的空間，我將會倚在桌子邊，我將看牆，等他向我吹哨。

（他不動片刻。他走出舞台，又立即回來，走去拿扶梯，把它帶出去。少頃，哈姆動了。他在手巾的遮蓋下打哈欠。他從臉上拿走手巾。臉色紅潤。黑眼鏡。）

哈：輪到……啊（打哈欠）啊我……來演的時候了。（稍停。他在身前張開手巾，他的手臂伸直向前。）舊手巾。（他除下眼鏡，擦眼睛，臉，眼鏡，然後戴上眼鏡。他小心摺起手巾，謹慎地把它放進寬衫上邊的袋子裡。他清了清喉頭，交疊他的指尖。）還有啊……（打哈欠）啊啊……比我更偉大的……不幸嗎？也許是有的。那是在以前的。可是現在呢？（稍停）我的父親？（稍停）我的母親？（稍停）我的……狗？（稍停）啊！我同意他們像這種的生物，能受多少苦就受多少苦。可是這不是說我們的痛苦都有同樣的價值？也許是的。（稍停）不，每一樣東西都是啊……（哈欠）一個絕對。（驕傲狀）你愈是高大，就愈充實。（稍停。陰沉地）也愈是空洞。（以鼻吸氣）克洛夫夫！（稍停）不，我是單獨的。（稍停）多美的夢！不止一個的夢！那些森林。（稍停）够了，是了結的時候了，即使在這藏身的地方。（稍停）雖然我遲疑着，我遲疑……去了結。是的，是時候了，是了結的時候了，可是，我還是遲疑着……去啊……（哈欠）去了結吧。（打哈欠）唉呀，這是怎麼搞的，我還是上床去好。（他吹一下哨笛。克洛夫夫立刻進來。他在安樂椅邊停下）你臭氣薰天！（稍停）準備給我上床。

克：你剛剛醒來。

哈：又怎麼樣？

克：我不能每五分鐘就帶你上床，然後再把你弄醒，我還有事要做。

（稍停）

哈：你不會看過我的眼睛？

克：不會。

哈：你從不感到好奇，當我在睡覺的時候，你不會拿下我的眼鏡，看我的眼睛？

克：掀開眼皮來看？（稍停）不。

哈：有一天，我會給你看。（稍停）聽說它們都是白的。（稍停）幾點鐘了？

克：像平時那樣。

哈：你看過了？

克：是的。

哈：那怎麼樣？

克：零。

哈：該下雨了。

克：不會下雨。

（稍停）

哈：除此之外，還好吧？

克：我沒有訴苦。

哈：你覺得你正常嗎？

克：（惱怒）我告訴你我沒有訴苦。

哈：我覺得自己有一點奇怪。（稍停）克洛夫。

克：是。

哈：你這樣還不夠嗎？

克：够了。（稍停）够甚麼？

哈：這個……那個……東西。

克：本來就是够的。（稍停）你呢，你不够嗎？

哈：（陰沉的）那麼它就沒有改變的理由了。

克：可以終結了。（稍停）所有的生命，一樣的問題，一樣的答案。

哈：給我準備。（克不動）去拿床單。（稍停）克洛夫。

克：是。

哈：我將不再給你東西吃。

克：那麼我們都會死掉。

哈：我將給你剛剛够的食物，不致於叫你死去，而你將永遠挨餓。

克：那我們將不會死掉。（稍停）我去拿床單。（他向門走去。）

哈：沒用。（克停下）我將一天給你一個餅乾。（稍停）一個半餅乾。（稍停）爲甚麼你跟我留在一起？

克：爲甚麼你要收留我？

哈：沒有別的人。

克：沒有別的工作。

（稍停）

哈：不過，你還是快離開我了。

克：我試着這樣做。

哈：你不喜歡我。

克：不喜歡。

哈：以前你喜歡我。

克：以前！

哈：我叫你受太多苦。（稍停）不是嗎？

克：不是這個。

哈：（非常不滿地）我沒叫你受太多苦？

克：那裡沒有。

哈：（鬆一口氣）啊！到底是這樣的。（稍停。冰冷地）對不起。（稍停。更大聲地）我說過對不起。

克：聽到了。（稍停）又流血嗎？

哈：比較少了。（稍停）是不是我吃鎮靜劑的時候了？

克：不是。

（稍停）

哈：你的眼睛好嗎？

克：很差。

哈：你的腳呢？

克：很差。

哈：可是你能走動。

克：是的。

哈：（粗暴地）那你動吧！（克走向後牆，前額和手掌頂住牆。）你在哪裡？

克：在那裡。

哈：回來！（克回去安樂椅邊。）你在哪裡？

克：在那裡。

哈：爲甚麼你不殺掉我？

克：我不知道菜櫥的鎖頭密碼。

（稍停）

哈：去拿兩個腳踏車的車輪來。

克：沒有腳車輪了。

哈：你自己的腳踏車怎麼辦？

克：我從未有過腳車。

哈：這不可能。

克：還有腳車的時候，我哭着要一輛。我跪着向你要。你滾我的蛋。現在沒有腳車了。

哈：那你去買東西的時候怎麼辦？你若是走路去看我的貧民？

克：有時候騎馬。（一個垃圾桶的桶蓋開了，那格的手出現，抓住桶緣。接着他的頭出現，戴着一頂夜帽，臉色蒼白，那格打呵欠，後側耳傾聽）我走了，我還有事。

哈：在你的廚房內。

克：是。

哈：離開這裡就是死亡。（稍停）好吧，你走開吧。（克下。稍停）它向前去。

那：我的粥！

哈：你媽的種！

那：我的粥！

哈：啊，現在的老人都不像樣。只會吃，狼吞虎嚥地吃，他們只會想這個。（他吹哨，克上，在安樂椅邊停下。）嘿！我以爲你要離開。

克：噢，還沒有，還沒有。

那：我的粥。

哈：給他粥。

克：沒有粥了。

哈：（向那格）沒有粥了。你不會再有粥了。

那：我要我的粥！

哈：給他一塊餅乾（克下。）你媽的雜種！你的廢腿怎樣了？

那：你不要管我的斷腿！

（克上。手執一塊餅乾。）

克：我帶來了餅乾。

（他把餅乾放入那格手中。那拿了餅乾，摸着，細嗅着。）

那：（哀鳴）這是甚麼？

克：這是古典的餅乾。

那：它是硬的！我吃不下去！

哈：把他關起來！

（克把那格推入垃圾桶，把蓋蓋上。）

克：（走回去安樂椅旁）老傢伙真不懂事！

哈：坐在桶上。

克：我不能坐。

哈：對，我呢，我不能站。

克：就是這個樣子。

哈：各有特長。（稍停）沒有電話來？（稍停）我們不笑嗎？

克：（思索後）我寧可不笑。

哈：（思索後）我也是，克洛夫。

克：是的。

哈：大自然已經忘記我們。

克：自然沒有了。

哈：沒有了。你誇大。

克：在我們的附近沒有。

哈：可是我們呼吸，我們改變！我們掉頭髮，牙齒！我們的生氣！我們的典範！

克：所以說自然並沒有忘記我們。

哈：可是你說沒有自然。

克：世界上不會有人像我們想得這麼歪。

哈：我們盡力而為。

克：我們是錯的。

（稍停）

哈：你有一點兒自大，嗯？

克：非常自大。

（稍停）

哈：真慢。（稍停）是不是我吃鎮靜劑的時候了？

克：不是。（稍停）我走了。我還有事。

哈：在你廚房裡的事？

克：是的。

哈：我想不出你會有什麼事。

克：我看牆。

哈：牆！你在牆上看到甚麼？*Mane, Mane*？裸露的身體？

克：我看到我將死的光。

哈：你的光將……！還有什麼可以聽的！呃，你的光在這裡也一樣會死去。你稍為看看我，再給你一些關於你的光的消息。

（稍停）

克：你這樣子跟我說話是不對的。

（稍停）

哈：（冷冰地）對不起。（稍停，更大聲地）我寧過對不起。
克：聽到了。

（稍停。那格的垃圾桶蓋開了。他的手出現，抓桶緣。然後頭出現，那塊餅乾在他的手中。那格側耳傾聽。）

哈：你的種子發芽了沒有？

克：沒有。

哈：你沒有挖挖看它們已經發了芽沒有？

克：沒有發芽。

哈：可能時間還早。

克：如果它們要發芽的話，早早就已經發芽。它們永遠不會發芽。

（稍停）

哈：現在不像剛才那麼快樂。（稍停）一天快要過完的時候，總是這個樣子，是不是，克洛夫？

克：總是這樣。

哈：這一天的結尾，跟別的日子一樣，是不是，克洛夫？

克：好像是。

（稍停）

哈：（痛苦）這是怎麼一回事，怎樣一回事？

克：天道循環。

（稍停）

哈：好吧，你走吧。（他的頭靠在安樂椅的椅背上，不動。克沒有走動。他深深嘆了一口氣。哈姆坐直身子。）我以爲我已經叫你走開。

克：我試試看，（他走向門，停下）從我出生的時候。（克下）

哈：它向前去。

（他靠在安樂椅的椅背，不動。那格敲另一個垃圾桶的蓋子，稍停。他更大聲地敲。蓋子開了，尼兒的手出現，抓住桶緣，而後頭部出現。她戴着一頂花邊便帽，臉色極是蒼白。）

尼：甚麼事，我的胖寶貝？（稍停）要玩弄是嗎？

那：你剛才睡着了？

尼：沒有哪！

那：來親嘴。

尼：我們不能。

那：試看看。

（兩個頭困難地靠近，接觸不到，分開。）

尼：爲甚麼天天搬演這個笑劇？

（稍停）

那：我掉了我的牙齒。

尼：甚麼時候。

那：昨天還在。

尼：（熱情地）啊！昨天！

（他們辛苦地相對着）

那：你看得見我嗎？

尼：很不清楚。你呢？

那：甚麼？

尼：你看到我嗎？

那：很不清楚。

尼：這樣更好，這樣更好。

那：別那樣說。（稍停）我們的視力越來越差。

尼：是呀。

（稍停。他們彼此轉開頭。）

那：你聽得見我嗎？

尼：聽得見，你呢？

那：聽見。（稍停）我們的聽覺還沒有壞。

尼：我們的甚麼？

那：我們的聽覺。

尼：還沒有。（稍停）你有別的事要跟我說嗎？

那：你記得……

尼：不。

那：那次雙人腳踏車出了事，我們失去了雙腿。

（他們笑起來。）

尼：那是在阿丹內。

（他們更低聲地笑。）

那：在西蘭的入口處。（他們還是笑，笑得更加低聲。）你覺得冷嗎？

尼：會的，很冷，你呢？

那：我快凍結了。（稍停）你想躲進去裡頭嗎？

尼：想的。

那：好，進去吧。（尼兒沒有動。）爲甚麼你不進去？

尼：我不知道。

（稍停）

那：他們有沒有換你的鋸木屑？

尼：不是鋸木屑。（稍停。帶倦意。）你不能說得更準確一點嗎，那格？

那：那，是你的沙。這有甚麼要緊？

尼：這是重要的。

（稍停）

那：以前是鋸木屑。

尼：是呀。

那：現在是沙。（稍停）沙灘。（稍停，更大聲地）現在是他到海灘拿來的沙。

尼：是嗎。

那：他有給你換嗎？

尼：沒有。

那：我的也沒有。（稍停）我們應該叫嚷。（稍停。出示餅乾。）你要一點兒嗎？

尼：不要（稍停）一點兒甚麼？

那：一點兒餅乾。我留一半給你。（他看餅乾，驕傲狀。）四份之三。給你的拿去吧。（要給她餅乾。）

（不要？）（稍停）你不舒服是嗎？

哈：（帶倦意）閉嘴，給我閉嘴，吵得我睡不着。（稍停）講話小聲點。（稍停）假如剛才我睡着了，

我就會做愛。我會走進森林。我會看到……天空，大地。我會跑。我會被追。我會逃脫。（稍停）

大自然。（稍停）有一滴水在我頭中。（稍停）一顆心，一顆心在我頭中。（稍停）

那：（小聲地）你聽到了？一顆心在他的頭中！

（他小心地笑着。）

尼：你不該笑這些事物，那格。爲甚麼你老是笑它們？

那：不要講這樣大聲。

尼：（並不低聲）沒有甚麼比不幸更好笑，好吧，可是……

那：（憤慨地）嘿！

尼：是，是的，那是世界上最滑稽的東西。我們笑它，我們開心地笑，在開始的時候，可是，永遠是那

個樣子，像一個說謊了的笑話，我們仍然覺得它好笑，可是我們不再笑了。（稍停）你有別的事要

同我說嗎？

那：沒有。

尼：想好好。（稍停）我就離開你了。

那：你不要你的餅乾？（稍停）我留給妳的餅乾。（稍停）

那：你能先幫我搔一搔嗎？

尼：不能。（稍停）搔那裡？

那：背上。

尼：不能。（稍停）你自己擦擦桶邊吧。

那：癢處在更低的地方，在那個凹處。

尼：甚麼凹處。

那：那個凹處。（稍停）你不能嗎？昨天你幫我搔的那個地方。

尼：（熱情地）啊，昨天！

那：你不能？（稍停）你不要我來搔你？（稍停）你又再哭？

尼：我在試。

（稍停）

哈：（小聲地）也許是一條小血管。

那：他說甚麼？

尼：也許是一條小血管。

那：那是甚麼意思？（稍停）毫無意思。我要跟你講那個裁縫師的故事。

尼：爲甚麼？

那：叫你開心呀。

尼：不好笑的。

那：它老是你發笑。（稍停）第一次我還以爲你會笑到死掉呢

尼：那是在岡姆湖湖上。（稍停）一個四月的下午。（稍停）你會相信嗎？

那：相信甚麼？

尼：相信我們曾經到過岡姆湖一趟。（稍停）一個四月的下午。

那：在前一天我們訂婚。

尼：訂婚！

那：你笑得太激烈，結果船翻了。我們是該被淹死的。

尼：那是因爲我感到快樂。

那：不，不，那是因爲我的故事。每次你聽到這個故事就笑，這就是證明。

尼：它是深深深深的。我們看得到湖的底部。這麼白，這麼潔淨。

那：你再聽一遍。（講故事的腔調）一個英國人……（他裝出英國人的嘴臉，翻恢復原狀。）因為新年的慶典，需要帶條線的褲子，去找他的裁縫量身。（裁縫的腔調）『量好了，四天後再來，四天後做好。』『嗯，四天以後，（裁縫的腔調）『SORRY，八天後再來吧，我做錯了褲底。』』『嗯，好吧，褲底，不容易做的。八天以後，（裁縫的腔調）『真是對不起，十天後再來吧，我弄壞了褲叉。』』『嗯，好吧，褲叉，是細工的。十天以後，（裁縫的腔調）『我很抱歉，十五天後再來吧，那接縫縫得不好。』』『嗯，嚴格地說，一個好看的接縫，是很難做的。（稍停。平常語調）我講得很差。（稍停。講故事的腔調）』『嗯，簡單地說，穿針引線的，花花綠綠的復活節來臨了，他却忘了鈕扣洞。（裝出顧客的樣子與聲音）『GODDAM SIR，不，真的，倒底真是下流的！六天內，你聽好，六天，上帝創造了世界。是的先生，你聽好先生，世界！可是你，你甚至不能在三個月內做好我的褲子。』』（裁縫的聲音，憤慨地）『可是MILORD！你看……看……（輕蔑的手勢，嫌惡地）看看這世界……（稍停）……再看……（多情的姿勢，驕傲地）看看我的褲子！』』

（稍停。他凝視冷淡的、雙眼模糊的尼兒，而後發出牽強的、高聲的笑。他止住笑聲，把頭移近尼兒，又再笑起來。）

哈：够了够了。

（那格受驚，停止笑。）

尼：我們可以看到底部。

哈：（惱怒）你們還沒完結？你們永遠不會完結？（忽然極怒）難道真的沒有一個了結！（那格鑽入垃圾桶，把蓋蓋好。尼兒不動。）可是他們能够講些甚麼？現在還有甚麼可以講的？（發狂地）用我的王國換一個掃垃圾者！（他吹哨，克洛夫上。）拿走這垃圾！把它們丟進海裡！

（克走向垃圾桶，停下。）

尼：這麼白。

哈：甚麼？她說甚麼？

（克俯身向尼兒，探她的腕門。）

尼：（向克。低聲地）你逃走吧。克放下她的手腕，把她置入垃圾桶中，蓋好蓋，站直身。）

克：（回到安樂椅邊）她已經沒有跳脉。

哈：嘿，殺跳蚤，那種藥粉真厲害。剛才她亂講些甚麼。

克：她叫我去沙漠。

哈：她難道不會管自己的事？完了嗎？

克：還沒有。

哈：還說些甚麼別的？

克：我不明白。

哈：你把她關起來了？

克：是的。

哈：他們兩個通通被關起來了？

克：是的。

哈：我們將把蓋子釘死。（克向門走去。）不必急。（克停下。）我的怒氣消了，我要 *die*。

克：我去拿尿壺。（他向門走去。）

哈：不必急。（克停下）給我鎮靜劑。

克：太早了。（稍停）你剛吃過補藥不久，這是不會起作用的。

哈：早上你被激發，晚上你被麻醉。或者是相反的情形。（稍停）這老醫生自然是死的？

克：他並不老。

哈：可是他是死的？

克：自然是。（稍停）是你問我這事的嗎？（稍停）

哈：讓我去遊一趟吧。（克走到安樂椅後邊，推動椅子。）不要太快！（克推動椅子。）讓我環遊世界

。（克推動椅子。）靠着牆壁走，然後把我推回去中心點。（克推動椅子。）我剛剛好在中心點，

不是呢？

哈：我們需要一輛真正會走動的安樂椅，有大車輪的，腳踏車的車輪。（稍停）你靠着牆壁走嗎？

克：是的。

哈：（試着要摸牆壁）不是真的！爲甚麼你騙我？

克：（把車推得更近牆）到了到了。

哈：停！（克停止推椅，非常靠近後牆。哈用手頂住牆壁。稍停）老牆！（稍停）牆以外……是另外一個地獄。（稍停，粗暴地）靠近一點！再靠近一點！碰牆！

克：放開你的手。（哈放開手。克把安樂椅推近牆壁。）到了。

（哈把耳朵貼在牆上。）

哈：你聽到嗎？（他敲着牆壁。稍停）你聽到嗎？空心的磚塊。（他再敲）都一樣，空心的！（稍停。他坐直身，粗暴地）够了！我們回家去吧！

克：我們還沒有環遊呢。

哈：帶我回去我的地點。（克把安樂椅推去他的地點，停下。）這是我的地點吧？

克：是的，你的地點就在這兒。

哈：我剛剛好在中心點嗎？

克：我來量量看。

哈：要差不多！差不多！

克：在這兒。

哈：差不多在中心點嗎？

克：我看來是差不多了。

哈：你看來是！準準把我放在中點！

克：我去拿鋼尺。

哈：差不多，差不多。（克稍為推動椅子）剛剛好在中點！

克：這兒。

（稍停）

哈：我覺得有一點兒太靠近左邊。（克輕微地移動椅子。稍停）現在我覺得有一點兒太靠近右邊。（克輕微地移動椅子。）我覺得有一點兒太前。（克輕微地移動椅子。）現在我覺得有一點兒太後。（克輕微地移動椅子。）不要站在後面，你嚇壞我。

（克走回去他的地點，在椅子旁邊。）

克：如果我能殺死他，我將會死得快樂。

（稍停）

哈：氣候如何？

克：像平常那樣。

哈：去看看大地。

克：我看過了。

哈：用望遠鏡？

克：不必用望遠鏡。

哈：用望遠鏡去看看大地。

克：我去拿望遠鏡。（克下。）

哈：不必望遠鏡！

（克上。手執望遠鏡。）

克：我帶着望遠鏡回來了。（他走向右邊的窗，看窗。）我需要扶梯。

哈：爲甚麼要扶梯，你變矮了？（克帶着望遠鏡下。）我不喜歡那個！我不喜歡那個！

（克帶扶梯上，但沒有望遠鏡。）

克：我把扶梯帶來了。

（他把扶梯置在右窗下，攀上梯，發現他沒有望遠鏡。他下梯。）我需要望遠鏡。（他向門走去。

。）

哈：（粗暴地）可是，你有望遠鏡！

克：（停下，粗暴地）可是沒有，我沒有望遠鏡！

（克下。）

哈：真慘。

（克帶着望遠鏡上。向扶梯走去。）

克：又變成歡樂了。（他攀上梯，用望遠鏡看外面。望遠鏡從他的手中滑落。稍停。）我故意這樣做。（他下梯，揀起望遠鏡，檢查一番，瞄準觀衆的廳堂。）我看到……一大堆人，狂喜的……（稍停

（很滑稽的，在一個望遠鏡來說，它只是一個望遠鏡。（他放低望遠鏡，對着哈姆。）怎麼樣？我們不笑嗎？

哈：（思索後）我不笑。

克：（細索後）我也不笑。（他攀上梯，把望遠鏡對準窗外）睇睇看……（他瞄着，轉動望遠鏡）零……（他瞄着）……零……（他瞄着）……還是零。（他放低望遠鏡，轉向哈姆）怎麼樣？你覺得安心吧？

哈：一切都不動。一切都是……

克：零……

哈：（粗暴地）我沒跟你說話！（緩聲）一切都是……一切都是……一切都是甚麼？（粗暴）一切都是甚麼？

克：甚麼一切都是？簡單的說？那就是你所要知道的嗎？等一下。（他將望遠鏡對準外面，睇着。他放低望遠鏡，轉向哈姆。）完蛋。

（稍停）怎麼樣？滿意了吧？

哈：看看海。

克：還是一樣。

哈：看看海洋！

（克洛夫爬下梯，向左邊的窗走去幾步，又走回頭拿梯子，把它放在左窗下，上梯，把望遠鏡對準窗外，久久睇着。他吃了一驚，放低望遠鏡，檢查一番，再次瞄準。）

克：我從來沒有看到這樣的東西。

哈：（焦慮）甚麼？一張帆？一個鱗？一股煙？

克：（睇着）那燈塔在運河中。

哈：（鬆一口氣）啊！它就是在那兒。

克：（睇看）只剩下這點點。

哈：剩下塔基？

克：（睇着）是的。

哈：現在呢？

克：（瞄）不見了。

哈：沒有海鷗？

克：（瞄着）海鷗！

哈：水平線呢？在水平線上沒有甚麼？

克：（放低望遠鏡，轉向哈姆，極怒地）那麼你想在水平線上有些甚麼？

哈：海浪。那海浪怎樣了？

克：海浪？（他轉動望遠鏡）鉛狀。

哈：太陽呢？

克：（瞄着）烏有。

哈：太陽該西下了。你看好好。

克：（看後）甚麼太陽都沒有。

哈：這麼說是晚上？

克：（瞄着）不是。

哈：不是是甚麼？

克：（瞄着）是灰色的。（放低望遠鏡，朝向哈姆，大聲地）灰色的！（稍停。更大聲）灰色！（他爬

下梯，走到哈姆身後，跟他耳語）

哈：（吃驚）灰色的！你是說灰色？

克：淺黑色，整個宇宙。

哈：你太過火了。（稍停）別站在那邊，你把我嚇壞。

（克洛夫夫走去他的地方，在安樂椅身邊。）

克：爲甚麼天天搬演這個笑劇？

哈：例公行事。你永遠無法預言。（稍停）這個晚上我看到我的胸中有一個大痛。

克：你看到的是你的心。

哈：不。那是活的。（稍停。痛苦地）克洛夫夫！

克：在。

哈：這是怎麼一回事？

克：天道循環。

（稍停）

哈：克洛夫！

克：（被激怒）甚麼事？

哈：我們不是……在表示……某種意義吧？

克：表示意義？我們，表示意義？（短笑）啊，真是好笑！

哈：我在想，（稍停）一種理解力回到世間來，由於常觀察我們的原故，它是否會因我們而想像起來。

（裝出理智的聲音）啊，好，我知道這到底是甚麼了，是的，我知道他們在做些甚麼！（克洛夫吃驚，望遠鏡跌下，並開始以雙手抓着小腹。）

哈：（平常的語氣）而我們不必說得太遠，我們自己……（情感地）我們自己，有時候……（暴戾地）如果這一切都不是毫無意義的！

克：（抓着，痛苦地）我身上有一個跳蚤！

哈：一個跳蚤！還有跳蚤！

克：或者是一隻虱。

哈：可是人類或許會從中再生出來！抓住它，我的天！

克：我去拿殺虫粉。（克洛夫下。）

哈：一個跳蚤！這是可怕的！這是甚麼日子啊！

（克洛夫上。手中一個粉罐）

克：我把殺虫粉拿了來。

哈：好好地撒它一番！

（克洛夫把褲中的上衣伸出來，解開褲子上端的鈕扣，拉開肚子的部份，把粉撒進洞裡。他彎身，注神，等待，發顫，再狂亂地撒粉，再彎身，注神，等着）

克：這畜生！

哈：你抓到了？

克：好像是。（他放下粉罐，穿好衣服）除非它在射精了。

哈：射精？你的意思是歇靜。除非它在歇靜了。

克：啊！應該說歇靜？不該說射精？

哈：不過，你想想，如果它在射精，我們就倒霉了。

（稍停）

克：這個 *po* 呢？

哈：就來。

克：啊，真好真好。

（稍停）

哈：（衝動地）讓我們走吧，我們兩個人，走到南方！走到海上！你應該爲我們做個木筏。海流將帶走

我們，遠遠的，向別的……哺乳動物！

克：別說恐怖的東西。

哈：單獨，我將單獨上程！馬上給我準備木筏。明天，我將遠行。

克：（衝向門）我馬上開始做。

哈：慢着！（克洛夫停下）你看會有鯊魚嗎？

克：鯊魚？我不知道。如果有鯊魚，一定會有鯊魚的。（他向門走去）

哈：慢着！（克停）我服鎮定劑的時間還沒到？

克：（粗暴地）還沒到！（他走向門）

哈：慢着！（克停）你的眼睛好嗎？

克：很差。

哈：可是你能看。

克：差不多。

哈：你的雙腳呢？

克：很差。

哈：可是你能行走？

克：我來來往往。

哈：在我家裡。（稍停，作先知快感狀）有一天，你會瞎了眼，跟我一樣。你將固坐在一個地方，一個失落在空無裡的小東西，永遠在黑暗之中，跟我一樣。（稍停）有一天，你將會想：我倦了，我要坐下來，而你就會坐下去。然後你想到：我餓了，我要站起來，去覓點東西。可是你站不起來。然後你想：我坐下來是不對的，可是，既然是固坐着，我願多坐一些時候，然後站起身，給自己煮東西。可是，你將站不起身，你不能煮甚麼。（稍停）你將看着牆壁，片刻，你會想：我要蓋上眼睛了，睡一下兒，睡過後我會覺得好些，你於是閉上眼睛。當你張開眼睛的時候，那兒再也沒有牆壁。（稍停）空無的無限將圍繞着你，所有的時代的一切死者復活過來，也填不滿那個空無，你將會像大草原上的一粒小石頭。（稍停）是的，有一天，你會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你會跟我一樣，所不同的是，沒有人會跟你在一起，因為你不曾可憐任何人，再也沒有一個可以可憐的人。

（稍停）

克：還不一定呢。（稍停）你忘記了一點。

哈：呵。

克：我不能坐。

哈：（不耐煩）微不足道的事，你那時會躺下來。或者你將會停下來，非常簡單的，你將一直站着，像現在這樣。有一天，你會想：我倦了，我要停下來。甚麼位置都沒有關係。

（稍停）

克：這麼說你們都要我離開你們？

哈：當然。

克：那麼我就離開你們。

哈：你不能離開我們。

克：那麼我就不離開你們。

（稍停）

哈：只要你結果了我們的命。（稍停）我就告訴你菜廚的鎖頭密碼，如果你發誓要結果我的命。

克：我不會結果你的命。

哈：那麼，你就不要結果我的命。

（稍停）

克：我走了，我還有事。

哈：你記得你初到這裡的情形嗎？

克：不記得了。那時我太小，是你告訴我的。

哈：你記得你的爸爸嗎？

克：（倦意）同樣的答案。（稍停）你問我這些問題已經有一百萬次了。

哈：我喜歡問老問題。（奮發的）呵！老問題，老答案，除此還有甚麼！（稍停）是我充當你的爸爸。

克：是的。（克凝視他）是你充當那個。

哈：我的屋子充當你的 HOME。

克：是的。（他慢慢地巡視左右）這個充當那個。

哈：（驕傲地）沒有我，（向自己作手勢）就沒有父親。沒有 HAWK，（以手環指四週）就沒有 HOME

（稍停）

克：我要離開了。

哈：你不會想到甚麼嗎？

克：不會。

哈：想到，我們是在一個洞裡。（稍停）但是，在山的後頭？嗯？也許還有植物？嗯？（稍停） FLORE

！ POMONE！（稍停，出神地）Ceres！也許你不要去得太遠。

克：我不能走遠。（稍停）我離開你了。

哈：我的狗準備好了？

克：缺一隻腳。

哈：牠是絲一般柔順的嗎？

克：是哈吧狗型。

哈：去帶牠來。

克：缺一隻腳。

哈：去把牠帶來。（克洛夫天下）向前走。（他抽出手巾抹臉，沒有摺好就放回去袋子里。克洛夫上，手

抓住一隻三腿黑長絨狗的一隻腿。）

克：你的狗都在這兒。（他把狗交給他。哈姆將狗放置在膝蓋上，觸摸着）

哈：這狗是白的，是不是？

克：差不多。

哈：怎麼差不多？牠是白色的還是不是？

克：牠不是白的。

（稍停）

哈：你忘記性別。

克：（受窘）但是我還沒有做好。性別必須最後放。

（稍停）

哈：你沒有把牠的彩帶放上去。

克：（激怒）我告訴你，我還沒有做好！應該先做好狗，然後才放上牠的彩帶。

哈：牠能站嗎？

克：我不知道。

哈：試看看。（他把狗交還給克洛夫。克把它放置在地板上。）怎麼樣？

克：等一等。

（蹲着，克嘗試要使狗站立，失敗；他一放手，狗向一邊跌倒。）

克：能站。

哈：（摸索着）在那裡？牠在那裡？（克再次使狗站立，並用手執住牠）

克：在這裡。

（他把哈姆的手帶去摸狗的頭）

哈：（手在狗頭上）牠看着我嗎？

克：是的。

哈：（驕傲）好像牠正在請我去散步。

克：如果你是這樣想。

哈：（驕傲）或者是向我要一根骨頭。（抽回他的手）讓牠保持這個樣子向我乞求。

（克洛夫夫站起身，狗跌倒）

克：我離開你了。

哈：你看你的幻影嗎？

克：比較少了。

哈：在貝殼嬾嬾的家裡有沒有光？

克：光！你怎麼會想一個人的家裡會有光？

哈：這麼說她是熄掉了。

克：當然它是熄了！如果沒有光，就是光已經熄了。

哈：不，我是指貝殼嬾嬾。

克：她當然是熄掉了！你今天是怎麼搞的？

哈：我道循環。（稍停）她已經埋葬了？

克：埋葬！你要誰去埋葬她？

哈：你。

克：我！不埋葬人，我難道還不夠多事？

哈：可是我，你要埋葬我。

克：不，我將不會埋葬你！

（稍停）

哈：以前她是漂亮的，像一顆心，她也很大方。

克：以前我們也是漂亮的。人很少是不漂亮的——在以前。

（稍停）

哈：去拿我的棒子。

（克洛夫夫走向門，停下）

克：做這個，做那個，我都做。我不會拒絕，爲什麼？

哈：你不能拒絕。

克：不久，我就不再做了。

哈：你將會無能爲力了。（克洛夫夫下）人，人啊，你必需要跟他們解釋一切。（克洛夫夫上，手執棒子）

克：這是你的棒子。把它吞下去吧。（他把棒子交給他。他前後左右地支撐着，以推動安樂椅）

哈：我有沒有動？

克：沒有。

（哈姆丟掉棒子）

哈：去把油罐拿來。

克：做什麼？

哈：潤滑輪子。

克：我昨天才上了油。

哈：昨天！什麼意思。昨天！

克：（粗暴地）意思是說他媽的有一大堆的不幸。我用的話是你教我的。如果沒有意思，教我一些別的吧。不然，讓我閉嘴。

（稍停）

哈：我會認識一個瘋子，他以爲世界末日已經到來。他畫畫。我喜歡他。我到瘋人院去看他。我捉住他的手，把他拖到窗前。你看吧！在那兒！這一切生長的麥子！在那兒！你看！那沙丁魚船的帆！這一切的美！（稍停）他抽回他的手，退到他的角落。他受震驚。他只看到灰燼。（稍停）只有他被饒命。（稍停）被遺忘。（稍停）我聽說這樣的瘋子不是那麼稀少的。

克：一個瘋子？什麼時候？

哈：太遠了，太遠了啊。那時你還沒出世呢。

克：那美好的時日啊！

（稍停。哈姆脫下他的無邊便帽）

哈：我喜歡他。（稍停。戴上帽子）他習慣畫畫。

克：有那麼多可怖的事物。

哈：不不，現在並沒有那麼多了。（稍停）克洛夫。

克：在。

哈：你不覺得已經延長够了嗎？

克：够了。（稍停）什麼？

哈：這種……那種……事物。

克：我永遠這樣想。（稍停）你不這樣想嗎？

哈：（無味）這麼說今天跟別的日子一樣。

克：今天還沒過完，不過是這個樣子。（稍停）一切生活都是一樣愚蠢。

哈：我，我不能離開你。

克：我知道。你也不能跟着我。

哈：假如你離開我，我怎能知道？

克：（興奮地）嗯，如果你吹哨叫我，我沒有快快過來，那麼，我是離開你了。

哈：你不會跑來跟我道別？

克：呵不，我不想。

（稍停）

哈：可是，你也可能只是死在你的廚房裡。

克：結果還是一樣。

哈：是的，可是，我怎樣才會知道，如果你只是死在你的廚房裡頭。

克：嗯！……我最終會腐爛發出臭氣。

哈：你已經發出臭氣。整個房子裡頭都是死人的臭氣。

克：整個宇宙。

哈：（氣憤地）我才不管宇宙！（稍停）想出一些東西來吧。

克：想出甚麼？

哈：一種手段，想出一種手段。（稍停，氣憤地）一種計劃！

克：好吧！（他開始來回走着，看着地面，雙手放在背後，他停下）我的雙腳受傷，這是不可信的。我很快就不能再思想了。

哈：你將無法離開我。（克洛夫繼續走動）你在做甚麼？

克：我在計劃。（他走動）啊！（他停下）

哈：好一個思想家！（稍停）接下來呢？

克：等一等。（他沉思，不甚確信）是的……（稍停，較確信地）是了……（他昂起頭來）就是了。我放上鬧鐘。

哈：也許這是不聰明的一天，但是……

克：你吹哨笛叫我。我不來。那鬧鐘响了。我在遠處。它不响。我是死了。

哈：它會走動嗎？（稍停。不耐煩地）那鬧鐘會走動嗎？

克：爲甚麼不會走動？

哈：因爲走得太久的原故。

克：可是它幾乎沒有動過。

哈：（氣憤地）那是因爲還沒有動够的原故。

克：我去看看。（克洛夫下。手巾的動作。後台傳出短暫的鐘响聲。克上，時鐘在手裡。他把時鐘移近哈姆的耳邊，响聲開始。他們聽到聲音停止。稍停）就好像是世界末日那樣！你聽到了嗎？

哈：隱隱約約的。

克：尾聲是不尋常的。

哈：我較喜歡中部。（稍停）我吃鎮定劑的時候到了沒有？

克：還沒有。（克洛夫走向門，又走回來）我要離開你了。

哈：是不是我講我的故事的時候了？你要聽我的故事嗎？

克：不要。

哈：去問我的父親看要不要聽我的故事。（克洛夫走向垃圾桶，去掀開那格的桶蓋，他俯身向桶內看。

稍停。他站直身子）

克：他睡着了。

哈：叫醒他。（克洛夫俯身，用鐘聲吵醒那格。噤哩咕噲一陣。克站直身）

克：他不要聽你的故事。

哈：我會給他一塊糖。（克俯身。噤咕一陣。克站直）

克：他要一塊杏仁糖。

哈：他將會有一塊杏仁糖。（克俯身。一陣噤咕。克站直）

克：他說好。（克洛夫向門走去。那格的手出現，抓住桶緣，而後頭出現。克洛夫開門，轉回身來）你相信未來的生活嗎？

哈：我的生活永遠是未來的。（克大力關門，下。）砰！够你聽的。

那：我聽。

哈：豬獾！爲甚麼你造了我？

那：我無法預料。

哈：甚麼？甚麼是你不能預料的？

那：沒預料那會是你。（稍停）你將會給我一塊杏仁糖。

哈：在你聽完之後。

那：發誓會給？

哈：是。

那：以何爲誓？

哈：名譽。

（稍停。他們笑起來）

那：給兩塊？

哈：一塊。

那：一塊給我一塊……

哈：一塊！靜下來！（稍停）我講到那裡？（稍停。厭倦地）是破碎的，我們是破碎的。（稍停）將要

破碎。(稍停)將不會再有聲音。(稍停)從腦蓋骨滴下來的一滴水。(那格失聲笑了一下)它永遠滴在一樣的地方。(稍停)或許是一根小小的血脈。(稍停)更活潑)來吧，時候到了，我講到那裡？(稍停。述說者的語氣)那人慢慢地靠近過來，伏腹爬動。他的蒼白和瘦弱是美妙的，他好像快要……(稍停。平常的語氣)不，這個我已經講過了。(稍停。述說的語氣)聽見了一陣漫長的靜寂。(一般的語氣)那是漂亮的。(述說的語氣)我安靜地填滿我的煙斗——麥苦土鑲的煙斗，呃……用瑞典的火柴點燃，吸它幾口煙。啊！(稍停)來吧，我聽你說。(稍停)我記得，這一天，異常寒冷，在溫度計上是零度。可是，因為這一天是聖誕節的前夕，便也沒有什麼；異常的。一種季節性的氣候，有時候就有氣候。(稍停)來吧，是什麼歪風把你帶到這裡來？他向我仰起一張污黑和帶淚的臉。(稍停。一般的語氣)這就行了。(述說的語氣)不，不，別看我，別看我！他垂下雙眼，喃喃地求恕，我想。(稍停)你知道我是相當忙碌的忙着準備那個大宴會。(稍停。出力)可是，什麼是他媽的這場侵略的原因？(稍停)我記得，這一天，一個真是燦爛的太陽，在計日表上是五十度，可是太陽已經落入……死者之中。(一般的語氣)那是不錯的。(述說的語氣)來吧，來吧，把你的請願書呈上來吧，千萬事務要我去關心。(一般的語氣)最後，那就算是好的法文吧！(述說的語氣)也就是在那時，他作出了決定。這是我的孩子，他說，啊咳啊咳，一個孩子，那是令人，令人令人惱火的。我的兒子，他說，好像性別是要緊的。他是從那裡出來的？他給我講出那個洞名稱。需要半天美好的馬上旅程。不要告訴我在那兒還有入口！沒有！不！沒有，沒有半個，除了他和那個孩子——假設那個孩子真的存在的話。好了，嗯，我查問在海峽的另一邊，可夫的情勢怎麼樣。沒有一隻貓。嗯，好，而你要我相信你，你把你的孩子留在那裡，孤單的，更甚的是，他還活着？來吧！(稍停)我記得，在那天，刺骨的風，在測風表上是一百度。死了的松樹被連根拔起，而後被帶……帶去遠處。(一般的語氣)那是一點弱的。(述說的語氣)來吧，來吧，你倒底要我做什麼，我有自己的聖誕樹要點。(稍停)嗯，簡單地說，我最終了解到他要我給他的孩子麵包。麵包啊！像往常的一個乞丐。麵包？可是，我沒有麵包，我不能消化麵包。那麼，麥呢？(稍停。一般的語氣)這就行了。(述說的語氣)其實，在穀倉裡我有麥。可是，你稍為想一想，稍為想一想，我給你麥，一基羅，一基羅半的麥，帶回去給你的孩子，用這些麥給你的孩子——如果他還是活着的話——做一碗好好的粥。(那格有反應)一碗半好粥，好好扶養，

嗯，他恢復了氣色——也許會恢復。然後呢？我生生生氣走來。可是，稍爲想一想，你稍爲想一想，你在地球上，這是沒有補救的辦法的！（稍停）我記得，在那天，太乾燥的氣候，在溫度表上是零度。在我的風濕病來說是很妙的。（稍停。帶怒地）可是最後，什麼是你的希望？希望大地在春天裡復活？海和河流再一次充滿魚類？上天會再掉下聖飯給你這種呆子？（稍停）漸漸地，我靜下來，嗯，够靜，可以問你費時多久才來到這兒。整整三天。在什麼情況之下他離開了那孩子。睡得很熟。（用力地）可是在什麼睡眠之中？可是在什麼睡眠之中？（稍停）嗯，簡單的說，我建議他來時候我。他感動了我。在那時我就已經幻想到我會很快死去。（他笑起來。稍停）那怎麼樣？（稍停）這樣。（稍停）在這兒，如果你小心，你或者會好死，雙腳乾乾淨淨的。（稍停）怎麼樣？（稍停）最終他問我，我是否也願意收留他的孩子——如果他還活着。（稍停）這是我所期待的時刻。（稍停）我是否願意收留他的孩子。（稍停）我仍然可以看到他跪着，雙手支在地上，用瘋狂的眼睛釘住我，儘管剛才我告訴他那些話。（稍停。一般的語氣）今天講够了。（稍停）這個故事將所剩無幾。（稍停）除非我引進別的人物。（稍停）可是，我到那裡去找他們？（稍停）到那裡找這些人物？（稍停。他吹哨子。克洛夫夫上）讓我們向上帝祈禱。

那：我的杏仁糖！

克：在廚房裡有一隻老鼠。

哈：一隻老鼠！還會有老鼠？

克：有一隻在廚房裡

哈：你沒有消滅牠？

克：半死而已。你干擾了我們。

哈：牠不能救自己？

克：不能。

哈：你等一下再去結果牠。讓我們向上帝祈禱。

克：又再祈禱？

那：我的杏仁糖！

哈：上帝第一！（稍停）你們準備好了嗎？

克：（忍耐）行啦。

哈：（向那格）你呢？

那：（合手，閉目，急急唸起來）我父在……

哈：靜下！靜靜！規矩一點！開始。

（祈禱狀。靜寂無聲。他首先洩氣）怎麼搞的？

克：（張開眼）他媽的！你怎麼樣？

哈：我沒做什麼呀！（向那格）你呢？

那：等一等。（稍停。張開眼）鳥蛋！

哈：這豬糞！他不存在！

克：還不存在。

那：我的杏仁糖！

哈：杏仁糖完了。

（稍停）

那：這是常事。我畢竟是你的父親。如果你的父親不是我，也會是別一個人。可是，這不是一個求恕的理由。（稍停）比如說，我們都知道 *Reithoukone* 現在不存在了，這是在世界上我最喜歡吃的食物。有一天，我會向你要求一些，作為一種仁慈的交換，你也會答應給我。你應該跟得上時代。（稍停）當你還年少的時候，當你在夜裡懼怕起來的時候，你叫喚誰？叫你的母親？不，你叫我。我們讓你哭，然後我們把你移走，這樣我們才能睡。（稍停）我在睡覺，我像一個帝王，你把我弄醒，這樣我才能聽你說話。你並不是真的要我聽，這是絕對不需要的。而且，我也根本沒有聽。（稍停）我希望有一天，你真的需要我的聆聽，需要聽我的聲音，一種聲音。（稍停）是的，我希望我能活到那個時候，聽你說話，正像你年少的時候，在夜裡懼怕的時候，我是你唯一的希望。（稍停。那格敲尼兒的桶蓋。稍停）尼兒！（稍停。他更大力地敲）尼兒！（稍停。那格縮進垃圾桶，把蓋子蓋回去。稍停）

哈：玩笑開完了。（他摸索着找那隻狗）那隻狗走掉了。

克：它不是真狗，它不會走動。

哈：（摸索）它不在這兒。

克：它躺着。

哈：拿給我。（克洛夫把狗拾起來，交給哈，哈抱在手中。稍停。他丟掉狗）臭野獸！（克開始收拾地上的東西）你在做什麼？

克：收拾東西。（他站起身，激動地）我要清除一切東西！（克又開始收拾）

哈：（站立）我喜歡秩序。這是我的夢想：一切東西都靜止不動，一切東西都在絕境，在最後的塵埃之下的世界。（他又再收拾）

哈：可是你他媽的在作什麼？

克：（站立，柔軟地）我想整理出一點秩序來。

哈：放手。

（克放開他所收拾的東西）

克：畢竟是在這裡或別的地方。（他走向門）

哈：（惱怒地）可是你的腳是怎麼搞的？

克：我的腳？

哈：發出像一隊龍的響聲。

克：我必須穿着我的足蹠。

哈：你的皮拖鞋穿了會痛？

（稍停）

克：我要離開你了。

哈：不！

克：我有什麼用處？

哈：做我的對手！（稍停）我的故事講得相當長了。（稍停）我已經講得很長。（稍停）你問我我已經講到那裡了。

克：噢！那麼，你的故事呢？

哈：（震驚）什麼故事？

克：你常常跟我講的那個故事。

哈：啊！你的意思是我的小說？

克：就是呀。

（稍停）

哈：（惱怒）可是你應該堅持再問，好傢伙，堅持地問嘛。

克：我想你已經講得不少。

哈：（謙虛地）噢！並不多，並不多。（嘆息）有些時日人的氣韻是不好的。你必須要等靈感到來。

（稍停）不能勉強，永遠不能勉強，這是註定的。（稍停）儘管這樣，我還是講了一些。（稍停）

當一個人有了經驗他就知道，這你當然明白？（稍停。勉強地）我是說，儘管這樣，我還是講了一些。

克：（作欣賞狀）真的！你畢竟是能夠繼續講下去的！

哈：（謙虛地）噢！你知道，不多，並不多，可是還是一樣，聊勝於無。

克：聊勝於無！這一點你叫我驚奇。

哈：我正要告訴你。他的肚子貼地，爬動。

克：誰？

哈：怎麼樣？

克：他是誰？

哈：那當然！是另外一個。

克：啊，是那個！我不肯定。

哈：肚子貼地爬行，爲了養育他的小孩而悲哭。他被請來當園丁。還未……（克洛夫夫笑）什麼事那樣好笑？

克：當園丁。

哈：是這回事使你發笑？

克：應該是這回事。

哈：不該是麵包才是可笑的嗎？

克：也不該是那小孩。

（稍停）

哈：其實，這一切都是好玩的。你要不要我們永遠在一起大笑？

克：（想後）今日，我已不能再大笑。

哈：（想後）我也不能。（稍後）這樣，我只好繼續講下去。在他感激地接受工作之前，他先問是否可能以連他的孩子也帶來。

克：幾歲？

哈：噢，很小。

克：他應該有爬過樹了。

哈：會做一切的小動作。

克：那麼他應該是長大了。

哈：可能。

（稍停）

克：再講下去，喂，再講下去吧！

哈：講完了，我講到這裡為止。

（稍停）

克：你知道接下去的事吧？

哈：差不多。

克：它很快就結局了吧？

哈：我想是的。

克：唉！你再編造一個。

哈：我不知道。（稍停）我覺得有一點兒空洞。（稍停）長期的、不斷的、創造工作。（稍停）如果我能把自己拖到海灘的話，我將給自己做個沙枕，然後海潮就來了。

克：潮退了。

（稍停）

哈：去看看她是不是死了。

（克洛夫夫走去掀開尼兒的桶蓋，俯身，稍停。）

克：她好像是死了。

（克蓋好桶，站立。哈姆除下他的無邊便帽。稍停。他把帽子戴回去。）

哈：（手不離開帽子）那格呢？

（克洛夫夫走去掀開那格的桶蓋，俯身向桶，稍停）

克：他好像沒有死。他把蓋放回去，站起身）

哈：（手離開帽子）他在作甚麼？（克打開蓋子，俯身，稍停）

克：他在哭。（克把蓋子放回去，站直身）

哈：那他是活着。（稍停）你有過快樂的時候嗎？

克：不知它是何物。

哈：帶我去窗底下。（克走向安樂椅）我要去感受那投在我臉上的光亮。（克推動椅）你記得你一開始

推我出遊的時候是怎樣搞的？你一步一步地把我推高，你幾乎把我推翻！（顫聲地）吓吓，我們兩個入搞了一些嘍頭，真有一點嘍頭！（無味地）後來我們就習慣了。（克把安樂椅停在右窗前）到

了吧？（稍停。他的頭向後仰，稍停）這是白天？

克：不是夜晚。

哈：（憤怒）我問你是不是白天！

克：是。

（稍停）

哈：布簾沒有關住？

克：沒有。

（稍停）

哈：它是甚麼窗？

克：大地。

哈：我知道！（憤怒）可是在這方面並沒有光！另外一方面！（克把安樂椅推向另一個窗）大地！（克

把椅子停在窗下。哈仰首）那，那是光！（稍停）它像是一綫陽光。（稍停）不是嗎？
克：不是。

（稍停）

哈：我很白嗎？（稍停。粗暴地）我問你我是不是很白？

克：不比平常更白。

（稍停）

哈：把窗子打開。

克：幹甚麼？

哈：我要聆聽海。

克：你聽不到海。

哈：即使你打開窗子也聽不到？

克：聽不到。

哈：這樣說打開窗子也沒用了？

克：沒用。

哈：（粗暴地）那麼，打開窗。（克爬上梯，把窗子打開。稍停）你打開了嗎？

克：打開了。

（稍停）

哈：你發誓你有打開？

克：是的。

（稍停）

哈：嗯……（稍停）一定是很靜的。（稍停。粗暴地）我問你它是不是很平靜的！

克：是。

哈：那是因爲不再有航行的人。（稍停）你忽然間很少說話，你不舒服嗎？

克：我冷。

哈：甚麼月份了？（稍停）把窗子關上，我們回去吧。（克關了窗，下梯，把安樂椅推回去，站在椅子

後邊，頭彎着。）不要站在那裡，嚇壞我。（克走去椅邊）爸爸！（稍停。更大聲地）爸爸！（稍停）去看他有沒有聽到。（克走去開那格的垃圾桶蓋，俯身，嗷咕一陣，克站直身。）

克：他有聽到。

哈：兩次都聽到？

（克彎身向桶，嗷咕聲，站直。）

克：只聽到一次。

哈：第一聲還是第二聲？

（克彎身向桶，嗷咕聲，站直。）

克：他不知道。

哈：一定是第二聲。

克：誰知道。（克把桶蓋放回去）

哈：他還在哭嗎？

克：沒有。

哈：可憐的死人！（稍停）他在做甚麼？

克：他吮着他的餅乾。

哈：生活繼續。（克走回去椅邊。）給我拿一條毛毯來，我凍壞了。

克：沒有毛毯了。（稍停）

哈：吻我。（稍停）你不要吻我？

克：不要。

哈：吻我的前額。

克：我不要吻你的任何地方。（稍停）

哈：（攤開雙手）最少把你的手伸過來。（稍停）你不要把手伸過來嗎？

克：我不要碰你。（稍停）

哈：把那隻狗拿來給我。（克找狗）不，沒有用。

克：你不要你的狗？

哈：不要。

克：那我走了。

哈：（低首，心不在焉地）那就是了。

（克向門走去，又轉身過來）

克：如果我不殺掉這隻老鼠，牠將死掉。

哈：（低首，心不在焉地）那就是了。（克下。稍停）輪到我了。（他拿出手巾，在他的面前張開，他的手臂伸直着）它向前走。（稍停）我們哭，我們不爲甚麼而哭，爲了不要笑，而後漸漸的，一種真正的悲傷征服了你。（他擡起手巾，放進袋子，頭微微仰起。）那些我所能幫助的人。（稍停）幫助！（稍停）得救。（稍停）得救了！（稍停）他們從每一個角落出來。（稍停。粗暴地）可是你們想，你們想一想，你們是在世界上，這是沒有救藥的！（稍停）去吧，去彼此相愛！去彼此相愛！（稍停。較平靜的）不是要麵包，就是要蛋糕。（稍停。粗暴地）滾開，滾回去你們的狂歡會吧！（稍停。低聲地）那一切！那一切！（稍停）甚至不是一隻真狗！（更平靜的）終結在開始之中，雖然，我們繼續下去。（稍停）也許，我會繼續說我的故事，講完它，然後開始講另外一個故事。（稍停）我也許會將自己拋在地上。（他痛苦地抽動身子，又坐下去。）我會用我的指甲鉤住地板的裂縫，然後只用手腕的力量向前爬動。（稍停）那將是結尾，而我會打量着是甚麼帶來了它，我將會思索有甚麼可能會……（他猶疑）……爲甚麼它來得這麼遲。（稍停）我將會在那邊，在那老舊的避難所內，孤獨地面對靜寂，並且……（他猶疑着）那種慣性。假如我能够閉嘴不講話，那將是聲音和行動的終結。（稍停）我當然叫過了我的父親，也叫過了我的……（他猶疑着）……我的兒子。甚至叫兩次，假如他們沒有聽到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叫喚，就叫第三次。（稍停）我會想，他一定會回來。（稍停）那接下去呢？（稍停）以後呢？（稍停）他不能够回來，他走得太遠。（稍停）接下去呢？（稍停。很激動的）各種的幻想！讓他們監視我！一隻老鼠！脚步！眼睛！你保持呼吸而後……（他吐一口氣）而後就快快地講話，像一個孤單的小孩，扮演着許多不同的角色，兩個，三個，在一起，在夜裡，在一起講話。（稍停）一剎那又剎那，浙瀝浙瀝的，像……（他強記）這個老希臘人的麥粒，你一生等待，這會把你變成一個生命。（稍停。他要再講，却又放棄。稍停）啊！要像那樣，要像那樣！（他吹哨。克洛夫上，手執鬧鐘，在椅邊停下。）呵呵！你沒

死也沒走？

克：只是精神上的。

哈：那一樣？

克：兩樣。

哈：你遠離，你會死掉。

克：相反也是一樣。

哈：（驕傲地）遠離我，就是死亡。（稍停）那隻老鼠呢？

克：逃掉了。

哈：牠不會逃遠。（稍停。焦慮）嗯？

克：牠不需要逃遠。

（稍停）

哈：這不是我服靜劑的時候嗎？

克：是。

哈：啊！終於到了！快快拿來！

克：鎮靜劑完了。

（稍停）

哈：（震驚）我的……！（稍停）鎮靜劑完了！

克：鎮靜劑完了。你再也不會有鎮靜劑了。

（稍停）

哈：可是那小小的圓盒子是滿滿的！

克：是的，可是現在是空空的。（稍停。克四處走着，找着放鬧鐘的地方。）

哈：（低聲）我該怎麼辦？（稍停。嘆叫）我該怎麼辦？（克看到那圖像，把它除下，放在地上，向牆

，把鬧鐘掛在掛圖像之處。）你在幹甚麼？

克：三次小漫遊。

(稍停)

哈：看看大地吧。

克：再看？

哈：因爲它正在呼喚你。

克：你喉嚨痛是嗎？(稍停)你要一點糖菓膏嗎？(稍停)不要？(稍停)真可惜。(他走向窗，低哼着歌，在窗前停下，頭向後仰，看窗。)

哈：不要唱歌！

克：(向哈)我們沒有唱歌的權利？

哈：沒有。

克：那麼，你想它應該怎樣停止？

哈：你要它停止？

克：我要唱。

哈：我不能夠阻止你唱。

(稍停。克轉向窗走去。)

克：怎麼搞的，那個扶梯？(他找梯)你沒看到這個梯子？(他找到梯)啊！總算找到了！(他走向左窗。)
有時我心想，我是否有頭腦。這一下兒就過去了，我又清醒起來。(他爬上梯，向窗外望)嘿！它在水下！(他看着。)
那怎麼可以？(他把頭伸向前，以手做眼遮。)
雖然天沒下雨。(他擦玻璃，看着。)
稍停。他以手敲前額。)
我多麼笨！我是在錯誤的一邊！(他下梯，向右邊走去幾步。)
在水下！(他走回去拿扶梯。)
我是多麼蠢！(他把梯子拖去右窗。)
有時候，我心想我是否有頭腦。然後這想法就過去了，我又聰明起來。(他把梯子放在右窗下，上梯，向窗外望。他轉向哈姆。)
你是對某些部份特別感到興趣(稍停)或者只是全部？

哈：(衰弱地)全部。

克：是一般性的印象？(稍停。他轉向窗。)
讓我們看看吧。(他看)

哈：克洛夫！

克：(全神貫注)嗯。

哈：你知道一件事情嗎？

克：（注神）嗯。

哈：我不會在那邊。（稍停）克洛夫！

克：（向哈。激怒）甚麼事？

哈：我不會在那邊。

克：你是幸運的。（他轉向窗）

哈：永遠不在。每一件事都是我不在的時候做成。我不知道發生過甚麼事。（稍停）你知道發生過甚麼事嗎？（稍停）克洛夫？

克：（向哈。激怒）你要我看那個骯髒的東西嗎？要還是不要？

哈：你先回答。

克：什麼？

哈：你知道發生過什麼事嗎？

克：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

哈：（粗暴地）什麼時候！發生什麼！你不明白？發生過什麼事？

克：會有什麼他媽的大不了的事？（他轉向窗）

哈：我自己不知道。

（稍停。克轉向哈）

克：（無情地）當貝殼癩癩向你耍燈油的時候，你叫她滾開，那時候，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你不知道？（稍停）你知道她貝殼老癩癩是爲什麼死的嗎？因爲黑暗而死。

哈：（衰弱地）我沒有油。

克：有，你有！

（稍停）

哈：你有望遠鏡嗎？

克：沒有，那樣子是够大的。

哈：去拿望遠鏡。

（稍停。克舉目望天，雙拳緊握。他失去平衡，抓住扶梯。他走下幾級，停住。）
克：有些事我不明白。（他下梯，停住。）爲什麼我老是服從你，這你能跟我解釋嗎？

哈：不能……這也許是同情心。（稍停）一種大大的同情心。（稍停）呵！你將會受苦，你將會受苦。
（稍停。克開始在房內走動。他找着望遠鏡。）

克：我對我們的故事已經厭倦了。非常厭了。（他找着）你沒坐在它的上邊吧？（他移動椅子，找了一下，繼續到別處找尋。）

哈：（痛苦）別把我放在這兒！

（克怒冲冲把安樂椅推到原處，衰弱地繼續找尋。）我有沒有剛好在中心點？

克：我必需用顯微鏡才能找到那個……（他找着望遠鏡。）啊！總算找到了！（他揀起望遠鏡，走向梯，上梯，把望遠鏡對準窗外。）

哈：把狗拿來。

克：閉嘴。

哈：（更大聲地）把那隻狗拿來給我！

（克丟下望遠鏡，以手掩住頭顱。稍停。他匆匆地下梯去找那隻狗，找到狗，他揀起狗衝向哈姆，用那隻狗結實地打了一下哈姆的頭。）

克：拿去你的狗！

（狗掉在地上。稍停。）

哈：他打我。

克：你把我弄得發瘋。我瘋了！

哈：如果你應該打我，那就用大錘打我。（稍停）或用棍子，你聽着，用棍子打我。不要用狗，用棍子或用大錘。

（克把狗交給哈，他用手抱着它。）

克：（哀求）我們別再玩下去！

哈：絕不。（稍停）把我放進我的棺材。

克：沒有棺材了。

哈：那麼，了結吧！（克粗暴地走向扶梯。）快快地了結吧！（克上梯，停住，下梯，揀起望遠鏡，再上梯，瞄準。）因為黑暗！那麼我呢？我會經得到寬恕嗎，我？

克：（放低望遠鏡，向哈）甚麼？（稍停）你的話是對我說的嗎？

哈：（帶怒）是自言自語。這是你聽到獨白的第一次？（稍停）我開始我最後的獨白。

克：我通知你。我要遵守你的吩咐去看這令人嫌惡的東西。不過，這是最後一次了。（他瞄準望遠鏡）看看……（他轉動望遠鏡）沒有半樣東西……沒有半樣東西……好……很好……沒有半樣東西……完……（他吃了一驚，放低望遠鏡檢查，再瞄準。稍停。）啊，啊，啊，啊，啊！

哈：更多的糾紛！（克下梯）我希望不再繼續下去！

（克把梯子放得更近窗戶，上梯，瞄準望遠鏡。稍停。）

克：啊，啊，啊，啊，啊！

哈：一片葉子？一朵花？一粒蕃蕃……（他打哈欠。）……茄？

克：（望着）我會給你蕃茄！某個人！是某個人！

哈：好，去消滅他。（克下梯某個人！震動的聲音）負起你的責任吧！（克衝向門）不，沒用。（克停下）距離有多遠？

（克走向梯，上梯，瞄準望遠鏡。）

克：七十……四咪。

哈：走近了嗎？還是走遠了？

克：（望着）不動。

哈：性別？

克：這有甚麼關係？（他打開窗，頭伸出窗外。稍停。他挺直身子，放低望遠鏡，帶着恐懼轉向哈。）看來像是一個小男孩。

哈：他是幹甚麼的？

克：甚麼？

哈：（粗暴地）他是幹甚麼的？

克：（粗暴地）我不知道他是幹甚麼的！他做小孩子慣於做的事。（他瞄準望遠鏡，稍停。他放低望遠鏡，轉向哈。）他像是坐在地上，背靠着某個東西。

哈：靠在高出的石頭上。（稍停）你的視覺越來越好。（稍停）他可能是在看這間屋子，以摩西的垂死的眼睛。

克：不是。

哈：他在看甚麼？

克：（粗暴地）我不知道他在看甚麼！（他瞄準望遠鏡。稍停。向哈。）看着他的肚臍。是差不多的，是那個部份。（稍停）你問這些幹嗎？

哈：也許他是死的。

克：我去看看。（克下梯，丟掉望遠鏡，走向門，停下。）我要帶棍子。（他找棍子，揀起棍子，向門走去。）

哈：沒用。

（克停下。）

克：沒用？一個有潛能的生育者。

哈：如果他存在，他將會到這裡來或死在那邊。如果他是不存在的，那沒用。

（稍停）

克：你不相信我？你想我在撒謊？

哈：算了，克洛夫，我們是完了。我不再需要你。

（稍停）

克：來得正是時候。（他向門走去。）

哈：把棍子留給我。

（克洛夫把棍子交給他，走向門，停下，看着那個鬧鐘，解下鐘，找着一個比較好的懸掛處。他走向扶梯，把鐘放在梯子上，然後回到安樂椅邊。稍停。）

克：我走了。

哈：在離開之前，跟我說一些甚麼的。

克：沒甚麼好說的。

哈：說一些我能够記住的話……記在我的心裡。

克：你的心！

哈：是的。（稍停。出力地）是的！（稍停）和最後剩下來的——那些影子，那些私語，一切的壞事，一起了結。（稍停）克洛夫……（稍停）他從不跟我講話。就在最後，在離開之前，我沒有問他甚麼，他跟我說話了。他告訴我說……

克：（疲累地）呵……！

哈：從你的心……一些甚麼的。

克：我的心！

哈：一些話……從你的心。

克：（唱歌）美麗的鳥，離開你的牢籠，

飛向我所心愛的，

巢居在她的胸中，

告訴她，我是多麼的倒霉。（稍停）够了嗎？

哈：（辛酸地）這是唾沫。

（稍停）

克：（楞楞，平淡的聲音）人家告訴我，可是那就是戀愛，不過是的，但是是的，相信我，你很明白那

……

哈：講清楚！

克：（楞然，聲音平淡）那是容易的。人家告訴我，不過那就是友情，不過是的，但是是的，我跟你保證，你不必繼續找尋。人家告訴我，就在那邊，你停下，舉起你的頭，看看那光輝那種秩序！人家告訴我，來吧，你不是一隻野獸，想想那些東西，你將會知道，每一樣東西的形成是多麼清楚。而且簡單！人家告訴我，這些痛苦的受傷者，是得到什麼美妙的科學方法的照料。

哈：够了！

克：（楞然，聲音平淡）我告訴我自己……有時候，克洛夫，你一定會比現在更能夠受苦，如果你要他們

有一天會懶於懲罰你……有一天。我告訴我自己……有時候，克洛夫，你必須在那邊，比那樣子好一些，如果你要他們有一天把你放走……有一天。可是我覺得太老了，太遠了，不能再培養新的習慣。好，就永遠不會了結，我就永遠不會走。（稍停）然後有一天，忽然完結了，改變了，我不明白就死掉，或者那是我，我也不明白，我就問這些剩下來的字眼……：……：睡意，起身，黃昏，早晨。它不能說什麼。（稍停）我打開了獄穴的門，我就走掉了。我是這麼駝，我只看見我的雙腳，如果我張開眼睛，在我的雙腳之間，是一些極黑的塵土。我告訴我自己說大地熄掉了，雖然我不會看過它是光亮的。（稍停）自己走去。（稍停）當我要倒下去的時候，我會帶着幸福哭起來。

（稍停。他向門走去。）

哈：克洛夫！（克停住，不回頭。稍停。）沒有什麼事。（克繼續走去。）克洛夫！（克停下，沒有轉身。）

克：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得到出門。

哈：我感謝你，克洛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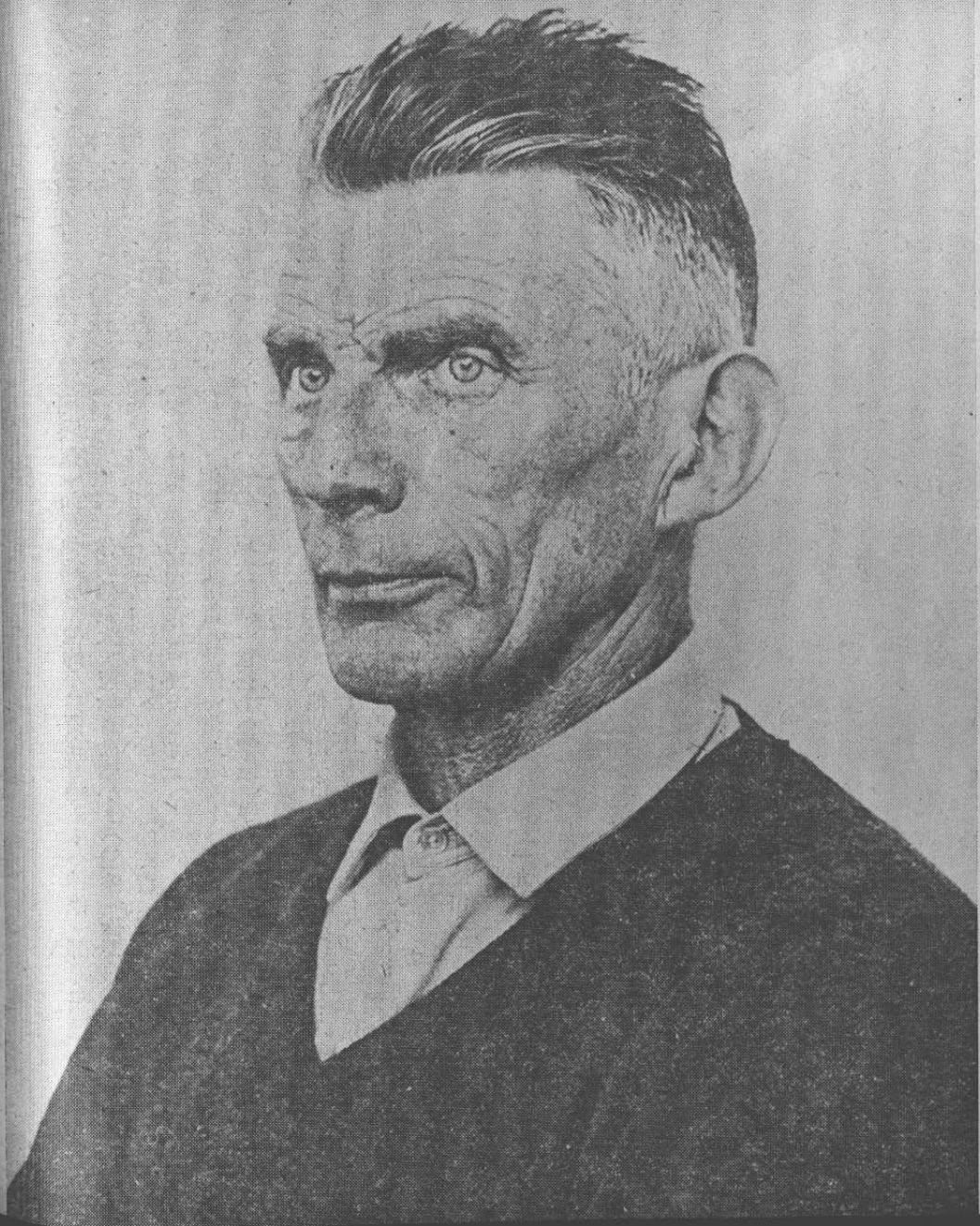
克：（轉身，活潑地）呵，對不起，是我感謝你。

哈：是我們感謝我們自己。（稍停。克走近門。）還有別的事呢。（克停住。）最後一次的幫助。（克下。）用被單把我遮蓋起來。（良久）不肯是嗎？好。（稍停）輪到我（稍停）來玩了。（稍停）最後一場老遊戲的失敗的結局，爲了失敗就該了結。（稍停，更活潑的）試試看。（稍停）對了！（他以棍子支撐，試着要推動安樂椅。正值此時，克洛夫上。克戴巴拿馬草帽，手提粗呢夾克，雨衣，雨傘，小提箱。靠近門，克木然地釘住哈姆，站着不動，直到劇終。哈放棄推椅的嘗試。）好（稍停）丟掉它。（他丟掉棍子。也想丟掉狗，又感到不丟得好。）沒有屁股那麼高。再來呢？（稍停）除下來。（他除下無邊便帽。）寧靜歸我們的……屁股。（稍停）戴回去。（他戴上無邊便帽。）平等。（稍停，他除下眼鏡。）擦一擦。（他拿起手巾，不張開，擦眼鏡。）放回去。（他把手巾放進袋裡，戴上眼鏡。）來了。多是一些那一類的蠢行，而且我呼喚。（稍停）一些詩。（稍停）你在呼喚……（稍停）你正需要黃昏；它來臨了……（稍停。他改正自己）它降下：就在那兒。（他繼續說，低哼着。）你正需要黃昏，它來臨，它降下，就在那兒。（稍停）那不錯。（稍停）接下來呢？（稍停）無關重要的剎那。永遠是無關重要的剎那，但是，那却算數，算得够，然後

故事就完了。(稍停。述說的語氣) 如果他能够把他的小孩留在身邊……(稍停) 那便是我一直在等待的時候。(稍停) 你不要拋棄他嗎？你要他長大，而你自已縮小？(稍停) 你要他代你把最後的十萬刻鐘弄成柔軟。(稍停) 他不認清，他只知道饑饉、寒冷和最終的死亡。可是你！到了現在，必須知道土地是什麼。(稍停) 呵，我把他放在他的責任之前！(稍停。平常語氣) 嗯，就是到了，够了。(他拿起哨笛，遲疑，拿下哨笛。稍停) 也真是的！(他吹哨。稍停。更大聲吹。稍停。) 好。(稍停) 爸爸！(稍停。更大聲地) 爸爸！(稍停) 好。(稍停) 我們到了。(稍停) 爲了要了結？(稍停) 丟掉。(他丟掉狗。他拔掉哨笛。) 在那邊！(他把哨笛丟在他的前面。他以鼻吸氣，低聲地) 克洛夫！(良久) 不在？好。(他抽出手巾。) 假如要那樣玩……(他張開手巾。)…就讓我們那樣玩吧……(他張着手巾)…並且不再談這個……(他張好手巾)…讓我們別再多談。(他的手臂直伸着，把手巾張在面前。) 老麻布！(稍停) 你……我收留你。(稍停。他把手巾移近臉部。)

——幕落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初譯稿



沙姆爾·畢克像



沙姆爾·畢克與 Madeleine Renaud.

畢克與浪人的語言

Guy Dumur 作

張庫譯

沙姆爾·畢克將不到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領取他的諾貝爾獎金。若他沒有拒絕這個獎金，乃因他是謙遜的。比起保持靜默，說「不要」當然會引起更多的聲音。瑞典皇家學院當然預見了他的沉默，因為他們並不掩飾：他們正把獎金頒發給一位現世最悲觀的作家。不過，作家斯特林堡 (Strindberg) 和 I·柏格曼 (Ingmar Bergman) 的國家是慣於面對陰暗的情勢的，而且，瑞典人畢竟也慣於面對沉默。

畢克對這項獎金不發一言，正如在過去，他不會向新聞記者發表過什麼談話。談論自己或談論自己的作品，是毫無意義的。在「等待哥多」的一段錯亂的述說中，有一句可畏的話：「他們生下時，一隻腳已在墳墓裡頭。頃刻是白天，而後就是黑夜……：……：……」事實上，畢克就是「一隻腳在墳墓裡頭」，寫出他的作品。因此，他不願意，也沒有時間談及他自己是可以理解的。

畢克要過一種雙重的流放的生活：他沒有住在自己的國家，也不用母語寫作。像在他之前的愛爾蘭人，他應該是選擇英國的。甚至在選擇法國這點來說，他也該像他的「主人」喬哀思那樣，繼續用英文寫作。他這種古怪的選擇，可以從許多方面來說。

首先，是外在的環境問題。在廿年代，當他在都柏林的三一學院求學之時，他選修法文。他被送到巴黎的「師範學校」當講師，而他對法文的熟悉，就像對英文那樣，當

他回到都柏林後，他教了一個時期的書，他以前的學生還記得他開的一門傑出的關於拉辛 (Racine) 的課。不過，他想為文討論普魯斯特 (Proust)。他寫了一篇卓著的論普魯斯特的文章，不過，他老是不准許別人翻譯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出，他是多麼仰慕普魯斯特——對畢克來說，普魯斯特是時間的大玄學師，且是一部累牘的、自給自足的巨構的大匠。

在倫敦兩年後，畢克又回到巴黎，這可能是受他的同胞喬哀思的影響。對他來說，喬哀思是一個一切都已終止一切剛剛開始的作家。那時在巴黎，有一大羣英格羅薩克遜人，集中在西利維亞海濱的書店——出版公司。在這個集團中，半盲的、語言的破壞與創造者喬哀思，被當成是英雄。畢克之記取喬哀思，不僅是從一個嚴格的文學觀點出發，同時是由於他已變成是畢克文學作品中的角色——莫洛哀 (Molloy) 和馬農 (Malone)，這是畢克兩部最重要的小說中的英雄，這使人自然地想到喬哀思。而在劇本「結局」(Endgame) 中的「主人」也是盲的，這也饒有意義。

畢克逗留在巴黎，但繼續以英文寫作一段長時期。「莫非」(Murphy) 和「瓦特」(Watt) 已有譯本，但是，他還有許多書，在法國無人知曉，比如他論普魯斯特的論文，"More Kicks than Pricks" 以及 "The Whoroscope"。

他的第一本用法文寫的小說「莫洛哀」(Molloy)，可能是他的第一本法文劇本「等待哥多」(Waiting For Godot) 的同時期作品，「等待哥多」在一九五三年上演。「莫非」與「瓦特」二書的主題如惑人的找尋和無望的等待等等，與他的最早的兩部法文著作的主題相似。「等待哥多」中的兩位流浪者，埃斯特拉貢 (Estragon) 和維拉迪米爾 (Vladimir)，四處流浪，極似在「莫洛哀」裡头的角色，莫洛哀自己和莫蘭 (Moran) 被塑造成毫無信仰的托鉢僧，他們像一世紀時的遁世者那樣吮石頭，在卡夫卡式的森林中找尋不可知的絕對。

畢克的文藝獨創性是在法國文學之外的——雖然 M·布朗賈 (Maurice Blanchot) 和 G·峇代 (Georges Bataille) 在許多方面都跟他的絕望的苦行主義相近——不過，「莫洛哀」的作者選擇以法文寫作，正當法國是唯一顯示要在戲劇與文學方面作革新的國家，

這點是肯定的。特別是戲劇，畢克的情形正與尤乃斯柯 (Ionesco) 相似，後者在一九五〇年以「禿頭女高音」初試啼聲——這個劇本至今還是不斷被搬上舞台，這在戲劇史上是很特殊的例子。散文家西歐蘭 (Cooran) 也是羅馬尼亞人，他的流放和「悲觀主義」與畢克也很相近，這又是一個例子。西歐蘭後來成爲畢克的朋友。

對超現實主義和劇論家 A·阿斗 (Antonin Artaud) 的記憶，上文所述的作家布朗與岑代的作爲，在四十年代沙特與卡謬的關於「荒謬」的主要論爭，加之 A·羅德 (Andre Dhôtel) 和 H·湯姆斯 (Henri Thomas) 的小說，所造成的一種不算清晰的氣候，已足於使一部作品發展完成，而在那個時候，英國文學並沒有涉及這些先見。

出版畢克的「莫洛哀」以及他後來寫成的小說和劇本的出版商「米瑞」(Minit)，當時也出版一本小評論「八十四」，上述的作家都在那裡寫稿。這本評論的理事 J·寧敦 (Jerome Lindon) 準備向秘奧的文學進軍，後來，他跟葛瑞葉 (Robbe-Grillet)，畢德 (Butor)，C·西[(Claude Simon) 和他們的繼承者，成爲「新小說」的宣傳者，新小說在畢克的早期著作中，有其根源。

由 Roger Blin 導演的「等待哥多」在巴黎的巴比倫劇場 (Theatre Babylone) 巨大的成功演出，奠定了畢克作爲一個法國作家的新地位。可是，他在戲劇界的成功並沒有影響他的小說——「莫洛哀」，「馬農將死」(Malone Dies) 和「不可名狀的」(The Unnamable)——的銷路，這些是更難讀的作品。

除了這外在環境的因素外，法文看來正符合了畢克一項深刻的需求。首先，在畢克的作品中，有着很強烈的流放的特性；從定義上說，人被描寫成浪人，沒有深沉的愛慕，人像耶谷 (Jacob)，教士，也像巴斯加爾 (Pascal) 的人類。畢克用以表達自己的語言，仍是一種外語，雖然他在法國呆了廿五年，且對法文有很深的科學性的認識；他與這種語言保持着一定的距離，也與他冀以意象傳播的概念之間保持一種中和的狀態。英文是一種詞彙的語文，法文則是造句的語文，在後者，每一樣東西可以也必須用文法的形式加以表達，使到這種語文比大部份別的語文更有抽象習用性。

在畢克的英文著作中，他用短又乾燥的句子，有點像他的同胞斯慧夫 (Swift) 的句

子。在法文著作中，他的語詞充足，若他以反語的方式修辭甚或抒情，法文的韻律學使他能創造出一種音樂的連續力——像普魯斯特——把所有的事件都放置相等的水平上。由於畢克從未談及他的作品，要確定畢克是否覺得用英文或法文寫作有所不同是困難的。他的英文著作曾經別人翻譯，這項事實似乎可證明，在兩種語文之中，他不可能找到準確相等的詞彙，最少，在情感的水平上是如此。

在畢克同時用英文和法文寫成他的最後的廣播劇「克雷布最後的錄音帶」(Kropp's Last Tape)之後，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關於這一點，外在的因素也有關係——英國BBC電台會向他邀約寫一些劇本，如「克雷布最後的錄音帶」和「那些倒下去的」(All Those Who Fall)。由於法國劇場的刺激，英國人發現了尤乃柯斯，畢克，以及整個時代的劇作家。英國名劇作家H·賓特(Harold Pinter)也曾得法國戲劇的啓示。畢克在英國的戲劇復興之中贏得一個地位是正常的，而在法國由 Madeleine Renaud 成功上演的劇本「啊！那美好的日子！」(Oh, those Beautiful Days) 首次在倫敦搬上舞台。

然而，在這本劇本之後，畢克又再以法文創作，寫出「何以如是」(How it is)，「無所謂的雜文」(Texts for Nothing)，以及「喜劇」(Comedy)。這些作品或多或少是自成閉守的。這種閉守的態度，也許是造成畢克只答應「米瑞」印行一百冊他的一篇詩文的原因，這個時候，他得了諾貝爾獎金。

談及愛爾蘭作家用法文寫作這回事，有一點可資參考的是：畢克復興了十八世紀時 Lord Chesterfield, Frederick of Prussia 以及後來的 Count Potocki 的傳統，這些人都能用法文寫作。

十九世紀末，法國海軍若能像英國海軍那樣接受康納德 (Joseph Conrad)，康納德也許就是一名法文作家。不過，法國可引畢克的例子為慰。「安慰」一字也許並不是正確的字眼——因為在現有的文學作品中，再也找不到更絕望的作品，不過，能對於絕對作出如此多見証的文學作品，實在也是很少。

風訊

□三個月前，我們在出版詩專號時，曾向讀者承諾過，計劃在以後出版一些其他體裁作品的專號，那個時候，我們便開始籌備這一期的戲劇專號，在上一期，又作了正式的預告。

□三個月來，我們收集到的戲劇作品，超過了一期蕉風所能容納的篇幅。本來，我們可以分作兩期，照原來的頁數出版，但是，經過編輯室的研討後，爲了照顧三個長篇劇本的完整性，和不願割棄幾個精彩的短篇文字，決定將一月號和二月號合起來出版，編成一個戲劇專刊的特大號，頁數比原來的兩期加起來還多出數十頁，這個特大號的定價不得不改爲一元。

□篇幅增加了，編印的時間隨着增加，同時，爲了配合一月號和二月號的合刊，我們將出版的時間放在二月初，這個決定，使許多讀者誤爲脫期，寫信詢問，我們抱歉沒有在上一期作預告說明。

□這一期的戲劇特大號，佔去篇幅最多的是三個長篇劇本，那是姚拓改編巴金的「憩園」，劉戈的「漢麗寶」，牧矜奴和安敦禮合譯的一九六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沙姆爾·畢克的「結局」。

□「憩園」的原著是今年劍橋考試的華文讀本，姚拓據之改編的劇本，曾在一九六八年底，由吉隆坡劇藝研究會在吉隆坡演出，稍後，又由原編劇者改成電視劇本和廣播劇本，分別在馬來西亞電視台和廣播電台播出。這次，我們得到劇藝研究會的合作，除將整個劇本一次刊完外，還選刊了兩張演出圖片。此外，爲了讓讀者在讀到劇本後，同時讀到這個劇本的評論文字，我們選了南洋商報「戲劇春秋」版的一篇分析文字轉載。聽說劇藝研究會今年有意將這個劇本重演。

□「漢麗寶」是一個以馬六甲史事作背景的創作歌劇脚本，該劇已由音樂家陳洛漢先生配曲，本來我們想將歌曲部份一起刊出，但曲譜的抄寫印刷，在時間的匆忙因素下有困難，再加上篇幅和費用的增加，這個心願只好留待以後實現了。

□「結局」是一九六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由牧矜奴和安敦禮合譯。安敦禮是法國人，現

在法國駐新加坡大使館服務，對我們的文壇至為關切與熱心，這次與牧玲奴合譯「結局」，是表現的開端。

□「結局」不容易為看慣了傳統戲劇的人接受，至於讀者們對此劇的看法，是在「狀元名下看文」的心理下叫好呢？或者作駝鳥埋沙地無視於別人的價值標準的判斷？那是一種心理狀態問題，我們盡的是介紹的責任，任何文學作品的評價，常因見解不同而見仁見智，問題是在於能否不訴諸情緒而用理智作分析判斷。

□上述三個劇本的刊出，表現了三方面的努力，一是翻譯，一是改編，一是創作。這三種寫作方式雖有差異，但同樣有價值和意義。

□牧玲奴和姚拓，都是本刊編輯室的工作同仁，我們本不願為他們的作品多說，但是，我們早就說過，我們是誠懇的，我們重視別人的作品，但對同仁的作品，也不願作虛假的謙遜，文學作品的創作改編和翻譯工作，在一個工商業社會裡，是熱愛文學的人的當仁不讓的事，如果我們自己不勇於呈現，敢於負責，我們何所憑依呢？在我們的稿約裡，早就說明誠懇的重要。

□說到稿約，我們不能不提到一位蕉風作者的來信，那封信說：「……我最欣賞的是那一篇稿約，很多編者總是搞不清楚態度和題材根本是兩回事，可能他們壓根兒就沒有考慮到態度這一回事。在他們井蛙似的眼光中，只要內容是『健康』的，『有教育性』的，那就是一篇『好』作品，其實，作者的態度可能是輕浮的，玩世不恭的……我一向認為，……一位作者最主要的品德，就是對他自己的誠實（Personal integrity），不管是甚麼題材，我們都可以寫，一位作者的任務是去瞭解和同情人類（包括他自己）。」

□這位作者的筆名叫山芭仔，馬大畢業，現在教育界工作，在幾年前作了文學創作的逃兵，因為看了改版後的蕉風，引起一番感想，頗為躍躍欲試。我們歡迎他為蕉風重新執筆。

□他的信相當長，除提出上述一點問題外，還有其他不同的意見，這封信還在編輯室的朋友傳閱研討中。

□很多舊日蕉風的作者，對改版後的反應，至為支持，山芭仔只是其中一個。我們說「舊日」並不意味着任何意義，只是標示着時間，在一個有待開創的局面裡，沒有新舊之分的，任何人的負責的努力，都是需要的。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CHAO FOON MONTHLY